

后汉书卷五十六

张王种陈列传 第四十六

张魴字叔明，犍为武阳人也。六世祖良，高帝时为太子少傅，封留侯。魴少游学京师，*(初)*永元中，归仕州郡，辟大将军邓鹭府，五迁尚书仆射，职事八年，出为彭城相。

注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。

永宁元年，征拜廷尉。魴虽非法家，而留心刑断，数与尚书辩正疑狱，多以详当见从。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，魴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廷争之，不能得。事已具来历传。退而上疏曰：“昔贼臣江充，造构谗逆，至令戾园兴兵，终及祸难。

后壶关三老一言，上乃觉悟，虽追前失，悔之何逮！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，未见保傅九德之义，宜简贤辅，就成圣质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详审而平当也。

注 赵人江充，字次倩。武帝时，为直指绣衣，劾太子家吏行驰道中，恐为太子所诛，见上年老，意多所恶，因言左右皆为巫蛊。上乃使充捕案巫蛊。既知上意太子，乃言宫中有蛊气，遂掘蛊太子宫，得桐木人。时上疾在甘泉宫，太子惧，不

能自明，收充斩之，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战，败，亡走湖，自杀。后太子孙宣帝即位，追谥太子曰戾，于湖置园邑奉祠，故曰戾园。

注 逮，及也。太子死后，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讼太子冤，武帝感寤，怜太子无辜，乃族灭江充，作思子宫，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，天下闻而悲之。事见前书。

注 尚书嘏繇陈九德，曰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谊”也。

及顺帝即位，拜鲂司空，在事多所荐达，天下称其推士。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，讥刺朝政，章下有司，收腾系考，所引党辈八十余人，皆以诽谤当伏重法。鲂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，三王树诽谤之木，春秋采善书恶，圣主不罪刍蕘。

腾等虽干上犯法，所言本欲尽忠正谏。如当诛戮，天下杜口，塞谏争之源，非所以昭德示后也。”帝乃悟，减腾死罪一等，余皆司寇。四年，以阴阳不和策免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春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司寇，二岁刑也。”输作司寇，因以名焉。

阳嘉元年，复为廷尉。其年卒官，时年八十三。遣使者吊祭，赐葬地于河南县。

子纲。

纲字文纪。少明经学。虽为公子，而厉布衣之节。举孝廉不就，司徒辟高第为*[侍]*御史。时顺帝委纵宦官，有识危心。

纲常感激，慨然叹曰：“秽恶满朝，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，虽生吾不愿也。”退而上书曰：“诗曰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寻大汉初隆，及中兴之世，文、明二帝，德化尤盛。观其理为，易循易见，但恭俭守节，约身尚德而已。中官常侍不过两人，近幸赏赐裁满数金，惜费重人，故家给人足。夷狄闻中国优富，任信道德，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。而顷者以来，不遵旧典，无功小人皆有官爵，富之骄之而复害之，非爱人重器，承天顺道者也。伏愿陛下少留圣思，割损左右，以奉天心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诗大雅也。愆，过也。率，循也。言成王令德，不过循用旧典之文。

注 器谓车服也。言无功小人不可妄授也。左传曰“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”也。

汉安元年，选遣八使徇行风俗，皆耆儒知名，多历显位，唯纲年少，官次最微。余人受命之部，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“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！”

遂奏曰：“大将军冀，河南尹不疑，蒙外戚之援，荷国厚恩，以刍菘之资，居阿衡之任，不能敷扬五教，翼赞日月，而专为封豕长蛇，肆其贪叨，甘心好货，纵恣无底，多树谄谀，以害忠良。诚天威所不赦，不辟所宜加也。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，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。”书御，京师震竦。时冀妹为皇后，内宠方盛，诸梁姻族满朝，帝虽知纲言直，终不忍用。

注 周举传曰：“诏遣八使巡行风俗，同时俱拜，天下号

曰‘八俊’。刺史、二千石有臧罪者，驿马上之，墨绶已下便收；其有清勤忠惠宜表异者，状闻。”八使名见顺帝纪。

注 前书京兆督邮侯文之辞。

注 左传申包胥曰“吴为封豕长蛇，荐食上国”也。

注 左传曰“有无君之心，而后动于恶”也。前书邹阳谓盖侯王长君曰：“太后怫郁泣血，切齿侧目于贵臣矣。”

注 御，进也。

时广陵贼张婴等觶数万人，杀刺史、二千石，寇乱扬徐闲，积十余年，朝廷不能讨。冀乃讽尚书，以纲为广陵太守，因欲以事中之。前遣郡守，率多求兵马，纲独请单车之职。既到，乃将吏卒十余人，径造婴垒，以慰安之，求得与长老相见，申示国恩。婴初大惊，既见纲诚信，乃出拜谒。纲延置上坐，问所疾苦。

乃譬之曰：“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，故致公等怀愤相聚。二千石信有罪矣，然为之者又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，故遣太守，思以爵禄相荣，不愿以刑罚相加，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若闻义不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荆、杨、兖、豫大兵云合，岂不危乎？若不料强弱，非明也；弃善取恶，非智也；去顺效逆，非忠也；身绝血嗣，非孝也；背正从邪，非直也；见义不为，非勇也：六者成败之几，利害所从，公其深计之。“婴闻，泣下，曰：“荒裔愚人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冤枉，遂复相聚偷生，若鱼游釜中，喘息须臾闲耳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*(晨)**[辰]*也。既陷不义，实恐投兵之日，不免孥戮。”纲约之以天地，誓之以日月，婴深感悟，乃辞还营。

明日，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。纲乃单车入婴垒，大会，置酒为乐，散遣部觶，任从所之；亲为卜居宅，相田畴；

子弟欲为吏者，皆引召之。人情悦服，南州晏然。朝廷论功当封，梁冀遏绝，乃止。天子嘉美，征欲擢用纲，而婴等上书乞留，乃许之。

注 二千石谓太守也。

注 凡祭皆用牲，故曰血嗣。

注 相，视也。田并畔曰畴。

纲在郡一年，年四十六卒。百姓老幼相携，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。纲自被疾，吏人咸为祠祀祈福，皆言“千秋万岁，何时复见此君”。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。诏曰：“故广陵太守张纲，大臣之苗，剖符统务，正身导下，班宣德信，降集剧贼张婴万人，息干戈之役，济蒸庶之困，未升显爵，不幸早卒。婴等缘杖，若丧考妣，朕甚愍焉！”拜纲子续为郎中，赐钱百万。

王龚字伯宗，山阳高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初举孝廉，稍迁青州刺史，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，安帝嘉之，征拜尚书。建光元年，擢为司隶校尉，明年迁汝南太守。政崇温和，好才爱士，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等。宪虽不屈，蕃遂就吏。蕃性气高明，初到，龚不即召见之，乃留记谢病去。龚怒，使除其录。功曹袁闾请见，言曰：“闻之传曰‘人臣不见察于君，不敢立于朝。’蕃既以贤见引，不宜退以非礼。”龚改容谢曰：“是吾过也。”乃复厚遇待之。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。闾字奉高。数辞公府之命，不修异操，而致名当时。

永建元年，征龚为太仆，转太常。四年，迁司空，以地震策免。

永和元年，拜太尉。在位恭慎，自非公事，不通州郡书记。

其所辟命，皆海内长者。龚深疾宦官专权，志在匡正，乃上书极言其状，请加放斥。诸黄门恐惧，各使宾客诬奏龚罪，顺帝命亟自实。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，乃奏记于商曰：“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，未审其事深浅何如。王公束修厉节，敦乐藝文，不求苟得，不为苟行，但以坚贞之操，违俗失觴，横为谗佞所构毁，觴人闻知，莫不叹栗。夫三公尊重，承天象极，未有诣理诉冤之义。

纤微感恻，辄引分决，是以旧典不有大罪，不至重问。

王公沈静内明，不可加以非理。卒有它变，则朝廷获害贤之名，鬲臣无救护之节矣。昔绛侯得罪，袁盎解其过，魏尚获戾，冯唐诉其冤，时君善之，列在书传。今将军内倚至尊，外典国柄，言重信着，指摛无违，宜加表救，济王公之艰难。

语曰：‘善人在患，饥不及餐。’斯其时也。”商即言之于帝，事乃得释。

注 亟，急也，音纪力反。

注 前书曰，杨子云曰：“蜀严湛冥不作苟见，不为苟得。”

注 三公承助天子，位象三台，故曰承天象极。哀帝时，丞相王嘉有罪，召诣廷尉诏狱。主簿曰“将相不对理陈冤，相踵以为故事，君侯宜引决”也。

注 大臣狱重，故曰重问。成帝时，丞相薛宣、御史大夫翟方进有罪，上使五二千石杂问。音义云：“大狱重，故以二千石五人同问之。”

注 文帝时，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，人告以为反，诸公莫敢为言，唯郎中袁盎明绛侯无罪。绛侯得释，盎有力也。

注 冯唐，安陵人，文帝时为郎署长。上与论将帅，唐曰：“臣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

爵，罚作之。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，罚太重。”文帝悦，舍尚复官也。

龚在位五年，以老病乞骸骨，卒于家。子畅。

论曰：张鲈、王龚，称为*(雅)**[推]*士，若其好通汲善，明发升荐，仁人之情也。夫士进则世收其器，贤用即人献其能。能献既已厚其功，器收亦理兼天下。其利甚博，而人莫之先，岂同折枝于长者，以不为为难乎？昔柳下惠见抑于臧文，淳于长受称于方进。然则立德者以幽陋好遗，显登者以贵涂易引。故晨门有抱关之夫，柱下无朱文之轸也。

注 言贤人见用，则人竞献其所能。但有能即献，动必有功，功多赏厚，故言已厚其功。有才器必被收用，用则海内蒙福，故曰理兼天下。

注 以不为为难，言不之难也。谓进贤达士，同折枝之易，而不为之。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不能加于百姓者何？非力不能，是不为也。”

王曰：“不能不为，二者谓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夫挟太山以超北海，王能乎？”

王曰：“不能。”“为长者折枝，王能乎？”曰：“不能也。”孟子曰：“夫挟太山以超*[北]*海，是实不能，不可强也。为长者折枝甚易，而王不为，非不能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诸掌，何为不能加于百姓乎？”刘熙注孟子曰：“析枝，若今之案摩也。”

注 柳下惠姓展，名禽，字获，食邑于柳下，谥曰惠。臧文仲，鲁大夫，姓臧孙，名辰。左传仲尼曰：“臧文仲不仁者

三，下展禽，废六关，妾织蒲。”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使在下位，故曰抑之。

注 成帝时，定陵侯淳于长以太后姊子为九卿。翟方进为丞相，独与长交，称荐之。

注 论语：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”注云：“石门，鲁城外门也。

晨，主守门，晨夜开闭也。”史记，侯嬴，夷门抱关者。守门必抱关，故兼言之。

注 神仙传曰：“老子，周宣王时为柱下史。”朱文，画车为文也。軫，车后横木也。言贫贱之人，多被沦，所以晨门之下必有抱关之贤，柱下之微永无朱文之辙也。

畅字叔茂。少以清实为称，无所交党。初举孝廉，辞病不就。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，四迁尚书令，出为齐相。征拜司隶校尉，转渔阳太守。所在以严明为称。坐事免官。是时政事多归尚书，桓帝特诏三公，令高选庸能。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，有不可犯之色，由是复为尚书。

注 齐王喜之相。

注 庸，功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介冑之士，则有不可犯之色。”

寻拜南阳太守。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，多不称职。畅深疾之，下车奋厉威猛，其豪党有衅秽者，莫不纠发。会赦，事得散。畅追恨之，更为设法，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，尽入财物；若其隐伏，使吏发屋伐树，堙井夷醢，豪右大震。功曹张敞奏记谏曰：“五教在宽，着之经典。汤去三面，八方归仁。

武王入殷，先去炮格之刑。高祖鉴秦，唯定三章之法。孝文皇帝感一缙紫，蠲除肉刑。卓茂、文翁、召父之徒，皆疾恶严刻，务崇温厚。

仁贤之政，流闻后世。夫明哲之君，网漏吞舟之鱼，然后三光明于上，人物悦于下。言之若迂，其效甚近。发屋伐树，将为严烈，虽欲惩恶，难以闻远。以明府上智之才，日月之曜，敷仁惠之政，则海内改观，实有折枝之易，而无挟山之难。郡为旧都侯甸之国，园庙出于章陵，三后生自新野，士女沾教化，黔首仰风流，自中兴以来，功臣将相，继世而隆。愚以为恳恳用刑，不如行恩；孳孳求奸，未若礼贤。舜举臯陶，不仁者远。随会为政，晋盗奔秦。虞、芮入境，让心自生。化人在德，不在用刑。”畅深纳敞谏，更崇宽政，慎刑简罚，教化遂行。

注 史记曰，汤为夏方伯，得专征伐。出见野张四面网，祝曰：“自天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，尽之矣！去其三面！”祝曰：“欲左左，欲右右，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”诸侯闻曰：“汤德至禽兽！”于是诸侯毕服。嘻音僖。

注 列女传：“纣为铜柱，以膏涂之，加于炭之上，使有罪缘焉，足滑跌墮，纣与妲己笑以为乐，名曰炮格之刑。”臣贤案：史记及帝王代纪皆言文王为西伯，献洛西之地，请除炮格之刑。今云武王，与此不同。

注 文帝时，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。淳于公无男，有五女，骂其女曰：“生女不生男，缓急非有益也。”其少女缙紫自伤悲泣，随父至长安，上书请没官为婢以赎父。文帝悲怜其意，为除肉刑。

注 景帝时，文翁为蜀郡守，仁爱教化。宣帝时，召信臣

为南阳太守，视人如子，其化大行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夫吞舟之鱼，不居潜泽。”前书曰“高祖约法三章，号为网漏吞舟之鱼”也。

注 迂，远也。

注 庄子曰“饰智以惊愚，修身以明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”也。

注 五百里甸服，千里侯服。南阳去洛千里，故曰侯甸。南顿君以上四庙在焉。

注 光烈皇后，和帝阴后、邓后，并新野人。

注 论语子夏之辞也。

注 左传，晋命随会将中军，且为太傅，晋国之盗奔秦也。

注 史记曰，文王为西伯，阴行善化，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、芮之人有狱不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见耕者让畔，少者让长。虞、芮二人不见西伯，鼻而相谓曰：“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曷为取辱？”遂俱让而还也。

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，畅常布衣皮褥，车马羸败，以矫其敝。同郡刘表时年十七，从畅受学。进谏曰：“夫奢不僭上，俭不逼下，循道行礼，贵处可否之闲。蘧伯玉耻独为君子。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，而慕夷齐之末操，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？”畅曰：“昔公仪休在鲁，拔园葵，去织妇；孙叔敖相楚，其子被裘刈薪。夫以约失之鲜矣。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虽以不德，敢慕遗烈。”

注 礼记曰“君子上不僭上，下不逼下”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。”言仲尼得奢俭之中，而夷齐饥死，是末操也。

注 史记曰，鲁相公仪休之其家，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妇，食于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“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女子利乎？”

注 史记曰，孙叔敖为楚相，且死，属其子曰：“我死，汝贫困，往见优孟，言孙叔敖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其子贫，负薪逢优孟。优孟言之于王，封之寝丘四百户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辞也。言俭则无失。

注 孟子之辞。

后征为长乐鞞尉。建宁元年，迁司空，数月，以水灾策免。明年，卒于家。

子谦，为大将军何进长史。谦子粲，以文才知名。

注 粲字仲宣。蔡邕见而奇之。时邕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车骑填门，宾客盈坐。闻粲在门，倒屣迎之。既至，年幼，容状短小，一座尽惊。邕曰：“王公之孙，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”太祖辟粲为丞相掾，后为侍中。博物多识，问无不对。尝与人行，读道边碑，人问“卿能闇记乎”？因使背而诵之，一文不失。

观人围碁，粲为覆之，瀹者不信，以帊盖之，更以它局为之，不误一道。年四十卒。魏志有传。

种嵩字景伯，河南洛阳人，仲山甫之后也。父为定陶令，有财三千万。父卒，嵩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。其有进趣名利，皆不与交通。始为县门下史。

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，名知人。歆谓之曰：“今当举六孝廉，多得贵戚书命，不宜相违，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，

尔助我求之。”明日，谡送客于大阳郭，遥见嵩，异之。还白歆曰：“为尹得孝廉矣，近洛阳门下史也。”歆笑曰：

“当得山泽隐滞，*(近)**[乃]*洛阳吏邪？”谡曰：“山泽不必有异士，异士不必在山泽。”歆即召嵩于庭，辩诘职事。嵩辞对有序，歆甚知之，召署主簿，遂举孝廉，辟太尉府，举高第。

注 有知人之名也。

顺帝末，为侍御史。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、周举等，多所纠奏，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，事皆被寝遏。嵩自以职主刺举，志案奸违，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，宜伏欧刀。又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、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，免遣案罪。帝乃从之。擢嵩监太子于承光宫。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，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，惶惑不知所为。嵩乃手剑当车，曰：“太子国之储副，人命所系。今常侍来无诏信，何以知非奸邪？今日有死而已。”梵辞屈，不敢对，驰命奏之。诏报，太子乃得去。

乔退而叹息，愧嵩临事不惑。帝亦嘉其持重，称善者良久。

出为益州刺史。嵩素慷慨，好立功立事。在职三年，宣恩远夷，开晓殊俗，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。其白狼、盘木、唐菽、濠、僰诸国，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；嵩至，乃复举种向化。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，以献梁冀，嵩纠发逮捕，驰传上言，而二府畏懦，不敢案之，冀由是衔怒于嵩。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，自称“天王”，嵩与太守应承讨捕，不克，吏人多被伤害。冀因此陷之，传逮嵩、承。太尉李固上疏救曰：“臣伏闻讨捕所伤，本非嵩、承之意，实由县吏惧法畏罪，迫

逐深苦，致此不详。比盗贼鬲起，处处未绝。嵩、承以首举大奸，而相随受罪，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，更共饰匿，莫复尽心。”

梁太后省奏，乃赦嵩、承罪，免官而已。

注 鬲音侧留反。

注 “直”或作“宜”。

注 言各饰伪辞，隐匿真状也。

后凉州羌动，以嵩为凉州刺史，甚得百姓欢心。被征当迁，吏人诣阙请留之，太后叹曰：“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。”乃许之。嵩复留一年，迁汉阳太守，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，嵩与相揖谢，千里不得乘车。及到郡，化行羌胡，禁止侵掠。

迁使匈奴中郎将。时辽东乌桓反叛，复转辽东太守，乌桓望风率服，迎拜于界上。坐事免归。

后司隶校尉举嵩贤良方正，不应。征拜议郎，迁南郡太守，入为尚书。会匈奴寇并凉二州，桓帝擢嵩为度辽将军。嵩到营所，先宣恩信，诱降诸胡，其有不服，然后加讨。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，悉遣还之。诚心怀抚，信赏分明，由是羌胡、龟兹、莎车、乌孙等皆来顺服。嵩乃去烽燧，除候望，边方晏然无警。

注 昼举烽，夜燔燧。解见光武纪。

入为大司农。延熹四年，迁司徒。推达名臣桥玄、皇甫规等，为称职相。在位三年，年六十一薨。并、凉边人咸为发哀。匈奴闻嵩卒，举国伤惜。单于每入朝贺，望见坟墓，辄哭泣祭

祀。二子：岱，拂。

岱字公祖。好学养志。举孝廉、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就。公车特征，病卒。

初，岱与李固子燮同征议郎，燮闻岱卒，痛惜甚，乃上书求加礼于岱。曰：“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，道德昌则政化明，政化明而万姓宁。伏见故处士种岱，淳和达理，耽悦诗书，富贵不能回其虑，万物不能扰其心。禀命不永，奄然殒殁。

若不盘桓难进，等辈皆已公卿矣。昔先贤既没，有加赠之典，周礼盛德，有铭谥之文，而岱生无印绶之荣，卒无官谥之号。虽未建忠效用，而为圣恩所拔，遐迩具瞻，宜有异赏。”朝廷竟不能从。

注 易屯卦曰：“盘桓，利居贞。”

注 春秋隐公五年，臧僖伯卒，隐公葬之加一等。杜预曰：“加命服之一等。”

注 周礼司勋曰：“凡有功者，铭书于王之太常。”又曰“卿大夫之丧，赐谥”也。

拂字颖伯。初为司隶从事，拜宛令。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，游戏市里，为百姓所患。拂出逢之，必下车公谒，以愧其心，自是莫敢出者。政有能名，累迁光禄大夫。初平元年，代荀爽为司空。明年，以地震策免，复为太常。

李傕、郭汜之乱，长安城溃，百官多避兵冲。拂挥剑而出曰：“为国大臣，不能止戈除暴，致使凶贼兵刃向官，去欲何之！”遂战而死。子劭。

劭字申甫。少知名。中平末，为谏议大夫。

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，召并州牧董卓，至渑池，而进意更

狐疑，遣劭宣诏止之。

卓不受，遂前至河南。劭迎劳之，因譬令还军。卓疑有变，使其军士以兵胁劭。

劭怒，称诏大呼叱之，军士皆披，遂前质责卓。卓辞屈，乃还军夕阳亭。

注 披音芳靡反。

注 夕阳亭在河南城西。

及进败，献帝即位，拜劭为侍中。卓既擅权，而恶劭强力，遂左转议郎，出为益凉二州刺史。会父拂战死，竟不之职。服终，征为少府、大鸿胪，皆辞不受。

曰：“昔我先父以身徇国，吾为臣子，不能除残复怨，何面目朝觐明主哉！”遂与马腾、韩遂及左中郎刘范、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、郭汜，以报其仇。与汜战于长平观下，军败，劭等皆死。胜遂还凉州。

注 长平，阪名也。有观，在长安西十五里也。

陈球字伯真，下邳淮浦人也。历世著名。父璽，广汉太守。球少涉儒学，善律令。阳嘉中，举孝廉，稍迁繁阳令。

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，球不与之，太守怒而挝督邮，欲令逐球。督邮不肯，曰：“魏郡十五城，独繁阳有异政，今受命逐之，将致议于天下矣。”太守乃止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祖父屯，有令名。”

注 璽音尾。

注 繁阳，魏郡县。

注 搃，击也。

复辟公府，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是时，桂阳黠贼李研等鬻聚寇钞，陆梁荆部，州郡懦弱，不能禁，太尉杨秉表球为零陵太守。球到，设方略，偃月闲，贼虏消散。而州兵朱盖等反，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。零陵下湿，编木为城，不可守备，郡中惶恐。掾史白遣家避难，球怒曰：“太守分国虎符，受任一邦，岂顾妻孥而沮国威重乎？复言者斩！”乃悉内吏人老弱，与共城守，弦大木为弓，羽矛为矢，引机发之，远射千余步，多所杀伤。贼复激流灌城，球辄于内因地埽反决水淹贼。相拒十余日，不能下。会中郎将度尚将救兵至，球募士卒，与尚共破斩朱盖等。赐钱五十万，拜子一人为郎。迁魏郡太守。

注 文帝初与郡守分铜虎符。

征拜将作大匠，作桓帝陵园，所省巨万以上。迁南阳太守，以纠举豪右，为执家所谤，征诣廷尉抵罪。会赦，归家。

*(复)**[征]*拜廷尉。熹平元年，窦太后崩。太后本迁南宮云台，宦者积怨窦氏，遂以衣车载后尸，置城南市舍数日。中常侍曹节、王甫欲用贵人体殓，帝曰：“太后亲立朕躬，统承大业。诗云：‘无德不报，无言不酬。’岂宜以贵人终乎？”于是发丧成礼。及将葬，节等复欲别葬太后，而以冯贵人配祔。

诏公卿大会朝堂，令中常侍赵忠监议。太尉李咸时病，乃扶舆而起，搗椒自随，谓妻子曰：“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，吾不生还矣。”既议，坐者数百人，各瞻望中官，良久莫肯先言。赵忠曰：“议当时定。”怪公卿以下各相顾望。球曰：

“皇太后以盛德良家，母临天下，宜配先帝，是无所疑。”忠笑而言曰：“陈廷尉宜便操笔。”球即下议曰：“皇太后自在椒房，有聪明母仪之德。遭时不造，援立圣明，承继宗庙，功烈至重。先帝晏驾，因遇大狱，迁居空宫，不幸早世，家虽获罪，事非太后。今若别葬，诚失天下之望。且冯贵人顷墓被发，骸骨暴露，与贼并尸，魂灵污染，且无功于国，何宜上配至尊？”忠省球议，作色俛仰，蚩球曰：“陈廷尉建此议甚健！”球曰：“陈、窦既冤，皇太后无故幽闭，臣常痛心，天下愤叹。今日言之，退而受罪，宿昔之愿。”公卿以下，皆从球议。李咸始不敢先发，见球辞正，然*[后]*大言曰：“臣本谓宜尔，诚与臣意合。”会者皆为之愧。曹节、王甫复争，以为梁后家犯恶逆，别葬懿陵，武帝黜废鞠后，而以李夫人配食。今窦氏罪深，岂得合葬先帝乎？李咸乃诣阙上疏曰：“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，安思阎后家犯恶逆，而和帝无异葬之议，顺朝无贬降之文。至于鞠后，孝武皇帝身所废弃，不可以为比。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，亲尝称制，坤育天下，且援立圣明，光隆皇祚。太后以陛下为子，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？子无黜母，臣无贬君，宜合葬宣陵，一如旧制。”帝省奏，谓曹节等曰：“窦氏虽为不道，而太后有德于朕，不宜降黜。”节等无复言，于是议者乃定。咸字符贞，汝南人。累经州郡，以廉干知名；在朝清忠，权幸惮之。

注 太后父窦武与陈蕃谋诛宦官，反为中常侍曹节矫诏杀武、蕃，迁太后焉。

注 大雅抑诗也。

注 祔谓新死之主祔于先死者之庙，妇祔于其夫，所祔之妾祔于妾祖姑也。

注 段颍为河南尹，坐盗发冯贵人冢，左迁谏议大夫。

注 戾太子鞠皇后共太子斩江充，自杀。武帝崩，霍光缘上雅意，以李夫人配食也。

注 周易曰：“坤为母。”

六年，迁球司空，以地震免。拜光禄大夫，复为廷尉、太常。光和元年，迁太尉，数月，以日食免。复拜光禄大夫。明年，为永乐少府，乃潜与司徒河闲刘合谋诛宦官。

注 桓帝母孝崇后宫曰永乐，置太仆、太府。

初，合兄侍中儵，与大将军窦武同谋俱死，故合与球相结。事未及发，球复以书劝合曰：“公出自宗室，位登台鼎，天下瞻望，社稷镇瞻，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？今曹节等放纵为害，而久在左右，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，永乐太后所亲知也。今可表徙鞠尉阳球为司隶校尉，以次收节等诛之。政出圣主，天下太平，可翘足而待也。”又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，出为步兵校尉，亦深劝于合。合曰：“凶竖多耳目，恐事未会，先受其祸。”纳曰：“公为国栋梁，倾危不持，焉用彼相邪？”合许诺，亦结谋阳球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辞也。

球小妻，程璜之女，璜用事宫中，所谓程大人也。节等颇得闻知，乃重赂于璜，且胁之。璜惧迫，以球谋告节，节因共白帝曰：“合等常与藩国交通，有恶意。”

数称永乐声势，受取狼籍。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、

鞞尉阳球交通书疏，谋议不轨。”帝大怒，策免合，合与球及刘纳、阳球皆下狱死。球时年六十二。

子瑀，吴郡太守；瑀弟琮，汝阴太守；弟子珪，沛相；珪子登，广陵太守：并知名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瑀举孝廉，辟公府，洛阳市长；后辟太尉府，未到。永汉元年，就拜议郎，迁吴郡太守，不之官。球*(兄)**[弟]*子珪，字汉瑜。举孝廉，剧令，去官；举茂才，济北相。珪子登，字符龙。学通今古，处身循礼，非法不行，性兼文武，有雄姿异略，一领广陵太守。”魏志曰，登在广陵，有威名，有功加伏波将军，年三十九卒。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，备共论天下人，汜曰：“陈元龙淮海之士，豪气不除。”备问汜曰：“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”

汜曰：“昔遭乱过下邳，见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不相与语，自上大默卧，使客卧下默。”备曰：“君有国士之名。今天下大乱，帝王失所，君须忧国忘家，有救世之意。乃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是元龙所讳也，何缘当与君语？如我自卧百尺楼上，卧君于地下，何但上下默之闲哉！”表大笑也。

赞曰：安储遭讐，张卿有请。龚纠便佞，以直为管。二子过正，埋车埋井。种公自微，临官以威。陈球专议，桓思同归。

注 张觭为廷尉，故曰卿。

注 管，过也。

注 张纲埋轮，王*(龚)**[畅]*埋井。孟子曰：“矫枉过正。”

后汉书卷五十七

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第四十七

杜根字伯坚，颍川定陵人也。父安，字伯夷，少有志节，年十三入太学，号奇童。京师贵戚慕其名，或遗之书，安不发，悉壁藏之。及后捕案贵戚宾客，安开壁出书，印封如故，竟不离其患，时人贵之。位至巴郡太守，政甚有声。

注 离，被也。

根性方实，好绞直。永初元年，举孝廉，为郎中。时和熹邓后临朝，权在外戚。根以安帝年长，宜亲政事，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。太后大怒，收执根等，令盛以缣囊，于殿上扑杀之。执法者以根知名，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，既而载出城外，根得苏。太后使人检视，根遂诈死，三日，目中生蛆，因得逃窜，为宜城山中酒家保。积十五年，酒家知其贤，厚敬待之。

注 绞，急也。

注 宜城县故城在今襄州率道县南，其地出美酒。广雅云：“保，使也。”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使也。

及邓氏诛，左右皆言根等之忠。帝谓根已死，乃下诏布告

天下，录其子孙。根方归乡里，征诣公车，拜侍御史。初，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，坐抵罪，与根俱征，擢为尚书郎，并见纳用。或问根曰：“往者遇祸，天下同义，知故不少，何至自苦如此？”根曰：“周旋民闲，非绝迹之处，邂逅发露，祸及知亲，故不为也。”顺帝时，稍迁济阴太守。去官还家，年七十八卒。

翊世字季明，少好学，深明道术。延光，中常侍樊丰、帝乳母王圣共譖皇太子，废为济阴王。翊世连上书讼之，又言樊丰、王圣诬罔之状。帝既不从，而丰等陷以重罪，下狱当死，有诏免官归本郡。及济阴王立，是为顺帝，司空张魴辟之。魴以翊世前讼太子之废，荐为议郎。翊世自以其功不显，耻于受位，自劾归。三公比辟，不应。尚书仆射虞詡雅重之，欲引与共参朝政，乃上书荐之，征拜议郎。后尚书令左雄、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。在朝正色，百僚敬之。

注 比犹频也。

栾巴字叔元，魏郡内黄人也。*[好道]*。顺帝世，以宦者给事掖庭，补黄门令，非其好也。性质直，学览经典，虽在中官，不与诸常侍交接。后阳气通畅，白上乞退，擢拜郎中，四迁桂杨太守。以郡处南垂，不闲典训，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，兴立*(校)*学*[校]*，以銑进之。虽干吏卑末，皆课令习读，程试殿最，随能升授。政事明察。视事七年，以病乞骸骨。

注 神仙传云：“巴，蜀郡人也。少而学道，不修俗事。”

注 干，府吏之类也。晋令诸郡国不满五千以下，置干吏

二人。郡县皆有干。

干犹主也。

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结，征拜议郎，守光禄大夫，与杜乔、周举等八人徇行州郡。

巴使徐州还，再迁豫章太守。郡土多山川鬼怪，小人常破货产以祈祷。巴素有道术，能役鬼神，乃悉毁坏房祀，翦理奸巫，于是妖异自消。百姓始颇为惧，终皆安之。迁沛相。所在有绩，征拜尚书。会帝崩，营起宪陵。

陵左右或有小人坟顷，主者欲有所侵毁，巴连上书苦谏。时梁太后临朝，诏诘巴曰：“大行皇帝晏驾有日，卜择陵园，务从省约，莹域所极，裁二十顷，而巴虚言主者坏人顷墓。事既非实，寝不报下，巴犹固遂其愚，复上诽谤。苟肆狂瞽，益不可长。”巴坐下狱，抵罪，禁锢还家。

注 房谓为房堂而祀者。

注 神仙传曰“时庐山庙有神，于帐中与人言语，饮酒投杯，能令宫亭湖中分风，船行者举帆相逢。巴未到十数日，庙中神不复作声。郡中常患黄父鬼为百姓害，巴到，皆不知所在，郡内无复疾疫”也。

注 神仙传曰：“巴为尚书，正朝大会，巴独后到，又饮酒西南嚬之。有司奏巴不敬。有诏问巴，巴顿首谢曰：‘臣本县成都市失火，臣故因酒为雨以灭火。

臣不敢不敬。’诏即以驿书问成都，成都荅言：‘正旦大失火，食时有雨从东北来，火乃息，雨皆酒臭。’后忽一旦大风，天雾晦暝，对坐皆不相见，失巴所在。寻问之，云其日还

成都，与亲故别也。”

二十余年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辅政，征拜议郎。蕃、武被诛，巴以其党，复黜为永昌太守。以功自劾，辞病不行，上书极谏，理陈、窦之冤。

帝怒，下诏切责，收付廷尉。巴自杀。子贺，官至云中太守。

刘陶字子奇，一名伟，颍川颍阴人，济北贞王勃之后。陶为人居简，不修小节。

所与交友，必也同志。好尚或殊，富贵不求合；情趣苟同，贫贱不易意。同宗刘恺，以雅德知名，独深器陶。

时大将军梁冀专朝，而桓帝无子，连岁荒饥，灾异数见。陶时游太学，乃上疏陈事曰：

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，天地非人无以为灵，是故帝非人不立，人非帝不宁。夫天之与帝，帝之与人，犹头之与足，相须而行也。伏惟陛下年隆德茂，中天称号，袭常存之庆，循不易之制，目不视鸣条之事，耳不闻檀车之声，天灾不有痛于肌肤，震食不即损于圣体，故蔑三光之谬，轻上天之怒。伏念高祖之起，始自布衣，拾暴秦之敝，追亡周之鹿，合散扶伤，克成帝业。功既显矣，勤亦至矣。流福遗祚，至于陛下。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，而忽高祖之勤，妄假利器，委授国柄，使髡丑刑隶，芟刈小民，雕敝诸夏，虐流远近，故天降觴异，以戒陛下。陛下不悟，而竞令虎豹窟于麀场，豺狼乳于春囿。斯岂唐咨禹、稷，益典朕虞，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？又*(令)**[今]*牧守长吏，上下交竞；封豕长蛇，蚕食天下；货殖者为穷冤之魂，贫馁者作饥寒之鬼；高门获东观之辜，丰室罗妖叛之罪；死者悲于窀穸，生者戚于朝野；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。且秦之将亡，正谏者诛，谀进者赏，

嘉言结于忠舌，国命出于谗口，擅阎乐于咸阳，授赵高以车府。权去己而不知，威离身而不顾。古今一揆，成败同轨。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，近察哀、平之变，得失昭然，祸福可见。

注 书曰“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”也。

注 中谓当天之中也。

注 鸣条，地名，在安邑之西。尚书曰：“伊尹相汤伐桀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。”檀车，兵车也。诗曰：“檀车啍啍，四牡瘠瘠，征夫不远。”啍音昌善反。

瘠音管。

注 高祖曰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以取天下。”

注 前书蒯通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”音义云：“以鹿喻帝位也。”

注 利器谓威权也。周礼“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羸臣”，谓爵、禄、与、置、生、夺、废、诛也。刑隶谓阉人也。

注 鹿子曰麋。乳，产也。

注 说苑曰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”也。

注 杜元凯注左传曰：“窳，厚也。窳，夜也。厚夜犹长夜也。”

注 前书贾山上书曰“秦始皇进谀谄之人，杀直谏之士”也。

注 赵高为车府令，与驸咸阳令阎乐谋杀胡亥。事见史记也。

臣又闻危非仁不扶，乱非智不救，故武丁得傅说，以消鼎雉之灾，周宣用申、甫，以济夷、厉之荒。窃见故冀州刺

史南阳朱穆，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，皆履正清平，贞高绝俗。穆前在冀州，奉宪操平，摧破奸党，扫清万里。

膺历典牧守，正身率下，及掌戎马，威扬朔北。斯实中兴之良佐，国家之柱臣也。宜还本朝，挟辅王室，上齐七耀，下镇万国。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，犹冰霜见日，必至消灭。臣始悲天下之可悲，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。

注 武丁，殷王高宗也。尚书曰，高宗得傅说为相，殷复兴焉。高宗时，有雉登鼎耳而雊，武丁惧而修德，位以永宁。

注 申伯，仲山甫，周宣王之臣也。诗曰：“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。”史记曰，周孝王之子燮，是为夷王。夷王崩，子厉王胡立，行暴虐，死于彘也。

注 不时谓不合于时也。讳言谓拒谏也。

书奏不省。

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，故致贫困，宜改铸大钱。事下四府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。陶上议曰：

圣王承天制物，与人行止，建功则觴悦其事，兴戎而师乐其旅。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，武旅有鳧藻之士，皆举合时宜，动顺人道也。臣伏读铸钱之诏，平轻重之议，访覃幽微，不遗穷贱，是以藿食之人，谬延逮及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人子来。”

武旅，周武王之旅。鳧得水藻，言喜悦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有东郭祖朝者，上书于晋献公曰：‘愿请闻国家之计。’献公使人告之曰：‘肉食者已虑之矣，藿食者

尚何预焉？’祖朝曰：‘肉食者，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，若臣等藿食，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？其祸亦及臣之身，安得无预国家之计乎！’”盖以为当今之忧，不在于货，在乎民饥。夫生养之道，先食后*(民)**[货]*。

是以先王观象育物，敬授民时，使男不逋亩，女不下机。故君臣之道行，王路之教通。由是言之，食者乃有国之所宝，生民之至贵也。窃见比年已来，良苗尽于蝗螟之口，杼柚空于公私之求，所急朝夕之餐，所患靡盬之事，岂谓钱货之厚薄，铢两之轻重哉？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，瓦石变为和玉，使百姓渴无所饮，饥无所食，虽皇羲之纯德，唐虞之文明，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。盖民可百年无货，不可一朝有饥，故食为至急也。议者不达农殖之本，多言铸冶之便，或欲因缘行诈，以贾国利。国利将尽，取者争竞，造铸之端于是乎生。盖万人铸之，一人夺之，犹不能给；况今一人铸之，则万人夺之乎？虽以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，使不食之民，使不饥之士，犹不能足无馱之求也。夫欲民殷财阜，要在止役禁夺，则百姓不劳而足。陛下圣德，愍海内之忧戚，伤天下之艰难，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，此犹养鱼沸鼎之中，栖鸟烈火之上。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，用之不时，必至焦烂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，后冶铸之议，听民庶之谣吟，问路叟之所忧，瞰三光之文耀，视山河之分流。天下之心，国家大事，粲然皆见，无有遗惑者矣。

注 象，天象也。尚书曰：“钦若昊天，敬授人时。”

注 诗曰：“小东大东，杼柚其空。”

注 诗曰：“大路南金。”和玉，卞和之玉也。

注 贾谊之言。

注 镌，刻也，音口结反。

注 列子曰：“昔尧理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理乱。尧乃微服游于康衢。儿童谣曰：‘立我蒸人，莫*(不)**[非]*尔极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”说苑曰：“孔子行游中路，闻哭者声，其音甚悲。孔子避车而问之曰：‘夫子非有丧也，何哭之悲？’虞丘子对曰：‘吾有三失：吾少好学，周簪天下，还后吾亲亡，一失也；事君奢骄不遂，是二失也；厚交友而后绝，是三失也。’”

注 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分谓山，流谓河。言日月有鬻食之灾，星辰有错行之变，故视其文耀也。山崩川竭，皆亡之征也。

臣尝诵诗，至于鸿鴈于野之劳，哀勤百堵之事，每喟尔长怀，中篇而叹。

近听征夫饥劳之声，甚于斯歌。是以追悟匹妇吟鲁之忧，始于此乎？见白驹之意，屏营傍徨，不能监寐。伏念当地广而不得耕，民觶而无所食。

髡小竞进，秉国之位，鹰扬天下，*(乌)**[乌]*铔求饱，吞肌及骨，并噬无馀。

诚恐卒有役夫穷匠，起于板筑之闲，投斤攘臂，登高远呼，使愁怨之民，向应云合，八方分崩，中夏鱼溃。虽方尺之钱，何能有救！其危犹举函牛之鼎，絰纆枯之末，诗人所以眷然顾之，潜焉出涕者也。

注 诗小雅鸿鴈之篇曰：“鸿鴈于飞，肃肃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劳于野。鸿鴈于飞，集于中泽。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坏灭之国，征人起屋舍，筑墙壁，百堵同时

而起，言趋事也。”

注 列女传曰：“鲁漆室邑之女，过时未适人。当穆公之时，君老，太子幼，女倚柱而啼。傍人闻之，心莫不惨惨者。邻妇从之游，谓曰：‘何哭之悲？子欲嫁乎？吾为子求偶。’漆室女曰：‘嗟乎，始吾以子为知，今反无识也。岂为嫁之故不乐而悲哉，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。’”注 诗曰：“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苗。絜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”白驹谕贤人也。

监寐犹寤寐也。

注 役夫谓陈涉起薪也。穷匠谓骊山之徒也。并见史记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其言梁亡何？鱼烂而亡也。”何休曰：“鱼烂，从中发溃烂也。”

注 函牛之鼎谓大鼎也。淮南子曰：“函牛之鼎沸，则蛾不得置一足焉。”絪，挂也，音胡卖反。

注 诗小雅大东之文也。潜，涕下貌。郑玄注云：“伤今不如古也。”

臣东野狂闇，不达大义，缘广及之时，对过所问，知必以身脂鼎镬，为天下笑。

帝竟不铸钱。

后陶举孝廉，除顺阳长。县多奸猾，陶到官，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，能以死易生者，不拘亡命奸臧，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，皆来应募。陶责其先过，要以后效，使各结所厚少年，得数百人，皆严兵待命。于是覆案奸轨，所发若神。以病免，吏民思而歌之曰：“邑然不乐，思我刘君。何时复来，安此下民。”

注 过，姓也，过国之后。见左传。

陶明尚书、春秋，为之训诂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，是正文字七百余事，名曰中文尚书。

注 三家谓夏侯建、夏侯胜、欧阳和伯也。

顷之，拜侍御史。灵帝宿闻其名，数引纳之。时钜鹿张角伪托大道，妖惑小民，陶与奉车都尉乐松、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，曰：“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，故能无不闻见。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。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，切敕州郡，护送流民，会赐去位，不复捕录。唯会赦令，而谋不散。四方私言，云角等窃入京师，觐视朝政，鸟声兽心，私共嗚呼。州郡忌讳，不欲闻之，但更相告语，莫肯公文。宜下明诏，重募角等，赏以国土。有敢回避，与之同罪。”帝殊不悟，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。明年，张角反乱，海内鼎沸，帝思陶言，封中陵乡侯，三迁尚书令。以所举将为尚书，难与齐列，乞从冗散，拜侍中。以数切谏，为权臣所惮，徙为京兆尹。到职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，陶既清贫，而耻以钱买职，称疾不昕政。帝宿重陶才，原其罪，征拜谏议大夫。

注 时拜职名，当出买官之钱，谓之修宫钱也。

是时天下日危，寇贼方炽，陶忧致崩乱，复上疏曰：“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，心之痛者不能缓声。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，后遭边章之寇，每闻羽书告急之声，心灼内热，四体惊竦。今西羌逆类，私署将帅，皆多段颍时吏，晓习战陈，识知山川，变诈万端。

臣常惧其轻出河东、冯翊，钞西军之后，东之函谷，据厄高望。今果已攻河东，恐遂转更豕突上京。如是则南道断绝，

车骑之军孤立，关东破胆，四方动摇，威之不来，叫之不应，虽有田单、陈平之策，计无所用。臣前驿马上便宜，急绝诸郡赋调，冀尚可安。事付主者，留连至今，莫肯求问。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，南出武关，北徙壶谷，冰解风散，唯恐在后。今其存者尚十三四，军吏士民悲愁相守，民有百走退死之心，而无一前斗生之计。西寇浸前，去营咫尺，胡骑分布，已至诸陵。将军张温，天性精勇，而主者旦夕迫切，军无后殿，假令失利，其败不救。臣自知言数见厌，而言不自裁者，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，国危则臣亦先亡也。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，乞须臾之闲，深垂纳省。”

其八事，大较言天下大乱，皆由宦官。宦官事急，共谗陶曰：“前张角事发，诏书示以威恩，自此以来，各各改悔。今者四方安静，而陶疾害圣政，专言妖馱。

州郡不上，陶何缘知？疑陶与贼通情。”于是收陶，下黄门北寺狱，掠按日急。

陶自知必死，对使者曰：“朝廷前封臣云何？今反受邪谮。恨不与伊、吕同畴，而以三仁为辈。”遂闭气而死，天下莫不痛之。

注 时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叛，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也。

注 三郡，河东、冯翊、京兆也。壶谷，壶关之谷，在上党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殷有三仁焉，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”

陶著书数十万言，又作七曜论、匡老子、反韩非、复孟轲，

及上书言当世便事、条教、赋、奏、书、记、辩疑，凡百余篇。

时司徒东海陈耽，亦以非罪与陶俱死。耽以忠正称，历位三司。光和五年，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、二千石为民蠹害者。

时太尉许毓、司空张济承望内官，受取货赂，其宦者子弟宾客，虽贪污秽浊，皆不敢问，而虚憙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。吏人诣阙陈诉，耽与议郎曹操上言：“公卿所举，率党其私，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。”其言忠切，帝以让毓、济，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。宦官怨之，遂诬陷耽死狱中。

注 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。

李云字行祖，甘陵人也。性好学，善阴阳。初举孝廉，再迁白马令。

桓帝延熹二年，诛大将军梁冀，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，专权选举。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，数月闲，后家封者四人，赏赐巨万。

是时地数震裂，觴灾频降。云素刚，忧国将危，心不能忍，乃露布上书，移副三府，曰：“臣闻皇后天下母，德配坤灵，得其人则五氏来备，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。比年灾异，可谓多矣，皇天之戒，可谓至矣。高祖受命，至今三百六十四岁，君期一周，当有黄精代见，姓陈、项、虞、田、许氏，不可令此人居太尉、太傅典兵之官。举厝至重，不可不慎。班功行赏，宜应其实。梁冀虽持权专擅，虐流天下，今以罪行诛，犹召家臣搃杀之耳。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，高祖闻之，得无见非？西北列将，得无解体？孔子曰：‘帝者，谛也。’今官位错乱，小人谄进，财货公行，政化日损，尺一拜用不经御省。是帝欲不谛乎？”帝得奏震怒，下有司逮云，诏尚书都护剑戟

送黄门北寺狱，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。

时弘农五官掾杜觭伤云以忠谏获罪，上书愿与云同日死。帝愈怒，遂并下廷尉。

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：“李云所言，虽不识禁忌，干上逆旨，其意归于忠国而已。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，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。今日杀云，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。故敢触龙鳞，冒昧以请。”太常杨秉、洛阳市长沐茂、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。帝恚甚，有司奏以为大不敬。诏切责蕃、秉，免归田里；茂、资贬秩二等。时帝在濯龙池，管霸奏云等事。霸*(跪)**[谏]*言曰：“李云野泽愚儒，杜觭郡中小吏，出于狂戆，不足加罪。”帝谓霸曰：“帝欲不谏，是何等语，而常侍欲原之邪？”顾使小黄门可其奏，云、觭皆死狱中。

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，过祠云墓，刻石表之。

注 时封后兄康为比阳侯，弟统昆阳侯，统从兄会安阳侯，统弟秉为*(济)**[涓]*阳侯。

注 露布谓不封之也，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庶征：曰雨，曰暘，曰燠，曰风，曰寒。五者来备，各以其序，庶草繁庠。”是与氏古字通耳。春秋汉含孳曰：“女主盛，臣制命，则地动。”

注 黄精谓魏氏将兴也。陈、项、虞、田并舜之后。舜土德，亦尚黄，故忌也。

注 列将谓皇甫规、段颍等。

注 春秋运斗枢曰：“五帝修名立功，修德成化，统调阴阳，招类使神，故称帝。帝之言谛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审谛于物也。”

注 尺一之板谓诏策也。见汉官仪也。

注 周昌，解见陈忠传。朱云上书曰：“臣愿赐尚方斩马刀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余。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小臣居下讪上，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去。左将军辛庆忌以死争，上意解，然后得已。事并见前书。

注 比干以死谏纣，纣怒曰：“吾闻圣人心有七窍。”乃剖比干而观其心。事见史记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夫龙之为虫也，可狎而驯也。然喉下有逆鳞，婴之则杀人。

人主有逆鳞，说者婴之，则亦几矣。”

论曰：礼有五谏，讽为上。若夫托物见情，因文载旨，使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自戒，贵在于意达言从，理归乎正。曷其绞讦摩上，以銜沽成名哉？李云草茅之生，不识失身之义，遂乃露布帝者，班檄三公，至于诛死而不顾，斯岂古之狂也！

夫未信而谏，则以为谤己，故说者识其难焉。

注 五谏谓讽谏、顺谏、窥谏、指谏、陷谏也。讽谏者，知患祸之萌而讽告也。顺谏者，出辞逊顺，不逆君心也。窥谏者，视君颜色而谏也。指谏者，质指其事而谏也。陷谏者，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。见大戴礼。

注 卜商诗序之文也。

注 绞，直也。讦，正也。沽，卖之。

注 仪礼曰：“凡自称于君宅*[者]*，在邦*(者)*曰市井之臣，在野则曰草茅之臣，庶人则刺草之臣。”易曰：“臣不密，则失身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古之狂也直，今之狂也诈而已矣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事君信而后谏，其君未信，则以为谤己。”

注 韩非有说难篇。

刘瑜字季节，广陵人也。高祖父广陵靖王。父辩，清河太守。瑜少好经学，尤善图讖、天文、历算之术。州郡礼请不就。

注 谢承书云：“父祥，为清河太守。”

延熹八年，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，及到京师，上书陈事曰：臣瑜自念东国鄙陋，得以丰沛枝胤，被蒙复除，不给卒伍。故太尉杨秉知臣窃窥典籍，猥见显举，诚冀臣愚直，有补万一。而秉忠谏不遂，命先朝露。臣在下土，听闻歌谣，骄臣虐政之事，远近呼嗟之音，窃为辛楚，泣血涟如。幸得引录，备荅圣问，泄写至情，不敢庸回。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，览今往之事，人何为咨嗟，天曷为动变。

注 庸，用也。回，邪也。

盖诸侯之位，上法四七，垂文炳耀，关之盛衰者也。今中官邪驱，比肩裂土，皆竞立胤嗣，继体传爵，或乞子篋属，或买儿市道，殆乖开国承家之义。

注 四七，二十八宿也。诸侯为天子守四方，犹天之有二十八宿。汉官仪曰“天子建侯，上法四七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。”

古者天子一娶九女，娣侄有序，河图授嗣，正在九房。今女嬖令色，充积闺帷，皆当盛其玩饰冗食空宫，劳散精神，生长六疾。此国之费也，生之伤也。且天地之性，阴阳正纪，隔绝其道，则水旱为并。诗云：“五日为期，六日不詹。”怨旷作歌，仲尼所录。况从幼至长，幽藏殁身。又常侍、黄门，亦广妻娶。怨毒之气，结成妖眚。

行路之言，官发略人女，取而复置，转相惊惧。孰不悉然，无缘空生此谤。邹衍匹夫，杞氏匹妇，尚有城崩霜陨之异；况乃髡辈咨怨，能无感乎！

注 公羊传曰，诸侯一聘三女，天子一娶九女，夏、殷制也。

注 左传曰“天有六气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，过则为灾。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女，阳物而晦时，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”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。五日为期，六日不詹。”注云：“詹，至也。妇人过时而怨旷，期至五日而归，今六日不至，是以忧也。”

注 谓仲尼删诗编录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邹衍事燕惠王尽忠，左右谮之，王系之，仰天而哭，五月天为之下霜。”列女传曰“齐人梁袭莒，战死。其妻无所归，乃就夫尸于城下而哭之，七日城崩”也。

昔秦作阿房，国多刑人。今第舍增多，穷极奇巧，掘山攻石，不避时令。

促以严刑，威以*(法)*正*[法]*。民无罪而覆入之，民有

田而覆夺之。州郡官府，各自考事，奸情赍赂，皆为吏饵。民悉郁结，起入贼党，官辄兴兵，诛讨其罪。贫困之民，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，父兄相代残身，妻孥相*(见)**[视]*分裂。穷之如彼，伐之如此，岂不痛哉！

注 礼记月令曰“孟夏之月，无有坏墮，无起土功，无发大鱗”也。

又陛下以北辰之尊，神器之宝，而微行近习之家，私幸宦者之舍，宾客市买，熏灼道路，因此暴纵，无所不容。今三公在位，皆博达道藝，而各正诸己，莫或匡益者，非不智也，畏死罚也。惟陛下设置七臣，以广谏道，及开东序金滕史官之书，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，远佞邪之人，放郑鞞之声，则政致和平，德感祥风矣。臣恻恻推情，言不足采，惧以触忤，征营悞悸。

注 近习谓亲近狎者。

注 孝经曰：“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。”郑玄注：“七人谓三公及前疑、后承、左辅、右弼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东西厢谓之序。”书曰：“天球河图在东序。”滕，絨也。以金絨之，不欲人开也。

注 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德至八方则祥风至。”

注 恻恻，诚恳之貌。

于是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，指事案经讖以对。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，而更策以它事。瑜复悉心以对，八千余言，有切于前，帝竟不能用。拜为议郎。

及帝崩，大将军窦武欲大诛宦官，乃引瑜为侍中，又以侍

中尹勋为尚书令，共同谋画。及武败，瑜、勋并被诛。事在武传。

勋字伯元，河南人。从祖睦为太尉，睦孙颂为司徒。勋为人刚毅直方。少时每读书，得忠臣义士之事，未尝不投书而仰叹。自以行不合于当时，不应州郡公府礼命。桓帝时，以有道征，四迁尚书令。延熹中，诛大将军梁冀，帝召勋部分觶职，甚有方略，封宜阳乡侯。仆射霍谡，尚书张敬、欧阳参、李伟、虞放、周永，并封亭侯。

勋后再迁至九卿，以病免，拜为侍中。八年，中常侍具瑗、左悺等有罪免，夺封邑，因黜勋等爵。

瑜诛后，宦官悉焚其上书，以为讹言。

子琬，传瑜学，明占候，能着灾异。举方正，不行。

谢弼字辅宣，东郡武阳人也。中直方正，为乡邑所宗师。建宁二年，诏举有道之士，弼与东海陈敦、玄菟公孙度俱对策，皆除郎中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弼字辅鸾，东郡濮阳人也。”与此不同。

注 犹言中正方直也。

时青蛇见前殿，大风拔木，诏公卿以下陈得失。弼上封事曰：

臣闻和气应于有德，妖异生乎失政。上天告谴，则王者思其愆；政道或亏，则奸臣当其罚。夫蛇者，阴气所生；鳞者，甲兵之符也。鸿范传曰：“厥极弱，时则有蛇龙之馭。”

又荧惑守亢，裴回不去，法有近臣谋乱，发于左右。

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，亲信者为谁。宜急斥黜，以消天戒。臣又闻“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”。

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闈，援立圣明，书云：“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”窦氏之诛，岂宜咎延太后？幽隔空宫，愁感天心，如有雾露之疾，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，戎狄遂至交侵。孝和皇帝不绝窦后之恩，前世以为美谈。礼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今以桓帝为父，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？援神契曰：“天子行孝，四夷和平。”方今边境日蹙，兵革蜂起，自非孝道，何以济之！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，俯思凯风慰母之念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蛇者，阴*(之)**[气]*所生，龙之类也。龙有鳞，甲兵之符也。”

注 前书曰“皇之不极，是谓不建，厥极弱，时则有下伐上之病，龙蛇之馭”也。

注 诗小雅之文也。郑玄注云：“虺、蛇 处，阴之祥也，故为生女。”

注 文帝徙淮南王长于蜀，袁盎曰：“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暴摧折之，臣恐其逢雾露病死，陛下有杀弟之名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周襄王母早死，后母曰惠后，生叔带，有宠。带与戎翟谋伐襄王。

注 窦太后崩，张酺等奏云：“不宜合葬先帝。”和帝手诏曰：“臣子无贬尊上之文，恩不忍离。”于是合葬。见皇后纪也。

注 尚书舜典曰：“蒸蒸乂，不格奸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蒸蒸犹进也。言舜进于善道。”诗凯风曰：“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

臣又闻爵赏之设，必酬庸勋；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 今

功臣久外，未蒙爵秩，阿母宠私，乃享大封，大风雨雹，亦由于兹。又故太傅陈蕃，辅相陛下，勤身王室，夙夜匪懈，而见陷髡邪，一旦诛灭。其为酷滥，骇动天下，而门生故吏，并离徙锢。蕃身已往，人百何赎！宜还其家属，解除禁网。夫台宰重器，国命所继。今之四公，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，余皆素餐致寇之人，

必有折足覆餗之凶。可因灾异，并加罢黜。征故司空王畅，长乐少府李膺，并居政事，庶灾变可消，国祚惟永。臣山藪顽闇，未达国典。策曰“无有所隐”，敢不尽愚，用忘讳忌。伏惟陛下裁其诛罚。

注 易师卦上六爻词也。

注 诗国风曰：“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”

注 四公谓刘矩为太尉，许训为司徒，胡广为太傅及宠也。书曰：“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，无它伎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断断猗然专一之臣也。”素，空也。无德而食其禄曰素餐。易曰“负且乘，致寇至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鼎折足，覆公餗。”鼎以喻三公。餗，鼎实也。折足覆餗，言不胜其任。

左右恶其言，出为广陵府丞。去官归家。

中常侍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，忿疾于弼，遂以它罪收考掠按，死狱中，时人悼伤焉。初平二年，司隶校尉赵谦讼弼忠节，求报其怨*[魂]*，乃收绍斩之。

赞曰：邓不明辟。梁不损陵。慊慊栾、杜，讽辞以兴。黄寇方炽，子奇有识。武谋允臧，瑜亦协志。弼忤宦情，云犯时忌。成仁丧己，同方殊事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朕复子明辟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复还明君之政于成王也。”言邓后临朝，不还政于安帝也。

注 识，协韵音式侍反。

后汉书卷五十八

虞傅盖臧列传 第四十八

虞诂字升卿，陈国武平人也。祖父经，为郡县狱吏，案法平允，务存宽恕，每冬月上其状，恒流涕随之。尝称曰：“东海于公高为里门，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。吾决狱六十年矣，虽不及于公，其庶几乎！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？”

故字诂曰升卿。

注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县东北。酈元水经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汉尚书令虞诂碑，题云“君讳诂，字定安，虞仲之后”。定安盖诂之别字也。

注 前书，于定国字曼倩，东海人。其父于公为县狱吏、郡决曹，所决皆不恨，为之生立祠。其门闾坏，父老方共修之，于公曰：“少高大闾门，令容驷马高盖车。我决狱多阴德，未尝有所冤，子孙必有兴者。”至定国为丞相，孙永为御史大夫也。

诂年十二，能通尚书。早孤，孝养祖母。县举顺孙，国相奇之，欲以为吏。诂辞曰：“祖母九十，非诂不养。”相乃止。后祖母终，服阕，辟太尉李修府，拜郎中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修字伯游，襄城人也。”

永初四年，羌胡反乱，残破并、凉，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，事不相赡，欲弃凉州，并力北边，乃会公卿集议。骘曰：“譬若衣败，坏一以相补，犹有所完。

若不如此，将两无所保。”议者咸同。诩闻之，乃说李修曰：“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，求之愚心，未见其便。先帝开拓土宇，劬劳后定，而今惮小费，举而弃之。凉州既弃，即以三辅为塞；三辅为塞，则园陵单外。此不可之甚者也。

谚曰：‘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。’观其习兵壮勇，实过余州。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，为心腹之害者，以凉州在后故也。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，无反顾之心者，为臣属于汉故也。若弃其境域，徙其人庶，安土重迁，必生异志。如使英雄相聚，席卷而东，虽贲、育为卒，太公为将，犹恐不足当御。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。弃之非计。”

修曰：“吾意不及此。微子之言，几败国事。然则计当安出？”诩曰：“今凉土扰动，人情不安，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。诚宜令四府九卿，各辟彼州数人，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，外以劝厉，荅其功勤，内以拘致；防其邪计。”修善其言，更集四府，皆从诩议。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，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，以安慰之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谚，传言也。”前书曰：“秦、汉以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。”

秦时郿白起，频阳王翦；汉兴，义渠公孙贺、傅介子，成纪李广、李蔡，上邽赵充国，狄道辛武贤：皆名将也。丞相，则萧、曹、魏、丙、韦、平、孔、翟之类也。

注 席卷言无余也。前书曰“云彻席卷，后无余鬻”也。

注 疽，痛疮也。

注 四府谓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之府也。九卿谓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廷尉、太仆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等也。

注 冗，散也，音人勇反。

邓鹭兄弟以诤异其议，因此不平，欲以吏法中伤诤。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，屯聚连年，州郡不能禁，乃以诤为朝歌长。故旧皆吊诤曰：“得朝歌何衰！”诤笑曰：“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难，臣之职也。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乎？”始到，谒河内大守马棱。棱勉之曰：“君儒者，当谋谏庙堂，反在朝歌邪？”诤曰：“初除之日，士大夫皆见吊勉。以诤谀之，知其无能为也。

朝歌者，韩、魏之郊，背太行，临黄河，去敖仓百里，而青、冀之人流亡万数。贼不知开仓招觶，劫库兵，守城噉，断天下右臂，此不足忧也。

今其觶新盛，难与争锋。兵不猷权，愿宽假辔策，勿令有所拘阂而已。”

及到官，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，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，其攻劫者为上，伤人偷盗者次之，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下。收得百余人，诤为飧会，悉贯其罪，使入贼中，诱令劫掠，乃伏兵以待之，遂杀贼数百人。又潜遣贫人能缝者，佣作贼衣，以采纆缝其裾为帜，有出市里者，吏辄禽之。贼由是骇散，咸称神明。

迂怀令。

注 棱字伯威，援族孙也。

注 谀当作“筹”也。

注 韩界上党，魏界河内，相接犬牙，故云郊也。

注 敖仓在荥阳，解县安纪也。

注 右臂，喻要便也。

注 阂与“碍”同。

注 帜，记也。续汉书曰“以绛缕缝其裾”也。

后羌寇武都，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，迁武都太守，引见嘉德殿，厚加赏赐。

羌乃率觶数千，遮诩于陈食、崤谷，诩即停军不进，而宣言上书请兵，须到当发。羌闻之，乃分钞傍县，诩因其兵散，日夜进道，兼行百余里。令吏士各作两醪，日增倍之，羌不敢逼。或问曰：“孙臧减醪而君增之。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，以戒不虞，而今日且二百里。何也？”诩曰：“虏觶多，吾兵少。

徐行则易为所及，速进则彼所不测。虏见吾醪日增，必谓郡兵来迎。觶多行速，必惮追我。孙臧见弱，吾今示强，孰有不同故也。”

注 孙臧为齐军将，与魏庞涓战，使齐军入魏地，为十万醪，明日为五万醪，明日为三万醪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卒怯。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过半矣。”事见史记。

注 前书王吉上疏曰：“古者师行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。”

既到郡，兵不满三千，而羌觶万余，攻围赤亭数十日。诩乃令军中，使强弩勿发，而潜发小弩。羌以为矢力弱，不能至，并兵急攻。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，发无不中，羌大震，退。诩因出城奋击，多所伤杀。明日悉陈其兵觶，令从东

郭门出，北郭门入，贸易衣服，回转数周。羌不知其数，更相恐动。诩计贼当退，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，候其走路。虏果大奔，因掩击，大破之，斩获甚觭，贼由是败散，南入益州。诩乃占相地埶，筑营壁百八十所，招还流亡，假赈贫人，郡遂以安。

注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县东南，有赤亭水也。

注 一作“西”。

先是运道艰险，舟车不通，驴马负载，僦五致一。诩乃自将吏士，案行川谷，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，皆烧石翦木，开漕船道，以人僦直雇借佣者，于是水运通利，岁省四千万。诩始到郡，户裁盈万。及绥聚荒余，招还流散，二三年闲，遂增至四万余户。盐米丰贱，十倍于前。坐法免。

注 广雅曰：“僦，赁也。”音子救反。僦五致一谓用五石赁而致一石也。

注 沮及下辩并县名。沮，今兴州顺政县也。下辩，今成州同谷县也。沮音七余反。

注 续汉书曰“下辩东三十余里有峡，中当泉水，生大石，障塞水流，每至春夏，辄溢没秋稼，坏败营郭。诩乃使人烧石，以水灌之，石皆坼裂，因镌去石，遂无泛溺之患”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诩始到，谷石千，盐石八千，见户万三千。视事三岁，米石八十，盐石四百，流人还归，郡户数万，人足家给，一郡无事”。

永建元年，代陈禅为司隶校尉。数月闲，奏太傅冯石、太

尉刘熹、中常侍程璜、陈秉、孟生、李闰等，百官侧目，号为苛刻。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，为吏人患。诩上书自讼曰：“法禁者俗之堤防，刑罚者人之衔轡。今州曰任郡，郡曰任县，更相委远，百姓怨穷，以苟容为贤，尽节为愚。臣所发举，臧罪非一，二府恐为臣所奏，遂加诬罪。臣将从史鱼死，即以尸谏耳。”顺帝省其章，乃为免司空陶敦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夫礼，禁乱之所由生，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。故以旧防为无用坏之者，必有水败。”尸子曰：“刑罚者，人之鞭策也。”

注 韩诗外传曰“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，谓其子曰：‘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，弥子瑕不肖不能退。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，死不当理丧正堂，殡我于室足矣。’卫君问其故，子以父言闻，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，弥子瑕而退之，徙殡于正堂，成礼而后去”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敦字文理，京*(兆)**[县]*人也。”

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，每请托受取，诩辄案之，而屡寝不报。诩不胜其愤，乃自系廷尉，奏言曰：“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，遂交乱嫡统，几亡社稷。今者张防复弄威柄，国家之祸将重至矣。臣不忍与防同朝，谨自系以闻，无令臣袭杨震之迹。”书奏，防流涕诉帝，诩坐论输左校。防必欲害之，二日之中，传考四狱。狱吏劝诩自引，诩曰：“宁伏欧刀以示远近。”宦者孙程、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，乃相率奏乞见。程曰：“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，常疾奸臣，知其倾国。今者即位而复自为，何以非先帝乎？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，而更被拘系；常侍张防臧罪明正，反构忠良。今客星守羽林，其占宫

中有奸臣。宜急收防送狱，以塞天变。下诏出诔，还假印绶。“时防立在帝后，程乃叱防曰：“奸臣张防，何不下殿！”防不得已，趋就东箱。程曰：“陛下急收防，无令从阿母求请。”

帝问诸尚书，尚书贾朗素与防善，证诔之罪。帝疑焉，谓程曰：“且出，吾方思之。”于是诔子顓与门生百余人，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，叩头流血，诉言枉状。梵乃入言之，防坐徙边，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，即日赦出诔。程复上书陈诔有大功，语甚切激。帝感悟，复征拜议郎。数日，迁尚书仆射。

注 震为樊丰所谮而死。

注 欧刀，刑人之刀也。

注 谓顺帝为太子，被江京等废为济阴王，程等谋立之时也。

注 史记天官书曰“虚、危南有觜星，曰羽林”也。

注 埤苍云：“箱，序也。”字或作“厢”。

注 阿母，宋娥也。

是时长吏、二千石听百姓鬻罚者输赎，号为“义钱”，托为贫人储，而守令因以聚敛。诔上疏曰：“元年以来，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，匈匈不绝，鬻罚吏人至数千万，而三公、刺史少所举奏。寻永平、章和中，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，司空劾案，州及郡县皆坐免黜。今宜遵前典，蠲除权制。”于是诏书下诔章，切责州郡。鬻罚输赎自此而止。

注 走卒，伍伯之类也。续汉志曰：“伍伯，公八人，中二千石六人，千石、六百石皆四人，自* *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。黄绶。武官伍伯，文官辟车。铃下、侍阁、门兰、部

署、街*[里]*走卒，皆有程品，多少随所典领，率皆赤帻缝。
“即今行鞭杖者也。此言钱者，令其出资钱，不役其身也。”

先是宁阳主簿诣阙，诉其县令之枉，积六七岁不省。主簿乃上书曰：“臣为陛下子，陛下为臣父。臣章百上，终不见省，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？”帝大怒，持章示尚书，尚书遂劾以大逆。诩驳之曰：“主簿所讼，乃君父之怨；百上不达，是有司之过。愚戇之人，不足多诛。”帝纳诩言，笞之而已。诩因谓诸尚书曰：“小人有怨，不远千里，断发刻肌，诣阙告诉，而不为理，岂臣下之义？君与浊长吏何亲，而与怨人何仇乎？”闻者皆鼻。诩又上言：“台郎显职，仕之通阶。今或一郡七八，或一州无人。宜令均平，以厌天下之望。”及诸奏议，多见从用。

注 宁阳，县，属东平国，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南也。

诩好刺举，无所回容，数以此忤权威，遂九见谴考，三遭刑罚，而刚正之性，终老不屈。永和初，迁尚书令，以公事去官。朝廷思其忠，复征之，会卒。

临终，谓其子恭曰：“吾事君直道，行己无愧，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，其中何能不有冤者。自此二十余年，家门不增一口，斯获罪于天也。”

注 回，曲也。

恭有俊才，官至上党太守。

傅燮字南容，北地灵州人也。本字幼起，慕南容三复白

珪，乃易字焉。

身长八尺，有威容。少师事太尉刘宽。再举孝廉。闻所举郡将丧，乃弃官行服。

后为护军司马，与左中郎*[将]*皇甫嵩俱讨贼张角。

注 灵州，县也。

注 家语子贡对卫文子曰：“一日三复白珪之玷，是南宫绌之行也。”王肃注云：“玷，缺也。诗云：‘白珪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’一日三复，慎之至也。”

鬻素疾中官，既行，因上疏曰：“臣闻天下之祸，不由于外，皆兴于内。是故虞舜升朝，先除四凶，然后用十六相。明恶人不去，则善人无由进也。今张角起于赵、魏，黄巾乱于六州。此皆衅发萧墙，而祸延四海者也。臣受戎任，奉辞伐罪，始到颍川，战无不克。黄巾虽盛，不足为庙堂忧也。臣之所惧，在于治水不自其源，末流弥增其广耳。陛下仁德宽容，多所不忍，故阉竖弄权，忠臣不进。诚使张角梟夷，黄巾变服，臣之所忧，甫益深耳。何者？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，亦犹冰炭不可同器。彼知正人之功显，而危亡之兆见，皆将巧辞饰说，共长虚伪。夫孝子疑于屡至，市虎成于三夫。若不详察真伪，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。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，速行谗佞放殛之诛，则善人思进，奸凶自息。臣闻忠臣之事君，犹孝子之事父也。子之事父，焉得不尽其情？使臣身备鈇钺之戮，陛下少用其言，国之福也。”书奏，宦者赵忠见而忿恶。及破张角，鬻功多当封，忠诉譖之，灵帝犹识鬻言，得不加罪，竟亦不封，以为安定都尉。以疾免。

注 左传曰，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苍舒、隤繆、捣戴、大临、虢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，谓之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谓之八元也。

注 皇甫嵩传曰：“连结郡国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杨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莫不毕应。”此云“六州”，盖初起时也。

注 甫，始也。

注 韩子曰“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同时而至”也。

注 甘茂对秦武王曰：“昔曾参之居费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曰‘曾参杀人’，其母织自若也。又告之，其母自若也。又告之，其母投杼下机，踰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之信也，三人疑之，其母惧焉。”见史记也。

注 解见马援传。

注 白起与应侯有隙，构之秦昭王，免起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，使赐自裁。见史记。案杜邮，今咸阳城是其地。酈元注水经云渭水北有杜邮亭也。

注 殛音纪力反。殛亦诛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夔军斩贼三帅卜巳、张伯、梁仲宁等，功高为封首。”

注 识，记也，音志。

后拜议郎。会西羌反，边章、韩遂作乱陇右，征发天下，役赋无已。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。诏会公卿百官，烈坚执先议。夔厉言曰：“斩司徒，天下乃安。”

尚书郎杨赞奏夔廷辱大臣。帝以问夔。夔对曰：“昔冒顿至逆也，樊哙为上将，愿得十万觔横行匈奴中，愤激思奋，未

失人臣之节，顾计当从与不耳，季布犹曰‘唵可斩也’。今凉州天下要膻，国家藩卫。高祖初兴，使酈商别定陇右；

世宗拓境，列置四郡，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。

今牧御失和，使一州叛逆，海内为之骚动，陛下卧不安寝。烈为宰相，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，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，臣窃惑之。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，士劲甲坚，因以为乱，此天下之至虑，社稷之深忧也。若烈不知之，是极蔽也；知而故言，是不忠也。”帝从夔议。由是朝廷重其方格，每公卿有缺，为夔议所归。

注 冒顿，匈奴单于名也。前书曰，季布为中郎将，单于为书嫚吕太后，吕太后怒，召诸将议之。将军樊唵曰：“愿得十万觶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太后，以唵言为然。布曰：“樊唵可斩也！夫以高帝兵三十万困于平城，唵时亦在其中。今柰何以十万觶横行匈奴中！”

注 前书，汉王赐酈商爵信成君，以将军为陇西都尉，别定北地。

注 前书，武帝分武威、酒泉，置张掖、敦煌，谓之四郡。刘歆等议曰：“孝武帝北攘匈奴，降昆邪十万之觶，置五属国，起朔方，以夺其肥饶之地。东伐朝鲜，起玄菟、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*[三十]*六国，结乌孙，起敦煌、酒泉、张掖，以*(高)**[鬲]*婞羌，裂匈奴之右臂。”婞音而遮反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衽，衣衿也。”

注 方，正也。格犹标准也。

顷之，赵忠为车骑将军，诏忠论讨黄巾之功，执金吾甄举

等谓忠曰：“傅南容前在东军，有功不侯，故天下失望。今将军亲当重任，宜进贤理屈，以副觭心。”

忠纳其言，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。延谓燮曰：“南容少荅我常侍，万户侯不足得也。”燮正色拒之曰：“遇与不遇，命也；有功不论，时也。傅燮岂求私赏哉！”忠愈怀恨，然惮其名，不敢害。权贵亦多疾之，是以不得留，出为汉阳太守。

注 一作“封”。

初，郡将范津明知人，举燮孝廉。及津为汉阳，与燮交代，合符而去，乡邦荣之。津字文渊，南阳人。燮善恤人，叛羌怀其恩化，并来降附，乃广开屯田，列置四十余营。

时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，球为通奸利，士人怨之。中平四年，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、韩遂等。燮知鄙失觭，必败，谏曰：“使君统政日浅，人未知教。孔子曰：‘不教人战，是谓弃之。’今率不习之人，越大陇之阻，将十举十危，而贼闻大军将至，必万人一心。边兵多勇，其锋难当，而新合之觭，上下未和，万一内变，虽悔无及。不若息军养德，明赏必罚。贼得宽挺，必谓我怯，髡恶争鬻，其离可必。然后率已教之人，讨已离之贼，其功可坐而待也。”

今不为万全之福，而就必危之祸，窃为使君不取。”鄙不从。行至狄道，果有反者，先杀程球，次害鄙，贼遂进围汉阳。城中兵少彻尽，燮犹固守。

注 汉官曰，司隶功曹从事，即持中也。

注 挺，解也。

时北*[地]*胡骑数千随贼攻郡，皆夙怀燮恩，共于城外叩头，求送燮归乡里。

子干年十三，从在官舍。知燮性刚，有高义，恐不能屈志以免，进谏曰：“国家昏乱，遂令大人不容于朝。今天下已叛，而兵不足自守，乡里羌胡先被恩德，欲令弃郡而归，愿必许之。徐至乡里，率厉义徒，见有道而辅之，以济天下。”言未终，燮慨然而叹，呼干小字曰：“别成，汝知吾必死邪？盖‘圣达节，次守节’。且殷纣之暴，伯夷不食周粟而死，仲尼称其贤。今朝廷不甚殷纣，吾德亦岂绝伯夷？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，食禄又欲避其难乎？吾行何之，必死于此。汝有才智，勉之勉之。主簿杨会，吾之程婴也。”干哽咽不能复言，左右皆泣下。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：“成败之事，已可知矣。先起，上有霸王之业，下成伊吕之勋。天下非复汉有，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师乎？”燮案剑叱衍曰：“若剖符之臣，反为贼说邪！”遂麾左右进兵，临阵战歿。谥曰壮节侯。

注 燮，北地人，故云乡里也。

注 干集曰：“干字彦林。”

注 左传曰，曹公子臧曰：“前志有之，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。”

注 史记曰，伯夷，孤竹君之子也。武王载文王木主伐纣。殷既平，伯夷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遂饿死。论语曰，子贡问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孔子曰：

“古之贤人也。”

注 孟子曰：“养吾浩然之气。”赵岐注曰：“浩然，天气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，子路曰“食焉不避其难”也。

注 程婴，解见冯衍传也。

注 师即君也。尚书曰“作之君，作之师”也。

干知名，位至扶风太守。

盖勋字符固，敦煌广至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初举孝廉，为汉阳长史。

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，恣行贪横，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。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，欲杀正和以免其负，乃访之于勋。勋素与正和有仇，或劝勋可因此报隙。勋曰：“不可。谋事杀良，非忠也；乘人之危，非仁也。”乃谏鹄曰：“夫继食鹰鸢欲其鸷，鸷而亨之，将何用哉？”鹄从其言。正和喜于得免，而诣勋求谢。勋不见，曰：“吾为梁使君谋，不为苏正和也。”“怨之如初。”

注 广至，县名，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，今谓之县泉堡是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曾祖父进，汉阳太守。祖父彪，大司农。”“谢承书曰：“父字思齐，官至安定属国都尉。”

注 继，系也。广雅曰：“鸷，执也。”苍颉解诂曰：“鸷，鸱也。”食音嗣。

注 续汉书，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故武威太守酒泉黄隽被征，失期。梁鹄欲奏诛隽，勋为言得免。隽以黄金二十斤谢勋，勋谓隽曰：“吾以子罪在八议，故为子言。吾岂卖评哉！”“终辞不受。”

中平元年，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，刺史左昌因军兴

断盗数千万。 勋固谏，昌怒，乃使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，欲因军事罪之，而勋数有战功。

边章等遂攻金城，杀郡守陈懿，勋劝昌救之，不从。边章等进围昌于冀，昌惧而召勋。勋初与从事辛曾、孔常俱屯阿阳，及昌檄到，曾等疑不肯赴。勋怒曰：

“昔庄贾后期，穰苴奋剑。今之从事，岂重于古之监军哉！”曾等惧而从之。勋即率兵救昌。到，乃诮让章等，责以背叛之罪。皆曰：“左使君若早从君言，以兵临我，庶可自改。今罪已重，不得降也。”乃解围而去。昌坐断盗征，以扶风宋泉代之。泉患多寇叛，谓勋曰：“凉州寡于学术，故屡致反暴。今欲多写孝经，令家家习之，庶或使人知义。”勋谏曰：“昔太公封齐，崔杼杀君；

伯禽侯鲁，庆父篡位。此二国岂乏学者？今不急静难之术，遽为非常之事，既足结怨一州，又当取笑朝廷，勋不知其可也。”泉不从，遂奏行之。果被诏书诘责，坐以虚慢征。时叛羌围护羌校尉夏育于畜官，勋与州郡合兵救育，至狐盘，为羌所破。勋收余觶百余人，为鱼丽之陈。羌精骑夹攻之急，士卒多死。勋被三创，坚不动，乃指木表曰：“必尸我于此。”句就种羌滇吾素为勋所厚，乃以兵扞觶曰：“盖长史贤人，汝曹杀之者为负天。”勋仰骂曰：“死反虏，汝何知？促来杀我！”觶相视而惊。滇吾下马与勋，勋不肯上，遂为贼所执。羌戎服其义勇，不敢加害，送还汉阳。后刺史杨雍即表勋领汉阳太守。时人饥，相渔食，勋调谷禀之，先出家粮以率觶，存活者千余人。

注 断谓割截。

注 阿阳，县，属天水郡。

注 齐景公时，燕、晋侵齐，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，扞之，仍令宠臣庄贾监军。与穰苴期旦日会，贾素骄贵，夕时至，穰苴召军正问曰：“军法期而后者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当斩。”遂斩贾以徇三军。

注 续汉书“泉”字作“泉”也。

注 崔杼，齐大夫。齐庄公先通其妻，杼杀之。庆父，鲁庄公弟。庄公子开立，是为愍公，庆父袭杀愍公。并见史记。

注 前书尹翁归传曰：“有论罪输掌畜官。”音义曰：“右扶风畜牧所在，有苑师之属，故曰畜官。畜音许救反。”

注 丽音离。左传曰：“王以诸侯伐郑，郑原繁、高渠弥奉公为鱼丽之陈，先偏后伍，伍承弥缝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此鱼丽陈法也。”

注 表，标也。

注 句就，羌别种也。句音古侯反。

注 调犹发也。

后去官，征拜讨虏校尉。灵帝召见，问：“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？”勋曰：“幸臣子弟扰之。”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，帝顾问硕，硕惧，不知所对，而以此恨勋。

帝又谓勋曰：“吾已陈师于平乐观，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，何如？”勋曰：

“臣闻‘先王耀德不观兵。’今寇在远而设近陈，不足昭果毅，祇黩武耳。”

帝曰：“善。恨见君晚，髡臣初无是言也。”

注 中藏谓内藏也。

注 国语曰：“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‘不可。

先王耀德不观兵。’”韦昭注曰：“耀，明也。观，示也。”

注 左传曰“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武，杀敌为果，致果曰毅”也。

勋时与宗正刘虞、佐军校尉袁绍同典禁兵。勋谓虞、绍曰：“吾仍见上，上甚聪明，但拥蔽于左右耳。若共并力诛嬖幸，然后征拔英俊，以兴汉室，功遂身退，岂不快乎！”虞、绍亦素有谋，因相连结，未及发，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。帝方欲延接勋，而蹇硕等心惮之，并劝从温奏，遂拜京兆尹。

时长安令杨党，父为中常侍，恃势贪放，勋案得其臧千余万。贵戚咸为之请，勋不听，具以事闻，并连党父，有诏穷案，威震京师。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，幸于皇太子，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，勋不肯用。或曰：“皇太子副主，望其所爱，硕帝之宠臣，而子违之，所谓三怨成府者也。”勋曰：“选贤所以报国也。非贤不举，死亦何悔！”勋虽在外，每军国密事，帝常手诏问之。数加赏赐，甚见亲信，在朝臣右。

注 府，聚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是时，汉阳叛人王国，觶十余万，攻陈仓，三辅震动。勋领郡兵五千人，自请满万人，因表用处士扶风* [士]*孙瑞为鹰鹞都尉，桂阳魏杰为破敌都尉，京兆杜楷为威虏都尉，弘农杨儒为鸟击都尉，长陵第五种为清寇都尉。凡五都尉，皆素有名，悉领属勋。每有密事，灵帝手诏问之。”

及帝崩，董卓废少帝，杀何太后，勋与书曰：“昔伊尹、霍光权以立功，犹可寒心，足下小丑，何以终此？贺者在门，吊者在庐，可不慎哉！”卓得书，意甚惮之。征为议郎。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，勋密相要结，将以讨卓。会嵩

亦被征，勋以觴弱不能独立，遂并还京师。自公卿以下，莫不卑下于卓，唯勋长揖争礼，见者皆为失色。卓问司徒王允曰：“欲得快司隶校尉，谁可作者？”允曰：“唯有盖京兆耳。”卓曰：“此人明智有余，然不可假以雄职。”

乃以为越骑校尉。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，复出为颍川太守。未及至郡，征还京师。时河南尹朱铄为卓陈军事。卓折铄曰：“我百战百胜，决之于心，卿勿妄说，且污我刀。”勋曰：“昔武丁之明，犹求箴谏，况如卿者，而欲杜人之口乎？”

卓曰：“戏之耳。”勋曰：“不闻怒言可以为戏？”卓乃谢铄。勋虽强直不屈，而内厌于卓，不得意，疽发背卒，时年五十一。遗令勿受卓赙赠。卓欲外示宽容，表赐东园秘器赠襚，送之如礼。葬于安陵。

注 孙卿子曰“庆者在堂，吊者在间，福与祸邻，莫知其门”也。

注 武丁，殷王高宗也。谓傅说曰：“启乃心，沃朕心。”说复于王曰：“惟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”见尚书。

子顺，官至永阳太守。

臧洪字子源，广陵射阳人也。父昱，有干事才。熹平元年，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，自称“大将军”，立其父生为越王，攻破城邑，觴以万数。

拜昱扬州刺史。昱率丹*(扬)**[阳]*太守陈夤击昭，破之。昭遂复更屯结，大为人患。昱等进兵，连战三年，破平之，获昭父子，斩首数千级。迁昱为使匈奴中郎将。

注 射阳故城在今楚州安宜县东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旻达于从政，为汉良吏，迁匈奴中郎将。还京师，太尉袁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，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国，后分为五十五，稍散至百余国。大小，道里近远，人数多少，风俗燥湿，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，口陈其状，手画地形。逢奇其才，叹息言：‘虽班固作西域传，何以加此乎？’”注 句章县故城在今越州鄞县西。十三州志云：“句践之地，南至句无，其后并吴，因大城句，章伯功以示子孙，故曰句章。”

洪年十五，以父功拜童子郎，知名太学。洪体貌魁梧，有异姿。举孝廉，补即丘长。

注 汉法，孝廉试经者拜为郎。洪以年幼才俊，故拜童子郎也。续汉书曰“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，使公卿子弟为诸生，有志操者加其俸禄。及汝南谢廉、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，各能通经，雄并奏拜童子郎。于是负书来学，云集京师”也。

注 魁梧，壮大之貌也。梧音吾。

注 即丘，县，属琅邪国，故城在今沂州临沂县东南，即春秋之祝丘也。

中平末，弃官还家，太守张超请为功曹。时董卓*(杀)**[弑]*帝，图危社稷。

洪说超曰：“明府历世受恩，兄弟并据大郡。今王室将危，贼臣虎视，此诚义士嗟命之秋也。今郡境尚全，吏人殷富，若动桴鼓，可得二万人。以此诛除国贼，为天下唱义，不亦宜乎！”超然其言，与洪西至陈留，见兄邈计事。邈先谓超曰：“闻弟为郡，委攻臧洪，洪者何如人？”超曰：“臧洪海内奇

士，才略智数不比于超矣。”邈即引洪与语，大异之。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胄，遂皆相善。邈既先有谋约，会超至，定议，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。设坛场，将盟，既而更相辞让，莫敢先登，咸共推洪。洪乃摄衣升坛，操血而盟曰：“汉室不幸，皇纲失统，贼臣董卓，乘衅纵害，祸加至尊，毒流百姓。大惧沦丧社稷，翦覆四海。兖州刺史岱、豫州刺史胄、陈留太守邈、东郡太守瑁、广陵太守超等，纠合义兵，并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一力，以致臣节，陨首丧元，必无二志。

有渝此盟，俾坠其命，无克遗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灵，实皆鉴之。”洪辞气慷慨，闻其言者，无不激扬。自是之后，诸军各怀弭疑，莫适先进，遂使粮储单竭，兵觝乖散。

注 谓超为广陵，兄邈为陈留也。

注 岱字公山。

注 胄字公绪。

注 桥瑁也。

注 纠，收也。

注 左传曰，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廷，要言曰“皆錡王室，无相害也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，俾坠其师，无克祚国”也。

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虞有隙，超乃遣洪诣虞，共谋其难。行至河闲而值幽冀交兵，行涂阻绝，因寓于袁绍。绍见洪，甚奇之，与结友好，以洪领青州刺史。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，能清谈。时黄巾鬪盗处处蹻起，而青部殷实，军革尚觥。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，未及得行，而贼已屠城邑。和不理戎警，但坐列巫史，禱禱鬪神。又恐贼乘冻而过，命多作陷冰

丸，以投于河。觶遂溃散，和亦病卒。洪收抚离叛，百姓复安。

注 巫，女巫也。史，祝史也。禳谓营赞用币，以*(穰)*
*[禳]*风雨霜雪水旱厉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。禱谓告事求福也。

在事二年，袁绍惮其能，徙为东郡太守，都东武阳。时曹操围张超于雍丘，甚危急。超谓军吏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唯有臧洪必来救我。”或曰：“袁曹方穆，而洪为绍所用，恐不能败好远来，违福取祸。”超曰：“子源天下义士，终非背本者也，或见制强力，不相及耳。”洪始闻超围，及徒跣号泣，并勒所领，将赴其难。自以觶弱，从绍请兵，而绍竟不听之，超城遂陷，张氏族灭。洪由是怨绍，绝不与通。绍兴兵围之，历年不下，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，示其祸福，责以恩义。洪荅曰：

注 献帝春秋曰“绍使琳为书八条，责以恩义，告喻使降”也。

隔阔相思，发于寤寐。相去步武，而趋舍异规，其为怆恨，胡可胜言！前日不遗，比辱雅况，述叙祸福，公私切至。以子之才，穷该典籍，岂将闇于大道，不达余趣哉？是以损弃翰墨，一无所酬，亦冀遥忖褊心，粗识鄙性。

重获来命，援引纷纭，虽欲无对，而义笃其言。

注 尔雅曰：“武，结也。”

注 比，频也。

仆小人也，本乏志用，中因行役，特蒙倾盖，恩深分厚，

遂窃大州，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？每登城临兵，观主人之旗鼓，瞻望帐幄，感故友之周旋，抚弦搦矢，不觉涕流之覆面也。何者？自以辅佐主人，无以为悔；主人相接，过绝等伦。受任之初，志同大事，埽清寇逆，共尊王室。岂悟本州被侵，郡将遭厄，请师见拒，辞行被拘，使洪故君，遂至沦灭。区区微节，无所获申，岂得复全交友之道，重亏忠孝之名乎？所以忍悲挥戈，收泪告绝。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，来者侧席，去者克己，则仆抗季札之志，不为今日之战矣。

注 家语，孔子之郟，与程子相遇于涂，倾盖而语也。

注 洪常寓于绍，故谓之主人也。

注 搦，捉也，音女卓反。

注 来者侧席而待之，去者克己自责，不责人也。

注 吴王余昧卒，欲授弟季札，季札逃去。见史记也。

昔张景明登坛唾血，奉辞奔走，卒使韩牧让印，主人得地。后但以拜章朝主，赐爵获传之故，不蒙观过之贷，而受夷灭之祸。吕奉先讨卓来奔，请兵不获，告去何罪，复见斫刺。刘子璜奉使踰时，辞不获命，畏君怀亲，以诈求归，可谓有志忠孝，无损霸道，亦复僵尸麾下，不蒙亏除。慕进者蒙荣，违意者被戮，此乃主人之利，非游士之愿也。是以鉴戒前人，守死穷城，亦以君子之违，不适敌国故也。

注 英雄记云，袁绍使张景明、郭公则、高元才等说韩馥，使让冀州与绍。

然则馥之让位，景明亦有其功。其余未详也。

注 魏志吕布传曰：“布破张燕军而求益兵，觭将士钞掠，

绍患忌之。布觉其意，从绍求去。”英雄记：“布求还洛，绍假布领司隶校尉，外言当遣，内欲杀布。明日当发，绍遣甲士三十人，辞以送布，止于帐侧。布伪使人于帐中鼓箏，绍兵卧，无何，出帐去而兵不觉。夜半兵起，乱斫布默被，谓已死。明旦，绍讯问，知布尚在，乃闭城门，布遂引去。”

注 左传云，公山不狃曰：“君子违不适讎国。”杜预注云：“违，奔亡也。”

足下当见久围不解，救兵未至，感婚姻之义，推平生之好，以为屈节而苟生，胜守义而倾覆也。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，南史不曲笔以求存，故身传图象，名垂后世。况仆据金城之固，驱士人之力，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，匡困补乏，以悦天下，何图筑室反耕哉？但惧秋风扬尘，伯珪马首南向，张扬、飞燕旅力作难，北鄙将告倒悬之急，股肱奏乞归之记耳。主人当鉴戒曹辈，反旌退师，何宜久辱盛怒，暴威于吾城之下哉！

注 崔杼杀齐庄公，欲劫晏子与盟，以戟拘其颈，承其心。晏子曰：“劫吾以刃而失其意，非勇也。”崔杼遂释之。事见晏子。左传曰“太史书曰‘崔杼弑其君’，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闻既书矣，乃还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楚子围宋，筑室反耕。”杜预注曰：“筑室于宋，反兵耕田，示无还意也。”

注 伯珪，公孙瓒字。

注 魏志曰，张扬字稚叔，云中人也，以武勇给并州为从事。何进令于本州募兵，得千余人，因留上党击山贼。进败，

扬遂以所将兵攻上党，仍略诸县，觭至数千，又与袁绍合。张燕，常山人，本姓褚。黄巾起，燕合聚少年为髡盗，觭万人。博陵张牛角*(立)**[之]*起，觭次瘦陶，牛角为飞矢所中，且死，告其觭曰：“必以燕为帅。”角死，觭奉燕，故改姓张。燕僥悍，捷速过人，军中号为“飞燕”。觭至百万，号曰“黑山”。后助公孙瓒与绍争冀州也。

注 股肱犹手足也。言北边有仓卒之急，股肱之臣将告归自救耳。

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，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？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，光武创基兆于绿林，卒能龙飞受命，中兴帝业。苟可辅主兴化，夫何嫌哉！况仆亲奉玺书，与之从事！

注 前书，彭越将其觭居钜野中，无所属，汉王乃使人赐越将军印，使下济阴以击楚也。

行矣孔璋！足下徼利于境外，臧洪投命于君亲；吾子托身于盟主，臧洪策名于长安。子谓余身死而名灭，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。本同末离，努力努力，夫复何言！

注 盟主谓袁绍也。

绍见洪书，知无降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彻尽，外无援救，洪自度不免，呼吏士谓曰：“袁绍无道，所图不轨，且不救洪郡将，洪于大义，不得不死。念诸君无事，空与此祸，可先城未破，将妻子出。”将吏皆垂泣曰：“明府之于袁氏，本无怨隙，今为郡将之故，自致危困，吏人何忍当舍明府去也？”

初尚掘鼠，煮筋角，后无所复食，主簿启内厨米三斗，请稍为饘粥，洪曰：“何能独甘此邪？”使为薄糜，管班士饘。又杀其爱妾，以食兵将。兵将咸流涕，无能仰视。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，莫有离叛。

注 与音预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饘，糜也。”音之延反。

城陷，生执洪。绍盛帷幔，大会诸将见洪。谓曰：“臧洪何相负若是！今日服未？”

洪据地瞋目曰：“诸袁事汉，四世五公，可谓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无扶翼之意，而欲因际会，觖望非冀，多杀忠良，以立奸威。洪亲见将军呼张陈留为兄，则洪府君亦宜为弟，而不能同心戮力，为国除害，坐拥兵饘，观人屠灭。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，何谓服乎？”绍本爱洪，意欲屈服赦之，见其辞切，知终不为用，乃命杀焉。

注 前汉音义曰：“觖犹冀也。”觖音羌恚反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事君犹事父也，父受诛，子复讎，推刃之道。”

洪邑人陈容，少为诸生，亲慕于洪，随为东郡丞。先城未败，洪使归绍。时容在坐，见洪当死，起谓绍曰：“将军举大事，欲为天下除暴，而专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？臧洪发举为郡将，柰何杀之！”绍鼻，使人牵出，谓曰：“汝非臧洪畴，空复尔为？”容顾曰：“夫仁义岂有常所，蹈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，不与将军同日生也。”遂复见杀。

在绍坐者，无不叹息，窃相谓曰：“如何一日戮二烈士！”

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，求救于吕布。比还，城已陷，皆赴敌死。

论曰：雍丘之围，臧洪之感愤壮矣！想其行跣且号，束甲请举，诚足怜也。夫英雄之所趣舍，其与守义之心异乎？若乃缔谋连衡，怀诈筭以相尚者，盖惟利絜所在而已。况偏城既危，曹袁方穆，洪徒指外敌之衡，以纾倒县之会。忿悁之师，兵家所忌。可谓怀哭秦之节，存荆则未闻也。

注 前书魏相上书曰：“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。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胜愤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。”

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恃国家之大，矜其人觴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此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

注 吴破楚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立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，七日秦师乃出，以车五百乘救楚，败吴兵于稷。事见左传及史记。言臧洪徒守节致死，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。

赞曰：先零扰疆，邓、崔弃凉。诩、燮令图，再全金方。盖勋抗董，终然允刚。

洪怀偏节，力屈志扬。

后汉书卷五十九

张衡列传 第四十九

张衡字平子，南阳西鄂人也。世为着姓。祖父堪，蜀郡太守。衡少善属文，游于三辅，因入京师，观太学，遂通五经，贯六艺。虽才高于世，而无骄尚之情。常从容淡静，不好交接俗人。永元中，举孝廉不行，连辟公府不就。时天下承平日久，自王侯以下，莫不踰侈。衡乃拟班固两都，作二京赋，因以讽谏。

精思傅会，十年乃成。文多故不载。大将军邓骘奇其才，累召不应。

注 西鄂，县，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，有平子墓及碑在焉，崔瑗之文也。

衡善机巧，尤致思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。常耽好玄经，谓崔瑗曰：“吾观太玄，方知子云妙极道数，乃与五经相拟，非徒传记之属，使人难论阴阳之事，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。

复二百岁，殆将终乎？所以作者之数，必显一世，常然之符也。汉四百年，玄其兴矣。”安帝雅闻衡善术学，公车特征拜郎中，再迁为太史令。遂乃研核阴阳，妙尽璇机之正，作浑天仪，着灵宪、算罔论，言甚详明。

注 桓谭新论曰：“扬雄作玄书，以为玄者，天也，道也。言圣贤制法作事，皆引天道以为本统，而因附续万类、王政、人事、法度，故宓羲氏谓之易，老子谓之道，孔子谓之元，而扬雄谓之玄。玄经三篇，以纪天地人之道，立三体有上中下，如禹贡之陈三品。三三而九，因以九九八十一，故为八十一卦。以四为数，数从一至四，重累变易，竟八十一而篇，不可损益。以三十*(五)** *蓍揲之。玄经五千余言，而传十二篇也。”

注 子云当哀帝时着太玄经，自汉初至哀帝，二百岁也。

注 自中兴至献帝，一百八十九年也。

注 自此已上，并衡与崔瑗书之文也。

注 汉官仪“太史令属太常，秩六百石”也。

注 汉名臣奏曰，蔡邕曰：“言天体者有三家：一曰周髀，二曰宣夜，三曰浑天。宣夜之学绝，无师法。周髀术数具存，考验天状，多所违失，故史官不用。”

唯浑天者，近得其情，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，则其法也。“灵宪序曰：“昔在先王，将步天路，用定灵轨。寻绪本元，先准之于浑体，是为正仪，故灵宪作兴。”

衡集无筭罔论，盖网络天地而筭之，因名焉。

顺帝初，再转，复为太史令。衡不慕当世，所居之官，辄积年不徙。自去史职，五载复还，乃设客问，作应闲以见其志云：

注 闲，非也。衡集云：“观者，观余去史官五载而复还，非进取之势也。唯衡内识利钝，操心不改。或不我知者，以为矢志矣。用为闲余。余应之以时有遇否，性命难求，因兹以露余诚焉，名之应闲屋。”

有闲余者曰：盖闻前哲首务，务于下学上达，佐国理民，有云为也。朝有所闻，则夕行之。立功立事，式昭德音。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，而民处唐虞，彼岂虚言而已哉，必旌厥素尔。咎单、巫咸，寔守王家，申伯、樊仲，实干周邦，服袞而朝，介圭作瑞。厥迹不朽，垂烈后昆，不亦丕欤！

且学非以要利，而富贵萃之。贵以行令，富以施惠，惠施令行，故易称以“大业”。质以文美，实由华兴，器赖雕饰为好，人以舆服为荣。吾子性德体道，笃信安仁，约己博艺，无坚不钻，以思世路，斯何远矣！曩滞日官。今又原之。虽老氏曲全，进道若退，然行亦以需。必也学非所用，术有所仰，故临川将济，而舟璫不存焉。徒经思天衢，内昭独智，固合理民之式也？

故尝见谤于鄙儒。深厉浅揭，随时为义，曾何贪于支离，而习其孤技邪？

参 轮可使自转，木雕犹能独飞，已垂翅而还故栖，盍亦调其机而铄诸？昔有文王，自求多福。人生在勤，不索何获。曷若卑体屈己，美言以相克？鸣于乔木，乃金声而玉振之。用后勋，雪前吝，婞很不柔，以意谁靳也。

注 论语曰，孔子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注云：“下学人事，上知天命也。”

注 尚书曰：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。”逸诗曰：“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”

式，用也。昭，明也。

注 尚书伊尹曰：“予弗克俾厥后，惟尧舜其心，愧耻若挹于市。”旌，明也。

素犹志也。

注 咎单、巫咸，并殷贤臣也。尚书曰：“咎单作明居。”又曰“巫咸保乂王家”也。

注 申伯，申国之伯也；樊仲，仲山甫也，为樊侯：并周宣王之卿士。诗大雅曰：“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。”注：“翰，干也。服袞谓申伯为顷宰，服袞冕之服也。”又曰：“锡尔介圭，以作尔宝。”注云“宝，瑞也。圭长尺二寸谓之介”也。

注 易系词曰“盛德大业，至矣哉！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”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笃信好学。”又曰：“仁者安仁。”又曰：“钻之弥坚。”“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

注 日官，史官也。左传曰：“天子有日官。”尔雅曰：“原，再也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曲则全，枉则*(正)**[直]*。”又曰：“夷道若类，进道若退。”

易杂卦曰：“需，不进也。”

注 天衢，天道也。言徒锐思作灵宪、浑天仪等也。

注 揭，褰衣也，音丘例反。诗邶风曰：“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尔雅曰：“由带以上为厉，由膝以下为揭。”言遭时制宜，遇深水则厉，浅则揭也。易随卦：

“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庄子曰：“朱泚曼学屠龙于支离益，单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而无所用。”技音渠绮反。责衡何独妙思于机巧者也。

注 音三。

注 垂翅故栖，谓再为史官也。盍，何不也。铍，利也。诸，之也。闲者言衡作三轮木雕，尚能飞转，已乃垂翅故栖，何不调其机关使利而高飞邪？傅子曰“张衡能令三轮独转”也。

注 诗大雅文王篇曰“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人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又曰：“不索何获，吾欲求之。”

注 克，胜也。衡集作“美言以市”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，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喻求仕迁于高位，振扬德音，如金玉之声。孟子曰：“金声而玉振*[之]*。”

注 吝，耻也。左传曰：“宋公靳之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戏而相愧曰靳。”

应之曰：是何观同而见异也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，而患德之不崇；不耻禄之不伙，而耻智之不博。是故艺可学，而行可力也。天爵高悬，得之在命，

或不速而自怀，或羨旃而不臻，求之无益，故智者面而不思。跼身以徼幸，固贪夫之所为，未得而豫丧也。枉尺直寻，议者讥之，盈欲亏志，孰云非羞？于心有猜，则簋飧饌舖犹不屑餐，旌瞽以之。意之无疑，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，孟轲以之。士或解短褐而袭黼黻，或委垂筑而据文轩者，度德拜爵，量绩受禄也。输力致庸，受必有阶。

注 方言曰：“凡物盛而多，齐宋之郊谓之伙。”音和果反。

注 孟子曰：“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”案：

此谓天子高县爵位，得者在命也。

注 速，召也。怀，来也。旃，之也。

注 面，俏也。

注 阽，危也。

注 孟子陈代问孟子曰：“枉尺而直寻，若可为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昔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到，将杀之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如不待招而往，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寻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则枉寻直尺而利，亦可为欤？”赵岐注云：“志士，守义者也。君子固穷，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，如何君子不*(得)**[待]*其招而妄见也。尺小寻大，不可枉大就小，而以要利也。”

注 猜，嫌也。簋，食器也。飧音孙。诗云：“有蒙簋飧。”馐音仕卷反，舖音补故反，并谓食也。屑犹介也。以，用也。爰旌瞽，饿人也。一作“爰精目”。

列子曰：“东方有人焉，曰爰旌目，将有适也，而饿于道。狐丘父之盗曰丘，见而下壶飧以舖之。爰旌目三舖而后能视，曰：‘子何为者？’*(也)**[曰]*：‘我狐父之人丘也。’爰旌目曰：‘嘻，汝非盗邪？吾义不食子之食也。’两手据地而欧之，不出，喀喀而死。”

注 孟子：“陈臻问曰：‘前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受之非也？’孟子曰：‘皆是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远行，远行者必以赆，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，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

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’”赵岐注云：“兼金，好金也。价兼倍于恶者，故曰兼金。一百，百镒也。二十两为镒。赆，送行者赠贿之礼也。在齐时无事，于义未有所处也。义无所处而馈之，是以货贿*(所)*取我，欲使我怀惠也。”

注 解短褐谓宁戚也。委黍筑谓传说也。短音常主反。方言曰“自关而西，谓襜褕短者谓之短”也。

注 “受”或作“爰”。

浑元初基，灵轨未纪，吉凶纷错，人用臃朦。黄帝为斯深惨。有风后者，是焉亮之，察三辰于上，迹祸福乎下，经纬历数，然后天步有常，则风后之为也。

当少昊清阳之末，实或乱德，人神杂扰，不可方物，重黎又相颡顛而申理之，日月即次，则重黎之为也。人各有能，因甄授任，鸟师别名，四叔三正，官无二业，事不并济。昼长则宵短，日南则景北。天且不堪兼，况以人该之。夫玄龙，迎夏则陵云而奋鳞，乐时也；涉冬则渥泥而潜蟠，避害也。

公旦道行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，惧教诲之不从，有人*[-之]*不理。

仲尼不遇，故论六经以俟来辟，耻一物之不知，有事之无范。所考不齐，如何可一？

注 臃朦言未晤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黄帝迎日推策，举风后、力牧以理人，顺天地之纪，幽明之占。”

又曰：“旁罗日月星辰。”春秋内事曰：“黄帝师于风后，风后善于伏羲氏之道，故推演阴阳之事。”蓺文志阴阳流有风后十三篇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少昊字清阳。”国语楚观射父曰：“少鯀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人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颡顛承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人。”重，少昊氏之子。黎，颡顛氏之子。

注 左传郑子曰：“少鯀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历正也，玄鸟氏司分也，伯赵氏司至也，青鸟氏司启也，丹鸟氏司闭也。”又晋蔡墨曰：“少鯀氏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该，曰修，曰熙，实能金木及水，使重为句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。”

四叔分主三正，言其不兼业也。

注 夏至日北极而影短，昼六十刻，夜四十刻。冬至日南极而影长，夜六十刻，昼四十刻也。易通卦验曰：“冬至，晷长丈三尺。夏至，晷长尺五寸。”谓立八尺表之阴也。

注 该，备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小能巨，能短能长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入川。”言出入有时也。贾逵注国语曰：“涸，乱也。”涸音骨。

注 尹，正也。道行言道得申也。流俗本作“行道”者，非也。

注 辟，君也。公羊传曰，孔子制春秋，以俟后圣也。

注 衡集“考”字作“丁”。丁，当也。

夫战国交争，戎车竞驱，君若缀旒，人无所丽。 烛武县
缒而秦伯退师，

鲁连系箭而聊城弛柝。 从往则合，横来则离，安危无常，
要在说夫。

咸以得人为臬，失士为尤。 故樊噲披帷，入见高祖；
高祖踞洗，以对酈生。 当此之会，乃鼙鸣而鼙应也。 故能
同心戮力，勤恤人隐，

奄受区夏，遂定帝位，皆谋臣之由也。故一介之策，各有
攸建，子长谋之，烂然有第。 夫女魃北而应龙翔，洪鼎声而
军容息； 溽暑至而鹑火栖，寒冰沍而鼃鼃蛰。 今也，皇泽
宣洽，海外混同，万方亿丑，并质共剂，若修成之不暇，尚何
功之可立！ 立事有三，言为下列；下列且不可庶矣，奚冀其
二哉！

注 丽，附也。公羊传曰：“君若赩旒然。”旒，旗旒也。言为下所执持西东也。

注 烛之武，郑大夫也。缒，县绳于城而下也。左传曰，秦伯围郑，郑伯使烛之武夜缒而出，说秦，秦伯为之退师。

注 鲁仲连，齐人也。时燕将守聊城，仲连为书系箭射聊城中，燕将自杀。

见史记。弛，废也。柝，行夜木也。

注 张仪说诸侯连和事秦为横，苏秦说诸侯连兵拒秦为从。苏秦往则从合，张仪来则从离。

注 泉犹胜也，犹六博得泉则胜。

注 前书曰，樊哙，沛人也，封舞阳侯。高帝尝病，恶见人，卧禁中，诏户者无得入。哙乃排闥直入，流涕曰：“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帝笑而起也。

注 前书曰，沛公方踞默，令两女子洗足，而见酈食其，食其曰：“必欲聚徒合义兵，诛无道，不宜踞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洗谢之。

注 喻君臣相感也。焦贛易林曰“鼃鸣岐野，鼈应于泉”也。

注 隐，病也。国语曰“勤恤人隐，而除其害”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谍，谱第也。”与“牒”通。司马迁字子长，作史记，着功臣等传，烂然各有第序也。

注 女魃，旱神也。北犹退也。应龙，能兴云雨者也。山海经曰：“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应龙蓄水，蚩尤请风伯、雨师从，大风雨。黄帝乃下天女曰*(妖)**[]*，雨止，遂杀蚩尤。*(妖)**[]*不得复上，所居不雨。”*(妖)**[]*亦魃也，音步未反。“声”或作“罄”，“容”或作“客”，衡集“容”作“害”，并未详也。

注 栖，息也。礼记月令曰：“季夏土润溽暑。”鹑火，午之宿也。三月在午，六月在酉。言当季夏之时，鹑火退于酉。互，凝也。

注 质、剂犹今分支契也。并、共犹言交通也。周礼曰：“凡卖买者质剂焉，大市以质，小市以剂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两书一札，同而别之，长曰质，短曰剂。”剂音子随反。

注 左传鲁叔孙豹曰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”杜预注云：“立德，黄帝、尧、舜也。立功，禹、稷也。立言，史佚、周任、臧文仲。”

于兹搢绅如云，儒士成林，及津者风撼，失涂者幽僻，遭遇难要，趋偶为幸。

世易俗异，事势舛殊，不能通其变，而一度以揆之，斯契船而求剑，守株而伺兔也。冒愧逞愿，必无仁以继之，有道者所不履也。越王句践事此，故厥绪不永。快捷方式邪至，我不忍以投步；干进苟容，我不忍以歛肩。

虽有犀舟劲瓌，犹人涉印否，有须者也。姑亦奉顺敦笃，守以忠信，得之不休，不获不吝。不见是而不愠，居下位而不忧，允上德之常服焉。

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，与之乎高睨而大谈，孔甲且不足慕，焉称殷彭及周聃！

与世殊技，固孤是求。子忧朱泚曼之无所用，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。

子鸞木雕独飞，愍我垂翅故栖，吾感去蛙附鸥，悲尔先笑而后号也。

注 易系词曰“通其变，使人不倦”也。

注 契犹刻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，遽契其舟，曰‘是吾剑所从坠也’。舟已行而剑不行，若此求剑，不亦惑乎！”韩子曰“宋人有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触之，折颈而死，因释耕守株，冀复得兔，为宋国笑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，越王句践先吴兴师，吴王闻之，悉发精兵击越，败之于夫椒。

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。此为冒愧逞愿，自取败也。

注 捷，疾也。歛，敛也，音翕。孟子曰：“阿意事贵，胁肩所尊，俗之情也。”

歛亦胁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。”音义曰：“今俗谓刀兵利为犀。犀，坚也。”诗卫风曰：“招招舟子，人涉卬否。人涉卬否，卬须我友。”卬，我也。

须，待也。郑玄注云：“人皆涉，我友未至，我独待而不涉。言室家之道，非得所适贞女不行，非得礼义婚姻不成，喻仕当以道，不求妄进也。”

注 姑，且也。休，美也。吝，耻也。

注 愠犹闷也。易曰：“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。”又曰“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”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黄帝以风后配上台，天老配中台，五圣配下台，谓之三公。

其余知天、规纪、地典、力牧、常先、封胡、孔甲等，或以为师，或以为将。”

甄文志阴阳有地典六篇。殷彭即老彭，殷贤人也。睨，视也。高视大谈，言不同流俗。衡集作“矢谈”，矢亦直也，义亦通也。

注 技，巧也，音伎。本或作“拔”，误也。

注 轮扁谓为轮者名扁也。扁音皮殄反。庄子曰：“轮扁对齐桓公曰：‘斲轮之法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。不疾不徐，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，口不能言也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子亦不能受之于臣。’”言评曼屠龙既无所用，轮扁斲轮亦不能教人也。评音匹萌反。

注 蛙，虾蟆也，音胡媧反。周易旅上九曰：“先笑而后号咷。”

斐豹以毙督燔书，礼至以掖国作铭；弦高以牛饩退敌，墨翟以綦带全城；

贯高以端辞显义，苏武以秃节效贞；蒲且以飞矰逞巧，詹何以沉钩致精；

弈秋以瀉局取誉，王豹以清讴流声。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，退又不能髡彼数子。愍三坟之既颓，惜八索之不理。庶前训之可钻，聊朝隐乎柱史。

且韞椟以待价，踵颜氏以行止。曾不嫌夫晋、楚，敢告诫于知己。

注 左传曰，晋栾盈复入于晋，栾氏之力臣曰督戎，国人惧之。斐豹谓范宣子曰：“苟焚丹书，我杀督戎。”宣子曰：“而杀之，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。”乃杀之。杜注曰：“盖豹犯罪，没为官奴，以丹书其罪。”左传，卫伐邢，礼至与国子巡城，掖以赴外，杀之。礼至自为铭曰：“余掖杀国子，莫余敢止。”

国子，邢正卿。礼至本卫人，仕邢为大夫。掖谓挟之而投于城外也。衡集“豹”字作“隶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，秦师袭郑及滑。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，遇之，以牛十二犒师。

曰：“寡君闻吾子将出于弊邑，敢犒从者。”秦孟明曰：“郑有备矣。”灭滑而还。墨子曰：“公输般为云梯以攻宋，墨子解带为城，以牒为械，公输般九攻，墨子九拒。公输之攻墨，墨子之守有余。楚王曰：‘善哉，吾请无攻宋矣。’”

注 贯高，赵相也。端犹正也。独正言赵王不反，高帝贤而赦之。苏武使匈奴中，杖节卧起，节毛尽落。并见前书。

注 列子曰：“蒲且子之弋，弱弓纤缴，乘风振之，连双鸪于青云之际。”又曰：“詹何以独茧丝为纶，芒针为钩，荆筱为竿，剖粒为饵，引盈车之鱼。”周礼曰：“矰矢用弋射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结缴于矢谓之矰。矰，高也。”

注 弈，围局也，滹即所执之子。秋，名也。孟子曰：“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。”

又曰“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”也。

注 二立谓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也。上云“立事有三，言为下列，下列且不可庶，况其二哉”，故言不能参名于二立也。臣贤案：古本作“二立”，流俗本及衡集“立”字多作“匹”，非也。数子谓斐豹以下也。

注 左传曰，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孔安国以为三坟*(五典)*三皇之书，八卦之说谓之八索。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，唯欲立言而已。

注 前书东方朔曰：“首阳为拙，柱下为工。”应劭曰：“老子为周柱下史，朝隐终身无患，是为上也。”

注 论语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，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我待价者也。”又子谓颜回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”

注 孟子曾子曰：“晋、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，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也？”慊犹羨也，音苦簞反。

阳嘉元年，复造候风地动仪。以精铜铸成，员径八尺，合盖隆起，形似酒尊，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。中有都柱，傍行八道，施关发机。外有八龙，首衔铜丸，下有蟾蜍，张口承之。

其牙机巧制，皆隐在尊中，覆盖周密无际。如有地动，尊则振龙机发吐丸，而蟾蜍衔之。振声激扬，伺者因此觉知。虽一龙发机，而七首不动，寻其方面，乃知震之所在。验之以事，合契若神。自书典所记，未之有也。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，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，后数日驿至，果地震陇西，于是皆服其妙。自此以后，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。

注 蟾蜍，虾蟆也。蟾音时占反，蜍音时诸反。

时政事渐损，权移于下，衡因上疏陈事曰：“伏惟陛下宣哲克明，继体承天，中遭倾覆，龙德泥蟠。今乘云高躋，盘桓天位，诚所谓将隆大位，必先倥偬之也。亲履艰难者知下情，备经险易者达物伪。故能一贯万机，靡所疑惑，百揆允当，庶绩咸熙。宜获福祉神只，受誉黎庶。而阴阳未和，瞽瞍屡见，神明幽远，冥鉴在兹。福仁祸淫，景响而应，因德降休，乘失致咎，天道虽远，吉凶可见，近世郑、蔡、江、樊、周广、王圣，皆为效矣。故恭俭畏忌，必蒙祉祚，奢淫谄慢，鲜不夷戮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夫情胜其性，流遯忘反，岂唯不肖，中才皆然。苟非大贤，不能见得思义，故积恶成衅，罪不可解也。向使能瞻前顾后，援镜自戒，则何陷于凶患乎！”

贵宠之臣，觴所属仰，其有愆尤，上下知之。矚美讥恶，有心皆同，故怨讟溢乎四海，神明降其祸辟也。顷年雨常不足，思求所失，则洪范所谓‘僭恒阳若’者也。

惧髡臣奢侈，昏踰典式，自下逼上，用速咎征。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，

裂者威分，震者人扰也。君以静唱，臣以动和，威自上出，不趣于下，礼之政也。窃惧圣思厌倦，制不专己，恩不忍割，与觴共威。威不可分，德不可共。

洪范曰：‘臣有作威作福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天鉴孔明，虽箴不失，髡异示人，前后数矣，而未见所革，以复往悔。自非圣人，不能无过。

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，勿令刑德八柄，不由天子。若恩从上下，事依礼制，礼制修则奢僭息，事合宜则无凶咎。然后神望允塞，髡消不至矣。”

注 倾覆谓顺帝为太子时废为济阴王。蟠音薄寒反。广雅曰：“蟠，曲也。”

扬雄方言曰：“未升天龙谓之蟠。”

注 倥音口弄反，僇音子弄反。埤苍曰：“倥僇，穷困也。”亦谓顺帝被废时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人之情伪尽知之矣。”

注 事具宦者传。

注 性者生之质，情者性之欲。性善情恶，情胜则荒淫也。

注 楚辞曰：“瞻前而顾后兮，援镜自戒。”谓引前事以为镜而自戒也。韩诗外传曰：“明镜所以照形，往古所以知今。”

注 辟，罪也，音频亦反。

注 恒，常也。若，顺也。孔安国注洪范云：“君行僭差则常阳顺之，常阳则多旱也。”

注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，京师地震也。

注 革，改也。复，反也。

注 周礼，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羸臣，一曰爵，二曰禄，三曰予，四曰置，五曰生，六曰夺，七曰废，八曰诛。

初，光武善讖，及显宗、肃宗因祖述焉。自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詖言。衡以图纬虚妄，非圣人之法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，重之以卜筮，杂之以九宫，经天验道，本尽于此。或观星辰逆顺，寒燠所由，或察龟策之占，巫覡之言，其所因者，非一术也。立言于前，有征于后，故智者贵焉，谓之讖书。讖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。自汉取秦，用兵力战，功成业遂，可谓大事，当此之时，莫或称讖。若夏侯胜、眭孟之徒，以道术立名，其所述着，无讖一言。刘向父子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讖录。成、哀之后，乃始闻之。尚书尧使乂理洪水，九载绩用不成，乂则殛死，禹乃嗣兴。而春秋讖云‘共工理水’。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，而诗讖独以为‘蚩尤败，然后尧受命’。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，事见战国，非春秋时也。又言‘别有益州’。益州之置，在于汉世。

其名三辅诸陵，世数可知。至于图中讖于成帝。一卷之书，互异数事，圣人之言，孰无若是，殆必虚伪之徒，以要世取资。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，诸言讖者皆不能说。至于王莽篡位，汉世大祸，八十篇何为不戒？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。且河洛、六蓺，篇录已定，后人皮傅，无所容篡。

永元中，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螽，而伪称洞视玉版。或者至于弃家业，入山林。后皆无效，而复采前世成事，以为证验。至于永建复统，则不能知。

此皆欺世罔俗，以昧执位，情伪较然，莫之纠禁。且律历、卦候、九宫、风角，数有征效，世莫肯学，而竞称不占之书。

譬犹画工，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，诚以实事难形，而虚伪不穷也。宜收藏图讖，一禁绝之，则朱紫无所眩，典籍无瑕玷矣。”

注 易干凿度曰：“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太一者，北辰神名也。下行八卦之宫，每四乃还于中央。中央者，*(地神)**[北辰]*之所居，故谓之九宫。天数大分，以阳出，以阴入。

阳起于子，阴起于午，是以太一下九宫，从坎宫始，自此而从于坤宫，又自此而从于震宫，又自此而从于巽宫，所以*(从)**[行]*半矣，还息于中央之宫。

既又自此而从于干宫，又自此而从于兑宫，又自此而从于艮宫，又自此而从于离宫，行则周矣，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。行起从坎宫始，终于离宫也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齐肃聪明者，神或降之。”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覡音胡历反。

注 眭弘字孟，鲁国蕃人也。昭帝时，以明经为议郎。夏侯胜字长公，东平人，好洪范五行传说，宣帝时为太子太傅。又成、哀时，有诏使刘向及子歆于秘书校定经、传、诸子等。九流谓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，见艺文志、并无讖说也。

注 殛，诛死也。

注 衡集云“班与墨翟并当子思时，出仲尼后”也。

注 前书武帝始置益州。

注 衡集上事云：“河洛五九，六蓺四九，谓八十一篇也。

“傅音附。臣贤案：

衡集云：“后人皮傅，无所容窞。”又扬雄方言曰：“秦、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。”

谓不深得其情核，皮肤浅近，强相傅会也。后人不达皮肤之意，流俗本多作“颇传”者，误也。无所容窞谓不容妄有加增也。庄子曰：“窞句籍辞。”续汉书亦作“窞”。本作“篡”者，义亦通也。

注 遯甲开山图曰：“禹游于东海，得玉珪，碧色，长一尺二寸，圆如日月，以自照，自达幽冥。”言宋景历纪推知水螫，非洞视玉版所见也。

注 永建，顺帝即位年也。复统谓废而复立，言讖家不论也。

注 谓竞称讖书也。

注 韩子曰“客为齐王画者。问：‘画孰难？’对曰：‘狗马最难。’‘孰易？’‘鬼魅最易。’狗马，人所知也，故难；鬼魅无形，故易”也。

后迁侍中，帝引在帷幄，讽议左右。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。宦官惧其毁己，皆共目之，衡乃诡对而出。阉竖恐终为其患，遂共谗之。

衡常思图身之事，以为吉凶倚伏，幽微难明，乃作思玄赋，以宣寄情志。

其辞曰：

注 玄，道也，德也。老子曰：“玄之又玄，籀妙之门。”

仰先哲之玄训兮，虽弥高其弗违。 匪仁里其焉宅兮，匪义结其焉追？

潜服膺以永靓兮，绵日月而不衰。 伊中情之信修兮，慕古人之贞节。

竦余身而顺止兮，遵绳墨而不跌。 志团团以应悬兮，诚心固其如结。

旌性行以制佩兮，佩夜光与琼枝。 幽兰之秋华兮，又缀之以江蓠。

美襞积以酷裂兮，允尘邈而难亏。 既媵丽而鲜双兮，非是时之攸珍。

奋余荣而莫见兮，播余香而莫闻。幽独守此仄陋兮，敢怠皇而舍勤。 幸二八之选虞兮，喜传说之生殷；尚前良之遗风兮，恫后辰而无及。 何孤行之茕茕兮，子不羸而介立？感鸾鹭之特栖兮，悲淑人之稀合。

注 玄训，道德之训也。论语颜回曰：“仰之弥高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里仁为美，宅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里、宅，皆居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膺，匈也。”礼记曰：“服膺拳拳而不息。”“靓音才性反。前书音义曰：“靓与‘静’同。”

注 修谓自修为善也。楚辞曰：“苟中情其好修兮。”

注 竦，企立也。礼记曰：“为人臣止于恭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跌，蹉也，音徒结反。绳墨谕礼法也。楚辞曰：“遵绳墨而不颇。”

注 团团，垂蛸也。诗曰：“心之忧矣，如或结之。”

注 旌，明也。夜光，美玉。琼枝，玉树。以喻坚贞也。楚辞曰“折琼枝以继佩”也。

注 案：音租缓反。字书亦“纂”字也。纂，系也。诸家音并户珪反，误也。江蓠，香草也。本草经曰：“蘼芜，一名江蓠。”即芎藭苗也。楚辞曰：“扈江蓠与薛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皆取芬芳以象德也。

注 褻积，衣彞也。酷裂，香气盛也。司马相如曰：“酷裂淑郁。”又曰：“褻积褰皱。”允，信也。尘，久也。邈，远也。亏犹歇也。衣服芬芳，久而不歇，以喻道德着美，幽而不屈也。

注 媵音口瓜反。王逸注楚词曰：“媵，好也。”攸，所也。言德虽美好，而时人不珍也。

注 怠，惰也。皇，暇也。舍，废也。

注 二八，八元、八恺也。遯，遇也，音五故反。虞，虞舜也。尚，慕也。

恫，痛也，音通。辰，时也。痛己后时而不及之也。

注 山海经曰，女默山有鸟，五采，名曰鸾，见则天下安宁。又曰，九疑山有五采之鸟，名鷖。淑，善也。特，独也。言灵鸟既独栖，善人亦少合也。

彼无合其何伤兮，患觭伪之冒真。旦获譏于髡弟兮，启金滕而乃信。览蒸民之多僻兮，畏立辟以危身。曾烦毒以迷或兮，羌孰可与言己？私湛忧而深怀兮，思缤纷而不理。愿竭力以守义兮，虽贫穷而不改。执雕虎而试象兮，陆焦原而跟止。庶斯奉以周旋兮，要既死而后已。俗迂渝而事化兮，混规矩之圜方。珍萧艾于重笥兮，谓蕙芷之不香。斥西施而弗御兮，羈要褻以服箱。行陂僻而获志兮，循法度而离殃。

惟天地之无穷兮，何遭遇之无常！不抑操而苟容兮，譬临河而无航。欲巧笑以干媚兮，非余心之所尝。袭温恭之黻衣兮，披礼义之绣裳。辨贞亮以为鞶兮，杂技蓺以为珩。昭彩藻与雕琢兮，璜声远而弥长。淹栖弼以恣欲兮，耀灵忽其西藏。

恃己知而华予兮，鷓埴鸣而不芳。冀一年之三秀兮，遭白露之为霜。时亹亹而代序兮，畴可与乎比伉？

咨妒媿之难并兮，想依韩以流亡，恐渐冉而无成兮，留则蔽而不章。

注 旦，周公也。讟，谤也。信音申。成王立，周公摄政，其弟管叔、蔡叔等谤言，云公将不利于孺子，周公乃诛二叔。秋大孰未获，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。成王与大夫启金滕之书，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策，方信周公忠于国家也。事见尚书。

注 蒸，觴也。僻，邪也。辟，法也。诗曰“人之多僻，无自立辟”也。

注 曾，重也。羌，发语辞也。言己之志，无可为言之也。

注 湛音沉。缤纷，乱罔也。

注 雕虎，有文也。陆，临也。焦原，原名也。跟，足踵也。尸子曰：“中黄伯曰：‘我左执太行之豨，右执雕虎，唯象之未试，吾或焉。有力者则又愿为牛，与象，自谓天下之义人也。恶乎试之？曰，夫贫穷，太行之豨也；迹贱者，义之雕虎也。吾日试之矣。’”又曰：“莒国有名焦原者，广寻，长五十步，临百刃之溪，莒国莫敢近也。有以勇见莒子者，独溱行剂踵焉，此所以服莒国也。

夫义之为焦原也高矣，此义所以服一世也。”衡言躬履仁义，不避险难，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。

注 左传史克曰：“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注 化，变也。泯，灭也。

注 萧，蒿也。筍，筐也。蕙、芷，并香草也。贵萧艾，喻任小人。谓蕙芷为不香，喻贤人也。

注 斥，远也。西施，越之美女也。要音于皎反。褻音奴了反。吕氏春秋曰：

“要褻，古之骏马也。”服，驾也。箱，车也。言簠远美女，又以骏马驾车，并喻不能用贤也。

注 陂，不正也。离，被也。

注 航，船也。孙卿子曰：“偷合苟容以持禄。”周书阴符曰：“四辅不存，若济河无舟矣。”

注 裘，重也。周礼黑与青谓之黻，五色备曰绣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辮，交织也。”音蒲殄也。礼记曰：“男鞶革，*(革)**[女]*鞶丝。”郑玄注云：“鞶，小囊，盛帨巾也。”搃，佩玉也。

注 璜，佩玉也。尔雅曰：“半璧曰璜。”言佩服之美，喻道德之盛也。

注 淹，久也。栖弼，游息也。耀灵，日也。楚辞曰：“耀灵安藏。”言年岁之蹉跎也。

注 己知犹知己也。华，荣也。予，衡自谓也。鶖墮，鸟名，喻谗人也。

广雅曰：“鷦枌，布谷也。”楚辞曰：“恐鷦枌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。”

王逸注云：“以喻谗言先至，使忠直之士被罪也。”言恃知己以相荣，反遇谗而见害也。

注 三秀，芝草也。楚辞曰：“采三秀于山闲。”说文曰：“遁，迫也。”

方秀遇霜，喻以贤被谗也。

注 𨔵𨔵，进貌也。谓四时更进而代序。畴，谁也。伉，偶也。伉，协韵音苦郎反。

注 咨，叹也。妒，忌也。嫫，美也，音胡故反。楚辞曰：“嫫目宜笑。”

言嫉妒者，憎恶美人，故难与并也。韩谓齐仙人韩终也。为王采药，王不肯服，终自服之，遂得仙。楚辞曰：“羨韩臽之得一。”流亡谓流遁亡去也。

心犹与而狐疑兮，即岐址而摅情。 文君为我端蓍兮，利飞遁以保名。

历臽山以周流兮，翼迅风以扬声。 二女感于崇岳兮，或冰折而不营。

天盖高而为泽兮，谁云路之不平！ 勗自强而不息兮，蹈玉阶之峣崕。

惧筮氏之长短兮，钻东龟以观祲。 遇九臽之介鸟兮，怨素意之不逞。

游尘外而警天兮，据冥翳而哀鸣。 鷗鹖竞于贪婪兮，我修絜以益荣。

子有故于玄鸟兮，归母氏而后宁。

注 岐址，山足也。周文王所居也。

注 文君，文王也。端，正也。楚辞曰：“詹尹端策拂龟。”周易遁卦上九曰：

“肥遁无不利。”淮南九师道训曰：“遁而能飞，吉孰大

焉？”

注 遁卦艮下干上，艮为山，故曰历麓山。从二至四为巽，巽为风，故曰翼迅风也。

注 遁上九变而为咸。咸，感也。咸卦艮下兑上，从二至四为巽，与兑为二女也。崇岳谓艮也。从三至五为干。易说卦曰：“干为冰，兑为毁折。”阳不求阴，故曰冰折而不营也。

注 干变为兑，干为天，兑为泽，故曰天为泽。言天高尚为泽，谁云路之不平？言可行也。

注 勩，勉也。干为金玉，故曰玉阶。峣崢，高峻貌。峣音尧。崢音土耕反。

注 左传晋卜人曰：“筮短龟长，不如从长。”言筮之未尽，复以龟卜之也。

周礼“龟人掌六龟之属，东龟曰果属，其色青”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鹤鸣九臯。”注云：“臯，泽中溢水出所为也。自外数至九，喻深远也。”介，耿介也。龟经有栖鹤兆也。言卜得鹤兆也。逞，快也，协韵音丑贞反。

注 警，视也，音普列反。冥翳，高远也。

注 鵙、鸮，鸷鸟也，以喻谗佞也。

注 子谓衡也。有故于玄鸟谓卜得鹤兆也。易曰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”

我有好爵，吾与汝靡之。”言子归母氏然后得宁，犹臣遇贤君方享爵禄。劝衡求圣君以仕之也。

占既吉而无悔兮，简元辰而俶装。旦余沐于清原兮，晞余发于朝阳。

漱飞泉之沥液兮，咀石菌之流英。翮鸟举而鱼跃兮，将往走乎八荒。过少皞之穷野兮，问三丘乎句芒。何道真之

淳粹兮，去秽累而禀轻。登蓬莱而容与兮，鳌虽抃而不倾。
留瀛洲而采芝兮，聊且以乎长生。凭归云而遐逝兮，夕余宿乎扶桑。
控青岑之玉醴兮，餐沆瀣以为粮。发昔梦于木禾兮，谷昆仑之高冈。
朝吾行于汤谷兮，从伯禹于稽山。
集醜神之执玉兮，疾防风之食言。

注 悔，恶也。元辰，吉辰也。俶，整也。

注 晞，干也。朝阳，日也。尔雅曰：“山东曰朝阳。”
楚辞曰“朝濯发于阳谷，夕晞余身乎九阳”也。

注 沥液，微流也。咀，嚼也。石菌，芝也。英，华也。

注 翺，飞也，音许缘反。走犹赴也，音奏。八荒，八方
荒远地也。淮南子曰：“登太山，履石封，以望八荒。”

注 帝王纪曰：“少昊邑于穷桑，都曲阜，故或谓之穷桑
帝。”地在鲁城北。

衡欲往东方，故先过穷桑之野。三丘，东海中三山也，谓
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

句芒、木正，东方之神也。

注 道真谓道德之真。班固幽通赋曰：“矧沉躬于道真。
“不浇曰淳，不杂曰粹。禀音匹妙反，犹飘飘也。”

注 鳌，大龟也。列子曰：“勃海之东有大壑焉，其中有
五山，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莱。
随波上下往还，不得暂峙。仙圣诉于帝，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
之，迭为三番，六万岁一交焉，五山始不动。”*音皮媛反。楚
辞曰：“鳌戴山抃。”说文曰：“抃，輶手也。”

注 东方朔十洲记曰“瀛洲，在东海之东，上生神芝仙草，
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，名之为玉酒，饮之令人长生”也。

注 扶桑，日所出，在汤谷中，其桑相扶而生。见淮南子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山小而高曰岑。”郭璞注曰：“言岑崱也。”楚辞曰：“餐六气而饮沆瀣。”王逸注云：“沆瀣，夜半气也。”“粮”或作“粮”。

注 山海经曰：“昆仑墟在西北，方八百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禾，长五寻，大五围。”昔，夜也。谷，生也。衡此夜梦禾生于昆仑山之上，即下文云“抨巫咸作占梦，含嘉秀以为敷”是也。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“昔日梦至木禾，今亲往见焉，是为发昔梦也。”臣贤案：衡之此赋，将往走乎八荒以后，即先往东方，次往南方，乃适西方，此时正在汤谷、扶桑之地，昆仑乃西方之山，安得已往昆仑见木禾乎？良由寻究不精，致斯谬耳。

注 汤谷，日所出也。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禹代讎为崇伯，故称伯。”吴越春秋曰：“禹登茅山，大会计理国之道，故更名其山曰会稽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禹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国语仲尼曰：“昔禹致鬻神于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戮之。”客曰：“敢问谁为神？”仲尼曰：

“山川之守，足以纪纲天下者，其守为神。”食言谓后至也。尔雅曰：“食，伪也。”

指长沙以邪径兮，存重华乎南邻。哀二妃之未从兮，翩
缤处彼湘濒。

流目眺夫衡阿兮，睹有黎之圯坟；痛火正之无怀兮，托山
陂以孤魂。愁蔚蔚以慕远兮，越印州而愉敖。躋日中于昆
吾兮，憩炎天之所陶。扬芒爍而绛天兮，水泫沄而涌涛。
温风翕其增热兮，怒郁邑其难聊。颺羈旅而无友兮，余安能
乎留兹？

注 长沙，今潭州也。从稽山西南向长沙，故云邪径。存犹问也。重华，舜名。葬于苍梧，在长沙南，故云“南邻”也。

注 二妃，舜妻尧女娥皇、女英。翩，连翩也。候，也。濒，水涯也。刘向列女传曰：“舜陟方，死于苍梧，二妃死于江、湘之闲，俗谓之湘君、湘夫人也。”礼记云“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”也。

注 衡阿，衡山之曲也。黎，颡项之子祝融也，为高辛氏之火正，葬于衡山。

圯，毁也。盛弘之荆州记云：“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。楚灵王时山崩，毁其坟，得营丘九头图焉。”

注 河图曰：“天有九部八纪，地有九州八柱。东南神州曰晨土，正南印州曰深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弇州曰土，正中冀州曰白土，西北柱州曰肥土，北方玄州曰成土，东北咸州曰隐土，正东扬州曰信土。”愉，乐也。敖，游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日至于昆吾，是谓正中。”高诱注云：“昆吾，丘名，在南方。”憩，息也。东方朔神异经曰：“南方有火山，长四十里，广四五里，昼夜火然。”陶犹炎炽也。

注 芒，光芒也。字林曰：“爍，飞火也。”音必遥反。兹音胡犬反，云音户昆反，并水流蜩也。

注 温风，炎风也。淮南子曰：“南方之极，自北户之外，南至委火、炎风之野，二万二千里。”怒音奴覲反。尔雅曰“怒，思也”。

注 颡，独也，音苦骨反。不能留此，将复西行也。

顾金天而叹息兮，吾欲往乎西嬉。前祝融使举麾兮，纒朱鸟以承旗。

躔建木于广都兮，拓若华而踳躅。超轩辕于西海兮，跨汪氏之龙鱼；闻此国之千岁兮，曾焉足以娱余？

注 金天氏，西方之帝少皞也。嬉，戏也。

注 绳，系也，音山绮反。朱鸟，凤也。楚辞曰“凤凰翼其承旗”也。

注 躔，次也。拓犹折也。淮南子曰：“建木在广都，若木在建木西，未有十日，其华照地。”山海经曰，广都之野，后稷葬焉。楚辞曰：“折若木以拂日。”

踳躅犹徘徊也。踳音直流反。躅音直余反。

注 山海经曰“轩辕之国，在穷山之际，其*(不)**[下]*寿者八百岁。龙鱼在其北，一曰虾鱼，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。一曰鱼，在汪野北，其为鱼也如鲤鱼。白人之国在龙鱼北”也。

思九土之殊风兮，从蓐收而遂徂。欸神化而蝉蜕兮，朋精粹而为徒。

蹶白门而东驰兮，云台行乎中野。乱弱水之潺湲兮，逗华阴之湍渚。

号冯夷俾清津兮，棹龙舟以济予。会帝轩之未归兮，怅相佯而延伫。

晒河林之蓁蓁兮，伟关雎之戒女。黄灵詹而访命兮，摎天道其焉如。

曰近信而远疑兮，六籍阙而不书。神逵昧其难覆兮，畴克谟而从诸？

牛哀病而成虎兮，虽逢昆其必噬。鳖令殪而尸亡兮，取蜀禅而引世。死生错而不齐兮，虽司命其不断。窆号行于

代路兮，后膺祚而繁庠。

王肆侈于汉庭兮，卒衔恤而绝绪。尉虓眉而郎潜兮，逮三叶而遘武。董弱冠而司袞兮，设王隧而弗处。夫吉凶之相仍兮，恒反侧而靡所。穆负天以悦牛兮，竖乱叔而幽主。

文断袪而忌伯兮，阍谒贼而宁后。通人闇于好恶兮，岂爱惑之能剖？[二〇]羸擿讖而戒胡兮，备诸外而发内。[二一]或犇贿而违车兮，孕行产而为对。[二二]慎醪显于言天兮，占水火而妄谄。[二三]梁叟患夫黎丘兮，丁厥子而事刃，亲所睇而弗识兮，矧幽冥之可信。[二四]毋绵挛以滓己兮，思百忧以自疚。[二五]彼天监之孔明兮，用棐忱而佑仁。[二六]汤蠲体以祷祈兮，蒙厖禡以拯人。[二七]景三虑以营国兮，荧惑次于它辰。[二八]魏颖亮以从理兮，鬼亢回以赦秦。[二九]

咎繇迈而种德兮，德树茂乎英、六。[三〇]桑末寄夫根生兮，卉既雕而已毓。[三一]有无言而不讎兮，又何往而不复？[三二]盍远结以飞声兮，孰谓时之可蓄？[三三]

注 九土，九州也。蓐收，西方神也。徂，往也。欲还中土也。

注 欬，疾貌也，音许勿反。蛻音税。说文曰：“*[蛻]*，蝉褫*(蛻)*所解皮也。”言去故就新，若蝉之蛻也。朋犹侣也。粹，美也。

注 蹶音厥。郑玄注礼记云：“蹶，行处之貌也。”淮南子曰：“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，曰苍门；东方曰东极之山，*[曰]*开明之门；东南方曰波母之山，曰阳门；南方*[曰]*南极之山，曰暑门；西南方曰编驹之山，曰白门；西方曰西极之山，曰閭阖之门；西北方曰不周之山，曰幽都之门；北方曰北极之山，曰寒门。凡八极之云，是雨天下，八门之风，是节寒暑。”

尔雅曰：“台，我也。”野，协韵音神渚反。

注 正绝流曰乱。山海经曰：“昆仑之丘，其下有弱水之川环之。”注云：“其水不胜鸟毛。”潺湲，流貌也。逗，止也。华阴，华山之北也。临河，故云“湍渚”。

注 号，呼也。圣贤頌墓记曰：“冯夷者，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，服八石，得水仙，为河伯。”龙鱼河图曰：“河伯姓吕名公子，夫人姓冯名夷。”俾，使也。清，静也。津，济度处。静之使无波涛也。棹，橈也。淮南子曰：“龙舟，鹢首，浮吹以虞。”予，我也。

注 帝轩，黄帝也。铸鼎于湖，在今湖城县，与河、华相近。未归谓黄帝得仙升天，神灵未归。相伴犹徘徊也。

注 咽音许吏反。尔雅曰：“咽，息也。”蓁蓁，茂盛貌。山海经云：“北望河林，其状如蓊。”伟，美也。诗国风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”衡鸞河洲而思之也。

注 黄灵，黄帝神也。尔雅曰：“詹，至也。访，谋也。摎，求也。”

注 曰，黄帝荅言也。六籍，六经也。

注 逵，道也。尔雅曰：“覆，审也。畴，谁也。谟，谋也。”

注 昆，兄也。淮南子曰：“昔公牛哀病七日，化而为虎。其兄覘之，虎搏而杀之，不知其兄也。”

注 鳖令，蜀王名也。令音灵。殪，死也。禅，传位也。引，长也。扬雄蜀王本纪曰“荆人鳖令死，其尸流亡，随江水上至成都，见蜀王杜宇，杜宇立以为相。杜宇号望帝，自以德不如鳖令，以其国禅之，号开明帝。下至五代，有开明尚，始去帝号，复称王”也。

注 错，交错也。司命，天神也。春秋佐助期曰：“司命，神，名为灭党，长八尺，小鼻，望羊，多髭，馑瘦，通于命运期度。”晰，明也，协韵音之逝反。

注 窦谓孝文窦皇后也。繁庠，茂盛也。吕太后时，出宫人以赐诸王，窦姬家在清河，愿如赵近家，遗宦者吏，必置我赵伍中。宦者忘之，误置代伍中，姬涕泣不欲往，相强乃行。至代，代王独幸窦姬，生景帝，后立为皇后。景帝生十四子，后至光武中兴也。

注 王谓孝平王皇后，莽之女也。前书聘以黄金二万斤，遣刘歆奉乘舆法驾，迎后于第。及莽篡位，后常称疾不朝，会莽诛，后自投火中而死。恤，忧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出则衔恤。绝绪言无后也。”

注 尉谓都尉颜驷也。虬，苍杂色也。遘，遇也。汉武故事曰：“上至郎署，见一老郎，鬢眉皓白，问：‘何时为郎？何其老也？’对曰：‘臣姓颜，名驷，以文帝时为郎。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景帝好老而臣尚少，陛下好少而臣已老，是以三叶不遇也。’上感其言，擢为会稽都尉”也。

注 董贤字圣卿，哀帝时为大司马，年二十二。袞，三公服也。时哀帝令为贤起頔，至尊无以加。及帝崩，王莽杀贤于狱中。左传曰，晋侯请隧，曰：“王章也。”礼记曰“二十曰弱冠”也。

注 穆，鲁大夫叔孙豹也，谥曰穆。牛谓竖牛，豹之子也。幽，闭也。大夫称主。左传曰，叔孙豹奔齐，宿于庚宗，遇妇人而私焉。至齐，梦天压己，弗胜，顾而见人，号之曰“牛，助余”，乃胜之。及后还鲁，庚宗之妇人献以雉，曰：“余子长矣。”召而见之，则所梦也。遂使为竖，有宠。及穆子遇疾，竖牛欲乱其室，曰：“夫子疾病，不欲见人。”牛不进食，穆

子遂饿而死。

注 文，晋文公也。祛，袂也。忌，怨也。伯谓伯楚也。谒，告也。贼谓吕甥、冀芮等。宁，安也。后，文公也。初，晋献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，公踰垣，勃鞞斩其祛。及公入国，吕甥、冀芮谋作乱，伯楚知之，以告公。公会秦伯于王城，杀吕、甥。伯楚，勃鞞字也。事见国语也。

注[二〇]通人谓穆子、文公等。闇于好恶谓初悦竖牛，后以饿死；始怨勃鞞，终能告贼。剖，分也。言通人尚闇于好恶，况爱宠昏惑者岂能分之？

注[二一]嬴，秦姓也。撻犹发也。谓始皇发讖，云“亡秦者胡”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，以为外备，而不知胡亥竟为赵高所杀，秦氏遂亡，是发内。

注[二二]辇，运也。违，避也。车谓张车子也。有夫妇夜田者，天帝见而矜之，问司命曰：“此可富乎？”司命曰：“命当贫，有张车子财可以借而与之期。曰，车子生，急还之。”田者稍富，及期，夫妇辇其贿以逃。同宿有妇人，夜生子，问名于其父，父曰：“生车闲，名车子。”其家自此之后遂大贫敝。见搜神记。

注[二三]尔雅曰：“诿，告也。”左传曰：“日有食之。梓慎曰：‘将水。’叔孙昭子曰：‘旱也。’后果大旱。”又曰“宋、韞、陈、郑将火，郑大夫裨醢请瓘罍、玉瓚禳火，子产弗予。醢曰：‘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’子产曰：‘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尔所及。’遂不与，亦不复火”也。

注[二四]梁叟，梁国之老人也。丁，当也。睇，视也。矧，况也。吕氏春秋曰：

“梁北有黎丘乡，乡有丈人往市，醉而归者，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状而道苦之。

丈人醒，谓其子曰：‘吾为而父，我醉，女道苦我，何故？’其子泣曰：‘必奇鬼也。’丈人明日之市，醉，其真子迎之，丈人拔剑而刺之。”事音侧利反。

前书音义曰“江东人以物插地中为事”也。

注[二五]绵挛犹牵制也。滓音胡鼎反。衡集注云：“滓，引也。言勿牵制于俗，引忧于己。”诗曰：“无思百忧，祗自重兮。”

注[二六]监，视也，孔，甚也。斐，辅也。忱，诚也。佑，助也。言天之视人甚明，唯辅诚信而助仁德也。尚书曰：“天监厥德。”又曰：“天威斐忱。”

注[二七]罽，絜也。祈，求也。尔雅曰：“厯，大也。禴，福也。”帝王纪曰：

“汤时大旱七年，殷史卜曰：‘当以人祷。’汤曰：‘必以人祷，吾请自当。’遂斋戒，剪发断爪，以己为牲，祷于桑林之社，果大雨。”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。衡集“祈”字作“禘”。禘，祭也。禴音斯。

注[二八]景，宋景公也。三虑谓三善言也。景公有疾，司马子韦曰：“荧惑守心。

心，宋之分野。君当祭之，可移于相。”公曰：“相，股肱也。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移于民。”公曰：“民所以为国，无民何以为君？”

曰：“可移于岁。”公曰：“岁，所以养人也。岁不登，何以畜人乎？”子韦曰：

“君善言三，荧惑必退三舍。”见吕氏春秋也。

注[二九]魏颖，魏武子之子也。亮，信也。左传曰，晋魏颖败秦师于辅氏，获杜回。杜回，秦之力人也。初，魏武子有嬖妾，武子疾，命颖曰：“必嫁是妾。”

疾病，则曰：“必以为殉。”及卒，颍嫁之，曰：“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。”

辅氏之役，颍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，蹶而颠，故获之。夜梦之曰：“余，而所嫁妇人之父也。尔用先人治命，余是以报也。”

注[三〇]尚书曰：“咎繇迈种德。”注云：“迈，行也。种，布也。”英、六，并国名。咎繇能行布道德，子孙茂盛，封于英、六。帝王纪：“鯀陶卒，葬之于六，禹封其少子于六，以奉其祀。”六故城在今寿州安丰县南也。

注[三一]根生谓寄生也。言百草至寒皆雕落，唯寄生独荣于桑之末。本草经：“桑上寄生，一名寄屑，一名寓木，一名宛童。”以喻咎繇封于英、六，余国先灭，英、六独存也。

注[三二]言咎繇布德行仁，庆流后裔，诗曰：“无言不讎。易曰：“无往不复”也。

注[三三]盍，何不也。蓄犹待。言何不远游以飞声誉，谁谓时之可待？言易逝也。

仰矫首以遥望兮，魂悄悄而无畴。 偃区中之隘陋兮，将北度而宣游。

行积冰之皜皜兮，清泉互而不流。 寒风凄而永至兮，拂穹岫之骚骚。 玄武缩于壳中兮，媵蛇蜿而自纠。 鱼矜鳞而并凌兮，鸟登木而失条。 坐太阴之屏室兮，慨含歎而增愁。 怨高阳之相寓兮，颡頡之宅幽。 庸织络于四裔兮，斯与彼其何瘳？ 望寒门之绝垠兮，纵余谱乎不周。 迅蹒躅其媵我兮，鹜翩踟而不禁。 趋谿之洞穴兮，漂通渊之琳琳。

经重阴乎寂寞兮，愍坟羊之潜深。

注 惘犹敞怳也。

注 偪，迫也。宣，簪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北方之极，自九泽穷大海之极，有冻寒积*(水)**[冰]*雪霰髡冰之野。”磗音牛哀反。世本云：“公输作石磗。”说文曰：“皑皑，霜雪之貌也。”盖古字“磗”与“皑”通。冱音胡故反。杜预注左传云：“冱，闭也。”

注 玄武谓龟、蛇也。曲礼曰：“前朱爵而后玄武。”壳，龟甲也。尔雅曰：

“媵，媵蛇。”蜿，屈也。纠，缠结也。骚骚，协韵音修。纠音古由反。

注 矜，竦也。并犹聚也。凌，冰也，音力澄反。失条言寒也。

注 太阴，北方极阴之地也。楚词曰：“选鬼神于太阴。”

注 高阳氏，帝颡项也。山海经曰：“东北海之外，附禺之山，帝颡项与九嫔葬焉。”相，视也。寓，居也。，屈也，音乞凤反。宅幽谓居北方幽都之地。尚书曰：“宅朔方曰幽都。”

注 庸，劳也。织络犹经纬往来也。瘳，愈也。言劳于往来四方，经积冰炎火之地，彼此亦何差也。“织”或作“识”，“络”或作“骆”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北极之山，曰寒门。”楚辞曰：“蹕绝垠乎寒门。”垠音玉巾反。广雅曰：“垠，或作‘限’也。”

注 *(踰)**[蹕]*，风也。灋，疾也，音肃。媵，送也。翩飘亦疾颯也。

禁，协韵音金。

注 谿，深颯也。谿音呼含反。音呼加反。琳音林，亦深貌也。既游四方，又入地下。

注 重阴，地中也。国语曰：“鲁季桓子穿井，获土缶，

中有虫若羊焉，使问仲尼。仲尼对曰：‘土之怪曰坟羊。’”

追慌忽于地底兮，轶无形而上浮。 出右密之闇野兮，不识蹊之所由。

速烛龙令执炬兮，过钟山而中休。 瞰瑶溪之赤岸兮，吊祖江之见刘。

聘王母于银台兮，羞玉芝以疗饥； 戴胜愁其既欢兮，又谓余之行弼。

载太华之玉女兮，召洛浦之宓妃。 咸姣丽以蛊媚兮，增嫫媧眼而蛾眉。

舒妙婧之纤腰兮，扬杂错之笄徽。 离朱唇而微笑兮，颜的砾以遗光。

献环琨与玕璃兮，申厥好以玄黄。 虽色艳而赂美兮，志浩荡而不嘉。 双材悲于不纳兮，并咏诗而清歌。 歌曰：天地鞿媪，百卉含藹。鸣鹤交颈，睢鳩相和。处子怀春，精魂回移。 如何淑明，忘我实多。

注 慌忽，无形貌也。

注 右谓西方也。密，山名也。山海经曰，西北曰密山。黄帝取密山之玉策，投之钟山之阴。闇，幽隐也。蹊，路也。

注 速，召也。烛龙，北方之神也。山海经曰：“西北海之外有神，人面蛇身，而赤其眼，及晦视乃明，不食不寝，是烛九阴，是谓烛龙。”炬，可以照明。

注 瑶溪，瑶岸也。山海经曰：“钟山之东曰瑶岸。”又曰：“钟山，其子曰鼓，其状人面而龙身，是与钦杀祖江于昆仑之阳。”音邳。尔雅曰：“刘，杀也。”

注 王母，西王母也。银台，仙人所居也。羞，进也。本

草经曰：“白芝，一名玉芝。”

注 山海经曰：“昆仑之丘，有人戴胜虎齿，有尾，穴处，名曰西王母。”愁，相传音宜覲反。杜预注左传：“愁，发语之音也。”臣贤案张揖字诂，愁，笑貌也，*(鸣)**[听]*之别体，音许近反，与此义合也。

注 诗含神雾曰：“太华之山，上有明星玉女，主持玉浆，服之*(神)**[成]*仙。”宓妃，洛水神也。

注 姣，好也，音古巧反。盍音野，谓妖丽也。嫫音胡故反，好貌也。楚辞曰“嫫目宜笑”也。

注 婧音财性反，谓妍婧也。笄音圭，妇人之上服。尔雅曰：“妇人之徽谓之褙。”郭璞注云：“即今之香纓也。”

注 的，明也。遗光言光彩射人也。

注 环、琨，并玉佩也。白虎通曰“修道无穷即佩环，能本道德即佩琨”也。玄黄谓缵绮也。尚书曰：“厥篚玄黄。”言玉女、宓妃等既献环佩，又赠以缵绮也。

注 “赂”或作“贻”。浩荡，广大也。言不以玉女及赠遗为美也。楚辞曰：

“怨灵修之浩荡。”

注 双材谓玉女、宓妃也，即上文所谓“二女感于崇岳”也。

注 鞭媪，气也。易系辞曰：“天地鞭媪。”张揖字诂曰：“藹，古花字也。”

处子，处女也。怀，思也。庄子曰：“绰约若处子。”诗曰：“有女怀春。”

注 淑，善也。诗曰：“如何如何，忘我实多。”

将荅赋而不暇兮，爰整驾而亟行。 瞻昆仑之巍巍兮，临

萦河之洋洋。伏灵龟以负坻兮，巨螭龙之飞梁。登阊风之曾城兮，构不死而为默。屑瑶鬘以为礲兮，𩚑白水以为浆。抨巫咸以占梦兮，乃贞吉之元符。滋令德于正中兮，*(合)**[含]*嘉*(秀)**[禾]*以为敷。既垂颖而顾本兮，尔要思乎故居。安和静而随时兮，姑纯懿之所庐。

注 赋谓玉女所歌诗也。亟，疾也，音纪力反。即上所谓“冰折不营”也。

注 山海经曰：“河出昆仑西北隅。”萦，曲也。尔雅曰：“小沚曰坻。”谓水中高地，以龟负之，可以架桥也。犹横度也。广雅曰“无角曰螭龙”也。

注 阊风，山名，在昆仑山上。楚词曰：“登阊风而继马。”淮南子曰：“昆仑山有曾城九重，高万一千里，上有不死树在其西。”今以不死木为默也。

注 瑶，琼也。楚辞曰：“屑琼鬘以为粮。”礲，粮也。𩚑音*(居)**[古]*于反，谓酌也。河图曰：“槩山出五色流水，其白水东南流入中国，名为河”也。

注 抨，使也，音普耕反，又补耕反。巫咸，神巫也。山海经曰，大荒之中有灵山，巫咸、巫彭、巫谢等十巫。衡既梦木禾，今故令巫咸占之也。元，善也。

注 滋，茂也。淮南子曰：“昏张中则务种谷。”说文曰：“禾，嘉谷也。至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时之中，故谓之禾。”

注 颖，穗也。本，禾本也。言禾既垂穗顾本，人亦当思故居也。淮南子曰：

“孔子见禾三变，始于粟，生于苗，成于穗，乃叹曰：‘我其首禾乎？’”高诱注云：“禾穗向根，君子不忘本也。”

注 姑，且也。懿，美也。庐犹居也。

戒庶寮以夙会兮，金恭职而并逐。 丰隆軫其雷霆兮，列缺晬其照夜。

云师譔以交集兮，涑雨沛其洒涂。 轸琨舆而树葩兮，扰应龙以服辂。

百神森其备从兮，屯骑罗而星布。 振余袂而就车兮，修剑揭以低昂。

冠岌岌其映盖兮，佩淋漓以辉煌。 仆夫俨其正策兮，八乘摅而超骧。

氛旄溶以天旋兮，蜺旌飘而飞扬。 抚轸轶而还睨兮，心灼药其如汤。

羨上都之赫戏兮，何迷故而不忘？ 左青瑊以撻芝兮，右素威以司钺。 前长离使拂羽兮，委水衡乎玄冥。 属箕伯以函风兮，征澠淝而为清。

曳云旗之离离兮，鸣玉鸾之鬃鬃。 涉清霄而升遐兮，浮蔑蒙而上征。 纷翼翼以徐戾兮，焱回回其扬灵。 叫帝阍使辟扉兮，觐天皇于琼宫。 聆广乐之九奏兮，展泄泄以彤彤。

考理乱于律钧兮，意建始而思终。 [二〇]惟盘逸之无斁兮，惧乐往而哀来。 [二一]素抚弦而余音兮，大容吟曰念哉。 [二二]既防溢而静志兮，迨我暇以鬋翔。 [二三]出紫宫之肃肃兮，集大微之闾闾。 [二四]命王良掌策驷兮，踰高阁之锵锵。 [二五]建罔车之幕幕兮，猎青林之芒芒。 [二六]

弯威弧之拨刺兮，射嶠嶮之封狼。 [二七]观壁垒于北落兮，伐河鼓之磅礴。 [二八]乘天潢之泛泛兮，浮云汉之汤汤。 [二九]倚招摇、摄提以低回 流兮，察二纪、五纬之绸缪遹皇。 [三〇]偃蹇夭矫彘以连卷兮，杂沓丛鶡颯以方骧。 [三一]

有彘汨颺戾沛以罔象兮，烂漫丽靡 以迭遶。[三二]凌惊雷之矻糝兮，弄狂电之淫裔。[三三]踰庞瀕于宕冥兮，贯倒景而高厉。[三四]廓荡荡其无涯兮，乃今穷乎天外。

注 金，皆也。迓，迎也。

注 丰隆，雷也。輶，声也，音普耕反。雷霆，霹雳也。霆音庭。列缺，电也。晔，光也。

注 云师，屏翳也。 ，阴儿，音徒感反。尔雅曰：“暴雨谓之涑。”沛，雨罔也。涂，协韵音徒故反。楚辞曰：“使涑雨兮洒尘。”

注 轸音鱼绮反。尔雅曰：“载辔谓之轸。”郭璞注云：“轸，輶上环也，辔所贯也。”瑀，以玉饰车也。树，立也。葩，华也，于车上建华盖。扰，驯也。

广雅曰“有翼曰应龙”也。

注 周颂曰：“怀柔百神。”森，觶罔也。屯，聚也。

注 修，长也。揭，低昂罔也。

注 𡗗音五各反。一作“𡗗”，并冠高罔也。映盖谓冠与车盖相映也。緌音林，纚音离，盛罔也。辉音胡本反。光*也。

注 八乘，八龙也。楚辞曰：“驾八龙之蜿蜿。”攄犹腾也。

注 氛，天气也。旌，羽旌也。溶音勇。王逸注楚辞曰：“溶，广大罔也。”

蜺，雌虹也。

注 軛音零。说文曰：“车辐闲横木也。”楚辞曰：“倚结軛兮太息。”軛音之是反。杜子春注周礼云：“軛，两辂也。”说文云：“车轮小穿也。”还睨，顾瞻也。药音铄，热罔也。言顾瞻乡国而心热也。

注 上都谓天上也。赫戏，盛罔也。衡既簪历四海，方欲游于天上，故云何不忘其故居，而苦迷惑思之。

注 青瑀，青文龙也。撻，坚也，音巨偃反。芝，盖也。素威，白武也。

礼记曰：“左青龙而右白武。”说文曰“钲，铙也，似铃”也。

注 长离，即凤也。水衡，官名，主水官也。玄冥，水神也。司马相如大人赋曰“前长离而后裔皇”也。

注 箕伯，风师也。函犹含也。澄，清也。洪音它典反。涩音乃典反。楚辞曰：“切洪涩之流俗。”王逸注曰：“洪涩，垢浊也。”

注 鸾，铃也，在镳。鞞，声也，音嚶。楚辞曰“鸣玉鸾之啾啾”也。

注 霄，云也。蔑蒙，气也。蒙音莫孔反。上征，上于天也。扬雄甘泉赋曰：“浮蔑蒙而撒天。”

注 翼翼，飞罔。戾，至也。回回，光罔。楚辞曰：“皇剡剡其扬灵。”王逸注云：“扬其光灵也。”

注 阊，主门者。天皇，天帝也。扬雄甘泉赋曰：“选巫咸兮叫帝阊。”

注 史记曰，赵简子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，广乐九奏。”

左传，郑庄公赋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”。姜出，赋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”。

“彤”与“融”同也。

注[二〇]诗序曰：“太平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”律，十二律也。乐谱图征曰：“圣人承天以立均。”宋均注曰：“均长八尺，施弦以调六律也。”建，

立也。衡言听九奏之乐，考政化之得失，而思其终始也。

注[二一]盘，乐也。逸，纵也。斲，厌也，音亦，又音徒故反，古“度”字也。

庄子曰：“乐未毕也，哀又继之。”

注[二二]素，素女也。史记曰：“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*(琴)**[瑟]*。”大容，黄帝乐师也。念哉，戒逸乐也。

注[二三]溢，满也。迨，及也。鬋翔，将远逝也。

注[二四]紫宫、太微，并星名也。肃肃，清也。阊阖，明大也。

注[二五]史记曰：“天驷旁一星曰王良。”高阁，阁道星也。史记曰：“绝汉抵营室曰阁道。”锵锵，高螭也。

注[二六]罔车，毕星也。幕幕，罔螭。青林，天苑也。

注[二七]弧，星名也。易曰：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。”拨音方割反。刺音力达反。

拨刺，张弓螭也。嶠嶠，山也。封，大也。狼，星名。河图曰：“嶠嶠之精，上为狼星。”

注[二八]壁，东壁也。史记曰，羽林天军西为壁垒，旁大星为北落。牵牛北为河鼓。磅礮，声也。磅音普郎反。礮音郎。

注[二九]史记曰，王良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，云汉曰天河也。

注[三〇]招摇、摄提，星名也。音居流反，低回 流回转之螭。二纪，日月也。五纬，五星也。绸缪，相次之螭也。遯皇，行螭也。

注[三一]彘音孚万反，卷音拳，并鬋翔自恣之螭也。

注[三二]音一六反，汨音于笔反，颺音辽，沛音普盖反，并疾螭也。音亡小反。遯，徒郎反。

注[三三]硠糝，雷声也。硠音康。糝音苦盖反。淫裔，电

蝸也。狂，疾也。

注[三四]廌音亡孔反。瀕，胡孔反。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天度蒙瀕。”宋均注云：

“蒙瀕，未分之象也。”说文曰：“宕，过也。”冥，幽冥也。贯，穿也。前书谷永上书曰：“登遐倒景。”音义曰：“在日月之上，日月反从下照，故其景倒也。”厉，陵厉也。

据开阳而俯盼兮，临旧乡之暗藹。悲离居之劳心兮，情悄悄而思归。

魂眷眷而屡顾兮，马倚辮而徘徊。虽遨游以偷乐兮，岂愁慕之可怀。

出闾阖兮降天涂，乘蹻忽兮驰虚无。云霏霏兮绕余轮，风眇眇兮震余旗。

缤联翩兮纷暗暖，倏眩眴兮反常间。

注 春秋运斗枢曰：“北斗第六星为开阳。”俯音俯。暗藹，远蝸也。暗音乌感反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悄悄，忧也。”音于缘反。诗国风曰“劳心悄悄”也。

注 辮，轅也。

注 偷音通侯反。怀，安也。

注 闾阖，天门。

注 倏，忽也。眩音县，眴音混，疾蝸也。常间，故里。

收畴昔之逸豫兮，卷淫放之遐心。修初服之娑娑兮，长余佩之参参。

文章焕以粲烂兮，美纷纭以从风。御六蓺之珍驾兮，游道

德之平林。 结典籍而为罟兮，欧儒、墨而为禽。 玩阴阳之变化兮，咏雅、颂之徽音。 嘉曾氏之归耕兮，慕历陵之钦崙。

共夙昔而不贰兮，居终始之所服也；夕惕若厉以省臄兮，惧余身之未也。 苟中情之端直兮，莫吾知而不恋。 墨无为以凝志兮，与仁义乎消摇。 不出户而知天下兮，何必历远以劬劳？

注 谓初游于四方天地之闲以自淫放，今改悔也。

注 楚辞曰：“退将复修吾初服。”王逸注曰：“修吾初始清絜之服也。”娑娑，衣罔。参参，长罔。

注 以六艺为车而驾之也。以道德为林而游之也。

注 罟，网也，音古。儒家，子思、孟轲、孙卿等。墨家谓墨翟、胡非、尹佚等。

注 琴操曰：“归耕者，曾子之所作也。曾子事孔子十余年，晨觉，眷然念二亲年衰，养之不备，于是援琴鼓之曰：‘往而不反者年也，不可得而再事者亲也。’

歔歔归耕来日！安所耕历山盘乎！”钦崙，山罔。崙音吟。

注 共音恭。易曰：“君子终日干干，夕惕若，厉。”惕，惧也。厉，病也。

，整也。

注 恋，鼻也，音女六反。

注 老子曰：“上德无为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不出户而知天下。”

系曰：天长地久岁不留，俟河之清祇怀忧。 愿得远度以自娱，上下无常穷六区。 超踰腾跃绝世俗，飘飘神举逞所欲。

天不可阶仙夫希，舟悄悄吝不飞。松、乔高踖孰能离？结
精远游使心携。回志竭来从玄谏，
获我所求夫何思！

注 系，系也。老子曰：“天长地久。”左氏传曰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”也。

注 六区谓四方上下也。

注 阶，升也。论语曰：“夫子之不可及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。”仙夫，仙人也。诗邶风曰：“飘舟言仁而不遇也。”其诗曰：“泛彼飘舟，亦泛其流。忧心悄悄，愠于羸小。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舟，载度物者也。今不用，而与羸物泛泛然俱流水中，谕仁人不用，而与羸小并列。”悄悄，忧蛸也。

臣不遇于君，犹不忍奋翼而飞去。吝，惜也。衡亦不遇其时，而为宦者所谗，故引以自谕也。

注 松，赤松子也。乔，王子乔也。列仙传曰：“赤松子，神农时雨师，服水玉，教神农，能入火自烧。至昆仑山上，常止西王母石室，随风上下。王子乔，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作凤鸣，游伊洛闲。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，三十余年。后来于山上，见桓良曰：‘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缙氏山头。’果乘白鹤住山颠，望之不得到，举手谢时人，数日去。”字林曰：“踖，踖也。”谓得仙高踖也。离，附也。携，离也。

注 竭，去也，音丘列反。“谏”或作“谋”。谏亦谋也，音基，字从“其”。

永和初，出为河闲相。时国王骄奢，不遵典宪；又多豪右，共为不轨。衡下车，治威严，整法度，阴知奸党名姓，一

时收禽，上下肃然，称为政理。视事三年，上书乞骸骨，征拜尚书。年六十二，永和四年卒。

注 河闲王名政。

着周官训诂，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。又欲继孔子易说彖、象残缺者，竟不能就。

所着诗、赋、铭、七言、灵宪、应闲、七辩、巡诰、悬图凡三十二篇。

注 衡集作“玄图”，盖玄与悬通。

永初中，谒者仆射刘珍、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，撰集汉记，因定汉家礼仪，上言请衡参论其事，会并卒，而衡常叹息，欲终成之。及为侍中，上疏请得专事东观，收捡遗文，毕力补缀。又条上司马迁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。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，至于编年月，纪灾祥，宜为元后本纪。又更始居位，人无异望，光武初为其将，然后即真，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。书数上，竟不听。及后之著述，多不详典，时人追恨之。

注 衡表曰“臣仰干史职，敢微官守，窃贪成训，自忘顽愚，愿得专于东观，毕力于纪记，竭思于补阙，俾有汉休烈，比久长于天地，并光明于日月，照示万嗣，永永不朽”也。

注 衡集其略曰：“易称宓戏氏王天下，宓戏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。史迁独载五帝，不记三皇，今宜并录。”又一事曰：“帝系，黄帝产青阳、昌意。周

书曰：‘乃命少鮪清。’清即青阳也，今宜实定之。”

论曰：崔瑗之称平子曰“数术穷天地，制作侔造化”。斯致可得而言欤！推其范围两仪，天地无所蕴其灵；运情机物，有生不能参其智。故*(智)**[知]*思引渊微，人之上术。记曰：“德成而上，蓺成而下。”量斯思也，岂夫蓺而已哉？何德之损乎！

注 瑗撰平子碑文也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范围天地之化。”王弼注云：“拟范天地而周备其理也。”

谓作浑天仪也。

注 机物谓作候地动仪等。

注 礼记文也。

注 损，减也。言蓺不减于德，一也。

赞曰：三才理通，人灵多蔽。近推形筭，远抽深滞。不有玄虑，孰能昭晰？

注 三才，天、地、人。言人虽与天地通为三才，而性灵多蔽，罕能知天道也。

注 玄犹深也。晰音制。

后汉书卷六十上

马融列传 第五十上

马融字季长，扶风茂陵人也， 将作大匠严之子。 为人美辞貌，有俊才。

初，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，隐于南山，不应征聘，名重关西， 融从其游学，博通经籍。恂奇融才，以女妻之。

注 融集云：“茂陵成欢里人也。”

注 严，援兄余之子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恂字季直，好学善属文，隐于南山之阴。”

永初二年，大将军邓鹭闻融名，召为舍人，非其好也，遂不应命，客于凉州武都、汉阳界中。会羌虏欽起，边方扰乱，米谷踊贵，自关以西，道殣相望。

融既饥困，乃悔而叹息，谓其友人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为。’所以然者，生贵于天下也。今以曲俗咫尺之差，灭无贵之躯，殆非老庄所谓也。”故往应鹭召。

注 左传曰，叔向云：“道殣相望。”杜注云“饿死为殣”

也。音覲。

注 庄子曰。言不以名害其生者。

四年，拜为校书郎中， 诣东观典校秘书。是时邓太后临朝， 鸞兄弟辅政。

而俗儒世士，以为文德可兴，武功宜废，遂寝搜狩之礼，息战陈之法，故猾贼从横，乘此无备。融乃感激，以为文武之道，圣贤不坠，五才之用，无或可废。

元初二年，上广成颂以讽谏。其辞曰：

注 谢承*[书]*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，又拜郎中也。

注 五才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左传曰，宋子罕曰“天生五材，人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”也。

注 广成，苑，在今汝州梁县西。

臣闻孔子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。”奢俭之中，以礼为界。是以蟋蟀、山枢之人，并刺国君，讽以太康驰驱之节。

夫乐而不荒，忧而不困，先王所以平和府藏，颐养精神，致之无疆。故夏击鸣球，载于虞谟；吉日车攻，序于周诗。

圣主贤君，以增盛美，岂徒为奢淫而已哉！伏见元年已来，遭值厄运，陛下戒惧灾异，躬自菲薄，荒弃禁苑，废弛乐悬，勤忧潜思，十有余年，以过礼数。重以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，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，外舍诸家，每有忧疾，圣恩普劳，遣使交错，稀有旷绝。时时宁息，又无以自娱乐，殆非所以逢迎太和，裨助万福也。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，今年五月以来，雨露时澍，祥应将至。方涉冬节，农事闲隙，宜幸广成，览原隰，观宿麦，*[劝]*收藏，因讲武校猎，使寮庶百姓，复

鸞羽旄之美，闻钟鼓之音，欢嬉喜乐，鼓舞疆畔，以迎和气，招致休庆。小臣蝼蚁，不胜区区。职在书籍，谨依旧文，重述搜狩之义，作颂一篇，并封上。

浅陋鄙薄，不足观省。

注 界犹限也。

注 诗国风序曰：“蟋蟀，刺晋僖公也。俭不中礼。”其诗曰：“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居。”毛萸注云：“已，甚也。”郑笺云：“君虽当自乐，亦无甚太乐，欲其用礼以为节也。”又序曰：“山有枢，刺晋昭公也。有才不能用。”其诗曰：

“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。宛其死矣，佗人是愉。”言僖公以太康貽戒，昭公以不能驰驱被讥，言文武之道须折衷也。枢音讴。

注 左传曰，吴季札聘于鲁，鲁为之歌颂。季札曰：“乐而不荒。”为之歌卫。

曰：“忧而不困。”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人有五藏六府。何谓五藏？精藏于肾，神藏于心，魂藏于肝，魄藏于肺，志藏于脾，此之谓五藏也。何谓六府？喉咽者，量肠之府也；

胃者，五谷之府也；大肠者，转输之府也；小肠者，受成之府也；胆者，积精之府也；旁光者，凑液之府也。”诗曰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”

注 戛，斲也，音古八反。形如伏兽，背上有二十七刻，以木长尺栝之，所以止乐。击，祝也，象桶，中有椎柄，连底摇之，所以作乐。见三礼图。球，玉磬也。虞谟，舜典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吉日维戊，既伯既禱。田车既好，四牡孔阜。”又曰：“我车既攻，我马既同。”

注 元年谓安帝即位年也。 运谓地震、大水、雨雹之类。

注 孟子对齐宣王曰：“今王*(颇)*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欤？何以能鼓乐也！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见羽旄之美，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欤？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佗，与人同乐也。”

臣闻昔命师于鞬囊，偃伯于灵台，或人嘉而称焉。彼固未识夫雷霆之为天常，金革之作昏明也。自黄炎之前，传道罔记；三五以来，越可略闻。且区区之酆郊，犹廓七十里之囿，盛春秋之苗。诗咏*(囿)**[圃]*草，乐奏驹虞。是以大汉之初基也，宅兹天邑，总风雨之会，交阴阳之和。揆厥灵囿，营于南郊。徒观其垆场区宇，恢胎旷荡，窈勿罔，寥豁郁泱，

骋望千里，天与地莽。于是周陆环渌，右轡三涂，左概嵩岳，面据衡阴，箕背王屋，浸以波、滢，夤以荃、洛。金山、石林，殷起乎其中，峨峨磴磴，锵锵，隆穹盘回，嵒崕错崔。神泉侧出，丹水涅池，怪石浮磬，耀焜于其陂。其土毛则摧牧荐草，芳茹甘荼，苾萁、芸菹，昌本、深蒲，芝蒨、董、萱，蕞荷、芋渠，桂荏、皂葵，格、螭、菹、于。其植物则玄林包竹，藩陵蔽京，珍林嘉树，建木丛生，椿、梧、栝、柏，柜、柳、枫、杨，丰彤对蔚，崑踰穆爽。翕习春风，含津吐荣，铺于布，确扈蕤苒，恶可殫形。

注 鞬以藏箭，囊以藏弓。鞬音纪言反。囊音高。礼记孔子曰：“武王克殷，倒载干戈，包以兽皮，名之曰建囊。”郑注云“建读为鞬”，音其蹇反，谓藏闭之也，此马郑异义。司

马法曰：“古者武军三年不兴，则凯乐凯歌，偃伯灵台，荅人之劳，告不兴也。”偃，休也。伯谓师节也。灵台，望气之台也。

注 左传郑子太叔曰：“为刑罚威狱，以类天之震耀杀戮。”杜注曰：“雷霆震耀，天之威也。圣人作刑狱以象类之。”又宋子罕曰：“兵之设久矣，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。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，废兴存亡昏明之术，皆兵之由也。”

注 酆，周文王所都。孟子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。”尔雅曰：“春猎为搜，夏曰苗，秋曰猕，冬曰狩。”

注 韩诗曰：“东有*(囿)**[圃]*草，驾言行狩。”毛诗曰：“彼茁者葭，一发五豝，于嗟乎驹虞。”毛苌注云：“驹虞，义兽也，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。有至信之德则应之。”周礼大司乐：“王大射则奏驹虞。”

注 周礼曰：“风雨之所会也，阴阳之所和也，乃建王国焉。”天邑谓洛阳也。

注 揆，度也。诗大雅曰：“王在灵囿。”言作广成苑以比之。

注 音眇，泐音乌朗反，并广大貌。

注 陆音欺于反。上林赋曰：“江河为陆。”郭璞注曰：“因山谷遮禽兽曰陆。”

广雅曰：“譬，视也。”音马板反。三涂，山名，在陆浑县西南。

注 衡阴，衡山之北。山海经曰：“雒山，澧水出焉。东曰衡山，多青*(羶)**[]*。”地里志云：“雒县衡山，澧水所出。”在今邓州向城县北。王屋，山，在今王屋县北。周礼曰：“豫州，其浸波、澩，其川荂、洛。”水经注云“澩水出黄山”。在今随州枣阳县东北。又云“波水出歇马岭”，即应

劲所谓孤山波水所出者。在今汝州鲁山西北。茱水在茱阳县东是也。

注 金山，金门山也。水经注云在滏池县南。石林，大石山也，一名万安山，在河南郡境，*(薄)**[簿]*云“洛阳县南大石山中有杂树木，有祠名大石祠，山高二百丈”也。殷音于谨反，磻音五来反，音徂回反，嵎音隅，崦音鱼轨反，并高峻嵎。

注 尔雅曰：“*(洿)**[洿]*泉穴出。穴出，侧出也。”丹水、涅水在今邓州。怪石，怪异好石似玉者。浮磬，若泗水中石，可以为磬也。耀焜，光也。

注 毛，草也。左传云楚芋尹无宇曰：“食土之毛，谁非君臣？”推，相传音角。推牧，未详。庄子曰：“麋鹿食苻。”一曰，草稠曰苻。茹，菜也。尔雅曰：“荼，苦菜也。”诗曰：“萑荼如飴。”飴亦甘也。

注 苳音紫。萁音其。尔雅曰：“蓼，月尔。”郭璞注曰：“即紫蓼也，似蕨可食。”芸，香草也。说文云：“似苜蓿。”菹音资都反。广雅曰：“藪，菹也。其根似茅根，可食。”昌本，昌蒲根也。深蒲谓蒲白生深水之中。

注 芝苳，草也。礼记曰：“芝栴菱棋。”苳音而。萑，菜，花紫，叶可食而滑。萱音户官反。礼记曰：“萑萱粉榆。”郑注云：“苳，萑类也。”藁苳，苗似姜，根色红紫似芙蓉，可食。芋渠即芋魁也，一名蹲鴟，大叶，根可食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苏，桂荏。”方言曰：“苏亦荏也。”尔雅曰：“茆，鳧葵。”

叶团似莼，生水中，今俗名水葵。尔雅曰：“茗，山鰕。”格与茗古字通。菹音子闾反，即巴苳，一名芭蕉。于，轩于也，一名菹，生于水中*(矣)**[埃]*。

注 玄犹幽也。包，丛生也。尔雅曰：“大阜曰陵，绝高曰京。”藩亦蔽也。

建木，长木也。

注 并木名也。柜音矩。杨，睹韵音以征反。

注 并林木貌也。对音徒对反。峯音吟。穆音所金反。爽，睹韵音生。

注 铺音敷。喏音以揆反。郭璞注尔雅云：“草木花初出为萼。”与喏通，其字从“唯”，本作从“荏”者，误也。扈音户。藟音胡瓦反，字从“圭”，并花叶貌。本或作*(藟)**[]*。说文云：“藟，黄花也。”广雅曰：“好色也。”

荧，光也。恶，何也，音乌。

至于阳月，阴慝害作，百草毕落，林衡戒田，焚莱柞木。

然后举天网，顿八紘，拏敛九藪之动物，缙橐四野之飞征。

鳩之乎兹囿之中，山敦云移，鶡鸣胶胶，鄙駸噪讙，子野听耸，离朱目眩，隶首策乱，陈子筹昏。于时营围恢廓，充斥川谷，罟置罗罾，弥纶坑泽，鯁牢陵山。校队案部，前后有屯，甲乙相伍，戊己为坚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十月为阳。”孙炎注曰：“纯阴用事，嫌于无阳，故以名云。”

左传曰：“唯正月之朔，慝未作。”杜注云：“慝，阴气也。害作言阴气肃杀，害于百草也。”周礼曰：“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。”又曰：“牧师掌牧地，凡田事赞焚莱。”除草也。柞音土雅反，邪斫木也。周礼：“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。”

注 拏，聚也，音子由反。周礼职方氏掌九藪：杨州具区，荊州云梦，豫州圃田，青州孟诸，兖州大野，雍州弦蒲，幽州

豨养，冀州杨纆，并州昭余祁。

郑玄注云：“泽无水曰藪。”动物谓禽兽也。纆音胡犬反，又胡串反。说文曰：

“纆，落也。”国语曰：“纆于山有罕。”贾逵注云：“纆，还也。”藪，囊也，音托。四野，四方之野。飞征，飞走也。

注 鸇，聚也。敦音屯，亦积聚也。鄙駮，兽奋迅貌也。鄙音普美反，駮音俟。韩诗曰：“駮駮俟俟，或髡或友。”眩，乱也，睹韵音玄。隶首，黄帝时善筹者也。陈子，陈平，善于筹策也。昏，乱也。言禽兽多不可算计。

注 瓘音浮，雉网也。置，兔也。罾，彘网也，音力官反。并见尔雅。坑音苦庚反。苍颉篇曰：“坑，壑也。”鯨牢犹牢笼也。孙卿子曰“鯨牢天下而制之，若制子孙”也。诸本有作牢栅者，非也。

注 周礼司马职曰：“前后有屯。”甲乙谓相次也。伍，伍长也。戊己居中为中坚也。

乘輿乃以吉月之阳朔，登于疏镂之金路，六驂弥之玄龙，建雄虹之旌夏，揭鸣鸾之修橦。曳长庚之飞髻，载日月之太常，栖招摇与玄弋，注枉矢于天狼。

羽毛纷其髣髴，扬金淳而扞玉瓊。屯田车于平原，播同徒于高冈，旃旛掺其如林，错五色以摛光。清氛埃，埽野场，誓六师，搜籛良。司徒勒卒，司马平行，车攻马同，教达戒通。伐咎鼓，撞华钟，猎徒纵，赴榛丛。徽嫫霍奕，别鹜分奔，骚扰聿皇，往来交舛，纷纷回回，南北东西。

风行云转，凶糝隐旬，黄尘勃瀚，闇若雾昏。日月为之笼光，列宿为之翳昧，僿狡课才，劲勇程气。狗马角逐，

鹰鹞竞鹜，骁骑旁佐，轻车横厉，相与陆梁，聿皇于中原。绢猊缟，鍙特肩，脰完羝，搗介鲜，散毛族，桔羽髡。然后飞鋌电激，流矢雨坠，各指所质，不期俱殪，窜伏扔轮，发作梧黑。投殳狂击，头陷颅碎，兽不得豨，禽不得警。或夷由未殊，颠狈顿蹶，螻蛄蟪蛄，充衢塞隧，葩华布，不可胜计。

注 阳朔，十月朔也。疏镂谓雕镂也。周迁輿服杂记曰：“玉路，重*(较)**[辂]*也。金路、玉路形制如一。六，驾六马也。”续汉志曰：“天子五路，驾六马。”

驃獠，马名。左传云，唐成公有两驃獠马。周礼曰：“马高八尺曰龙。”礼记曰：“孟冬，乘玄辂，驾铁骊。”今此亦顺冬气而乘玄也。郭璞注尔雅云：“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。”左传云：“舞师题以旌夏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旌夏，大旌也。”

揭，举也，音渠列反。礼记曰：“前有尘埃，则载鸣鳶。”鳶，鸱也，音缘。鸣则风动，故画之于旌旗以候埃尘也。幢者，旗之竿也，音直江反。

注 长庚即太白星。髻音所交反，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。太常，天子所建大旗也，画之日月。周礼云：“日月为常。”招摇、玄弋、天狼，并星名也。枉矢，妖星，蛇行有尾目，*(赤)**[亦]*画于旌旗也。

注 髻鬣，羽旌飞扬鬣也。髻音必由反。鬣音羊救反。蔡邕独断曰：“金淳者，马冠也，高广各四寸，在马前。”淳音无犯反，一音子公反。璲，马带以玉饰之，音襄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我车既好。”又曰：“射夫既同。”言徒觶齐同也。旛亦旂也，音古会反。左传曰：“旛动而鼓。”掺音所金反，与“森”字同。

注 野场谓除其草莱，令得驱驰也。左传曰：“天子六军。鈇良，马之善者。”

注 周礼曰：“司徒若将有军旅、会同，田役之戒，则受法于司马，以作其觶。”

又曰：“司马狩田，以旌为左右和之门。前后有屯，百步有司，巡其前后。”郑注云：“正其士之行列。”诗小雅曰：“我车既攻，我马既同。”毛萇注曰：“攻，坚也。同，齐也。戎事齐力，尚强也。田猎齐足，尚疾也。”

注 咎鼓，大鼓也，音公刀反。周礼：“鼓长寻有四尺。”

注 媯音呼获反，并奔驰貌。

注 糝音苦盖反，匍音火宏反，并声也。滹音乌董反。

注 僿狡，勇捷。僿音匹妙反。

注 绢，系也，与冑通，音工犬反。猥缟，野马也。尔雅曰：“猥缟缟，善升甌。”猥音昆。縱犹撞也。杨雄方言曰：“吴楚之闲，或谓矛为縱。”音楚江反。韩诗齐风曰：“并驱从两肩兮。”薛君传曰：“兽三岁曰肩。”脰，颈也，谓中其颈也。脰音豆。完羝，野羊也。臣贤案：字书作“羝”，音户官反，与“完”通。梛，诸家并古酷反。案字书“梛”从“手”，即古文“搅”字，谓搅扰也。

注 鋌，矛也，音市延反。周礼曰：“王弓以授射甲革、楛质者。”郑注云：

“质，正也。”正音征。扔音人证反。声类曰：“扔，摧也。”言为轮所摧也。

梧，支梧也，音悟。谓支着车也。黑，车轴头也，音卫，谓车轴而杀之。

注 殳亦殳也，音丁外反。颇，额也，音卢。獯，走也，音丑恋反。瞥，视也，睹韵音疋例反。殳音殊。

注 夷由，不行也。楚词曰：“君不行兮夷由。”未殊谓未死。螻音而充反。

说文曰：“动也。”蟬音似林反，亦动貌也。

若夫鸷兽 虫，倨牙黔口，大匈哨后，缁巡欧纡，负隅依阻，莫敢婴御。

乃使郑叔、晋妇之徒，睽孤刳刺，裸裎袒裼，冒柘，槎棘枳，穷浚谷，底幽嶰，暴斥虎，搏狂兕，狝熊，祛封豨。

或轻眇遘悍，度疏嶠领，犯历嵩峦，陵乔松，履修櫛，踔邊枝，杪标端，尾苍雉，掎玄疇，木产尽，寓属单。罕罔合部，晋弋同曲，类行并驱，星布丽属，曹伍相保，各有分局。

矍矍飞流，纤罗络縠，游雉髑惊，晨鳧辈作，翬然云起，霁尔雹落。

注 尔雅曰：“驳如马，倨牙食虎豹。”黔，黑也。周礼考工记曰：“大匈，耀后，有力而不能走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耀，读曰哨。”哨，小也，音稍。缁巡，并行貌也。缁音于粉反。孟子曰：“有觶逐虎，虎负隅，莫之敢撻。”撻，迫也。

御，扞也。

注 郑叔，郑庄公弟太叔段也，诗郑风曰：“太叔于田，乘乘马，檀裼暴虎，献于公所。”孟子曰：“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虎，攘臂下车，觶皆悦之。”睽，离也。孤，独也。谓挺身刺兽。刳亦刺也，音苦圭反。尔雅曰：“袒裼，肉袒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袒裼裸裎于我侧。”说文曰：“裎，*(袒)**[裸]*也。”其字从“衣”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嶰，山桑也。”音一染反。槎，斫也，音仕雅反。嶰谓山涧也。

苍颉篇曰“斥，大也”。亦狂也，音吉曳反。说文曰：“兕，似野牛而青色。”

祛音劫，古字通。封，大也。豨，劓也，虚起反。

注 𨔵，轻捷也，音初稍反。𨔵音丘昭反。说文曰：“𨔵，行轻貌。”廋疏犹搜索也。廋音所由反。字林曰：“娄，山颠也”，音力于反。尔雅曰：“山大而高曰嵩，山小而高锐曰峦。”橐音莫寒反。踔，跳也，音 教反。𨔵音寻，谓长枝也。杪音亡小反，标音必遥反，并木末也。蝮音以驕反。尔雅曰：“蝮，印鼻而长尾。”郭璞注曰：“似猕猴而大，黄黑色，尾长数尺，末有两歧，雨则自悬于树，以尾塞鼻。”零陵、南康人呼之音“余”，建平人呼之音“相赠遗”之“遗”也，又音余救反，皆土俗轻重不同耳。猗音居蚁反。说文曰：“偏引一足也。”

木产谓巢栖之类也。寓属谓穴居之属也。

注 罕亦网也。相如上林赋曰：“载云罕。”续汉志曰：“将军有部，部下有曲。”罾，鱼网也，音增。弋，缴射也。分音扶问反。

注 矰，弋矢也。矰与礮同，音补何反，又补佐反。说文曰：“以石着雉缴也。”

络縹，张罗貌也。縹与幕通。翬，飞也，音挥。霁音素洽反。广雅曰：“霁，雨也。”言鸟中缴如霁之落。

尔乃 观高蹈，改乘回轘，泝恢方，抚冯夷，策句芒，超荒忽，出重阳，厉云汉，横天潢。 导鬼区，径神场，诏灵保，召方相，驱厉疫，走蜮祥。 捎罔两，拂游光，枷天狗，譜坟羊。 然后缓节舒容，裴回安步，降集波籊，川衡泽虞，矢鱼陈罟。 兹飞、宿沙，田开、古蛊， 翬终葵，扬关斧，刊重

冰，拨蛰户，测潜鳞，踵介旅。逆猎湍濑，湔薄汾橈，沦灭潭渊，左挈夔龙，右提蛟鼉，春献王鮪，夏荐鼈鼉。于是流览箴照，殫变极态，上下究竟，山谷萧条，原野嶢嶷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虞人植旂，猎者嗟具，车弊田罢，旋入禁囿。

栖弼乎昭明之观，休息乎高光之榭，以临乎宏池。镇以瑶台，纯以金堤，树以蒲柳，被以绿莎，瀟瀟沆漭，错紵盘委，天地虹洞，固无端涯，大明生东，月朔西陂。乃命壶涿，驱水蛊，逐罔、螭，灭短狐，籍鲸、鲛。然后方余皇，连舳舟，张云帆，施蜺旆，靡颺风，陵迅流，发棹歌，纵水讴，淫鱼出，蓍蔡浮，湘灵下，汉女游。水禽鸿鹄，鸳鸯、鸥、鹭，鸬、鸕、鸂、鸕、鸕、鸕，乃安斯寝，戢翮其涯。魴、鱖、钁、鰟、鰠、鲤、鲙、魮，乐我纯德，腾踊相随，虽灵沼之白鸟，孟津之跃鱼，方斯蔑矣。然犹咏歌于伶萧，载陈于方策，岂不哀哉！

注 远也，音名小反。田猎既罢，故改乘回辕也。左传曰：“改乘辕而北之。”泝，上也。恢，大也。冯夷，河伯也。句芒，东方之神也。荒忽，幽远也。重阳，天也。云汉，天河也。天潢，星也。

注 灵保，神巫也。楚辞九歌曰“思灵保兮贤媵”。周礼：“方相氏掌执戈扬楯，帅百隶以驱疫。”洪范五行传曰：“蜮，射人，生于南越，谓之短狐。”诗虫鱼疏曰“一名射景，如三足，今俗谓之水弩”也。

注 捎音所交反。郑玄注周礼曰“捎，除也”。国语曰：“木石之怪曰夔、罔两。”游光，神也，兄弟八人。天狗，星名也。春秋元命包曰：“天狗主守财。”

譜，系也，音息列反。坟羊，土之怪，其形似羊。见家语。

注 波籊，池籊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籊，在池中作室，可用栖鸟，入则捕之。”

又曰“折竹以绳绵连，禁御使人不得往来”也。周礼“川衡，掌川泽之禁令。”

泽虞，掌国泽之政令”也。左传曰：“鲁隐公矢鱼于棠。矢亦陈也。国语曰：

“鲁宣公夏濫于泗川，里革断其而之，曰：‘古者大寒降，水虞于是登川禽而尝之于庙，行诸国助宣气也。今鱼方孕，又行，贪无蓺也。’公曰：‘吾之过也。’”音圉。

注 音冶。

注 兹飞即饮飞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荆人饮飞，涉江中流，两蛟绕其船。饮飞拔赴江，刺蛟杀之。”鲁连子曰：“古善渔者宿沙渠子，使渔山侧，虽十宿沙子不得鱼焉。宿沙非暗于渔道也，彼山者非鱼之所生也。”晏子春秋曰：“公孙捷、田开强、古冶子事景公以勇，晏子劝景公馈之二桃，曰：‘计功而食之。’公孙捷*〔曰：‘捷]*持楯而再搏乳虎，若捷之功，可以食桃。’田开强曰：‘吾仗兵而御三军者再，可以食桃。’古冶子曰：‘吾尝济河，鼃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，吾逆而百步，顺流九里，得鼃头，鹤跃而出，可以食桃矣。’二子皆反其桃，契领而死。古冶子曰：‘二子死之，吾独生，不仁。’亦契领而死。”“蛊”与“冶”通。翬亦挥也。广雅曰：“终葵，椎也。”关斧，斧名也。刊，除也。

踵犹寻也。介谓鳞虫之属也。旅，鱗也。

注 湍音蒲良反；桡，奴教反；并入水蛎也。沦灭谓没于水中也。鼃音。

鲔、鱣属也，大者为王鲔，小者为叔鲔。礼记“季春之月，天子始乘舟，荐鲔于寝庙。季夏之月，令渔师取鼃”也。

注 流览谓周流观览也。周礼曰：“植虞旌以属禽。”郑注曰：“植犹树也。”

田上树旗，令获者皆致其禽也。”又曰：“车弊献禽以享杓。”注曰：“车弊，车止也。”轳音力救反，愀音七救反，亦萧条蝟也。

注 宏，大也。

注 纯，缘也，音之尹反。蒲亦柳也。瀆音胡广反，瀆音养，沆音胡朗反，潏音莽，并水蝟也。错紜，交结也。紜音之忍反。委音于危反。虹洞，相连也。

虹音胡贡反。朔，生也。礼记曰：“大明生于东，月生于西。”郑注曰：“大明，日也。”言池水广大，日月出于其中也。

注 周礼：“壶涿氏掌除水蛊。”涿音丁角反。蛊音公户反。罔谓罔两也。

螭，龙*(也)**[属]*。短狐即蜮也。籍音七亦反。说文曰：“刺也。”周礼：“人掌以时籍鱼 龟蜃。”郑觿注云：“籍谓以杖刺泥中搏取之。”

注 方犹并也。余皇，吴之船名也。见左传。舠，小舟也，音渠恭反。淮南子曰：“越舠、蜀艇，不能无水而浮。”帆音凡。幌，帐也，音直由反。颶，疾风也，音楚疑也。武帝秋风词曰：“萧鼓鸣兮发棹歌。”刘向列女传曰：“津更之女，中流奏河激之歌。”韩诗外传曰：“瓠巴鼓琴，淫鱼出听。”淮南子曰：

“上有丛蓍，下有伏龟。”论语曰：“臧文仲居蔡。”注云：“龟出蔡地，故以为名也。”湘灵，舜妃，溺于湘水，为湘夫人也。见楚词。汉女，汉水之神*[女]*。

诗云：“汉有游女。”

注 鸳鸯，匹鸟也。鸥，白鸥也。鹭，鳧属也。尔雅曰“鸕，麋鸕”。今谓之鸕鹿也。鸕音括。鸕，鸕幕也。杨孚异物志云：“能没于深水，取鱼而食之，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闲，既胎而又吐生，多者生八九，少生五六，相连而出，若丝绪焉。水鸟而巢高树之上。”鸕，白鸕也。鹭，白鹭也。鹭音步历反。鸕音梯。杨雄方言曰：“*(白)**[野]*鳧也，甚小，好没水中，膏可以莹刀剑。”

寝，宿也。诗曰：“乃安斯寝。”涯，水滨也。

注 鱖音绪，似鲂而弱鳞。钐音徐林反，口在颌下，大者长七八尺。鳊音卑连反，鲂之类也。鰮音匱，今鰮额白鱼*(鲤)**[也]*。鰮音尝，诗虫鱼疏曰“今黄颊鱼”也。魛音沙，或作“鲨”。郭义恭广志曰：“吹沙鱼，大如指，沙中行。”诗大雅曰：“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灵沼之水，鱼盈满其中也，皆以跳跃。”又曰：“白鸟鹭鹭。”鹭，肥泽也。鹭音学。言并得其所也。尚书中候曰“武王度孟津，白鱼跃入于王舟中”也。

注 伶，乐官也。诗国风序曰：“卫之贤者，仕于伶官。”礼记曰：“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。”又曰：“百名以上，书之于策，不满百名，书之于方。”郑注云：“方，板也。”

于是宗庙既享，庖厨既充，车徒既简，器械既攻。然后摆牲班禽，淤赐犒功，鬻师叠伍，伯校千重，山壘常满，房俎无空。酒正案队，膳夫巡行，清醪车奏，燔炙骑将，鼓駭举爵，钟鸣既觴。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，闾华羽之南音，所以洞荡匈臆，发明耳目，疏越蕴愆，駭恟底伏，锽锽鎗鎗，奏于农郊大路之衢，与百姓乐之。是以明德曜乎中夏，威灵畅乎四荒，东邻浮巨海而入享，西旅越鯀领而来王，南徼因九

译而致贡，朔狄属象胥而来同。盖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，道在乎兹，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天子岁三田。一为干豆，二为宾客，三为充君之庖。”

注 广雅曰：“摆，开也。”字书：“摆亦摆字也，音捕买反。”班固西都赋曰：“置互摆牲。”班，布也。淤与饫同。左传曰：“加軹则饫赐。”犒，劳也。

山罍，画为山文。礼记曰：“山罍，夏后氏之樽也。”又曰：“周以房俎。”郑玄注云：

“房谓足下跗也，有似于堂房矣。”

注 周礼“酒正，中士，辨五齐之名，三酒之物。膳夫，上士，掌王之食饮膳羞”。说文曰：“醪，汁滓酒也。”大雅曰：“或燔或炙。”将，行也。既，尽也。流俗本“爵”字作“燔”，“既”字作“暨”，皆误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歌采菱，发阳阿。”礼记曰：“啍谐慢易之音作而人康乐。”

鹖冠子曰：“南方万物华羽焉，故以调羽也。”

注 越，散也。蕴愒犹积聚也。愒与畜通。恫音洞。底伏犹滞伏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昔阴康氏之始，阴多滞伏湛积，故作为舞以宣导之。”此言作乐，亦以疏散滞伏之象。

注 鞀鞀鎗鎗，钟鼓之声也。鞀音摸。鎗音测庚反。孟子谓齐*[宣]*王曰：“今王与百姓同其乐则王矣。”农郊，田野也。

注 入享谓来助祭也。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西旅，西戎远国也。”鯁岭，西域山也。西河旧事曰：“岭上多鯁，因以名焉。”徼，塞之道也。九译为九重译语而通中国也。尚书大传

曰：“周成王时，越裳氏重九译而贡白雉。”朔狄，北狄也。周礼：“象胥掌蛮、夷、戎、翟之国，使传王之言而谕说焉，以和亲之。”

郑注云：“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，其有才智者也。此类之本名，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此官正为象者，周始有南越重译来贡献，是以名通言语之官为象胥。“胥音诘。

注 晏子春秋曰：“晋平公欲攻齐，使范昭观焉。景公觴之。范昭曰：‘愿请君之酌。’景公曰：‘诺。’范昭已饮，晏子命彻尊更之。范昭归，以报晋平公曰：‘齐未可伐也，吾欲觴其君而晏子知之。’仲尼闻之曰：‘起于尊俎之闲，而折冲千里之外。’”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，致获于仁义之渊，忽搜狩之礼，阙盘虞之佃。

闇昧不翳日月之光，聳昏不闻雷霆之震，于今十二年，为日久矣。亦方将刊禁台之秘藏，发天府之官常，由质要之故业，率典刑之旧章。采清原，嘉岐阳，登俊桀，命贤良，举淹滞，拔幽荒。察淫侈之华誉，顾介特之实功，聘畎亩之髡雅，宗重渊之潜龙。乃储精山藪，历思河泽，目矚鼎俎，耳听康衢，营傅说于胥靡，求伊尹于庖厨，索胶鬲于鱼盐，听宁戚于大车。俾之昌言而宏议，轶越三家，驰骋五帝，悉览休祥，总括髡瑞。遂栖凤皇于高梧，宿麒麟于西园，纳僬侥之珍羽，受王母之白环。永道摇乎宇内，与二仪乎无疆，贰造化于后土，参神施于昊干，超特达而无俦，焕巍巍而无原。

丰千亿之子孙，历万载而永延。礼乐既闋，北轅反旆，至自新城，背伊阙，反洛京。

注 盘，乐也。虞与娱同。

注 周礼八法，四曰官常，以听官理。天府掌祖庙之守藏，与其禁令，察鬻吏之理。左传云：“晋赵盾为国，政由质要。”

“杜预注曰：“由，用也。质要，契券也。”刊音苦寒反。

注 清原，地在河东闻喜县北。左传曰：“晋搜于清原，作五军。”又楚椒举曰：“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阳之搜。”礼记月令：“孟夏，命太尉赞杰俊，遂贤良。”左传楚平王“诘奸慝，举淹滞”。杜预注云：“淹滞，有才德而未 者也。”

注 华誉，虚誉也。介特谓孤介特立也。畎亩谓隐于陇亩之中也。司马相如上林赋曰：“掩髡雅。”音义云：“谓大雅、小雅之人也。”潜龙，喻贤人隐也。

注 矚，视也，音所解反。鼎俎谓伊尹负鼎以干汤也。墨子曰：“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。”康衢谓宁戚也。说苑曰：“宁戚饭牛于康衢，击车辐而歌硕鼠。”

傅说代胥靡刑人筑于傅岩之野，高宗梦得之。孟子曰“胶鬲举于鱼盐”也。

注 俾，使也。昌，当也。宏，大也。前书杨雄曰：“宏言崇议。”轶，过也。

三家，三皇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黄帝时凤皇止帝东园，集帝梧桐，食帝竹实。”尚书中侯曰：“黄帝时麒麟在园。”帝王纪曰“尧时樵饶氏来贡没羽。西王母慕舜之德，来献白环”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尧之为君，焕乎其有文章，巍巍乎其有成功。”

注 诗大雅曰“天锡百禄，子孙千亿”也。

注 阒，止也，音苦穴反。新城，县，属河南郡，今伊阙县。

颂奏，忤邓氏，滞于东观，十年不得调。因兄子丧自劾归。太后闻之怒，谓融羞薄诏除，欲仕州郡，遂令禁锢之。

注 融集云，时兄伉子在融舍物故，融因是自劾而归。

注 融集云，时左将奏融*(道)**[遭]*兄子丧，自劾而归，离署当免官。制曰：“融典校秘书，不推忠尽节，而羞薄诏除，希望欲仕州郡，免官勿罪。”禁锢六年矣。

太后崩，安帝亲政，召还郎署，复在讲部。出为河闲王獐长史。

时车驾东巡岱宗，融上东巡颂，帝奇其文，召拜郎中。及北乡侯即位，融移病去，为郡功曹。

注 延光三年。

阳嘉二年，诏举敦朴，城门校尉岑起举融，征诣公车，对策，拜议郎。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，转武都太守。时西羌反叛，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，而稽久不进。融知其将败，上疏乞自嗟，曰：“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，宜及其未并，亟遣深入，破其支党，而马贤等处处留滞。羌胡百里望尘，千里听声，今逃匿避回，漏出其后，则必侵寇三辅，为民大害。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，裁假部队之号，尽力率厉，埋根行首，以先吏士，三旬之中，必克破之。臣少习学艺，不更武职，猥陈此言，必受诬罔之辜。昔毛遂厮养，为觝所蚩，终以一言，克定从要。臣惧贤等专守一城，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，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。”朝廷不能用。又陈：“星孛参、毕，参西方之宿，毕为边兵，至于分野，并

州是也。西戎北狄，殆将起乎！宜备二方。”寻而陇西羌反，乌桓寇上郡，皆卒如融言。

注 续汉书曰，融对策于北宫端门。

注 埋根言不退。

注 毛遂，赵平原君赵胜客也。居门下三年。时平原将与楚合从，以毛遂备二十人数，其十九人相与笑之。比至楚，毛遂果按与楚定从，楚立发兵救赵。

事见史记。厮养，贱人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郑使高克率师次于河上，久而不召，师溃而归，高克奔陈。

注 参在申，为晋分，并州之地。

三迁，桓帝时为南郡太守。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，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，免官，髡徙朔方。自刺不殊，得赦还，复拜议郎，重在东观著述，以病去官。

融才高博洽，为世通儒，教养诸生，常有千数。涿郡卢植，北海郑玄，皆其徒也。善鼓琴，好吹笛，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。居宇器服，多存侈饰。常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入其室者。尝欲训左氏春秋，及见贾逵、郑觿注，乃曰：“贾君精而不博，郑君博而不精。既精既博，吾何加焉！”但着三传异同说。注孝经、论语、诗、易、三礼、尚书、列女传、老子、淮南子、离骚，所着赋、颂、碑、诔、书、记、表、奏、七言、琴歌、对策、遗令，凡二十一篇。

初，融愆于邓氏，不敢复违忤执家，遂为梁冀草奏李固，又作大将军西第颂，以此颇为正直所羞。年八十八，延熹九年

卒于家。遗令薄葬。族孙日磾，献帝时位至太傅。

注 三辅决录注：“日磾字翁叔。”

论曰：马融辞命邓氏，逡巡陇汉之闲，将有意于居贞乎？
既而羞曲士之节，惜不赏之躯，终以奢乐恣性，党附成讥，
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。夫事苦，则矜全之情薄；生厚，故安
存之虑深。登高不惧者，胥靡之人也；

坐不垂堂者，千金之子也。原其大略，归于所安而已矣。
物我异观，亦更相笑也。

注 陇汉之闲谓客于汉阳时。易屯卦初九曰：“盘桓利居
贞。”

注 庄子曰：“曲士不可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”

注 识，性也。匡，正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人之轻死者，以其求生。生之厚也，是
以轻死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胥，相也。靡，随也。谓相随受刑之
人也。”庄子曰：“胥靡登高*(也)*不惧，遗死生也。”此为
矜全之情薄也。

注 前书 错曰：“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”此为安存之
虑深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下

蔡邕列传 第五十下

蔡邕字伯喈，陈留圉人也。六世祖勋，好黄老，平帝时为郡令。王莽初，授以厌戎连率。勋对印绶仰天叹曰：“吾策名汉室，死归其正。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，况可事二姓哉？”遂携将家属，逃入深山，与鲍宣、卓茂等同不仕新室。父棱，亦有清白行，谥曰贞定公。

注 圉，县，故城在今汴州陈留县东南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勋字君严。”

注 王莽改陇西郡曰厌戎郡，守曰连率。

注 礼记曰：“曾子有疾，童子曰：‘华而睨，大夫之筭欤？’曾子曰：‘然，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起易筭。’曾元曰：‘幸而至于旦，请敬易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尔之爱我也不如彼也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’举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没。”言虽临死不失正道也。

注 邕祖携碑云：“携字叔业，有周之胄。昔蔡叔没，成王命其子仲使践诸侯之位，以国氏姓，君其后也。君曾祖父勋，哀帝时以孝廉为长安郃长。及君之身，增修厥德，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，年七十九卒。长子棱，字伯直，处俗孤党，

不协于时，垂翼华发，人爵不升，年五十三卒。”谥法曰：“清白守节曰贞，纯行不差曰定。”

邕性笃孝，母常滞病三年，邕自非寒暑节变，未尝解襟带，不寝寐者七旬。母卒，庐于顷侧，动静以礼。有菟驯扰其室傍，又木生连理，远近奇之，多往观焉。与叔父从弟同居，三世不分财，乡党高其义。少博学，师事太傅胡广。好辞章、数术、天文，妙操音律。

桓帝时，中常侍徐璜、左悺等五侯擅恣，闻邕善鼓琴，遂白天子，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。邕不得已，行到偃师，称疾而归。闲居翫古，不交当世。感东方*[朔]*客难及杨雄、班固、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，及斟酌髡言，黠其是而矫其非，作释诲以戒厉云尔。

注 杨雄作解嘲，班固作荅宾戏，崔骃作达旨。

注 黠亦是也。

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：“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，故以仁守位，以财聚人。然则有位斯贵，有财斯富，行义达道，士之司也。故伊挚有负鼎之衡，仲尼设执鞭之言，宁子有清商之歌，百里有豢牛之事。夫如是，则圣哲之通趣，古人之明志也。夫子生清穆之世，禀醇和之灵，覃思典籍，韞椟六经，安贫乐贱，与世无营，沉精重渊，抗志高冥，包括无外，综析无形，其已久矣。曾不能拔萃出髡，扬芳飞文，登天庭，序彝伦，埽六合之秽慝，清宇宙之埃尘，连光芒于白日，属炎气于景云。时逝岁暮，默而无闻。小子惑焉，是以有云。方今圣上宽明，辅弼贤知，崇英逸伟，不坠于地，德弘者建宰相

而裂土，才美者荷荣禄而蒙赐。盍亦回涂要至，俛仰取容，辑当世之利，定不拔之功，荣家宗于此时，遗不灭之令踪？夫独未之思邪，何为守彼而不通此？”

注 颠，顶也。华顶谓白首也。新序齐宣王对闾丘印曰：“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耳。”左传宋司马子鱼曰：“虽及胡耆，获即取之。”杜预注曰：“胡耆，元老之称。”

注 易曰“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财”也。

注 摯，伊尹名也。史记曰，伊尹欲干汤而无由，乃为有莘媵臣，负鼎俎以滋味说汤，致于王道。衙，自媒衙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行义以达其道。”又曰：

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”周礼涂狼氏下士八人，执鞭以辟道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宁戚欲干齐桓公，穷困无以自达，于是为商旅，将车以适于齐，暮宿于郭门，饭牛车下，望见桓公，乃击牛角而*[疾]*商歌。桓公闻之曰：

‘异哉！歌者非常人也。’命后车载之。”三齐记载其歌曰：“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遭尧与舜禅，短布单衣适至骭，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！”公悦之，以为大夫。矸音岸。骭音户谏反。百里奚，虞大夫也。史记赵良曰：“百里奚自鬻于秦，衣褐食牛，偁年而后穆公知之，举之牛口之下。”说文曰：“豢，养也。”

注 孟子曰：“若仲尼者，拔乎其萃，出乎其类。”

注 瑞应图曰“景云者太平之应也，一曰庆云”也。

注 美音以战反，本或作“美”。

注 回，曲也。要音一遥反。言履直道，则不能有所至也。

注 遗犹留也。

注 彼谓贫贱，此谓荣禄。

胡老衫然而笑曰：“若公子，所谓鸞暖昧之利，而忘昭哲之害；专必成之功，而忽蹉跌之败者已。”公子谖尔敛袂而兴曰：“胡为其然也？”胡老曰：“居，吾将释汝。昔自太极，君臣始基，有羲皇之洪宁，唐虞之至时。

三代之隆，亦有缉熙，五伯扶微，勤而抚之。于斯已降，天网纵，人纒弛，王涂坏，太极次，君臣土崩，上下瓦解。

于是智者聘诈，辩者驰说，武夫奋略，战士讲锐。电骇风驰，雾散云披，变诈乖诡，以合时宜。或画一策而绾万金，或谈崇朝而锡瑞珪。连衡者六印磊落，合从者骈组流离。

隆贵翕习，积富无崖，据巧蹈机，以忘其危。夫华离蒂而萎，条去干而枯，女冶容而淫，士背道而辜。人毁其满，神疾其邪，利端始萌，害渐亦牙。速速方穀，天天是加，欲丰其屋，乃鄙其家。是故天地否闭，圣哲潜形，石门守晨，沮溺耦耕，颜歆抱璞，蘧瑗保生，齐人归乐，孔子斯征，雍渠驂乘，逝而遗轻。夫岂衫主而背国乎？道不可以倾也。

注 谖然，翕敛之蜩，音所六反。

注 居犹坐也。释，解也。

注 太极，天地之始也。易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

注 洪，大也。

注 贾逵注国语曰：“小崩曰次。”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左操黄钺，右执白旄而麾之，则瓦解而走，遂土崩而下。”

注 讲，习也。

注 战国策曰，秦昭王见顿弱，顿弱曰：“韩，天下之喉咽也；魏，天下之匈臆也。王资臣万金而游之，天下可图也。”

“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资万金，使东游韩、魏，入其将相，北游燕、赵，而杀李牧。齐王入朝，四国毕从，顿子说之也。史记曰：“虞卿说赵孝成王，一见赐黄金百溢，再见赐白璧一双。”

注 连衡谓张仪，合从谓苏秦，并佩六国之印。骈，并也。组，绶也。流离，光彩蜺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速速方谷，夭夭是。”毛苌注云：“速速，陋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谷，禄也。”言鄙陋小人，将贵而得禄也。夭，杀也。，破之也。

韩诗亦同。此作“鞞”者，盖谓小人乘宠，方鞞而行。方犹并也。

注 易丰卦上六曰：“丰其屋，蔀其家。”王弼注云：“蔀，覆也。屋厚覆，闇之甚也。”蔀音部。

注 易文言曰：“天地闭，贤人隐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子路曰：‘自孔氏。’郑玄注云：“石门，鲁城外门也。晨门，主晨夜开闭者。”又曰：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”并隐遁人也。

注 战国策齐宣王谓颜斶曰：“愿先生与寡人游。”斶辞曰：“玉生于山，制则毁焉，非不宝也，然失璞不完。士生鄙野，选而禄焉，非不贵也，而形神不全。斶愿得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，清静以自娱。知足矣。”

归反于朴，则终身不辱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蘧伯玉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此为保其生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齐人馈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”史记曰：

“鞞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。孔子曰：‘吾未见

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’于是丑之，去鞞适曹。”遗轻谓若轻细之物而去，言恶之甚也。

“且我闻之，日南至则黄钟应，融风动而鱼上冰，蕤宾统则微阴萌，蒹葭苍而白露凝。寒暑相推，阴阳代兴，运极则化，理乱相承。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，荡四海之残翳，隆隐天之高，拆翫地之基。皇道惟融，帝猷显不平，泯泯庶类，含甘吮滋。检六合之髑品，济之乎雍熙，髑僚恭己于职司，圣主垂拱乎两楹。君臣穆穆，守之以平，济济多士，端委缙緌，鸿渐盈阶，振鹭充庭。譬犹钟山之玉，泗滨之石，累珪璧不为之盈，*(探)**[采]*浮磬不为之索。曩者，洪源辟而四隩集，武功定而干戈戢，狺狺攘而吉甫宴，城濮捷而晋凯入。故当其有事也，则蓑笠并载，擐甲扬锋，不给予务；当其无事也，则舒绅缓佩，鸣玉以步，绰有余裕。

注 月令：“仲冬，律中黄钟。”融风，艮之风也。月令：“孟春，东风解冻，鱼上冰。”又：“仲夏之月，律之蕤宾。”“微阴谓一阴爻生也。诗秦风曰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尔雅曰：“蒹，藋也。葭，芦也。”

注 翫音古邓反。翫与同。

注 泯泯，齐蛸。

注 端委，礼衣也。左传曰：“太伯端委以持周礼。”说文曰：“缙，赤白色也。”緌，系绶也，音它丁反。

注 易曰：“鸿渐于陆。”鸿，水鸟也。渐出于陆，喻君子仕进于朝。诗曰：

“振振鹭，鹭于下。”注云：“鹭，白鸟也。喻絜白之士，髑集君之朝也。”

注 山海经曰：“黄帝取密山之玉策，投之钟山之阳。”
尚书曰：“泗滨浮磬。”

注云“水中见石，可以为磬。”言钟山多玉，泗水多石，
喻汉多贤人。索，尽也，音所*(格)**[洛]*反。

注 辟，开也，音频亦反。谓禹理洪水而开道之。尚书曰：
“四隩既宅。”隩，居也，音于六反。武功定谓武王伐纣。诗
周颂曰：“载戢干戈。”诗小雅曰：“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，
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”郑玄注曰：“吉甫既伐玁狁而归，天
子以燕礼乐之也。”左传，晋与楚战于城濮，楚师败绩，故晋
凯乐而归也。

注 蓑音素和反。诗小雅曰：“荷蓑荷笠。”毛萇注云：
“荷，揭也。蓑所以备雨。笠所以御暑。”擗，贯也。

“夫世臣、门子，势御之族，天隆其祐，主丰其禄。抱
膺从容，爵位自从，摄须理髻，余官委贵。其取进也，顺倾转
圆，不足以喻其便；逡巡放履，不足以况其易。夫*[夫]*有逸
骹之才，人人有优瞻之智。童子不问疑于老成，瞳蒙不稽谋于
先生。心恬澹于守高，意无为于持盈。粲乎煌煌，莫非华荣。
明哲泊焉，不失所宁。

狂淫振荡，乃乱其情。贪夫殉财，夸者死权。瞻仰此事，
体躁心烦。闇谦盈之嗟，迷损益之数。骋骛骀于修路，慕骐
驎而增驱，卑俯乎外戚之门，乞助乎近贵之誉。荣显未副，从
而颠踣，下获熏胥之辜，高受灭家之诛。

前车已覆，袭轨而骛，曾不鉴祸，以知畏惧。予惟悼哉，
害其若是！天高地厚，局而踏之。怨岂在明，患生不思。
战战兢兢，必慎厥尤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曾我鞶御。”毛萇注云：“鞶御，侍御也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”河上公注云：“持满必倾，不如止也。”

注 泊犹静也。

注 贾谊服鸟赋之文也。言夸华者必死于权执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天道亏盈而益谦。”又曰：“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王弼注云：

“自然之质，各定其分，短者不为不足，长者不为有余，损益将何加焉？”

注 踏音步北反，协韵音赴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若此无罪，劬胥以痲。”劬，帅也。胥，相也。痲，病也。

言此无罪之人，而使有罪者相帅而病之，是其大甚。见韩诗。前书曰：“史迁熏胥以刑。”音义云：“谓相熏蒸得罪也。”诛，协韵音丁注反。

注 害，何也，音曷。

注 诗小雅曰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。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踏”。

“且用之则行，圣训也；舍之则藏，至顺也。夫九河盈溢，非一勇所防；

带甲百万，非一勇所抗。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，庸可以水旱而累尧、汤乎？

惧烟炎之毁燔，何光芒之敢扬哉！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，并无景则日阴食，元首宽则望舒朏，侯王肃则月侧匿。是以君子推微达着，寻端见绪，履霜知冰，践露知暑。时行则行，

时止则止，消息盈馥，取诸天纪。利用遭泰，可与处否，乐天知命，持神任己。骺车方奔乎险路，安能与之齐轨？思危难而自豫，故在贱而不耻。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，休息乎仁义之渊藪，

盘旋乎周、孔之庭宇，揖儒、墨而与为友。舒之足以光四表，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。若乃丁千载之运，应神灵之符，闾阖阖，乘天衢，拥华盖而奉皇枢，

纳玄策于圣德，宣太平于中区。计合谋从，己之图也；勋绩不立，予之辜也。

龟凤山翳，雾露不除，踊跃草莱，祇见其愚。不我知者，将谓之迂。修业思真，弃此焉如？静以俟命，不斲不渝。‘百岁之后，归乎其居。’幸其获称，天所诱也。罕漫而已，非己咎也。昔伯翳综声于鸟语，葛卢辩音于鸣牛，董父受氏于豢龙，奚仲供德于衡轴，偃氏兴政于巧工，造父登御于骅骝，非子享土于善圉，狼臆取右于禽囚，弓父毕精于筋角，饮非明勇于赴流，寿王创基于格五，东方要幸于谈优，上官嗟力于执盖，弘羊据相于运筹。仆不能参迹于若人，故抱璞而优游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用则行，舍则藏。”故言圣训也。

注 九河谓河水分为九道。尔雅曰，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、胡苏、简、絜、钩般、鬲津，是谓九河也。

注 协韵音苦郎反。

注 烟炎，烟火之微细者。言常惧微细以致毁灭。杜预注左传曰：“吴楚之闲谓火灭为燔。”音子廉反。炎音焰。

注 晏子见伯常骞，问曰：“昔吾见维星绝，枢星散，地其动乎？”见晏子春秋。阴食谓不显食也。凡日阴食则并无影

也。

注 望舒，月也。尚书大传曰：“晦而月见西方，谓久眺。朔而月见东方，谓之侧匿。侧匿则侯王肃，眺则侯王舒。”：注“肃，急也。舒，缓也。”

注 易坤文言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艮卦曰：“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。”丰卦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

注 前书司马相如曰：“游于六艺之园，驰骛乎仁义之涂。”班固曰“肴覆仁义之林藪”也。

注 古今注曰：“华盖，黄帝所作也。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常有五色云气，金枝玉叶，因而作华盖。”

注 龟凤喻贤人，雾露喻闇也。迂，曲也。

注 斲，厌也。渝，变也。

注 诗晋风也。毛萇注云：“居，坟墓也。”

注 谓小人妄得称举者，天之所诱，后必遇害也。

注 罕漫犹无所知闻也，非君子之咎也。

注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，能与鸟语。见史记。葛卢，东夷介国之君也。

介葛卢聘于鲁，闻牛鸣，曰：“是生三牺，皆用之矣。”问之，如其言。晋太史蔡墨曰：“昔有董父，实甚好龙，能求嗜欲以饮食之，以服事帝舜。帝赐姓曰董，氏曰豢龙。”并见左传。奚仲，薛之祖也。世本曰：“奚仲作车。”衡，轭也。

辘，辕也。

注 倕，舜*(之)**[时]*巧人也。见尚书。造父者，秦之先也，为周穆王御骝、騶耳之乘。非子亦秦之先，善养马。周孝王使主马于、渭之闲，马大蕃息，分土为附庸，邑之于秦。并见史记。圉，养马人也。见周礼。左传曰：

“战于穀，晋襄公缚秦囚，使莱驹以戈斩之。囚呼，莱驹

失戈，狼睥取戈斩之，遂以为车右。”睥音舒 反。

注 弓父，弓工也。阙子曰：“宋景公使弓工为弓，九年，来见公。公曰：

‘为弓亦弼矣。’对曰；‘臣精尽于弓矣。’献弓而归，三日而死。公张弓东向而射，矢踰西霜之山，集彭城之东，其余力逸劲，饮羽于石梁。”吕氏春秋曰，荆人饮飞入江斩蛟。

前书，武帝时，吾丘寿王字子赣，以善格五待制。格五，今之

也。东方朔以善谈笑俳优得幸。班固曰：“朔应谐似优。”杜预注左传曰：

“优，调戏也。”

注 前书，上官桀，武帝时为期门郎，从上甘泉，大风，车不得行，解盖授桀，虽*(底)**[风]*，盖常属车。桑弘羊，洛阳贾人也，以能心计为侍中。

于是公子仰首降阶，忸怩而避。胡老乃扬衡含笑，援琴而歌。歌曰：“练余心兮浸太清，涤秽浊兮存正灵。和液畅兮神气宁，情志泊兮心亭亭，嗜欲息兮无由生。蹕宇宙而遗俗兮，眇翩翩而独征。”

注 忸怩，心鼻也。忸音女六反。怩音尼。

注 衡，眉目之闲也。

注 太清谓天也。和液谓和气灵液也。亭亭，孤峻之貌。蹕犹越也，音丑教反。

建宁三年，辟司徒桥玄府，玄甚敬待之。出补河平长。召拜郎中，校书东观。

迁议郎。邕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多谬，俗儒穿凿，疑误

后学，熹平四年，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、光禄大夫杨赐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驯、韩说、太史令单扬等，奏求正定六经文字。灵帝许之，邕乃自书*(册)**[丹]*于碑，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。于是后儒晚学，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观视及摹写者，车乘日千余两，填塞街陌。

注 堂溪，姓也。先贤行状曰：“典字子度，颍川人，为西鄂长。”

注 洛阳记曰：“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，讲堂长十丈，广二丈。堂前石经四部。本碑凡四十六枚，西行，尚书、周易、公羊传十六碑存，十二碑毁。南行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。东行，论语三碑，二碑毁。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名。”

初，朝议以州郡相党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。至是复有三互法，禁忌转密，选用艰难。幽冀二州，久缺不补。邕上疏曰：“伏见幽、冀旧壤，铠马所出，比年兵饥，渐至空耗。今者百姓虚县，万里萧条，阙职经时，吏人延属，而三府选举，踰月不定。臣经怪其事，而论者云‘避三互’。十一州有禁，当取二州而已。又二州之士，或复限以岁月，狐疑弭淹，以失事会。愚以为三互之禁，禁之薄者，今但申以威灵，明其宪令，在任之人岂不戒惧，而当坐设三互，自生留阂邪？昔韩安国起自徒中，朱买臣出于幽贱，并以才宜，还守本邦。又张敞亡命，擢授剧州。岂复顾循三互，继以未制乎？三公明知二州之要，所宜速定，当越禁取能，以救时敝；而不顾争臣之义，苟避轻微之科，选用稽滞，以失其人。臣愿陛下上则先帝，蠲除近禁，其诸州刺史器用可

换者，无拘日月三互，以差厥中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。谢承书曰“史弼迁山阳太守，其妻钜野薛氏女，以三互自上，转拜平原相”是也。

注 铠，甲也。周礼考工记曰：“燕无函。”函亦甲也，言幽、燕之地，家家皆能为函，故无函匠也。左传曰：“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。”

注 县音玄。

注 前书，安国字长孺，梁人。坐法抵罪。居无几，天子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，起徒中为二千石。买臣字翁子，吴人。家贫，负薪卖以给食，歌讴道中，后拜会稽太守。

注 前书，敞字子高，河东人也。为京兆尹，坐与杨恽厚善，制免为庶人，从阙下亡命。数月，冀州部有大贼，天子思敞功，使使者召拜为冀州刺史。

初，帝好学，自造皇羲篇五十章，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。本颇以经学相招，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，皆加引召，遂至数十人。侍中祭酒乐松、贾护，多引无行趣势之徒，并待制鸿都门下，熏陈方俗间里小事，帝甚悦之，待以不次之位。

又市贾小民，为宣陵孝子者，复数十人，悉除为郎中、太子舍人。时频有雷霆疾风，伤树拔木，地震、陨雹、蝗虫之害。又鲜卑犯境，役赋及民。六年七月，制书引咎，诿髡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。邕上封事曰：

注 说文曰：“牍，书板也，长一尺。”艺文志曰：“六体者，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。”音义曰：

“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。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。篆书谓小篆，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。隶书亦程邈所献，主于徒隶，从简易也。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，所以摹印章也。虫书谓为虫鸟之形，所以书旛信也。”

臣伏读圣旨，虽周成遇风，讯诸执事，宣王遭旱，密勿祇畏，无以或加。

臣闻天降鬻异，缘象而至。辟历数发，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。风者天之号令，所以教人也。夫昭事上帝，则自怀多福；宗庙致敬，则鬼神以着。

国之大事，实先祀典，天子圣躬所当恭事。臣自在宰府，及备朱衣，

迎气五郊，而车驾稀出，四时至敬，屡委有司，虽有解除，犹为簷废。故皇天不悦，显此诸异。鸿范传曰：“政悖德隐，厥风发屋折木。”坤为地道，易称安贞。阴气愤盛，则当静反动，法为下叛。夫权不在上，则霆伤物；政有苛暴，则虎狼食人；贪利伤民，则蝗虫损稼。去六月二十八日，太白与月相迫，兵事恶之。鲜卑犯塞，所从来远，今之出师，未见其利。

上违天文，下逆人事。诚当博览觴议，从其安者。臣不胜愤满，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：

注 尚书金縢曰：“秋大孰未获，天大雷电以风，王乃问诸史百执事。”诗大雅云汉篇序曰：“宣王遇旱，侧身修行，欲消去之，故大夫仍叔作云汉之诗以美之。”密勿祇畏言勤劳戒惧也。

注 辟音普历反。史记曰“霹雳，阳气之动”也。

注 翼氏风角曰：“风者天之号令，所以谴告人君者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”聿，遂也。怀，来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

注 宰府谓司徒桥玄府也。朱衣谓祭官也。汉官仪曰：“汉家赤行，齐者绛薰靡。”靡音文伐反。

注 解除谓谢过也。

注 易坤文言曰：“地道也，妻道也。”其彖曰：“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。”

注 表左谓陈之于表左也，犹今云“如左”、“如右”。

一事：明堂月令，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，迎五帝于郊，所以导致神气，祈福丰年。清庙祭祀，追往孝敬，养老辟雍，示人礼化，皆帝者之大业，祖宗所祇奉也。而有司数以蕃国簠丧，宫内产生，及吏卒小污，屡生忌故。窃见南郊斋戒，未尝有废，至于它祀，辄兴异议。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？孝元皇帝策书曰：“礼之至敬，莫重于祭，所以竭心亲奉，以致肃祇者也。”又元和故事，复申先典。前后制书，推心恳恻。而近者以来，更任太史。忘礼敬之大，任禁忌之书，拘信小故，以亏大典。礼，妻妾产者，斋则不入侧室之门，无废祭之文也。

所谓宫中有卒，三月不祭者，谓士庶人数堵之室，共处其中耳，岂谓皇居之旷，臣妾之觴哉？自今斋制宜如故典，庶苍风霆鬻妖之异。

注 天子居明堂，各依其月布政，故云“明堂月令”。四立谓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。各以其日，天子亲迎气于其方，并祭其方之帝。季夏之末，祭中央帝也。

注 小污谓病及死也。

注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：“山川百神应典礼者，尚未咸秩，其议修鬲祀，以祈丰年。”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。三年，望祀华、霍，东柴岱宗，为人祈福。

注 礼记曰“妻将生子，及月辰，居侧室，夫使人日再问之。夫斋，则不入侧室之门”也。

注 仪礼曰：“有死于宫中者，则为之三月不举祭。”

二事：臣闻国之将兴，至言数闻，内知己政，外见民情。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，而犹广求得失。又因髴异，援引幽隐，重贤良、方正、敦朴、有道之选，危言极谏，不绝于朝。陛下亲政以来，频年髴异，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。诚当思省述修旧事，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，以解易传“政悖德隐”之言。

三事：夫求贤之道，未必一涂，或以德显，或以言扬。顷者，立朝之士，曾不以忠信见赏，恒被谤讪之诛，遂使鬲下结口，莫图正辞。郎中张文，前独尽狂言，圣听纳受，以责三司。臣子旷然，觴庶解悦。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，以劝忠謇，宣声海内，博开政路。

注 汉名臣奏张文上疏，其略曰：“春秋义曰：‘蝗者贪扰之气所生。天意若曰：贪狼之人，蚕食百姓，若蝗食禾稼而扰万民。兽啮人者，象暴政若兽而啮人。’京房易传曰：‘小人不义而反尊荣，则虎食人，辟历杀人，亦象暴政，妄有喜怒。’政以贿成，刑放于宠，推类 意，探指求原，皆象鬲下贪狼，威教妄施，或苦蝗虫。宜 正觴邪，清审选举，退屏贪暴。鲁僖公小国诸侯， 政修己，斥退邪臣，尚获其报，六月甚雨之应。岂况万乘之主，修善求贤？宜举敦朴，以辅善政。陛下体尧舜之圣，秉独见之明，恢太平之业，敦经好学，流布远近，

可留须臾神虑，则*(可)*致太平，招休征矣。”制曰：“下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夫瑞不虚至，螫必有缘。朕以不德，秉统未明，以招袄伪，将何以昭显宪法哉？三司任政者也，所当夙夜，而各拱默，讫未有闻，将何以奉荅天意，*(救)**[救]*宁我人？其各悉心思所崇改，务消复之术，称朕意焉。”

注 右，用事之便，谓枢要之官。

四事：夫司隶校尉、诸州刺史，所以督察奸枉，分别白黑者也。伏见幽州刺史杨熹、益州刺史庞芝、凉州刺史刘虔，各有奉公疾奸之心，熹等所纠，其嗟尤多。余皆枉桡，不能称职。或有抱罪怀瑕，与下同疾，纲网弛纵，莫相举察，公府台阁亦复默然。五年制书，议遣八使，又令三公谣言奏事。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，邪枉者忧悸失色。未详斯议，所因寢息。昔刘向奏曰：“夫执狐疑之计者，开髑枉之门；养不断之虑者，来谗邪之口。”今始闻善政，旋复变易，足令海内测度朝政。宜追定八使，纠举非法，更选忠清，平章赏罚。三公岁尽，差其殿最，使吏知奉公之福，营私之祸，则觴螫之原庶可塞矣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三公听采长吏臧否，人所疾苦，条奏之。”是为举谣言者也。

注 语见前书。

注 平，和也。章，明也。

五事：臣闻古者取士，必使诸侯岁贡。孝武之世，郡举孝廉，又有贤良、文学之选，于是名臣辈出，文武并兴。汉之得人，数路而已。夫书画辞赋，才之小者，匡国理政，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先涉经术，听政余日，观省篇章，聊以

游意，当代博弈，非以教化取士之本。而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；下则连偶俗语，有类俳优；或窃成文，虚冒名氏。臣每受诏于盛化门，差次录第，其未及者，亦复随辈皆见拜擢。既加之恩，难复收改，但守奉禄，于义已弘，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，章帝集学士于白虎，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，文武之道，所宜从之。若乃小能小善，虽有可观，孔子以为“致远则泥”，君子故当志其大者。

注 尚书大传曰：“古者诸侯之于天子，三年一贡士。一适谓之攸好德，再适谓之贤贤，三适谓之有功。”注云：“适犹得也。”

注 数路谓孝廉、贤良、文学之类也。

注 论语子夏曰：“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小道，如今诸子书也。泥谓滞陷不通。”此岂以为孔子之言，当别有所据也。

六事：墨绶长吏，职典理人，皆当以惠利为绩，日月为劳。矚责之科，所宜分明。而今在任无复能省，及其还者，多召拜议郎、郎中。若器用优美，不宜处之冗散。如有衅故，自当极其刑诛。岂有伏罪惧考，反求迁转，更相放嗟，臧否无章？先帝旧典，未尝有此。可皆断绝，以核真伪。

注 汉官仪曰“秩六百石，铜章墨绶”也。

七事：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*(者)*为太子舍人。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，虽继体之君，父子至亲，公卿列臣，受恩之重，皆屈情从制，不敢踰越。

今虚伪小人，本非骨肉，既无幸私之恩，又无禄仕之实，惻隐思慕，情何缘生？

而髡聚山陵，假名称孝，行不隐心，义无所依，至有奸轨之人，通容其中。*(恒)**[桓]*思皇后祖载之时，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，本县追捕，乃伏其辜。虚伪杂秽，难得胜言。

又前至得拜，后辈被遗；或经年陵次，以暂归见漏；或以人自代，亦蒙宠荣。

争讼怨恨，凶凶道路。太子官属，宜搜选令德，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？其为不祥，莫与大焉。宜遣归田里，以明诈伪。

注 周礼曰：“丧祝掌大丧，及祖饰棺*(及)**[乃]*载，遂御之。”郑玄注云：

“祖谓将葬祖祭于庭，载谓升柩于车也。”

书奏，帝乃亲迎气北郊，及行辟雍之礼。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，悉改为丞尉焉。光和元年，遂置鸿都门学，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。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，或出为刺史、太守，入为尚书、侍中，乃有封侯赐爵者，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。

时妖异数见，人相惊扰。其年七月，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华、太史令单扬诣金商门，引入崇德殿，使中常侍曹节、王甫就问鬻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。邕悉心以对，事在五行、天文志。又特诏问曰：

“比灾变互生，未知厥咎，朝廷焦心，载怀恐惧。每访髡公卿士，庶闻忠言，而各存括囊，莫肯尽心。以邕经学深奥，故密特稽问，宜披露失得，指陈政要，勿有依违，自生疑讳。具对经术，以阜囊封上。”邕对曰：“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，

深悼灾咎，矧臣末学，特垂访及，非臣蝼蚁所能堪副。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，岂可以顾患避害，使陛下不闻至戒哉！臣伏思诸异，皆亡国之怪也。天子大汉，殷勤不已，故屡出祲变，以当谴责，欲令人君感悟，改危即安。今灾眚之发，不于它所，远则门垣，近在寺署，其为监戒，可谓至切。蜺彘鸡化，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。前者乳母赵娆，贵重天下，生则赏藏侔于天府，死则丘墓踰于园陵，两子受封，兄弟典郡；续以永乐门史霍玉，依阻城社，又为奸邪。今者道路纷纷，复云有程大人者，察其风声，将为国患。宜高为堤防，明设禁令，深惟赵、霍，以为至戒。今圣意勤勤，思明邪正。而闻太尉张颢，为玉所进；光禄勋姓璋，有名贪浊；又长水校尉赵瑄、

屯骑校尉盖升，并叨时幸，荣富优足。宜念小人在位之咎，退思引身避贤之福。

伏见廷尉郭禧，纯厚老成；光禄大夫桥玄，聪达方直；故太尉刘宠，忠实守正；并宜为谋主，数见访问。夫宰相大臣，君之四体，委任责成，优劣已分，不宜听纳小吏，雕琢大臣也。又尚方工技之作，鸿都篇赋之文，可且消息，以示惟忧。诗云：‘畏天之怒，不敢戏豫。’天戒诚不可戏也。宰府孝廉，士之高选。近者以辟召不慎，切责三公，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，开请托之门，违明王之典，觝心不厌，莫之敢言。臣愿陛下忍而绝之，思惟万机，以荅天望。圣朝既自约厉，左右近臣亦宜从化。人自抑损，以塞咎戒，则天道亏满，鬼神福谦矣。臣以愚赣，感激忘身，敢触忌讳，手书具对。夫君臣不密，上有漏言之戒，下有失身之祸。愿寝臣表，无使尽忠之吏，受怨奸仇。”章奏，帝览而叹息，因起更衣，曹节于后窃视之，悉宣语左右，事遂漏露。其为邕所裁黜者，皆侧目思报。

注 洛阳记曰“南宫有崇德殿、太极殿，西有金商门”也。

注 其志今亡。续汉志曰，光和元年，诏问曰：“连年蝗虫，其咎焉在？”邕对曰：“易传云：‘大作不时天降螽，厥咎蝗虫来。’河图秘征篇曰：‘帝贪则政暴，吏酷则诛惨。生蝗虫，贪苛之所致也。’”又南宫侍中寺，雌欲化为雄，一身毛皆似雄，但头冠尚未变。诏以问邕。对曰：“貌之不恭，则有祸。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宫雌化为雄，不鸣无距。是岁元帝初即位，将立王皇后。至初元元年，丞相史家雌化为雄，距而鸣将。是*[岁]*后父禁为平阳侯，女立为后。至哀帝晏驾，后摄政，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，由是为乱。臣窃推之，头为元首，人君之象。今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而止，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。若应之不精，政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滋大也。”

注 括囊喻闭口而不言。易曰：“括囊无咎。”王弼注云：“括，结也。”

注 汉官仪曰“凡章表皆启封，其言密事得皂囊”也。

注 娆音奴鸟反。

注 赵娆及霍玉也。

注 姓，姓也；璋，名也。汉有姓伟。

注 音玄。蔡邕集“玆”作“玄”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。”

注 谓股肱也。

注 雕琢犹镌削以成其罪也。

注 厌，伏也，音一叶反。

注 易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”

初，邕与司徒刘合素不相平，叔父鞞尉质 又与将作大匠

*(杨)**[阳]*球有隙。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，璜遂使人飞章言邕、质数以私事请托于合，合不听，邕含隐切，志欲相中。

于是诏下尚书，召邕诘状。邕上书自陈曰：“臣被召，问以大鸿胪刘合前为济阴太守，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，合为司隶，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，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、侍御史胡母班，合不为用致怨之状。臣征营怖悸，肝胆涂地，不知死命所在。窃自寻案，实属宛、奇，不及陟、班。凡休假小吏，非结恨之本。与陟姻家，岂敢申助私党？”

如臣父子欲相伤陷，当明言台阁，具陈恨状所缘。内无寸事，而谤书外发，宜以臣对与合参验。臣得以学问特蒙矚异，执事秘馆，操管御前，姓名貌状，微简圣心。今年七月，召诣金商门，问以鬻异，赉诏申旨，诱臣使言。臣实愚赣，唯识忠尽，出命忘躯，不顾后害，遂讥刺公卿，内及宠臣。实欲以上对圣问，救消灾异，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。陛下不念忠臣直言，宜加掩蔽，诽谤卒至，便用疑怪。尽心之吏，岂得容哉？诏书每下，百官各上封事，欲以改政思讎，除凶致吉，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，旋被陷破之祸。今皆杜口结舌，以臣为戒，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？臣季父质，连见拔擢，位在上列。臣被蒙恩渥，数见访逮。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，破臣门户，非复发纠奸伏，补益国家者也。臣年四十有六，孤特一身，得托名忠臣，死有余荣，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。臣之愚冗，职当咎患，但前者所对，质不及闻，而衰老白首，横见引逮，随臣摧没，并入坑塹，诚冤诚痛。臣一入牢狱，当为楚毒所迫，趣以饮章，辞情何缘复闻？死期垂至，冒昧自陈。愿身当辜戮，丐质不并坐，则身死之日，更生之年也。惟陛下加餐，为万姓自爱。”于是下邕、质于洛阳狱，劾以仇怨奉公，议害大臣，大不敬，弃市。事奏，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，请之，帝亦更思

其章，有诏减死一等，与家属髡徙朔方，不得以赦令除。*(杨)
 **[阳]*球使客追路刺邕，客感其义，皆莫为用。球又赂其部
 主使加毒害，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，故每得免焉。居五原
 安阳县。

注 质字子文，着汉职仪。

注 中伤也。

注 休，假也。前书音义曰“吏病满百日当免”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书佐，主干文书。”

注 邕集其奏曰：“邕属张宛长休百日，合假宛五日；复
 属河南李奇为书佐，合不为召；太山党魁羊陟与邕季父鞠尉质
 对门九族，质为尚书，营护阿拥，令文书不觉，合被诏书考胡
 母班等，辞与陟为党，质及邕频诣合问班所及，合不应，遂怀
 怨恨，欲必中伤合。”制曰：“下司隶校尉正处上。”邕集作
 “綦母班”也。

注 赍犹持也，与驢通。

注 前在金商门对事之时，质为下邳相，故不闻也。

注 趣音促。饮犹隐却告人姓名，无可对问。章者，今之
 表也。邕集曰：“光和元年，都官从事张恕，以辛卯诏书，收
 邕送雒阳诏狱。考吏张静谓邕曰：‘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，
 法令无此，以诏书又刊章家姓名，不得对相指斥考事，君学多
 所见，古今如此，岂一事乎？’答曰：‘晓是。’吏遂饮章为
 文书。”臣贤案：俗本有不解“饮”字，或改为“报”，或改
 为“款”，并非也。

注 丐，乞也。

注 即西安阳县也，故城在今胜州银城县。

邕前在东观，与卢植、韩说等撰补后汉记，会遭事流离，不及得成，因上书自陈，奏其所着十意，分别首目，连置章左。帝嘉其才高，会明年大赦，及宥邕还本郡。邕自徙及归，凡九月焉。将就还路，五原太守王智饯之。酒酣，智起舞属邕，邕不为报。智者，中常侍王甫弟也，素贵骄，鼻于宾客，诟邕曰：“徒敢轻我！”邕拂衣而去。智衔之，密告邕怨于囚放，谤讪朝廷。内宠恶之。邕虑卒不免，乃亡命江海，远迹吴会。

往来依太山羊氏，积十二年，在吴。

注 犹前书十志也。邕别传曰：“邕昔作汉记十意，未及奏上，遭事流离，因上书自陈曰：‘臣既到徙所，乘塞守烽，职在候望，忧怖焦灼，无心能复操笔成草，致章阙廷。诚知圣朝不责臣谢，但怀愚心有所不竟。臣自在布衣，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，光武已来唯记纪传，无续志者。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，知臣颇识其门户，略以所有旧事与臣。虽未备悉，粗见首尾，积累思惟，二十余年。不在其位，非外史庶人所得述。天诱其衷，得备著作郎，建言十志皆当撰录。会臣被罪，逐放边野，恐所怀随躯朽腐，抱恨黄泉，遂不设施，谨先颠踣，科条诸志，臣欲删定者一，所当接续者四，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，及经典髡书[所]宜摭摭，本奏诏书所当依据，分别首目，并书章左，惟陛下留神省察。臣谨因临戎长霍围封上。’有律历意第一，礼意第二，乐意第三，郊祀意第四，天文意第五，车服意第六。”

注 属犹劝也，音烛。

注 张鹭文士传曰：“邕告吴人曰：‘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，见屋椽竹东闲第十六可以为笛。’取用，果有异声。”伏滔长笛赋序云“柯亭之观，以竹为椽，邕取为笛，奇声独绝”

也。

吴人有烧桐以爨者，邕闻火烈之声，知其良木，因请而裁为琴，果有美音，而其尾犹焦，故时人名曰“焦尾琴”焉。初，邕在陈留也，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，比往而酒以酣焉。客有弹琴于屏，邕至门试潜听之，曰：“愷！以乐召我而有杀心，何也？”遂反。将命者告主人曰：“蔡君向来，至门而去。”

邕素为邦乡所宗，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，邕具以告，莫不怵然。弹琴者曰：

“我向鼓弦，见螳螂方向鸣蝉，蝉将去而未飞，螳螂为之一前一却。吾心耸然，惟恐螳螂之失之也，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？”邕莞然而笑曰：

“此足以当之矣。”

注 傅玄琴赋序曰：“齐桓公有鸣琴曰‘号钟’，楚庄有鸣琴曰‘绕梁’，司马相如‘绿绮’，蔡邕有‘焦尾’，皆名器也。”

注 叹声也，音愷。

注 怵犹怪也，音武。

注 莞，笑貌也，音胡板反。

中平六年，灵帝崩，董卓为司空，闻邕名高，辟之。称疾不就。卓大怒，詈曰：

“我力能族人，蔡邕遂偃蹇者，不旋踵矣。”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，邕不得已，到，署祭酒，甚见敬重。举高第，补侍

御史，又转持书御史，迁尚书。三日之闲，周历三台。迁巴郡太守，复留为侍中。

初平元年，拜左中郎将，从献帝迁都长安，封高阳乡侯。

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，称尚父。卓谋之于邕，邕曰：“太公辅周，受命翦商，故特为其号。今明公威德，诚为巍巍，然比之尚父，愚意以为未可。宜须关东平定，车驾还反旧京，然后议之。”卓从其言。

*（初平）*二年六月，地震，卓以问邕。邕对曰：“地动者，阴盛侵阳，臣下踰制之所致也。前春郊天，公奉引车驾，乘金华青盖，爪画两轡，远近以为非宜。”

卓于是改乘阜盖车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乘輿大驾，公卿奉引，皇太子、皇子皆安车，朱轮，青盖，金华爪，画轡。”广雅：“轡，箱也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中二千石、二千石皆阜盖，朱两轡。”

卓重董邕才学，厚相遇待，每集燕，辄令邕鼓琴赞事，邕亦每存匡益。然卓多自佞用，邕恨其言少从，谓从弟谷曰：“董公性刚而遂非，终难济也。吾欲东奔兖州，若道远难达，且遯逃山东以待之，何如？”谷曰：“君状异恒人，每行观者盈集。以此自匿，不亦难乎？”邕乃止。

及卓被诛，邕在司徒王允坐，殊不意言之而叹，有动于色。允勃然叱之曰：“董卓国之大贼，几倾汉室。君为王臣，所宜同忿，而怀其私遇，以忘大节！今天诛有罪，而反相伤痛，岂不共为逆哉？”即收付廷尉治罪。邕陈辞谢，乞黥首刖足，继成汉史。士大夫多乡救之，不能得。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：“伯喈旷世逸才，多识汉事，当续成后史，为一代大典。且忠

孝素着，而所坐无名，诛之无乃失人望乎？”允曰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流于后世。方今国祚中衰，神器不固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。既无益圣德，复使吾党蒙其讪议。”日磾退而告人曰：“王公其不长世乎？善人，国之纪也；制作，国之典也。灭纪废典，其能久乎！”邕遂死狱中。允悔，欲止而不及。时年六十一。搢绅诸儒莫不流涕。北海郑玄闻而叹曰：“汉世之事，谁与正之！”兖州、陈留*(闻)**[闲]*皆画像而颂焉。

注 凡史官记事，善恶必书。谓迁所着史记，但是汉家不善之事，皆为谤也。

非独指武帝之身，即高祖善家令之言，武帝筭缙、榷酤之类是也。班固集云：“司马迁著书，成一家之言。至以身陷刑，故微文刺讥，贬损当世，非谊士也。”

其撰集汉事，未见录以继后史。适作灵纪及十意，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，因李傕之乱，湮没多不存。所着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赞、连珠、箴、吊、论议、独断、劝学、释诲、叙乐、女训、篆隶、祝文、章表、书记，凡百四篇，传于世。

论曰：意气之感，士所不能忘也。流极之运，有生所共深悲也。当伯喈抱钳扭，徙幽裔，仰日月而不见照烛，临风尘而不得经过，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！及解刑衣，窜欧越，潜舟江壑，不知其远，捷步深林，尚苦不密，但愿北首旧丘，归骸先垄，又可得乎？董卓一旦入朝，辟书先下，分明枉结，信宿三迁。匡导既申，狂僭屡革，资同人之先号，得北叟之后福。属其庆者，夫岂无怀？君子断刑，尚或为之不举，

况国宪仓卒，虑不先图，矜情变容，而罚同邪党？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，放此为戮，未或闻之典刑。

注 流，极，皆放也。极音纪力反。

注 谓迫促之，令不得避风尘也。

注 谓三日之闲，位历三台也。

注 易同人卦曰：“先号咷而后笑。”北叟，塞上叟也。其马亡入胡中，人皆吊之。叟曰：“何知非福？”居数月，其马引胡骏马而归，人皆贺之。叟曰：“何知非祸？”及家富马良，其子好骑，墮而折髀，人皆吊之。叟曰：“何知非福？”

居一年，胡夷大入，丁壮皆战死者十九，其子独以跛之故，子父相保。见淮南子也。

注 庆谓恩遇也。怀，思也。荷恩遇者，岂不思之乎？

注 左传郑伯见虢叔曰：“夫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。”杜注云：“不举盛饌也。”

注 执政谓王允也。

注 放音甫往反。

赞曰：季长戚氏，才通情侈。苑囿典文，流悦音伎。邕实慕静，心精辞绮。

斥言金商，南徂北徙。籍梁怀董，名浇身毁。

注 侈谓纱帐、女乐之类。音伎谓鼓琴吹笛之属也。

注 谓对事于金商门，指斥而言，无隐讳也。

注 籍梁谓融因籍梁冀贵幸，为作西第颂。怀董谓邕怀董

卓之恩也。浇，薄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一

左周黄列传 第五十一

左雄字伯豪，南*(郡)**[阳]*涅阳人也。安帝时，举孝廉，稍迁冀州刺史。州部多豪族，好请托，雄常闭门不与交通。奏案贪猾二千石，无所回忌。

永建初，公车征拜议郎。时顺帝新立，大臣懈怠，朝多阙政，雄数言事，其辞深切。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，上疏荐之曰：“臣见方今公卿以下，类多拱默，以树恩为贤，尽节为愚，至相戒曰：‘白璧不可为，容容多后福。’伏见议郎左雄，数上封事，至引陛下身遭难厄，以为警戒，实有王臣蹇蹇之节，周公谏成王之风。宜擢在喉舌之官，必有匡弼之益。”由是拜雄尚书，再迁尚书令。

上疏陈事曰：

注 容容犹和同也。言不可独为白玉之清絜，当与觿人和同。

注 谏，谋也。即尚书立政、无逸篇之类也。

臣闻柔远和迓，莫大宁人，宁人之务，莫重用贤，用贤之道，必存考黜。是以鯀陶对禹，贵在知人。“安人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分伯建侯，代位亲民，民用和穆，礼让以兴。故诗

云：“有澍淒淒，兴雨祁祁。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”

及幽、厉昏乱，不自为政， 驩艳用权，七子党进，贤愚错绪，深谷为陵。

故其诗云：“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。”又曰：“哀今之人，胡为虺蜴？”言人畏吏如虺蜴也。

宗周既灭，六国并秦，坑儒泯典， 黜革五等，更立郡县，

县设令长，郡置守尉，什伍相司，封豕其民。 大汉受命，虽未复古，然克慎庶官，蠲苛救敝，悦以济难，抚而循之。至于文、景，天下康乂。诚由玄靖宽柔，克慎官人故也。降及宣帝，兴于仄陋，综核名实，知时所病，刺史守相，辄亲引见，考察言行，信赏必罚。帝乃叹曰：“民所以安而无怨者，政平吏良也。

与我共此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！”以为吏数变易，则下不安业；久于其事，则民服教化。其有政理者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，公卿缺则以次用之。是以吏称其职，人安其业。汉世良吏，于兹为盛，故能降来仪之瑞，建中兴之功。

注 尚书鲧陶谟之词也。惠，爱也。黎，觶也。

注 诗小雅也。澍，阴云也。淒淒，云兴貌。祁，徐也。言阴阳和，风雨时，先雨公田，乃及私田。

注 诗小雅刺幽王曰：“不自为政，卒劳百姓。”

注 驩艳谓驩嬖也。艳，色美也。七子皆驩嬖之亲党，谓皇甫为卿士，仲允为膳夫，家伯为宰，番为司徒，蹇为趣马，聚子为内史，橐为师氏也。厉王淫于色，七子皆用，言妻党盛也。四国，四方之国也。虺蜴之性，见人则走，哀今之人皆如

是，伤时政事。见诗小雅。番音方元反。聚音侧流反。橘音记禹反。

注 徼，削也。五等谓诸侯。

注 史记，商鞅为秦定变法之令，令人什伍而相牧司，犯禁相连坐，不告奸者腰斩。杨雄长杨赋曰“秦竄窳其土，封豕其人”也。

注 宣帝时凤皇五至，因以纪年。

汉初至今，三百余载，俗浸雕敝，巧伪滋萌，下饰其诈，上肆其残。典城百里，转动无常，各怀一切，莫虑长久。谓杀害不辜为威风，聚敛整辨为贤能，以理己安民为劣弱，以奉法循理为不化。髡钳之戮，生于睚眦；覆尸之祸，成于喜怒。视民如寇讎，税之如豺虎。监司项背相望，与同疾疢，见非不举，闻恶不察，观政于亭传，责成于僮月，言善不称德，论功不据实，虚诞者获誉，拘检者离毁。或因罪而引高，或色斯以求名。州宰不覆，竞共辟召，踊跃升腾，超等踰匹。或考奏捕案，而亡不受罪，会赦行赂，复见洗涤。

朱紫同色，清浊不分。故使奸猾枉滥，轻忽去就，拜除如流，缺动百数。乡官部吏，职斯禄薄，车马衣服，一出于民，廉者取足，贪者充家，特选横调，纷纷不绝，送迎烦费，损政伤民。和气未洽，鬻眚不消，咎皆在此。今之墨绶，犹古之诸侯，拜爵王庭，舆服有庸，而齐于匹竖，叛命避负，非所以崇宪明理，惠育元元也。臣愚以为守相长吏，惠和有显嗟者，可就增秩，勿使移徙，非父母丧不得去官。其不从法禁，不式王命，锢之终身，虽会赦令，不得齿列。若被劾奏，亡不就法者，徙家边郡，以惩其后。乡部亲民之吏，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，宽其负筭，增其秩禄，吏职满岁，宰府州郡

乃得辟举。如此，威福之路塞，虚伪之端绝，送迎之役损，赋敛之源息。循理之吏，得成其化；率土之民，各宁其所。追配文、宣中兴之轨，
流光垂祚，永世不刊。

注 国语曰：“丹廷见令尹子常，与之语，问畜货聚*(焉)**[马]*。归以语其弟曰：‘楚其亡乎？吾见令尹如饿兽豺虎焉，殆必亡者也。’”注 项背相望谓前后相顾也。背音辈。

注 髓，匝也。谓一岁。

注 离，遭也。

注 因罪潜遁，以求高尚之名也。论语曰：“色斯举矣。言观前人之颜色也。

注 斯，贱也。

注 调，征也。

注 墨绶谓令长，即古子男之国也。

注 庸，常也。

注 式，用也。

注 任，堪也，音人林反。

注 负，欠也。筭，口钱也。儒生未有品秩，故宽之。

注 文帝、宣帝也。文帝遭吕氏难，故亦云中兴。

帝感其言，申下有司，考其真伪，详所施行。雄之所言，皆明达政体，而宦竖擅权，终不能用。自是选代交互，令长月易，迎新送旧，劳扰无已，或官寺空旷，无人案事，每选部剧，乃至逃亡。

永建三年，京师、汉阳地皆震裂，水泉涌出。四年，司、

冀复有大水。雄推较鬻异，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，又上疏言：“宜密为备，以俟不虞。”寻而青、冀、杨州盗贼连发，数年之闲，海内扰乱。其后天下大赦，贼虽颇解，而官犹无备，流叛之余，数月复起。雄与仆射郭虔共上疏，以为“寇贼连年，死亡太半，一人犯法，举宗髡亡。宜及其尚微，开令改悔。若告党与者，听除其罪；

能诛斩者，明加其赏”。书奏，并不省。

注 天镜经曰：“大水自平地出，破山杀人，其国有兵。”

又上言：“宜崇经术，缮修太学。”帝从之。阳嘉元年，太学新成，诏试明经者补弟子，增甲乙之科，员各十人。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、舍人、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。

雄又上言：“郡国孝廉，古之贡士，出则宰民，宣协风教。若其面墙，则无所施用。孔子曰‘四十不惑’，礼称‘强仕’。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，不得察举，皆先诣公府，诸生试家法，文吏课笺奏，副之端门，练其虚实，以观异能，以美风俗。有不承科令者，正其罪法。若有茂才异行，自可不拘年齿。”帝从之，于是班下郡国。明年，有广陵孝廉徐淑，年未及举，台郎疑而诘之。

对曰：“诏书曰‘有如颜回、子奇，不拘年齿’，是故本郡以臣充选。”郎不能屈。雄诘之曰：“昔颜回闻一知十，孝廉闻一知几邪？”淑无以对，乃谴溲郡。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，唯汝南陈蕃、颍川李膺、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。自是牧守畏栗，莫敢轻举。迄于永嘉，察选清平，多得其人。

注 儒有一家之学，故称家*[法]*。

注 谢承书曰“淑字伯进，广陵海西人也。宽裕博雅，好学乐道。随父慎在京师，钻孟氏易、春秋、公羊、礼记、周官。善诵太公六韬，交接英雄，常有壮志。举茂才，除勃海修令，迁琅邪都尉”也。

注 解见顺帝纪。

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，使公卿子弟为诸生。有志操者，加其俸禄。及汝南谢廉，河南赵建，年始十二，各能通经，雄并奏拜童子郎。于是负书来学，云集京师。

初，帝废为济阴王，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，帝后以娥前有谋，遂封为山阳君，邑五千户。又封大将军梁商子冀襄邑侯。雄上封事曰：“夫裂土封侯，王制所重。高皇帝约，非刘氏不王，非有功不侯。孝安皇帝封江京、王圣等，遂致地震之异。永建二年，封阴谋之功，又有日食之变。数术之士，咸归咎于封爵。今青州饥虚，盗贼未息，民有乏绝，上求禀贷。陛下干干劳思，以济民为务。宜循古法，宁静无为，以求天意，以消鬻异。诚不宜追录小恩，亏失大典。”帝不听。雄复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，谗谀蒙幸者，盖听忠难，从谀易也。夫刑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

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时俗为忠者少，而习谀者多。故令人主数闻其美，稀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至于危亡。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，欲特加显赏。

案尚书故事，无乳母爵邑之制，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。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，生为天下所咀嚼，死为海内所欢快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而庸仆羞与为比者，以其无义也。夷、齐贱

为匹夫，而王侯争与为伍者，以其有德也。今阿母躬蹈约俭，以身率下，髡僚蒸庶，莫不向风，而与王圣并同爵号，惧违本操，失其常愿。臣愚以为凡人之心，理不相远，其所不安，古今一也。百姓深怨王圣倾覆之祸，民萌之命，危于累卵，常惧时世复有此类。怵惕之念，未离于心；

恐惧之言，未绝乎口。乞如前议，岁以千万给奉阿母，内足以尽恩爱之欢，外可不为吏民所怪。梁冀之封，事非机急，宜过齧厄之运，然后平议可否。”会复有地震、缙氏山崩之异，雄复上疏谏曰：“先帝封野王君，汉阳地震，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，专政在阴，其齧尤大。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，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可以官，宜还阿母之封，以塞齧异。今冀已高让，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。”雄言数切至，娥亦畏惧辞让，而帝恋恋不能已，卒封之。后阿母遂以交遘失爵。

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，召诣尚书，传呼促步，又加以捶扑。雄上言：“九卿位亚三事，班在大臣，行有佩玉之节，动有庠序之仪。孝明皇帝始有扑罚，皆非古典。”帝从而改之，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。自雄掌纳言，多所匡肃，每有章表奏议，台阁以为故事。迁司隶校尉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，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。”

初，雄荐周举为尚书，举既称职，议者咸称焉。及在司隶，又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以为将帅，而直尝坐臧受罪，举以此劾奏雄。雄悦曰：“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，今宣光以此奏吾，乃是韩厥之举也。”由是天下服焉。明年坐法免。后复为尚书。永和三年卒。

注 韩厥，韩献子也。国语曰：“赵宣子举献子于灵公，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，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献子执而戮之。宣子皆告诸大夫曰：‘可贺我矣。吾举厥也而中吾，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’”周举字宣光，汝南汝阳人，陈留太守防之子。防在儒林传。举姿貌短陋，而博学洽闻，为儒者所宗，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“五经从横周宣光。”

延*(熹)**[光]*四年，辟司徒李合府。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，诛灭诸阎，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，宜徙别馆，绝朝见。髡臣议者咸以为宜。举谓合曰：“昔郑武姜谋杀严公，严公誓之黄泉；秦始皇怨母失行，久而隔绝，后感颍考叔、茅焦之言，循复子道。书传美之。今诸阎新诛，太后幽在离宫，若悲愁生疾，一日不虞，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？如从禅议，后世归咎明公。宜密表朝廷，令奉太后，率厉髡臣，朝覲如旧，以厌天心，以荅人望。”合即上疏陈之。明年正月，帝乃朝于东宫，太后由此以安。

注 郑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，爱叔段，谋杀庄公。公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颖谷封人，曰：“若掘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！”公从之，遂为母子如初。事见左传。茅焦事，解见苏竟传也。

后长乐少府朱伥代合为司徒，举犹为吏。时孙程等坐怀表上殿争功，帝怒，悉徙封远县，敕洛阳令促期发遣。举说朱伥曰：“朝廷在西钟下时，非孙程等岂立？虽韩、彭、吴、贾之功，何以加诸！今忘其大德，录其小过，如道路夭折，帝有杀功臣之讥。及今未去，宜急表之。”伥曰：“今诏怒，

二尚书已奏其事，吾独表此，必致罪谴。”举曰：“明公年过八十，位为台辅，不于今时竭忠报国，惜身安宠，欲以何求？禄位虽全，必陷佞邪之讥；谏而获罪，犹有忠贞之名。若举言不足采，请从此辞。”侏乃表谏，帝果从之。

注 音丑良反。

注 朝廷谓顺帝也。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谋于西钟下，共立济阴王为顺帝也。

注 韩信、彭越、吴汉、贾复也。

举后举茂才，为平丘令。上书言当世得失，辞甚切正。尚书郭虔、应贺等见之叹息，共上疏称举忠直，欲帝置章御坐，以为规诫。

注 平丘，县，属陈留郡。

注 章谓所上之书。

举稍迁并州刺史。太原一郡，旧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龙忌之禁。至其亡月，咸言神灵不乐举火，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，老小不堪，岁多死者。举既到州，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，言盛冬去火，残损民命，非贤者之意，以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。于是觴惑稍解，风俗颇革。

注 新序曰：“晋文公反国，介子推无爵，遂去而之介山之上。文公求之不得，乃焚其山，推遂不出而焚死。”事具耿恭传。龙，星，木之位也，春见东方。

心为大火，惧火之盛，故为之禁火。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

焚而禁火。

注 其事见桓谭新论及汝南先贤传也。

转冀州刺史。阳嘉三年，司隶校尉左雄荐举，征拜尚书。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，名重朝廷，左右惮之。是岁河南、三辅大旱，五谷罄伤，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，又下司隶、河南祷祀河神、名山、大泽。诏书以举才学优深，特下策问曰：“朕以不德，仰承三统，夙兴夜寐，思协大中。顷年以来，旱罄屡应，稼穡焦枯，民食困乏。五品不训，王泽未流，鬻司素餐，据非其位。审所贬黜，变复之征，厥嗟何由？分别具对，勿有所讳。”举对曰：“臣闻易称‘天尊地卑，乾坤以定’。二仪交构，乃生万物，万物之中，以人为贵。

故圣人养之以君，成之以化，顺四节之宜，适阴阳之和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。

包之以仁恩，导之以德教，示之以罄异，训之以嘉祥。此先圣承干养物之始也。

夫阴阳闭隔，则二气否塞；二气否塞，则人物不昌；人物不昌，则风雨不时；

风雨不时，则水旱成罄。陛下处唐虞之位，未行尧舜之政，近废文帝、光武之法，而循亡秦奢侈之欲，内积怨女，外有旷夫。今皇嗣不兴，东宫未立，伤和逆理，断绝人伦之所致也。非但陛下行此而已，竖宦之人，亦复虚以形执，威侮良家，取女闭之，至有白首歿无配偶，逆于天心。昔武王入殷，出倾宫之女；成汤遭罄，以六事克己；鲁僖遇旱，而自责祈雨：

皆以精诚转祸为福。自枯旱以来，弥历年岁，未闻陛下改过之嗟，徒劳至尊暴露风尘，诚无益也。又下州郡祈神致请。昔齐有大旱，景公欲祀河伯，晏子谏曰：‘不可。

夫河伯以水为城国，鱼鳖为民庶。水尽鱼枯，岂不欲雨？自是不能致也。’

陛下所行，但务其华，不寻其实，犹缘木希鱼，溘行求前。诚宜推信革政，崇道变惑，出后宫不御之女，理天下冤枉之狱，除太官重膳之费。夫五品不训，责在司徒，有非其位，宜急黜斥。臣自藩外擢典纳言，学薄智浅，不足以对。

易传曰：‘阳感天，不旋日。’惟陛下留神裁察。”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、仆射黄琼，问以得失。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，去斥贪污，离远佞邪，循文帝之俭，尊孝明之教，则时雨必应。帝曰：“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？”举独对曰：“臣从下州，超备机密，不足以别髡臣。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，忠贞也；阿谀苟容者，佞邪也。司徒视事六年，未闻有忠言异谋，愚心在此。”

其后以事免司徒刘崎，迁举司隶校尉。

注 天统、地统、人统谓之三统。事见白武通。

注 尚书洪范曰：“建用皇极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皇，大也。极，中也。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。”

注 五品，五常之教也。书曰：“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在宽。”训亦逊之义。

注 歿，终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武王入殷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，表商容之间，出倾宫之女于诸侯。”

注 帝王纪曰：“汤伐桀，后大旱七年，洛川竭，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：

‘政不节邪？使人疾邪？苞苴行邪？谗夫昌邪？宫室荣邪？女谒行邪？何不雨之极也！’”注 解见杨厚传。

注 晏子春秋之文。

注 缘木求鱼，见孟子之文。韩诗外传曰：“夫明镜所以照形，往古所以知今。

夫恶知往古之所以危亡，无异溲行而求逮于前人也。”

注 易稽览图之文也。解具郎顛传也。

注 别音彼列反。

永和元年，鬻异数见，省内恶之，诏召公、卿、中二千石、尚书诣显亲殿，问曰：“言事者多云，昔周公摄天子事，及薨，成王欲以公礼葬之，天为动变。及更葬以天子之礼，即有反风之应。北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，故数有鬻异，宜加尊谥，列于昭穆。”髡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，举独对曰：“昔周公有请命之应，隆太平之功，故皇天动威，以章圣德。北乡侯本非正统，奸臣所立，立不踰岁，年号未改，皇天不佑，大命天昏。

春秋王子猛不称崩，鲁子野不书葬。今北乡侯无它功德，以王礼葬之，于事已崇，不宜称谥。鬻管之来，弗由此也。”于是司徒黄尚、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议，帝从之。尚字伯河，南郡人也，少历显位，亦以政事称。

注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：“周公死，成王不图大礼，故天大雷雨，禾偃，大木拔。及成王寤金縢之策，改周公之葬，尊以王礼，申命鲁郊，而天立复风雨，禾稼尽起。”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短折曰夭，未名曰昏。”

注 子猛，周景王之子。子野，鲁襄公之子。春秋经书“王子猛卒”。杜元凯注云：“未即位，故不言崩。”又曰：“秋九月癸巳，子野卒。”注曰：“不书葬，未成君也。”

举出为蜀郡太守，坐事免。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，甚敬重焉。六年三月上巳日，商大会宾客，燕于洛水，举时称疾不往。商与亲昵酣饮极欢，及酒阑倡罢，继以露之歌，坐中闻者，皆为掩涕。太仆张种时亦在焉，会还，以事告举。举叹曰：“此所谓哀乐失时，非其所也。殃将及乎！”商至秋果薨。商疾笃，帝亲临幸，问以遗言。对曰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臣从事中郎周举，清高忠正，可重任也。”由是拜举谏议大夫。

注 周官曰：“女巫，掌岁时祓除衅沴。”郑玄云：“如今三月上巳，水上之类也。”司马彪续汉书曰“三月上巳，宫人皆絜于东流水上，自洗濯祓除为大絜”也。

注 纂文曰：“露，今之挽歌也。”崔豹古今注 露歌曰：“上露何易晞！”

露晞明朝还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”

注 左传曰，叔孙昭子与宋公语，相泣。乐祁退而告人曰：“君与叔孙其皆死乎？吾闻之，哀乐而乐哀，皆丧心也。心之精爽，是谓魂魄。魂魄去之，何以能久也！”

时连有鬻异，帝思商言，召举于显亲殿，问以变眚。举对曰：“陛下初立，遵修旧典，兴化致政，远近肃然。顷年以来，稍违于前，朝多宠幸，禄不序德。观天察人，准今方古，诚可危惧。书曰：‘僭恒眇若。’夫僭差无度，则言不从而下不正；阳无以制，则上扰下竭。宜密严州郡，察强宗大奸，以时禽讨。”

其后江淮猾贼周生、徐凤等处处并起，如举所陈。

注 尚书洪范之文也。孔安国注曰：“君行僭差，则常眇顺之也。”

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，皆选素有威名者，乃拜举为侍中，举侍中杜乔、守光禄大夫周栩、前青州刺史冯羨、尚书栾巴、侍御史张纲、兖州刺史郭遵、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，分行天下。其刺史、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，驿马上之；

墨绶以下，便辄收举。其有清忠惠利，为百姓所安，宜表异者，皆以状上。于是八使同时俱拜，天下号曰“八俊”。举于是劾奏贪猾，表荐公清，朝廷称之。

迁河内太守，征为大鸿胪。

及梁太后临朝，诏以殇帝幼崩，庙次宜在顺帝下。太常马访奏宜如诏书，谏议大夫吕勃以为应依昭穆之序，先殇帝，后顺帝。诏下公卿。举议曰：“春秋鲁闵公无子，庶兄僖公代立，其子文公遂跻僖于闵上。孔子讥之，书曰：‘有事于太庙，跻僖公。’传曰：‘逆祀也。’及定公正其序，经曰‘从祀先公’，为万世法也。今殇帝在先，于秩为父，顺帝在后，于亲为子，先后之义不可改，昭穆之序不可乱。吕勃议是也。”太后下诏从之。迁光禄勋，会遭母忧去职，后拜光禄大夫。

注 事见左氏传。

注 左氏传：“从祀先公。”杜预云：“从，顺也。先公，闵公、僖公也。将正二公之位，亲尽，故通言先公也。”

建和三年卒。朝廷以举清公亮直，方欲以为宰相，深痛惜之。乃诏告光禄勋、汝南太守曰：“昔在前世，求贤如渴，封墓轼闾，以光贤哲。故公叔见谏，翁归蒙述，所以昭忠厉俗，

作范后昆。故光禄大夫周举，性侁夷、鱼，忠踰随、管，前授牧守，及还纳言，出入京辇，有钦哉之绩，在禁闱有密静之风。予录乃勋，用登九列。方欲式序百官，亮协三事，不永夙终，用乖远图。朝廷愍悼，良为怆然。诗不云乎：‘肇敏戎功，用锡尔祉。’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。加赐钱十万，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。”子颺。

注 尚书曰，武王入殷，封比干墓，轼商容间。

注 公叔文子，卫大夫也。文子卒，其子戌请谥于君。君曰：“昔者卫国凶饥，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，不亦惠乎？卫国有难，夫子以其死卫寡人，不亦贞乎？”

夫子听卫国之政，修其班制，不亦文乎？谓夫子‘贞惠文子’。”事见礼记。尹翁归为右扶风，*[卒]*，宣帝下诏囉扬，赐金百斤。班固曰：“翁归承风，帝扬厥声。”故曰蒙述也。

注 伯夷、史鱼也。

注 随会、管仲。

注 史记尧典曰：“咨十有二牧，钦哉！”

注 诗大雅也。肇，谋也。敏，疾也。戎，汝也。锡，赐也。祉，福也。

注 *(诗)*国风羔羊诗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紵。退食自公，透蛇透蛇。”

注 音睹。

颺字巨胜，少尚玄虚，以父任为郎，自免归家。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，卑身降礼，致敬于颺。颺耻交报之，因杜门自绝。后太守举孝廉，复以疾去。时梁冀贵盛，被其征命者，莫敢不应，唯颺前后三辟，竟不能屈。后举贤良方正，不应。又

公车征，玄纁备礼，固辞废疾。常隐处窳身，慕老聃清静，杜绝人事，巷生荆棘，十有余岁。至延熹二年，乃开门延宾，游谈宴乐，及秋而梁冀诛，年终而颺卒，时年五十。蔡邕以为知命。自颺曾祖父扬至颺孙恂，六世一身，皆知名云。

黄琼字世英，江夏安陆人，魏郡太守香之子也。香在文苑传。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，辞病不就。遭父忧，服阕，五府俱辟，连年不应。

永建中，公卿多荐琼者，于是与会稽贺纯、广汉杨厚俱公车征。琼至纶氏，称疾不进。有司劾不敬，诏下县以礼慰遣，遂不得已。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，李固素慕于琼，乃以书逆遗之曰：“闻已度伊、洛，近在万岁亭，岂即事有渐，将顺王命乎？盖君子谓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故传曰‘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闲’。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。诚遂欲枕山栖谷，拟迹巢、由，斯则可矣；

若当辅政济民，今其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必待尧舜之君，此为志士终无时矣。常闻语曰：‘峣峣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污。’阳春之曲，和者必寡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

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，朝廷设坛席，犹待神明。

虽无大异，而言行所守无缺。而毁谤布流，应时折减者，岂非观听望深，声名太盛乎？自顷征聘之士，胡元安、薛孟尝、朱仲昭、顾季鸿等，其功业皆无所采，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。愿先生弘此远谏，令觴人叹服，一雪此言耳。”琼至，即拜议郎，稍迁尚书仆射。

注 纶氏即夏之纶国，少康之邑也。竹书纪年云：“楚及秦伐郑纶氏。”今洛州故嵩阳县城是也。

注 万岁亭在今洛州故嵩阳县西北。武帝元封元年，幸缙

氏，登太室，闻山上呼万岁声者三，因以名焉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，伯夷、叔齐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。谓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辱身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郑玄注云：不为夷、齐之清，不为惠、连之屈，故曰异于是也。

注 宋玉对楚襄王问曰：“客有歌于郢中者，为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为阳春白雪，属而和者不过数百人。是其曲高，其和寡。”

注 樊君，樊英也。事具英传。

初，琼随父在台阁，习见故事。及后居职，达练官曹，争议朝堂，莫能抗夺。

时连有鬻异，琼上疏顺帝曰：“闲者以来，卦位错谬，寒燠相干，蒙气数兴，日闇月散。原之天意，殆不虚然。陛下宜开石室，案河洛，外命史官，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鬻异，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，孰为多少。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，数见公卿，察问得失。诸无功德者，宜皆斥黜。臣前颇陈鬻管，并荐光禄大夫樊英、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、广汉杨厚，未蒙御省。伏见处士巴郡黄错、汉阳任棠，年皆耆耄，有作者七人之志。宜更见引致，助崇大化。”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。

注 易干凿度曰：“求卦主岁术常以太岁为岁纪岁，七十六为一纪，二十纪为一部首。即置积部首岁数，加所入纪岁数，以三十二除之，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数二卦而得一岁，未算即主岁之卦也。”

注 蒙，阴闇也。散谓不精明。

注 石室，藏书之府。河洛，图书之文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作者七人。”注云：“谓伯夷、叔齐、虞

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”

三年，大旱，琼复上疏曰：“昔鲁僖遇旱，以六事自让，躬节俭，闭女谒，于谗佞者十三人，诛税民受货者九人，退舍南郊，天立大雨。今亦宜顾省政事，有所损阙，务存质俭，以易民听。尚方御府，息除烦费。明敕近臣，使遵法度，如有不移，示以好恶。数见公卿，引纳儒士，访以政化，使陈得失。又囚徒尚积，多致死亡，亦足以感伤和气，招降螽旱。若改敝从善，择用嘉谋，则螽消福至矣。”书奏，引见德阳殿，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。

注 春秋考异邮曰“僖公之时，雨泽不澍，比于九月，公大惊惧，率髡臣禱山川，以六过自让，绌女谒，放下谗佞郭都*(之)*等十三人，诛领人之吏受货赂赵祝等九人。曰：‘辜在寡人。方今天旱，野无生稼，寡人当死，百姓何谤，请以身塞无状’”也。

自帝即位以后，不行籍田之礼。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，上疏奏曰：“自古圣帝哲王，莫不敬恭明祀，增致福祥，故必躬郊庙之礼，亲籍田之勤，以先髡萌，率劝农功。昔周宣王不籍千亩，虢文公以为大讥，卒有姜戎之难，终损中兴之名。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，体虔肃以应天，顺时奉元，怀柔百神，朝夕触尘埃于道路，昼暮聆庶政以恤人。虽诗咏成汤之不怠遑，书美文王之不暇食，诚不能加。今庙祀适闕，而祈谷絜斋之事，近在明日。臣恐左右之心，不欲屡动圣躬，以为亲耕之礼，可得而废。臣闻先王制典，籍田有日，司徒咸戒，司空除坛。先时五日，有协风之应，王即斋宫，飨醴载耒，诚重之也。自

癸巳以来，仍西北风，甘泽不集，寒凉尚结。迎春东郊，既不躬亲，先农之礼，所宜自勉，以逆和气，以致时风。易曰：‘君子自强不息。’斯其道也。”书奏，帝从之。

注 国语曰，宣王即位，不籍千亩。虢文公谏曰：“夫人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，故稷为太官。古者太史顺时覩土，农祥晨正日月，底于天庙。

先时九日，太史告稷曰：‘阳气俱蒸，土膏其动。’稷以告王，王即斋宫，百官御事。王耕一，班三之，庶人终于千亩。”王弗听，后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

音扶发反。

注 诗商颂曰：“不僭不滥，不敢怠遑。”书曰“文王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”也。

注 西北风曰不周风，亦曰厉风，见吕氏春秋也。

注 五经通义曰：“八风者，八卦之气。八风以时至，则阴阳变化之道成，万物得以时育生之。”

注 干卦象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也。

顷之，迁尚书令。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，专用儒学文吏，于取士之义，犹有所遗，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，事竟施行。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，又覆之于端门，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。琼复上言：“覆试之作，将以澄洗清浊，覆实虚滥，不宜改革。”帝乃止。出为魏郡太守，稍迁太常。和平中，以选入侍讲禁中。

元嘉元年，迁司空。桓帝欲曜崇大将军梁冀，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。特进胡广、太常羊溥、司隶校尉祝恬、太中大夫边韶等，咸称冀之勋德，其制度赏，以宜比周公，锡之

山川、土田、附庸。 琼独建议曰：“冀前以亲迎之劳，增邑三千，又其子胤亦加封赏。昔周公辅相成王，制礼作乐，化致太平，是以大启土宇，开地七百。今诸侯以户邑为制，不以里数为限。萧何识高祖于泗水，霍光定倾危以兴国，皆益户增封，以显其功。冀可比邓禹，合食四县，赏赐之差，同于霍光，使天下知赏必当功，爵不越德。”朝廷从之。冀意以为恨。会以地动策免。复为太仆。

注 诗鲁颂曰：“王曰叔父，建翼元子，俾侯于鲁，启翼土宇，为周室辅。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，锡之山川，土田附庸。”注云：“王，成王也。叔父，周公也。”

注 礼记明堂位曰“周公相武王以伐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位，以理天下。七年，致政于成王。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，是以封周公于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革车千乘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”也。

注 高祖为泗上亭长，萧何佐之，后拜何为相国，益封五千户。霍光废昌邑王，立宣帝，后益封光万七千户。

永兴元年，迁司徒，转太尉。梁冀前后所托辟召，一无所用。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，亦不加命。延熹元年，以日食免。复为大司农。明年，梁冀被诛，太尉胡广、司徒韩演、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，复拜琼为太尉。以师傅之恩，而不阿梁氏，乃封为邠乡侯， 邑千户。琼辞疾让封六七上，言旨恳恻，乃许之。梁冀既诛，琼首居公位，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，海内由是翕然望之。寻而五侯擅权，倾动内外，自度力不能匡，乃称疾不起。四年，以寇贼免。其年复为司空。秋，以地震免。

注 说文云“邠，颍川县”也。汉颍川有周承休侯国，元始二年更名曰邠，音亢。

注 五侯谓左悺、徐璜等。

七年，疾笃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天者务刚其气，君者务强其政。是以王者处高自持，不可不安；履危任力，不可不据。夫自持不安则颠，任力不据则危。故圣人升高据上，则以德义为首；涉危蹈倾，则以贤者为力。唐尧以德化为冠冕，以稷、契为筋力。高而益崇，动而愈据，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，保其社稷者也。

昔高皇帝应天顺民，奋剑而王，埽除秦、项，革命创制，降德流祚。至于哀、平，而帝道不纲，秕政日乱，遂使奸佞擅朝，外戚专恣。所冠不以仁义为冕，所蹈不以贤佐为力，终至颠蹶，灭绝汉祚。天维陵弛，民鬼惨怛，赖皇干眷命，炎德复辉。光武以圣武天挺，继统兴业，创基冰泮之上，立足枳棘之林。

擢贤于觴愚之中，画功于无形之世。崇礼义于交争，循道化于乱离。是自历高而不倾，任力危而不跌，兴复洪祚，开建中兴，光被八极，垂名无穷。至于中叶，盛业渐衰。陛下初从藩国，爰升帝位，天下拭目，谓见太平。而即位以来，未有胜政。诸梁秉权，竖宦充朝，重封累职，倾动朝廷，卿校牧守之选，皆出其门，羽毛齿革、明珠南金之宝，殷满其室，富拟王府，執回天地。

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荣。忠臣惧死而杜口，万夫怖祸而木舌，塞陛下耳目之明，更为聋瞽之主。故太尉李固、杜乔，忠以直言，德以辅政，念国亡身，陨歿为报，而坐陈国议，遂见残灭。贤愚切痛，海内伤惧。又前白马令李云，指言宦官

罪秽宜诛，皆因觻人之心，以救积薪之敝。弘农杜觻，知云所言宜行，惧云以忠获罪，故上书陈理之，乞同日而死，所以感悟国家，庶云获免。

而云既不辜，觻又并坐，天下尤痛，益以怨结，故朝野之人，以忠为讳。昔赵杀鸣犊，孔子临河而反。夫覆巢破卵，则凤皇不翔；刳牲夭胎，则麒麟不臻。

诚物类相感，理使其然。尚书周永，昔为沛令，素事梁冀，幸其威势，坐事当罪，越拜令职。见冀将衰，乃阳毁示忠，遂因奸计，亦取封侯。又黄门协邪，髡辈相党，自冀兴盛，腹背相亲，朝夕图谋，共构奸轨。临冀当诛，无可设巧，复记其恶，以要爵赏。陛下不加清澄，审别真伪，复与忠臣并时显封，使朱紫共色，粉墨杂蹂，所谓抵金玉于沙砾，碎珪璧于泥涂。四方闻之，莫不愤叹。昔曾子大孝，慈母投杼；伯奇至贤，终于流放。夫谗谀所举，无高而不可升；[阿党]相抑，无深而不可论。可不察欤？臣至顽弩，世荷国恩，身轻位重，勤不补过，然惧于永歿，负衅益深。敢以垂绝之日，陈不讳之言，庶有万分，无恨三泉。”其年卒，时年七十九。赠车骑将军，谥曰忠侯。孙琬。

注 泮冰喻危险。枳棘喻艰难。

注 形，兆也。言未有天下之兆。“画”或作“书”也。

注 殷，盛也。

注 法言曰“金口木舌”也。

注 坐音才卧反。

注 贾谊上疏曰“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政，何以异此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，孔子将西见赵简子，至于河而闻奚鸣犊、舜

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“美哉洋洋，丘之不济此，命也夫！奚鸣犊、舜华，晋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两人而后从政，及其得志而杀之。丘闻刳胎杀夭，则麒麟不至郊薮；涸泽而渔，则蛟龙不合阴阳；覆巢毁卵，则凤皇不翔。何则？君子讳伤其类也。”事亦见孔子家语文也。

注 抵，投也。音纸。

注 解见寇荣传。

注 说苑曰“王国子前母子伯奇，后母子伯封。后母欲其子立为太子，说王曰：‘伯奇好妾。’王不信。其母曰：‘令伯奇于后园，妾过其旁，王上台视之，即可知。’王如其言，伯奇入园，后母阴取蜂十数置单衣中，过伯奇曰：

‘蜂螫我。’伯奇就衣中取蜂杀之。王遥见之，乃逐伯奇”也。

注 三者数之极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天地人之极数。故以三为名者，取其深之极也。

琬字子琰。少失父。早而辩慧。祖父琮，初为魏郡太守，建和元年正月日食，京师不见而琮以状闻。太后诏问所食多少，琮思其对而未知所况。琬年七岁，在傍，曰：“何不言日食之余，如月之初？”琮大惊，即以其言应诏，而深奇爱之。后琮为司徒，琬以公孙拜童子郎，辞病不就，知名京师。时司空盛允有疾，琮遣琬候问，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，允发书视毕，微戏琬曰：“江夏大邦，而蛮多士少。”琬奉手对曰：“蛮夷猾夏，责在司空。”因拂衣辞去。允甚奇之。

注 副本诣公府也。

稍迁五官中郎将。时陈蕃为光禄勋，深相敬待，数与议事。旧制，光禄举三署郎，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。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，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，京师为之谣曰：“欲得不能，光禄茂才。”于是琬、蕃同心，显用志士，平原刘醇、河东朱山、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。蕃、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，事下御史[中]丞王畅、侍御史刁翳。翳、畅素重蕃、琬，不举其事，而左右复陷以朋党。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，琬、翳俱禁锢。

注 久次谓久居官次也。

注 能音乃来反。

翳字子荣，彭城人。后陈蕃被征，而言事者多讼翳，复拜议郎，迁尚书。在朝有鲠直节，出为鲁、东海二郡相。性抗厉，有明略，所在称神。常以法度自整，家人莫见愷容焉。

琬被废弃几二十年。至光和末，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，由是征拜议郎，擢为青州刺史，迁侍中。中平初，出为右扶风，征拜将作大匠、少府、太仆。

又为豫州牧。时寇贼陆梁，州境雕残，琬讨击平之，威声大震。政绩为天下表，封关内侯。

及董卓秉政，以琬名臣，征为司徒，迁太尉，更封阳泉乡侯。卓议迁都长安，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。琬退而驳议之曰：“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，光武卜东都以隆汉，天之所启，神之所安。大业既定，岂宜妄有迁动，以亏四海之望？”

时人惧卓暴怒，琬必及害，固谏之。琬对曰：“昔白公作乱于楚，屈庐冒刃而前；

崔杼弑君于齐，晏婴不惧其盟。吾虽不德，诚慕古人

之节。”琬竟坐免。卓犹敬其名德旧族，不敢害。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，及徙西都，转司隶校尉，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。及卓将李傕、郭汜攻破长安，遂收琬下狱死，时年五十二。

注 新序曰：“白公胜*(杀)**[将弑]*楚惠王，王出亡，令尹、司马皆死，胜拔 而属之于屈庐曰：‘子与我，将舍子，不我与，将杀子。’屈庐曰：‘诗有之曰：“莫莫葛藟，延于条枚，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今子杀子叔父而求福于庐也，可乎？且吾闻之，知命之士，见利不动，临死则死，是谓人臣之礼。故上知天命，下知臣道。其有可劫乎？子胡不推之！’白公胜乃入其 焉。”

注 解见冯衍传。

论曰：古者诸侯岁贡士，进贤受上赏，非贤贬爵土。升之司马，辩论其才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禄之。故王者得其人，进仕劝其行，经邦弘务，所由久矣。汉初诏举贤良、方正，州郡察孝廉、秀才，斯亦贡士之方也。中兴以后，复增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敦厚之属。荣路既广，觖望难裁，自是窃名伪服，浸以流竞。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。自左雄任事，限年试才，虽颇有不密，固亦因识时宜。而黄琼、胡广、张衡、崔瑗之徒，泥滞旧方，互相诡驳，循名者屈其短，筭实者挺其嗟。故雄在尚书，天下不敢妄选，十余年闲，称为得人，斯亦嗟实之征乎？顺帝始以童弱反政，而号令自出，知能任使，故士得用情，天下喁喁仰其风采。遂乃备玄纁玉帛，以聘南阳樊英，天子降寝殿，设坛席，尚书奉引，延问失得。急登贤之举，虚降己之礼，于是处士鄙生，忘其拘儒，拂巾衽褐，以企旌车之招矣。至乃英能承风，俊义

咸事，若李固、周举之渊谟弘深，左雄、黄琼之政事贞固，桓焉、杨厚以儒学进，崔瑗、马融以文章显，吴佑、苏章、种暠、栾巴牧民之良干，庞参、虞诩将帅之宏规，王龚、张皓虚心以推士，张纲、杜乔直道以纠违，郎顛阴阳详密，张衡机术特妙：东京之士，于兹盛焉。向使庙堂纳其高谋，强*(场)**[場]*宣其智力，帷幄容其謇辞，举厝稟其成式，则武、宣之轨，岂其远而？诗云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可为恨哉！及孝桓之时，硕德继兴，陈蕃、杨秉处称贤宰，皇甫、张、段出号名将，王畅、李膺弥缝袞阙，朱穆、刘陶献替匡时，郭有道錡鉴人伦，陈仲弓弘道下邑。其余宏儒远智，高心絜行，激扬风流者，不可胜言。而斯道莫振，文武陵队，在朝者以正议嬰戮，谢事者以党锢致齧。往车虽折，而来軫方遒。

所以倾而未颠，决而未溃，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？呜呼！

注 尚书大传曰“古者诸侯之于天子，三年一贡士。一适谓之好德，再适谓之贤贤，三适谓之有功。有功者，天子赐以车服弓矢，号曰命。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，一不适谓之过，再不适谓之傲，三不适谓之诬。诬者，天子绌之，一绌以爵，再绌以地，三绌而爵地毕”也。

注 拘儒犹褊狭也。

注 而，语辞也。论语曰：“岂不畀思，室是远而。”

注 硕，大也。

注 弥缝犹补合也。诗曰：“袞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。”

注 广雅曰：“遒，急也。”

赞曰：雄作纳言，古之八元。举升以汇，越自下蕃。 登

朝理政，并纾鬻昏。

琮名夙知，累章国疵。琬亦早秀，位及志差。

注 汇，类也。易曰：“以其汇征吉。”汇音谓。

注 纾，解也，音式余反。

注 疵，病也。

注 志意差舛，不能遂也。差音楚宜反。

后汉书卷六十二

荀韩钟陈列传 第五十二

荀淑字季和，颍川颍阴人*(也)*，荀卿十一世孙也。少
有高行，博学而不好章句，多为俗儒所非，而州里称其知人。

注 卿名况，赵人也。为楚兰陵令。著书二十二篇，号荀
卿子。避宣帝讳，故改曰“孙”也。

安帝时，征拜郎中，后再迁当涂长。去职还乡里。当世
名贤李固、李膺等皆师宗之。及梁太后临朝，有日食地震之变，
诏公卿举贤良方正，光禄勋杜乔、少府房植举淑对策，讥刺贵
幸，为大将军梁冀所忌，出补朗陵侯相。駟事明理，称为神
君。顷之，弃官归，闲居养志。产业每增，辄以贍宗族知友。
年六十七，建和三年卒。李膺时为尚书，自表师丧。二县皆
为立祠。有子八人：俭，缙，靖，焘，汪，爽，肃，专，并有
名称，时人谓*[之]*“八龙。”

注 当涂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宣州。

注 续汉书曰，淑对策讥刺梁氏，故出也。

注 礼记曰“事师无犯无隐，左右就养无方，服勤至心，
心丧三年”也。

注 緄音昆。焘音道。汪音乌光反。说文云：“汪，深广也。”俗本改作“注”，非。“专”本或作“敷”。

初，荀氏旧里名西豪，颍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今荀氏亦有八子，故改其里曰高阳里。

注 今许州城内西南有荀淑故宅，相传云即旧西豪里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：苍舒，隤斨，栲戴，大临，龙降，庭坚，仲容，叔达。”

靖有至行，不仕，年五十而终，号曰玄行先生。

注 皇甫谧高士传曰“靖字叔慈，少有俊才，动止以礼。靖弟爽亦以才显于当时。或问汝南许章曰：‘爽与靖孰贤？’章曰：‘皆玉也。慈明外朗，叔慈内润。’及卒，学士惜之，诛靖者二十六人。颍阴令丘祯追号靖曰玄行先生”也。

淑兄子昱字伯条，昱字符智。昱为沛相，昱为广陵太守。兄弟皆正身疾恶，志除阉宦。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，纤罪必诛。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，与李膺俱死。昱亦禁锢终身。

爽字慈明，一名谓。幼而好学，年十二，能通春秋、论语。太尉杜乔见而称之，曰：

“可为人师。”爽遂耽思经书，庆吊不行，征命不应。颍川为之语曰：“荀氏八龙，慈明无双。”

注 音息汝反。

延熹九年，太常赵典举爽至孝，拜郎中。对策陈便宜曰：臣闻之于师曰：“汉为火德，火生于木，木盛于火，故其德为孝，其象在周易之离。”夫在地为火，在天为日。在天者用其精，在地者用其形。夏则火王，其精在天，温暖之气，养生百木，是其孝也。冬时则废，其形在地，酷烈之气，焚烧山林，是其不孝也。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，选吏举孝廉。夫丧亲自尽，孝之终也。今之公卿及二千石，三年之丧，不得即去，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。往者孝文劳谦，行过乎俭，故有遗诏以日易月。此当时之宜，不可贯之万世。古今之制虽有损益，而谅闇之礼未尝改移，以示天下莫遗其亲。今公卿髡察皆政教所瞻，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。夫仁义之行，自上而始；敦厚之俗，以应乎下。传曰：“丧祭之礼阙，则人臣之恩薄，背死忘生者觴矣。”曾子曰：“人未有自致者，必也亲丧乎！”春秋传曰：

“上之所为，民之归也。”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，故加刑罚；若上之所为，民亦为之，又何诛焉？昔丞相翟方进，以自备宰相，而不敢踰制。至遭母忧，三十六日而除。夫失礼之源，自上而始。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，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。事失宜正。过勿惮改。天下通丧，可如旧礼。

注 火，木之子；夏，火之位。木至夏而盛，故为孝。

注 易说卦曰“离为火，为日”也。

注 平帝时，王莽作书八篇戒子孙，令学官以教授，吏能诵者比孝经。音义云：“言用之得选举之也。”

注 尽谓尽其哀戚也。

注 易谦卦九三爻：“劳谦君子，有终吉。”

注 遗，忘也。

注 事见论语。致犹尽也，极也。

注 左氏传臧武仲之言。

注 前书翟方进为丞相，遭后母忧，行服三十六日起视事，
曰：“不敢踰国制也。”

注 公羊传之文也。何休注云：“重夺孝子之恩。”

注 惮，难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”

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有礼义。礼义备，则人知所厝矣。 夫妇人伦之始，王化之端，故文王作易，上经首干、坤，下经首咸、恒。 孔子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 夫妇之道，所谓顺也。尧典曰：“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”降者下也，嫔者妇也。言虽帝尧之女，下嫁于虞，犹屈体降下，勤修妇道。易曰：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

妇人谓嫁曰归，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。春秋之义，王姬嫁齐，使鲁主之，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。 今汉承秦法，设尚主之仪，以妻制夫，以卑临尊，违乾坤之道，失阳唱之义。 孔子曰：“昔圣人之作易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察法于地，鬻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。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 今观法于天，则北极至尊，四星妃后。

察法于地，则夔山象夫，卑泽象妻。 鬻鸟兽之文，鸟则雄者鸣鸣，雌能顺服；兽则牡为唱导，牝乃相从。近取诸身，则干为人首，坤为人腹。 远取诸物，则木实属天，根茎属地。 阳尊阴卑，盖乃天性。且诗初篇实首关雎；礼始冠、婚，先

正夫妇。 天地六经，其旨一揆。宜改尚主之制，以称乾坤之性。遵法尧、汤，式是周、孔。 合之天地而不谬，质之鬼神而不疑。人事如此，则嘉瑞降天，吉符出地，五禋咸备，各以其叙矣。

注 语见易序卦也。

注 易干、坤至离为上经，咸、恒至未济为下经。

注 易系辞也。

注 易泰卦六五爻辞也。王辅嗣注云：“妇人谓嫁曰归。泰者，阴阳交通之时，女处尊位，履中居顺，降身应二，帝乙归妹，诚合斯义也。”案史记纣父名帝乙，此文以帝乙为汤，汤名天乙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夏单伯逆王姬。单伯者何？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。何以不称使？天子召而使逆之。逆之者何？使我主之也。曷为使我主之？天子嫁女于诸侯，必使同姓诸侯主之。”何休注云：“不自为主，尊卑不敌也。”

注 易纬曰“阳唱而阴和”也。

注 皆易系之文也。

注 北极，北辰也。轩辕四星，女主之象也。

注 隤犹高也。易艮下兑上为咸。艮为山，夫象也。兑为泽，妻象也。咸，感也。山泽通气，夫妇之相感也。

注 易说卦之文也。

注 菱音该。

注 仪礼士冠礼为始，士婚礼次之。

注 式，法也。

注 禋，是也。史记曰：“休征：曰肃，时雨若；曰乂，时*(阳)**[暘]*若；

曰哲，时燠若；曰谋，时寒若；曰圣，时风若。”五是来备，各以其也。

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，礼者，所以兴福祥之本，而止祸乱之源也。人能枉欲从礼者，则福归之；顺情废礼者，则祸归之。推祸福之所应，知兴废之所由来也。觐礼之中，婚礼为首。故天子娶十二，天之数也；诸侯以下各有等差，事之降也。阳性纯而能施，阴体顺而能化，以礼济乐，节宣其气。

故能丰子孙之祥，致老寿之福。及三代之季，淫而无节。瑶台、倾宫，陈妾数百。

阳竭于上，阴隔于下。故周公之戒曰：“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从，时亦罔或克寿。”是其明戒。

后世之人，好福不务其本，恶祸不易其轨。传曰：“截趾适履，孰云其愚？何与斯人，追欲丧躯？”诚可痛也。

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，从官侍使复在其外。冬夏衣服，朝夕禀粮，耗费缣帛，空竭府藏，征调增倍，十而税一，空赋不辜之民，以供无用之女，百姓穷困于外，阴阳隔塞于内。故感动和气，灾异屡臻。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，一皆遣出，使成妃合。一曰通怨旷，和阴阳。二曰省财用，实府藏。

三曰修礼制，绥眉寿。四曰配阳施，祈螽斯。五曰宽役赋，安黎民。此诚国家之弘利，天人之大福也。

注 白武通曰：“天子娶十二，法天，则有十二月，百物毕生也。”又曰“诸侯娶九女”也。

注 左传曰，昔晋侯有疾，医和视之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。是为近女室，疾如蛊，非鬼非食，惑以丧志。”公曰：“女不可近乎？”对曰：“节之。先王之乐，所以节百事也。天有六气，过则为灾。”于是乎节宣其气也。

注 列女传曰，夏桀为璇室、瑶台，以临云雨，纣为倾宫。解见桓帝纪也。

注 事见尚书无逸篇，其词与此微有不同也。

注 适犹从也。言丧身之愚，甚于截趾也。

注 螽斯，蚣蝑也，其性不妒，故能子孙觴多。诗曰：“螽斯羽，诜诜兮。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”

夫寒热晦明，所以为岁；尊卑奢俭，所以为礼；故以晦明寒暑之气，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。易曰：“天地节而四时成。”春秋传曰：“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。”孝经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礼者，尊卑之差，上下之制也。

昔季氏八佾舞于庭，非有伤害困于人物，而孔子犹曰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”。

洪范曰：“惟辟作威，惟辟作福，惟辟玉食。”凡此三者，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。今臣僭君服，下食上珍，所谓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者也。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，及董仲舒制度之别，严*(笞)**[督]*有司，必行其命。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。奏闻，即弃官去。

注 节卦象辞文也。

注 杜预注左氏云：“器谓车服，名谓爵号。”

注 前书董仲舒曰：“王者正法度之宜，别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。”

后遭党锢，隐于海上，又南遁汉滨，积十余年，以著述为事，遂称为硕儒。党禁解，五府并辟，司空袁逢举有道，不应。及逢卒，爽制服三年，当世往往化以为俗。时人多不行妻服，

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，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，爽皆引据大义，正之经典，虽不悉变，亦颇有改。

注 丧服曰：“夫为妻齐缞杖履。”礼记曰：“曾子问：‘三年之丧吊乎？’孔子曰：‘礼以饰情。三年之丧而吊哭，不亦虚乎！’”后公车征为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。进恐其不至，迎荐为侍中，及进败而诏命中绝。献帝即立，董卓辅政，复征之。爽欲遁命，吏持之急，不得去，因复就拜平原相。行至宛陵，复追为光禄勋。视事三日，进拜司空。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，九十五日。因从迁都长安。

爽见董卓忍暴滋甚，必危社稷，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，将共图之，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颉等为内谋。会病薨，年六十三。

着礼、易传、诗传、尚书正经、春秋条例，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，谓之汉语。又作公羊问及辩讖，并它所论叙，题为新书。凡百余篇，今多所亡缺。

兄子悦、彧并知名。彧自有传。

论曰：荀爽、郑玄、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，累征并谢病不诣。及董卓当朝，复备礼召之。蟠、玄竟不屈以全其高。爽已黄发矣，独至焉，未十旬而取卿相。意者疑其乖趣舍，余窃商其情，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，平运则弘道以求志，陵夷则濡迹以匡时。荀公之急急自励，其濡迹乎？不然，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？

观其逊言迁都之议，以救杨、黄之祸。及后潜图董氏，几振国命，所谓“大直若屈”，道固逶迤也。

注 濡迹，解见崔骃传。

注 易履卦曰：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”又曰：“履虎尾，不啞人亨。”王辅嗣注云：“履虎尾者，言其危也。”

注 杨彪、黄琬也。

注 老子云：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。”逶迤，曲也。

悦字仲豫，俭之子也。俭早卒。悦年十二，能说春秋。家贫无书，每之人闲，所见篇牍，一览多能诵记。性沉静，美姿容，尤好著述。灵帝时阉官用权，士多退身穷处，悦乃托疾隐居，时人莫之识，虽从弟彧特称敬焉。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，迁黄门侍郎。献帝颇好文学，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，旦夕谈论。

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

时政移曹氏，天子恭己而已。悦志在献替，而谋无所用，乃作申鉴五篇。其所论辩，通见政体，既成而奏之。其大略曰：

夫道之本，仁义而已矣。五典以经之，群籍以纬之，咏之歌之，弦之舞之，前监既明，后复申之。故古之圣王，其于仁义也，申重而已。

注 易曰：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

致政之术，先屏四患，乃崇五政。

一曰伪，二曰私，三曰放，四曰奢。伪乱俗，私坏法，放越轨，奢败制。四者不除，则政末由行矣。夫俗乱则道荒，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；法坏则世倾，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；轨越则礼亡，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；制败则欲肆，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。是谓四患。

注 肆，放也。

兴农桑以养其*(性)**[生]*，审好恶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章其化，立武备以秉以其威，明赏罚以统其法。是谓五政。

人不畏死，不可惧以罪。人不乐生，不可劝以善。虽使契布五教，嚳陶作士，政不行焉。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，帝耕籍田，后桑蚕宫，国无游人，野无荒业，财不费用，力不妄加，以周人事。是谓养生。

注 尚书舜谓契曰：“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在宽。”谓嚳陶曰：“汝作士，明于五刑。”

注 籍田事，解见明纪。礼记曰：“季春之月，后妃斋戒，亲东向桑，以劝蚕事。”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，近川而为之，宫仞有三尺也。

注 言自足也。

注 周，给也。

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应神明，正万物而成王化者，必乎真定而已。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。善恶要乎功罪，毁誉嗟于准验。听言责事，举名察实，无惑诈伪，以荡觴心。故事无不核，物无不切，善无不显，恶无不章，俗无奸怪，民无淫风。百姓上下鬻利害之存乎己也，故肃恭其心，慎修其行，内不回惑，外无异望，则民志平矣。是谓正俗。

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。荣辱者，赏罚之精华也。故礼教荣辱，以加君子，化其情也；桎梏鞭扑，以加小人，化其刑也。君子不犯辱，况于刑乎！小人不忌刑，况于辱乎！若教化之废，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；教化之行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

之涂。是谓章化。 小人之情，缓则骄，骄则恣，恣则怨，怨则叛，危则谋乱，安则思欲，非威强无以惩之。故在上者，必有武备，以戒不虞，以遏寇虐。安居则寄之内政，有事则用之军旅。 是谓秉威。

注 章，明也。

注 国语齐桓公问管仲曰：“国安可乎？”管仲曰：“未可。君若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则大国亦将修之，小国设备，可作内政而寄军令焉。”注云：“*(正)**[政]*，国政也。言修国政而寄军令，邻国不知。”

赏罚，政之柄也。 明赏必罚，审信慎令，赏以劝善，罚以惩恶。人主不妄赏，非徒爱其财也，赏妄行则善不劝矣。不妄罚，非矜其人也，罚妄行则恶不惩矣。赏不劝谓之止善，罚不惩谓之纵恶。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，不纵下为恶，则国法立矣。是谓统法。

注 韩子曰：“二柄者，刑、德也。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”

四患既蠲，五政又立，行之以诚，守之以固，简而不怠，疏而不失，无为为之，使自施之，无事事之，使自交之。不肃而成，不严而化，垂拱揖让，而海内平矣。是谓为政之方。

注 老子曰：“为无为，事无事。”又曰“故德交归”也。

又言：

尚主之制非古。厘降二女，陶唐之典。归妹元吉，帝乙之训。王姬归齐，宗周之礼。以阴乘阳违天，以妇陵夫违人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，必告于庙。朝有二史，左史记言，右史书事。事为春秋，言为尚书。

君举必记，善恶成败，无不存焉。下及士庶，苟有茂异，咸在载籍。或欲显而不得，或欲隐而名章。得失一朝，而荣辱千载。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宜于今者备置史官，掌其典文，纪其行事。每于岁尽，举之尚书。以助赏罚，以弘法教。

注 礼记曰“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，听朔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，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”也。

注 淫，过也。左氏传曰“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章，书齐豹盗三叛人名，以惩不义”也。

帝览而善之。

帝好典籍，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，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，诏尚书给笔札。辞约事详，论辨多美。其序之曰：“昔在上圣，惟建皇极，经纬天地，观象立法，乃作书契，以通宇宙，扬于王庭，厥用大焉。先王光演大业，肆于时夏。

亦惟厥后，永世作典。夫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章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着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于是天人之际，事物之宜，粲然显著，罔不备矣。世济其轨，不陨其业。

损益盈虚，与时消息。臧否不同，其揆一也。汉四百有六载，拨乱反正，统武兴文，永惟祖宗之洪业，思光启乎万嗣。

圣上穆然，惟文之恤，瞻前顾后，是绍是继，阐崇大猷，命立国典。于是缀叙旧书，以述汉纪。中兴以前，明主贤臣得失之轨，亦足以观矣。”

注 诗周颂曰：“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懿，美也。肆，陈也。”

我，武王也。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，故陈于是夏而歌之也。”

注 济，成也。

又着崇德、正论及诸论数十篇。年六十二，建安十四年卒。韩韶字仲黄，颍川舞阳人也。少仕郡，辟司徒府。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，守令不能破散，多为坐法。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，乃以韶为嬴长。贼闻其贤，相戒不入嬴境。余县多被寇盗，废耕桑，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觶。

韶愍其饥困，乃开仓赈之，所禀贍万余户。主者争谓不可。韶曰：“长活沟壑之人，而以此伏罪，含笑入地矣。”太守素知韶名德，竟无所坐。以病卒官。同郡李膺、陈寔、杜密、荀淑等为立碑颂焉。

注 嬴，县，故城在今兖州博城县东北。

子融，字符长。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。声名甚盛，五府并辟。献帝初，至太仆。年七十卒。

钟皓字季明，颍川长社人也。为郡着姓，世善刑律。皓少以笃行称，公府连辟，为二兄未仕，避隐密山，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。同郡陈寔，年不及皓，皓引与为友。皓为郡功曹，会辟司徒府，临辞，太守问：“谁可代卿者？”皓曰：

“明府欲必得其人，西门亭长陈寔可。”寔闻之，曰：“钟君似不察人，不知何独识我？”皓顷之自劾去。前后九辟公府，征为廷尉正、博士、林虑长，皆不就。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。李膺常叹曰：“荀君清识难尚，钟君至德可师。”

注 密县山也。

皓兄子瑾母，膺之姑也。瑾好学慕古，有退让风，与膺同年，俱有声名。膺祖太尉修，常言：“瑾似我家性，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刑戮。”复以膺妹妻之。

瑾辟州府，未尝屈志。膺谓之曰：“孟子以为‘人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’。

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？”瑾常以膺言白皓。皓曰：“昔国武子好昭人过，以致怨本。卒保身全家，尔道为贵。”其体训所安，多此类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人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。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。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”

注 国武子，齐大夫。齐庆克通于齐君之母，国武子知之而责庆克，夫人遂谮武子而逐之。事见左传。

年六十九，终于家。诸儒颂之曰：“林虑懿德，非礼不处。悦此诗书，弦琴乐古。

五就州招，九应台辅。逡巡王命，卒岁容与。”

皓孙繇，建安中为司隶校尉。

注 海内先贤传曰：“繇字符常，郡主簿迪之子也。”魏志曰：“举孝廉为尚书郎，辟三府为廷尉正、黄门侍郎。”

陈寔字仲弓，颍川许人也。出于单微。自为儿童，虽在戏弄，为等类所归。少作县吏，常给事厮役，后为都亭*(刺)*佐。而有志好学，坐立诵读。县令邓邵试与语，奇之，听受业太学。

后令复召为吏，乃避隐阳城山中。时有杀人者，同县杨吏以疑寔，县遂逮系，考掠无实，而后得出。及为督邮，乃密托许令，礼召杨吏。远近闻者，咸叹服之。

家贫，复为郡西门亭长，寻转功曹。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，伦教署为文学掾。寔知非其人，怀檄请见。言曰：“此人不宜用，而侯常侍不可违。

寔乞从外署，不足以尘明德。”伦从之。于是乡论怪其非举，寔终无所言。

伦后被征为尚书，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。伦谓觶人言曰：“吾前为侯常侍用吏，陈君密持教还，而于外白署。比闻议者以此少之，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，陈君可谓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者也。”寔固自引愆，闻者方叹息，由是天下服其德。

注 檄，板书。谓以高伦之教书之于檄而怀之者，惧泄事也。

注 请从外署之举，不欲陷伦于请托也。

注 轮氏，县名，属颍川郡，今故高阳县是。

司空黄琼辟选理剧，补闻喜长，旬月，以僮丧去官。复再迁除太丘长。修德清静，百姓以安。邻县人户归附者，寔辄训导警解，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。

吏虑有讼者，白欲禁之。寔曰：“讼以求直，禁之理将何申？其勿有所拘。”

司官闻而叹息曰：“陈君所言若是，岂有怨于人乎？”亦竟无讼者。以沛相赋敛违法，及解印绶去，吏人追思之。

注 太丘，县，属沛国，故城在今亳州永城县西北也。

注 司官谓主司之官也。

及后逮捕党人，事亦连寔。余人多逃避求免，寔曰：“吾不就狱，觴无所恃。”

乃请囚焉。遇赦得出。灵帝初，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。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。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甚耻之，寔乃独吊焉。

乃后复诛党人，让感寔，故多所全宥。

寔在乡闾，平心率物。其有争讼，辄求判正，晓譬曲直，退无怨者。至乃叹曰：

“宁为刑罚所加，不为陈君所短。”时岁荒民俭，有盗夜入其室，止于梁上。寔阴见，乃起自整拂，呼命子孙，正色训之曰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未必本恶，习以性成，遂至于此。梁上君子者是矣！”盗大惊，自投于地，稽颡归罪。寔徐譬之曰：“视君状貌，不似恶人，宜深克己反善。然此当由贫困。”令遗绢二匹。自是一县无复盗窃。

太尉杨赐、司徒陈耽，每拜公卿，髡僚毕贺，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，愧于先之。

及党禁始解，大将军何进、司徒袁隗遣人敦寔，欲特表以不次之位。寔乃谢使者曰：“寔久绝人事，饰巾待终而已。”时三公每缺，议者归之，累见征命，遂不起，闭门悬车，栖遑养老。中平四年，年八十四，卒于家。何进遣使吊祭，海内赴者三万余人，制衰麻者以百数。共刊石立碑，谥为文范先生。

注 敦，劝也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将军何进遣官属吊祠为谥。”

有六子，纪、谌最贤。

纪字符方，亦以至德称。兄弟孝养，闺门靡和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。及遭党锢，发愤著书数万言，号曰陈子。党禁解，四府并命，无所屈就。遭父忧，每哀至，辄欧血绝气，虽衰服已除，而积毁消瘠，殆将灭性。豫州刺史嘉其至行，表上尚书，图象百城，以厉风俗。董卓入洛阳，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，不得已，到京师，迁侍中。

出为平原相，往谒卓，时欲徙都长安。乃谓纪曰：“三辅平敞，四面险固，土地肥美，号为陆海。今关东兵起，恐洛阳不可久居。长安犹有宫室，今欲西迁何如？”纪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守在四夷。宜修德政，以怀不附。迁移至尊，诚计之末者。愚以公宜事委公卿，专精外任。其有违命，则威之以武。今关东兵起，民不堪命。若谦远朝政，率师讨伐，则涂炭之民，庶几可全。若欲徙万乘以自安，将有累卵之危，崢嶸之险也。”卓意甚忤，而敬纪名行，无所复言。时议欲以为司徒，纪见祸乱方作，不复辨严，实时之郡。玺书追拜太仆，又征为尚书令。建安初，袁绍为太尉，让于纪；纪不受，拜大鸿胪。年七十一，卒于官。

注 前书曰，东方朔曰：“三辅之地，南有江、淮，北有河、渭，汧、陇以东，商、洛以西，厥壤肥饶，此所谓天府陆海之地。”

注 左传曰，楚沈尹戌曰“古者天子守在四夷。天子卑，守在诸侯”也。

注 累卵，解见皇后纪。崢音土耕反。

注 严读曰装也。

子髡，为魏司空。天下以为公髡卿，卿髡长。

注 髡字长文。魏志曰“鲁国孔融才高倨傲，年在髡、纪之闲，先与*[纪友]，后与]*髡交，更为纪拜，由是显名”也。

弟谡，字季方。与纪齐德同行，父子并着高名，时号三君。每宰府辟召，常同时旌命，羔鴈成髡，当世者靡不荣之。谡早终。

注 古者诸侯朝天子，卿执羔，大夫执鴈，士执雉。成髡言髡多也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豫州百城，皆图书寔、纪、谡形像焉。”

论曰：汉自中世以下，阍竖擅恣，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。士有不谈此者，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。故时政弥愆，而其风愈往。唯陈先生进退之节，必可度也。据于德故物不犯，安于仁故不离髡，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，故凶邪不能以权夺，王公不能以贵骄，所以声教废于上，而风俗清乎下也。

注 放肆其言，不拘节制也。论语曰：“隐居放言。”

注 叫呼，讥笑之也。芸，除草也。

赞曰：二李师淑，陈君友皓。韩韶就吏，嬴寇怀道。太丘奥广，模我彝伦。曾是渊轨，薄夫以淳。庆基既启，有蔚颖滨，二方承则，八慈继尘。

注 曾之言则也。

注 二方，元方、季方也。荀淑八子，皆以慈为字，见荀氏家传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三

李杜列传 第五十三

李固字子坚，汉中南郑人，司徒合之子也。合在*(数)**
[方]*术传。固貌状有奇表，鼎角匿犀，足履龟文。少好学，
常步行寻师，不远千里。遂究览坟籍，结交英贤。四方有志
之士，多慕其风而来学。京师咸叹曰：“是复为李公矣。”
司隶、益州并命郡举孝廉，辟司空掾，皆不就。

注 鼎角者，顶有骨如鼎足也。匿犀，伏犀也。谓骨当额
上入发际隐起也。

足履龟文者二千石，见相书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固改易姓名，杖策驱驴，负笈追师三辅，
学五经，积十余年。

博览古今，明于风角、星筭、河图、讖纬，仰察俯占，穷
神知变。每到太学，密入公府，定省父母，不令同业诸生知是
合子。”

注 言复继其父为公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五察孝廉，益州再举茂才，不应。五府
连辟，皆辞以疾。”

阳嘉二年，有地动、山崩、火鬻之异，公卿举固对策，
诏又特问当世之敝，为政所宜。

固对曰：

注 续汉书曰“阳嘉二年，诏公卿举敦朴之士，鞞尉贾建举固”也。

臣闻王者父天母地，宝有山川。王道得则阴阳和穆，政化乖则崩震为鬻。斯皆关之天心，效于成事者也。夫化以职成，官由能理。古之进者，有德有命；今之进者，唯财与力。伏闻诏书务求宽博，疾恶严暴。而今长吏更多杀伐致声名者，必加迁赏；其存宽和无党援者，辄见斥逐。是以淳厚之风不宣，雕薄之俗未革。虽繁刑重禁，何能有益？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，封爵阿母，

因造妖孽，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，侵夺主威，改乱嫡嗣，至令圣躬狼狈，亲遇其艰。既拔自困殆，龙兴即位，天下喁喁，属望风政。积敝之后，易致中兴，诚当沛然思惟善道；而论者犹云，方今之事，复同于前。臣伏从山草，痛心伤臆。实以汉兴以来，三百余年，贤圣相继，十有八主。岂无阿乳之恩？岂忘贵爵之宠？然上畏天威，俯案经典，知义不可，故不封也。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，但加赏赐，足以酬其劳苦；至于裂土开国，实乖旧典。闻阿母体性谦虚，必有逊让，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，使成万安之福。

注 春秋感精符曰：“人主日月同明，四时合信，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”

宋均注曰：“父天于圜丘之祀也，母地于方泽之祭也，兄日于东郊，姊月于西郊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魏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河顾而谓吴起曰：‘美哉乎河山之固，此魏之宝也。’吴起对曰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”

注 命，爵命也。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。

注 阿母王圣。

注 谓顺帝为太子时，废为济阴王。

注 殆，危也。

注 沛然，宽广之意。

注 谓宋娥也。

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，岂天性当然？但以爵位尊显，专总权柄，天道恶盈，不知自损，故至颠仆。先帝宠遇阎氏，位号太疾，故其受祸，曾不旋时。老子曰：“其进锐，其退速也。”今梁氏戚为椒房，礼所不臣，尊以高爵，尚可燃也。而子弟髡从，荣显兼加，永平、建初故事，殆不如此。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，使权去外戚，政归国家，岂不休乎！

注 案：孟子有此文。谢承书亦云孟子，而续汉书复云老子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宋杀其大夫，何以不名？宋三世无大夫，三世内娶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内娶，娶大夫女也。言无大夫者三世，礼不臣妻之父母，国内皆臣，无娶道，故绝去大夫名，正其义也。”椒房者，皇后所居，以椒泥涂也。

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，以其秉威权，容请托故也。

而中常侍日月之侧，声势振天下，子弟禄仕，曾无限极。虽外托谦默，不干州郡，而谄伪之徒，望风进举。今可为设常禁，同之中臣。

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，赐钱千万。所以轻厚

赐，重薄位者，为官人失才，害及百姓也。窃闻长水司马武宣、开阳城门候羊迪等，无它功德，初拜便真。此虽小失，而渐坏旧章。先圣法度，所宜坚守，政教一跌，百年不复。诗云：“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瘵。”刺周王变祖法度，故使下民将尽病也。

注 馆陶公主，光武第三女也。

注 续汉志“长水校尉一人，比二千石，司马一人，千石，掌宿卫”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城门每门候一人，六百石。”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中都官，千石、六百石，故事先守一岁，然后补真。”

注 板，反也。卒，尽也。瘵，病也。诗大雅，凡伯刺周厉王反先王之道，下人尽病也。

今陛下之有尚书，犹天之有北斗也。斗为天喉舌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。斗斟酌元气，运平四时。尚书出纳王命，赋政四海，权尊势重，责之所归。若不平心，瞽瞍必至。诚宜审择其人，以毗圣政。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，外则公卿尚书，内则常侍黄门，譬犹一门之内，一家之事，安则共其福庆，危则通其祸败。刺史、二千石，外统职事，内受法则。夫表曲者景必邪。

周颂曰：“薄言振之，莫不震叠。”此言动之于内，而应于外者也。*(犹)**[由]*此言之，本朝号令，岂可蹉跎？闲隙一开，则邪人动心；利竞暂启，则仁义道塞。刑罚不能复禁，化导以之寢坏。此天下之纪纲，当今之急务。陛下宜开石室，陈图书，招会髡儒，引问失得，指撻变象，以求天意。其言

源清者流必絜，犹叩树本，百枝皆动也。有中理，实时施行，显拔其人，以表能者。则圣听日有所闻，忠臣尽其所知。又宜罢退宦官，去其权重，裁置常侍二人，方直有德者，省事左右；小黄门五人，才智闲雅者，给事殿中。如此，则论者厌塞，升平可致也。臣所以敢陈愚瞽，冒昧自闻者，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。陛下宜熟察臣言，怜赦臣死。

注 春秋合诚图曰：“天理在斗中，司三公，如人喉在咽，以理舌语。”宋均注曰：“斗为天之舌口，主出政教。三公主导宣君命，喻于人，则宜如人喉在咽，以理舌口，使言有条理。”

注 春秋保干图曰：“天皇于是斟元陈枢，以五易威。”宋均注曰：“威，则也，法也。天皇斟元气，陈列枢机，受行次之当得也。”

注 赋，布也。

注 韩诗 君传曰：“薄，辞也。振，奋也。莫，无也。震，动也。叠，应也。”

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，则天下无不动而应其政教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司马迁为太史令，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。”
“紬音抽。

顺帝览其对，多所纳用，实时出阿母还弟舍，诸常侍悉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。

以固为议郎。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，因诈飞章以陷其罪，事从中下。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，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，久乃得拜议郎。

出为广汉雒令，至白水关，解印绶，还汉中，杜门不交人事。岁中，梁商请为从事中郎。商以后父辅政，而柔和自守，

不能有所整裁，鬻异数见，下权日重。固欲令商先正风化，退辞高满，乃奏记曰：“春秋矐仪父以开义路，

贬无骇以闭利门。夫义路闭则利门开，利门开则义路闭也。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、樊丰之属，外委周广、谢恽之徒，开门受贿，署用非次，天下纷然，怨声满道。朝廷初立，颇存清静，未能数年，稍复堕损。左右党进者，日有迁拜，守死善道者，滞涸穷路，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。又即位以来，十有余年，圣嗣未立，髑下继望。可令中宫博简嫔媵，兼采微贱宜子之人，进御至尊，顺助天意。若有皇子，母自乳养，无委保妾医巫，以致飞燕之祸。

明将军望尊位显，当以天下为忧，崇尚谦省，垂则万方。而新营祠堂，费功亿计，非以昭明令德，崇示清俭。自数年以来，鬻怪屡见，比无雨润，而沉阴郁浹。宫省之内，容有阴谋。孔子曰：‘智者见变思刑，愚者鬻怪讳名。’天道无亲，可为祗畏。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。月者，大臣之体也。

夫穷高则危，大满则溢，月盈则缺，日中则移。凡此四者，自然之数也。天地之心，福谦忌盛，是以贤达功遂身退，全名养寿，无有怵迫之忧。诚令王纲一整，道行忠立，明公踵伯成之高，全不朽之誉，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！固狂夫下愚，不达大体，窃感古人一饭之报，

况受顾遇而容不尽乎！”商不能用。

注 梁州记曰：“关城西南百八十里，有白水关，昔李固解印绶处也。”故关城今在梁州金牛县西。

注 隐公元年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昧。公羊传曰：“仪公者何？邾娄之君也。

何以称字？矐之也。曷为矐之？为其与[公]盟也。”何休

注云：“春秋王鲁，托隐公为受命王，因仪父先与隐公盟，假以见矚赏义。”

注 春秋隐公二年，经书“无骇帅师入极”。公羊传曰：“无骇者何？展无骇也。何以不氏？贬。曷为贬？疾始灭也。”

注 伯荣，王圣女也。

注 守死善道，论语文。滞涸穷路，以鱼为谕也。

注 赵飞燕，成帝皇后。妹为昭仪，专宠。成帝贵人曹伟能等生皇子，皆杀之。

注 云起貌。

注 祗，敬也。言天无亲疏，惟善是与，可敬*(威)**[畏]*也。书曰：“皇天无亲。”

注 既，尽也。端门，太微宫南门也。

注 前书李寻上疏曰：“月者觜阴之长，妃后、大臣、诸侯之象也。”

注 易丰卦曰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史记蔡泽谓范雎曰：“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”又曰：“见天地之心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

注 为利所诱，怵迫于忧勤也。怵音息律反，或音黜。

注 庄子曰：“伯成子高，唐虞时为诸侯，至禹，去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问曰：‘昔尧化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，尧授舜，舜授予，子去而耕，其故何也？’子高曰：‘昔尧化天下，至公无私，不赏而人自劝，不罚而人自畏。

今子赏而不劝，罚而不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作。夫子盍行，无留吾事。’佶佶然，耕不顾。”亦见吕氏春秋。

注 谓灵辄也。

永和中，荆州盗贼起，弥年不定，乃以固为荆州刺史。固到，遣吏劳问境内，赦寇盗前衅，与之更始。于是贼帅夏密等斂其魁党六百余人，自缚归首。固皆原之，遣还，使自相招集，开示威法。半年闲，余类悉降，州内清平。

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。赐等惧罪，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，冀为千里移檄，

而固持之愈急。冀遂令徙固为太山太守。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，郡兵常千人，追讨不能制。固到，悉罢遣归农，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，以恩信招诱之。未岁，贼皆弭散。

注 言移一日行千里，救之急也。

迁将作大匠。上疏陈事曰：“臣闻气之清者为神，人之清者为贤。养身者以练神为宝，安国者以积贤为道。昔秦欲谋楚，王孙圉设坛西门，陈列名臣，秦使懼然，遂为寝兵。

魏文侯师卜子夏，友田子方，轼段干木，故髑俊竞至，名过齐桓，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，斯盖积贤人之符也。陛下拨乱龙飞，初登大位，聘南阳樊英、江夏黄琼、广汉杨厚、会稽贺纯，策书嗟叹，待以大夫之位。是以岩穴幽人，智术之士，弹冠振衣，乐欲为用，四海欣然，归服圣德。厚等在职，虽无奇卓，然夕惕孳孳，志在忧国。臣前在荆州，闻厚、纯等以病免归，诚以怅然，为时惜之。一日朝会，见诸侍中并皆年少，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，诚可叹息。

宜征还厚等，以副髑望。琼久处议郎，已且十年，髑人皆怪始隆崇，今更滞也。

光禄大夫周举，才谟高正，宜在常伯，访以言议。侍中杜乔，学深行直，当世良臣，久托疾病，可敕令起。”又荐陈

留杨伦、河南尹存、东平王恽、陈国何临、清河房植等。
是日有诏征用伦、厚等，而迁琮、举，以固为大司农。

注 秦欲伐楚，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。昭奚恤乃为 ，使客东面，自居西面之 ，称曰：“理百姓，实仓廩，子西在此；奉珪璋，使诸侯，子方在此；守封疆，谨境界，叶公子高在此；理师旅，正兵戎，司马子反在此；怀霸王之余义，猎治乱之遗风，昭奚恤在此：惟大国所观。”使反，言于秦君曰：“楚多贤臣，未可谋也。”事见新序。国语曰，楚王孙圉聘于晋，赵简子鸣玉以相，问圉曰：

“楚之白珩犹在乎，其为宝也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未尝为宝也。楚人有观射父，能作训辞以行诸侯，有左史倚相，道训典以序百物，此楚国之宝也。若夫古玉、白珩，先王之所玩也，何宝焉！”与此所引不同也。

注 魏文侯受经于子夏，过段干木闾，未尝不轼也。李克曰：“文侯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此三人者，君皆师之。”又秦欲伐魏，或曰：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图也。”事见史记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纯字仲真，会稽山阴人。少为诸生，博极羸莠。十辟公府，三举贤良方正，五征博士，四公车征，皆不就。后征拜议郎，数陈鬻异，上便宜数百事，多见省纳。迁江夏太守。”

注 隆，高也。崇，重也。

注 伦见儒林传。

注 临字子陵，熙之子，为平原太守，见百家谱也。

注 植见党人篇也。

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，多所劾奏，其中并是宦者亲属，辄为请乞，诏遂令勿考。又旧任三府选令史，光禄试尚书郎，时皆特拜，不复选试。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，以为八使所纠，宜急诛罚，选举署置，可归有司。帝感其言，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、二千石，自是稀复特拜，切责三公，明加考察，朝廷称善。

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：“自顷选举牧守，多非其人，至行无道，侵害百姓。又宜止盘游，专心庶政。”帝纳其言，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，政有乖枉，遇人无惠者，免所居官；其奸秽重罪，收付诏狱。

及冲帝即位，以固为太尉，与梁冀参录尚书事。明年帝崩，梁太后以杨、徐盗贼盛强，恐惊扰致乱，使中常侍诏固等，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。固对曰：“帝虽幼少，犹天下之父。今日崩亡，人神感动，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？昔秦皇亡于沙丘，

胡亥、赵高隐而不发，卒害扶苏，以至亡国。近北乡侯薨，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，遂有孙程手刃之事。此天下大忌，不可之甚者也。”太后从之，即暮发丧。

注 史记曰，始皇东巡道病，崩于沙丘。徐广曰，赵有沙丘宫，在钜鹿也。

注 丞相李斯为始皇崩在外，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，乃秘之不发丧。独胡亥、赵高等知阴谋，破去始皇所封书，赐公子扶苏死，而立胡亥为太子。胡亥元年，楚、汉并起。

注 江京、刘安等坐省门下，孙程与王康等就斩京、安等，立顺帝也。

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，欲立之，谓梁冀曰：“今当立帝，

宜择长年高明有德，任亲政事者，愿将军审详大计，察周、霍之立文、宣，戒邓、阎之利幼弱。”

冀不从，乃立乐安王子缵，年八岁，是为质帝。时冲帝将北卜山陵，固乃议曰：“今处处寇贼，军兴用费加倍，新创宪陵，赋发非一。帝尚幼小，可起陵于宪陵茔内，依康陵制度，其于役费三分减一。”乃从固议。时太后以比遭不造，委任宰辅，固所匡正，每辄从用，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，天下咸望遂平，而梁冀猜专，每相忌疾。

注 周勃立文帝，霍光立宣帝也。

注 谓邓太后立殇帝，帝时诞育百余日，二岁而崩；又立安帝，时年十余岁。

阎太后立北乡侯，其年薨，又征诸王子，拟择立之也。

注 康陵，殇帝陵也。

初，顺帝时诸所除官，多不以次，及固在事，奏免百余人。此等既怨，又希望冀旨，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：“臣闻君不稽古，无以承天；臣不述旧，无以奉君。昔尧殂之后，舜仰慕三年，坐则见尧于墙，食则鬻尧于羹。斯所谓聿追来孝，不失臣子之节者。太尉李固，因公假私，依正行邪，离闲近戚，自隆支党。至于表举荐达，例皆门徒；及所辟召，靡非先旧。或富室财赂，或子辇婚属，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。又广选贾竖，以补令史；募求好马，临窗呈试。出入踰侈，輜輶曜日。大行在殡，路人掩涕，固独胡粉饰貌，搔头弄姿，盘旋偃仰，从容冶步，曾无惨怛伤悴之心。山陵未成，违矫旧政，善则称己，过则归君，斥逐近臣，不得侍送，作威作福，莫固之甚。臣闻台辅之位，实和阴阳，璇机不平，寇贼奸轨，则

责在太尉。固受任之后，东南跋扈，两州数郡，千里萧条，兆人伤损，大化陵夷，而诋疵先主，苟肆狂狷。存无廷争之忠，没有诽谤之说。夫子罪莫大于累父，臣恶莫深于毁君。

固之过衅，事合诛辟。”事奏，冀以白太后，使下其事。太后不听，得免。

注 书曰：“粤若稽古帝尧。”郑玄注曰：“稽，同也。古，天也。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。”

注 太公兵法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弗服也，锦绣文绮弗衣也，奇怪异物弗视也，玩好之器弗宝也，淫佚之乐弗听也，宫垣室屋弗堊色也，榱桷柱楹弗藻饰也，茅茨之盖弗翦齐也，滋味重累弗食也，温饭暖羹酸饒不易也。”

注 聿，述也。诗大雅曰：“文王烝哉，遹追来孝。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。

注 西京杂记曰：“武帝遇李夫人，就取玉簪搔头，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。”

注 书曰：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璇，美玉也。机，衡也。

王者正天文之器，可运转者也。”又曰：“寇贼奸轨。”注曰：“髡行攻劫曰寇，杀人曰贼，在外曰奸，在内曰轨。”

注 续汉志曰“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，岁尽则奏殿最而行赏罚”也。

注 谓九江贼徐凤、马免等攻烧城邑，广陵贼张婴等攻杀江都长。九江、广陵是荆、杨之地，故云两州也。

注 据吴佑传，此章马融之词。

冀忌帝聪慧，恐为后患，遂令左右进鸩。帝苦烦甚，使促

召固。固入，前问：“陛下得患所由？”帝尚能言，曰：“食煮饼，今腹中闷，得水尚可活。”时冀亦在侧，曰：“恐吐，不可饮水。”语未绝而崩。固伏尸号哭，推举侍医。冀虑其事泄，大恶之。

因议立嗣，固引司徒胡广、司空赵戒，先与冀书曰：“天下不幸，仍遭大忧。

皇太后圣德当朝，摄统万机，明将军体履忠孝，忧存社稷，而频年之闲，国祚三绝。今当立帝，天下重器，诚知太后垂心，将军劳虑，详择其人，务存圣明。然愚情眷眷，窃独有怀。远寻先世废立旧仪，近见国家践祚前事，未尝不询访公卿，广求髡议，令上应天心，下合觴望。

且永初以来，政事多谬，地震宫庙，彗星竟天，诚是将军用情之日。传曰：‘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’昔昌邑之立，昏乱日滋，霍光忧愧发愤，悔之折骨。自非博陆忠勇，

延年奋发，大汉之祀，几将倾矣。至忧至重，可不熟虑！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。国之兴衰，在此一举。”冀得书，乃召三公、中二千石、列侯大议所立。固、广、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着闻，又属最尊亲，宜立为嗣。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，时在京师，冀欲立之。觴论既异，愤愤不得意，而未有以相夺。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：“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，秉摄万机，宾客纵横，多有过差。清河王严明，若果立，则将军受祸不久矣。不如立蠡吾侯，富贵可长保也。”冀然其言。明日重会公卿，冀意气凶凶，而言辞激切。自胡广、赵戒以下，莫不慑惮之。皆曰：

“惟大将军令。”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义。冀厉声曰：“罢会。”固意既不从，犹望觴心可立，复以书劝冀。冀愈激怒，乃说太后先策免固，竟立蠡吾侯，是为桓帝。

注 谢承书“戒字志伯，蜀郡成都人也。戒博学明经讲授，举孝廉，累迁荆州刺史。梁商弟让为南阳太守，恃椒房之宠，不奉法，戒到州，劾奏之。迁戒河闲相。以冀部难理，整厉威严。迁南阳太守。纠豪杰，恤吏人，奏免中官贵戚子弟为令长贪浊者。征拜为尚书令，出为河南尹，转拜太常。永和六年特拜司空”也。

注 顺帝崩，冲帝立一年崩，质帝一年崩。

注 昌邑王贺，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。昭帝崩，霍光立之。

注 霍光封博陆侯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博，大。陆，平。取其嘉名，无此县也。

食邑北海、河东也。”

注 霍光召丞相已下议曰：“昌邑王行昏乱，恐危社稷，如何？”髡臣皆惊愕失色。大司农田延年前离席案曰：“今日之议，不得旋踵，髡臣后应者，臣请斩之！”于是废立遂定。

注 未有别理而易夺之。

后岁余，甘陵刘文、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，梁冀因此诬固与文、鲔共为妖言，下狱。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，证固之枉，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鈇钺诣阙通诉，太后明之，乃赦焉。及出狱，京师市里皆称万岁。冀闻之大惊，畏固名德终为已害，乃更据奏前事，遂诛之，时年五十四。

注 字林曰：“鈇钺，榘也。”钺音质。榘音竹心反。

注 固临终，子孙素棺三寸，幅巾，殓殓于本郡碣埭之地，不得还墓茔，污先公兆域。见谢承书也。

临命，与胡广、赵戒书曰：“固受国厚恩，是以竭其股肱，不顾死亡，志欲扶持王室，比隆文、宣。何图一朝梁氏迷谬，公等曲从，以吉为凶，成事为败乎？汉家衰微，从此始矣。公等受主厚禄，颠而不扶，倾覆大事，后之良史，岂有所私？固身已矣，于义得矣，夫复何言！”广、戒得书悲鼻，皆长叹流涕。

注 文帝、宣帝皆髡臣迎立，能兴汉祚。

州郡收固二子基、兹于鄆城，皆死狱中。小子變得脱亡命。冀乃封广、戒而露固尸于四衢，令有敢临者加其罪。固弟子汝南郭亮，年始成童，

游学洛阳，乃左提章钺，右秉鈇钺，诣阙上书，乞收固尸。不许，因往临哭，陈辞于前，遂守丧不去。夏门亭长呵之曰：“李、杜二公为大臣，不能安上纳忠，而兴造无端。卿曹何等腐生，公犯诏书，干试有司乎？”亮曰：“亮含阴阳以生，戴干履坤。义之所动，岂知性命，何为以死相惧？”亭长叹曰：“居非命之世，天高不敢不局，地厚不敢不踏。耳目适宜视听，口不可以妄言也。”太后闻而不诛。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，而殉尸不肯去。太后怜之，乃听得襚敛归葬。二人由此显名，三公并辟。班遂隐身，莫知所归。

注 续汉书曰，基，偃师长。袁宏纪曰，基字宪公，兹字季公，并为长史，闻固策免，并官亡归巴汉。南郑赵子贱为郡功曹，诏下郡杀固二子。太守知其枉，遇之甚宽，二子托服药夭，具棺器，欲因出逃。子贱畏法，吏验实，就杀之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四达谓之衢。”郭璞注曰：“交通四出者

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亮字恒直，朗陵人也。”

注 成童，年十五也。礼记曰“十五成童，舞象”也。

注 章谓所上章也。苍颉篇曰：“钺，斧也。”

注 洛阳北面西头门，门外有万寿亭。

注 腐生者，犹言腐儒也。

注 非命谓衰乱之时，人多不得其死也。

注 局，曲也。躅，累足也。言天高而有雷霆，地厚而有沦陷，上下皆可畏惧也。诗云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，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躅”也。

注 殉，巡也。楚国先贤传曰：“班字季，宛人也。少游太学，宗事李固，才高行美，不交非类。尝耦耕泽畔，恶衣蔬食。闻固死，乃星行奔赴，哭泣尽哀。司隶案状奏闻，天子释而不罪。班遂守尸积十日不去。桓帝嘉其义烈，听许送丧到汉中，赴葬毕而还也。”

固所着章、表、奏、议、教令、对策、记、铭凡十一篇。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，乃共论固言结，以为德行一篇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固所授弟子，颍川杜访、汝南郑遂、河内赵承等七十二人，相与哀叹悲愤，以为眼不复瞻固形容，耳不复闻固嘉训，乃共论集德行一篇。”

燮字德公。初，固既策罢，知不免祸，乃遣三子归乡里。时燮年十三，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，贤而有智，见二兄归，具知事本，默然独悲曰：“李氏灭矣！”

自太公已来，积德累仁，何以遇此？” 密与二兄谋豫藏

匿燮，托言还京师，人咸信之。有顷难作，下郡收固三子。

二兄受害，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：“君执义先公，有古人之节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，李氏存灭，其在君矣。”成感其义，乃将燮乘江东下，入徐州界内，令变姓为酒家佣，而成卖卜于市。各为异人，阴相往来。

注 太公谓祖父合也。

注 六尺谓年十五以下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燮远遁身于北海剧，托命滕咨家以得免。与此不同。”

燮从受学，酒家异之，意非恒人，以女妻燮。燮专精经学。十余年闲，梁冀既诛而齧眚屡见。明年，史官上言宜有赦令，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，于是大赦天下，并求固后嗣。燮乃以本末告酒家，酒家具车重厚遣之，皆不受，遂还乡里，追服。姊弟相见，悲感傍人。既而戒燮曰：“先公正直，为汉忠臣，而遇朝廷倾乱，梁冀肆虐，令吾宗祀血食将绝。今弟幸而得济，岂非天邪！宜杜绝觴人，勿妄往来，慎无一言加于梁氏。加梁氏则连主上，祸重至矣。唯引咎而已。”燮谨从其诲。后王成卒，燮以礼葬之，感伤旧恩，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。

州郡礼命，四府并辟，皆无所就，后征拜议郎。及其在位，廉方自守，所交皆舍短取长，好成人之美。时颍川荀爽、贾彪，虽俱知名而不相能，燮并交二子，情无适莫，世称其平正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

灵帝时拜安平相。先是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，国家赎王得还，朝廷议复其国。

燮上奏曰：“续在国无政，为妖贼所虏，守藩不称，损辱圣朝，不宜复国。”时议者不同，而续竟归藩。燮以谤毁宗室，输作左校。未岁，王果坐不道被诛，乃拜燮为议郎。京师语曰：“父不肯立帝，子不肯立王。”

擢迁河南尹。时既以货赂为官，诏书复横发钱三亿，以实西园。燮上书陈谏，辞义深切，帝乃止。先是颍川甄邵谄附梁冀，为邺令。有同岁生得罪于冀，亡奔邵，邵伪纳而阴以告冀，冀即捕杀之。邵当迁为郡守，会母亡，邵且埋尸于马屋，先受封，然后发丧。邵还至洛阳，燮行涂遇之，使卒投车于沟中，笞捶乱下，大署帛于其背曰“谄贵卖友，贪官埋母”。乃具表其状。邵遂废锢终身。

燮在职二年卒，时人感其世忠正，咸伤惜焉。

注 事见宦者传。

杜乔字叔荣，河内林虑人也。少为诸生，举孝廉，辟司徒杨震府。稍迁为南郡太守，转东海相，入拜侍中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累祖吏二千石。乔少好学，治韩诗、京氏易、欧阳尚书，以孝称。虽二千石子，常步担求师。”林虑，今相州县也。

汉安元年，以乔守光禄大夫，使徇察兖州。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；

陈留太守梁让、济阴太守汜宫、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

上。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，宫、瑗皆冀所善。还，拜太子太傅，迁大司农。

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，乔上书谏曰：“陛下越从藩臣，龙飞即位，天人属心，万邦攸赖。不急忠贤之礼，而先左右之封，伤善害德，兴长佞谀。臣闻古之明君，矚罚必以功过；末世闇主，诛赏各缘其私。今梁氏一门，宦者微孽，并带无功之绂，裂劳臣之土，其为乖滥，胡可胜言！夫有功不赏，为善失其望；奸回不诘，为恶肆其凶。故陈资斧而人靡畏，班爵位而物无功。苟遂斯道，岂伊伤政，为乱而已，丧身亡国，可不慎哉！”书奏不省。

注 孽音鱼列反。公羊传曰：“臣仆庶孽之事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孽，贱子也，犹树之有孽生也。”

注 苍颉篇：“绂，绶也。”

注 易旅卦九四曰：“旅于处，得其资斧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资，利也。”

益州刺史种嵩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遗梁冀，事发觉，以蛇输司农。冀从乔借观之，乔不肯与，冀始为恨。累迁大源肱。时冀小女死，令公卿会丧，乔独不往，冀又衔之。

迁光禄勋。建和元年，代胡广为太尉。桓帝将纳梁冀妹，冀欲令以厚礼迎之，乔据执旧典，不听。又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，乔以宫臧罪明着，遂不肯用，因此日忤于冀。先是李固见废，内外丧气，髡臣侧足而立，唯乔正色无所回桡。

由是海内叹息，朝野瞻望焉。在位数月，以地震免。宦者唐衡、左馆等因共譖于帝曰：“陛下前当即位，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。”帝亦怨之。及清河王蒜事起，梁冀

遂讽有司劾乔及李固与刘鲔等交通，请逮案罪。而梁太后素知乔忠，但策免而已。冀愈怒，使人胁乔曰：“早从宜，妻子可得全。”乔不肯。明日冀遣骑至其门，不闻哭者，遂白执系之，死狱中。妻子归故郡。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，家属故人莫敢视者。

注 时有司奏曰：“春秋迎王后于纪，在涂则称后。今大将军冀女弟宜备礼章，时进征币。”奏可。于是悉依孝惠帝纳后故事，聘黄金二万斤，纳采鴈璧乘马，一依旧典。

注 回，邪也。橈，曲也。

注 抗，举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乔诸生耿伯尝与鲔同止，冀讽吏执鲔为乔门生。”

注 从宜，令其自尽也。

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，号泣星行到洛阳，乃着故赤帻，托为夏门亭吏，守卫尸丧，驱护蝇虫，积十二日，都官从事执之以闻。梁太后义而不罪。匡于是带鉄镞诣阙上书，并乞李、杜二公骸骨。太后许之。成礼殓殮，送乔丧还家，葬送行服，隐匿不仕。匡初好学，常在外黄大泽教授门徒。补蕲长，政有异绩，迁平原令。时国相徐曾，中常侍璜之兄也，匡耻与接事，托疾牧豕云。

注 蕲，今徐州县也，音机。

注 袁山松书，匡一名章，字叔康也。

论曰：夫称仁人者，其道弘矣！立言践行，岂徒徇名

安己而已哉，

将以定去就之慚，正天下之风，使生以理全，死与义合也。

夫专为义则伤生， 专为生则害义， 专为物则害智， 专为己则损仁。若义重于生，舍生可也；生重于义，全生可也。

上以残闇失君道，下以笃固尽臣节。臣节尽而死之，则为杀身以成仁，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。 顺桓之闲，国统三绝，太后称制，贼臣虎视。李固据位持重，以争大义，确乎而不可夺。

岂不知守节之触祸，耻夫覆折之伤任也。 观其发正辞，及所遗梁冀书，虽机失谋乖，犹恋恋而不能已。至矣哉，社稷之心乎！其顾视胡广、赵戒，犹粪土也。

注 弘，大也。言非一涂也。

注 立其言，必践而行之。

注 徇，求也。

注 慚，节也。立身之道，唯孝与忠，全生死之义，须得其所。

注 贵义则贱生也。

注 害，违也。

注 为物则役智，故为害。

注 孟子曰：“鱼我所欲，熊掌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

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

注 论语：“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注 确，坚貌也。易曰：“确乎其不可拔。”论语曰：“临大节而不可夺。”

注 易曰：“鼎折足，覆公餗。”言不胜其任。

赞曰：李、杜司职，朋心合力。致主文、宣，抗情伊、稷。道亡时晦，终离罔极。變同赵孤，世载弦直。

注 朋犹同也。

注 伊尹、后稷也。

注 离，被也。毛诗曰：“谗人罔极。”

注 赵朔之子赵武。史记曰，晋景公三年，大夫屠岸贾杀赵朔，朔客程婴、公孙杵臼匿朔遗腹子于中山。居十五年，后景公与韩厥立赵孤，而攻灭屠岸贾也。

注 载，行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四

吴延史卢赵列传 第五十四

吴佑字季英，陈留长垣人也。父恢，为南海太守。佑年十二，随从到官。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，佑谏曰：“今大人踰越五领，远在海滨，其俗诚陋，然旧多珍怪，上为国家所疑，下为权威所望。此书若成，则载之兼两。昔马援以薏苡兴谤，王阳以衣囊徼名。嫌疑之闲，诚先贤所慎也。”恢乃止，抚其首曰：“吴氏世不乏季子矣。”及年二十，丧父，居无檐石，而不受贍遗。常牧豕于长垣泽中，行吟经书。遇父故人，谓曰：“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，纵子无耻，柰先君何？”佑辞谢而已，守志如初。

注 佑音又。续汉书作“佑”。

注 “恢”或作“愎”，音徒滥反。

注 杀青者，以火炙简令汗，取其青易书，复不蠹，谓之杀青，亦谓汗简。

义见刘向别录也。

注 领者，西自衡山之南，东至于海，一山之限耳，别标名则有五焉。裴氏广*(川)**[州]*记云：“大庾、始安、临贺、桂阳、揭阳，是为五领。”邓德明南康记曰：“大庾，一也；桂阳甲骑，二也；九真都庞，三也；临贺萌渚，四也；始安越

城，五也。”裴氏之说则为审矣。

注 希望其赠遗也。

注 车有两轮，故称“两”也。

注 徼，要也，音工尧反。前书曰，王阳好车马，衣服鲜明，而迁徙转移，所载不过囊橐。时人怪其奢，伏其俭，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。

注 季子谓季札也。

注 续汉书曰“年四十余，乃为郡吏”也。

后举孝廉，将行，郡中为祖道，佑越坛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，与结友而别。功曹以佑倨，请黜之。太守曰：“吴季英有知人之明，卿且勿言。”

真后亦举孝廉，除新蔡长，世称其清节。时公沙穆来游太学，无资粮，乃变服客佣，为佑赁舂。佑与语大惊，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闲。

注 陈留耆旧传曰：“太守冷宏召补文学，宏见异之，擢举孝廉。”

注 祖道之礼，封土为輶即也。五经要义曰：“祖道者，行祭为道路祈也。”

周礼太馭：“掌王玉路以祀，及*(祀)**[犯]*輶。”注云：“*[犯]*輶*(祀)*者，封土象山于路侧，以*[菩]*鸟为神主祭之，以车辄輶而去。喻无险难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真字夏甫。”

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。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，宏年十六，从在丞舍。

佑每行园，常闻讽诵之音，奇而厚之，亦与为友，卒成儒宗，知名东夏，

官至酒泉太守。佑政唯仁简，以身率物。民有争诉者，辄闭合自责，然后断其讼，以道譬之。或身到闾里，重相和解。自是之后，争隙省息，吏人怀而不欺。嗇夫孙性私赋民钱，市衣以进其父，父得而怒曰：“有君如是，何忍欺之！”促归伏罪。性畏惧，诣合持衣自首。佑屏左右问其故，性具谈父言。

佑曰：“掾以亲故，受污秽之名，所谓‘观过斯知人矣’。使归谢其父，还以衣遗之。又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，道遇醉客辱其母，长杀之而亡，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。佑呼长谓曰：“子母见辱，人情所耻。然孝子忿必虑难，动不累亲。

今若背亲逞怒，白日杀人，赦若非义，刑若不忍，将如之何？”长以械自系，曰：“国家制法，囚身犯之。明府虽加哀乡，恩无所施。”

佑问长有妻子乎？对曰：“有妻未有子也。”即移安丘逮长妻，妻到，解其桎梏，使同宿狱中，妻遂怀孕。至冬尽行刑，长泣谓母曰：“负母应死，当何以报吴君乎？”乃啮指而吞之，含血言曰：“妻若生子，名之‘吴生’，言我临死吞指为誓，属儿以报吴君。”因投缯而死。

注 汉官仪曰“四行，敦厚、质朴、逊让、节俭”也。

注 东夏，东方也。尚书曰“尹兹东夏”也。

注 济北先贤传曰“宏字符襄，刚县人也。年二十二，为郡督邮，曾以职事见诘，府君欲撻之。宏曰：‘今鄙郡遭明府，咸以为仲尼之君，国小人少，以宏为颜回，岂闻仲尼有撻颜回之义？’府君异其对，即日教署主簿”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赋钱五百，为父市单衣。”

注 论语载孔子之言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忿思难。”又曰：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

注 若，汝也。逞，快也。

注 在手曰械。

注 谓以绳为纆，投之而缢也。纆音胡犬反。

佑在胶东九年，迁齐相，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。及冀诬奏太尉李固，佑闻而请见，与冀争之，不听。时扶风马融在坐，为冀章草，佑因谓融曰：“李公之罪，成于卿手。李公即诛，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”冀怒而起入室，佑亦径去。冀道出佑为河闲相，因自免归家，不复仕，躬灌园蔬，以经书教授。年九十八卒。

注 陈留耆旧传曰：“佑处同僚，无私书之问，上司无笺檄之敬。在胶东，书不入京师也。”

长子凤，官至乐浪太守，少子愷，新息令；凤子冯，颍阳侯相：皆有名于世。

注 颍阳，县，属汝南郡。音纒。

注 陈留耆旧传曰：“凤字君雅，冯字子高。”

延笃字叔坚，南阳犍人也。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，旬日能讽之，典深敬焉。又从马融受业，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，能着文章，有名京师。

注 犍音昌犹反，故城在汝州鲁山县东南也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典字季度，为西鄂长。”风俗通曰：“吴夫燓王奔楚，封堂溪，因以为氏。”典为五官中郎将。“唐”与“堂”同也。

注 先贤行状曰：“笃欲写左氏传，无纸，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。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，乃借本讽之，彻尽辞归。典曰：‘卿欲写传，何故辞归？’笃曰：‘已讽之矣。’典闻之叹曰：‘嗟乎延生！虽复端木闻一知二，未足为喻。若使尼父更起于洙、泗，君当编名七十，与游、夏争匹也。’”举孝廉，为平阳侯相。到官，表龚遂之墓，立铭祭祠，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闲。

以师丧弃官奔赴，五府并辟不就。

注 前书龚遂，山阳南平阳人，为勃海太守。南平阳故城*[在]*今兖州邹县。

桓帝以博士征，拜议郎，与朱穆、边韶共著作东观。稍迁侍中。帝数问政事，笃诡辞密对，动依典义。迁左冯翊，又徙京兆尹。其政用宽仁，忧恤民黎，擢用长者，与参政事，郡中欢爱，三辅咨嗟焉。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，亦有能名，郡人为之语曰：“前有赵张三王，后有边延二君。”

注 谷梁传曰：“故士造辟而言，诡辞而出。”范宁注云：“辟，君也。诡辞而出，不以实告人也。”

注 前书，赵广汉、张敞、王遵、王章、王骏俱为京兆尹也。

时皇子有疾，下郡县出珍药，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，并货牛黄。

笃发书收客，曰：“大将军椒房外家，而皇子有疾，必应陈进医方，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？”遂杀之。冀鼻而不得言，有司承旨欲求其事。笃以病免归，教授家巷。

注 吴普本草曰：“牛黄味苦，无毒，牛出入呻者有之。夜有光走角中。牛死，入胆中，如即子黄。”神农本草曰：“疗惊弃，除邪逐鬼。”

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，笃乃论之曰：“观夫仁孝之辩，纷然异端，互引典文，代取事据，可谓笃论矣。夫人二致同源，总率百行，非复铢两轻重，必定前后之数也。而如欲分其大较，体而名之，则孝在事亲，仁施品物。施物则功济于时，事亲则德归于己。于己则事寡，济时则功多。推此以言，仁则远矣。然物有出微而着，事有由隐而章。近取诸身，则耳有听受之用，目有察见之明，足有致远之劳，手有饰卫之功，功虽显外，本之者心也。

远取诸物，则草木之生，始于萌芽，终于弥蔓，枝叶扶疏，荣华纷纭，未虽繁蔚，致之者根也。夫仁人之有孝，犹四体之有心腹，枝叶之有本根也。

圣人知之，故曰：

‘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。’ ‘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’然体大难备，物性好偏，故所施不同，事少两兼者也。如必对其优劣，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，孝以心体本根为先，可无讼也。或谓先孝后仁，非仲尼序回、参之意。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，纯体之者，

则互以为称，虞舜、颜回是也。若偏而体之，则各有其目，公刘、曾参是也。夫曾、闵以孝悌为至德，管仲以九合为仁功，

未有论德不先回、参，考功不大夷吾。以此而言，各从其称者也。”

注 辩，争也。

注 代，更也。

注 笃，厚也。

注 二致，仁、孝也。易系词曰“殊涂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”也。

注 较犹略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縡，繁彩饰也。”

注 四体谓手足也。

注 左氏传赵简子问子太叔：“何谓礼？”对曰：“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‘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人实则之，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。’”孔子取为孝经之词也。

注 论语载有若之词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参也鲁，回也其庶乎？”言庶几于善道也。鲁，钝也。

言若先孝后仁，则曾参不得不贤于颜子。

注 虞舜、颜回纯德既备，或仁或孝，但随其所称尔。

注 史记，公刘，后稷曾孙也。能修复后稷之业，务耕种，行地宜，百姓怀之，多从而保归焉。故公刘以仁纪德，曾参以至孝称贤，此则各自为目，不能总兼其美也。

注 曾参、闵损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

九合者，谓再会于鄆，两会于幽，又会桎、首止、戴宁、母洮、葵丘也。

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于筇，时在京师，谓公卿曰：“延叔坚有王佐之才，奈何屈千里之足乎？”欲令引进之。筇闻，乃为书止文德曰：“夫道之将废，所谓命也。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，来命虽筇，所未敢当。吾尝味爽栉梳，坐于客堂。

朝则诵羲、文之易，虞、夏之书，历公旦之典礼，览仲尼之春秋。

夕则消摇内阶，咏诗南轩。百家觴氏，投闲而作。洋洋乎其盈耳也，

涣烂兮其溢目也，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。当此之时，不知天之为盖，地之为舆；不知世之有人，己之有躯也。虽渐离击筑，傍若无人，高凤读书，不知暴雨，方之于吾，未足况也。且吾自束修已来，为人臣不陷于不忠，为人子不陷于不孝，上交不谄，下交不黜，从此而歿，下见先君远祖，可不鼻赧。如此而不以善止者，恐如教羿射者也。慎勿迷其本，弃其生也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”

注 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昧，瞑也。爽，明也。”

注 周公摄政七年，制礼作乐。班固东都赋曰“今论者但知诵虞、夏之书，咏殷、周之诗，讲羲、文之易，论孔氏之春秋”也。

注 楚词：“高堂邃宇，镂槛层轩。”王逸注云：“轩，楼板也。”

注 言诵经典之余，投射闲隙而翫百氏也。

注 洋洋，美也。论语曰：“洋洋乎盈耳哉。”

注 涣烂，文章貌也。

注 宋玉大言赋曰“方地为舆，员天为盖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筑，五弦之乐也。”沈约宋书曰：“筑不知谁所造也。史记唯云高渐离击筑。”案：今筑形似箏，有项有柱。史记，荆轲至燕，日与屠狗及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，已而相泣，傍若无人。

注 事具逸人传也。

注 束修谓束带修饰。郑玄注论语曰“谓年十五已上”也。

注 易系词之文也。

注 色媿曰赧，音女板反。

注 史记，有养由基者，善射者也，去柳叶百步而射之，百发而百中之。

左右观者数千人，皆曰“善射”。有一人立其旁，曰：“善，可教射矣。”养由基怒，释弓搯曰：“客安能教我射乎？”客曰：“非吾能教枝左诎右也。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，百发百中之，不以善息，少焉气衰力倦，弓拨矢钩，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。”此言羿者，盖以俱善射而称之焉。

后遭党事禁锢。永康元年，卒于家。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。

注 锢谓闭塞。

注 屈原，楚大夫，抱忠贞而死。笃有志行文彩，故图其像而偶之焉。

笃论解经传，多所驳正，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。所着诗、论、铭、书、应讯、表、教令，凡二十篇云。

注 讯，问也。盖荅客难之类。

史弼字公谦，陈留考城人也。父敞，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、郡守。弼少笃学，聚徒数百。仕州郡，辟公府，迁北军中候。

注 续汉书曰“敞为京兆尹，化有能名，尤善条教，见称于三辅”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弼年二十为郡功曹，承前太守宋欣秽浊之后，悉条诸生聚敛奸吏百余人，皆白太守，埽筮还县，高名由此而兴。”

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，僭傲多不法。弼惧其骄悖为乱，乃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帝王之于亲戚，爱虽隆，必示之以威；体虽贵，必禁之以度。如是，和睦之道兴，骨肉之恩遂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，孝景皇帝骄梁孝王，而二弟阶宠，终用敦慢，卒周有播荡之祸，汉有爱盎之变。窃闻勃海王悝，凭至亲之属，恃偏私之爱，失奉上之节，有僭慢之心，外聚剽轻不逞之徒，内荒酒乐，出入无常，所与轔居，皆有口无行，或家之弃子，或朝之斥臣，必有羊胜、伍被之变。州司不敢弹纠，傅相不能匡辅。陛下隆于友于，不忍遏绝。恐遂滋蔓，为害弥大。乞露臣奏，宣示百僚，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

失，然后诏公卿平处其法。法决罪定，乃下不忍之诏。臣下固执，然后少有所许。如是，则圣朝无伤亲之讥，勃海有享国之庆。不然，惧大狱将兴，使者相望于路矣。臣职典禁兵，备御非常，而妄知藩国，干犯至戚，罪不容诛。不胜愤懣，谨冒死以闻。”帝以至亲，不忍下其事。后悝竟坐逆谋，贬为瘿陶王。

注 甘昭公王子带，周襄王弟也，食邑于甘，谥曰昭。左传曰，初，甘昭公有宠于惠后，后将立之，未及而卒。昭公奔齐。王复之，遂以狄师攻王，王出适郑也。

注 梁孝王，景帝弟，窦太后少子，爱之，赐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景帝尝与王宴太后前，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王。”爰盎谏不许，遂令人刺杀盎也。

注 剽，悍也。逞，快也。谓被冤枉不快之人也。左传曰：“率鞫不逞之人。”

剽音疋妙反。

注 有虚言无实行也。

注 前书羊胜劝梁王求汉嗣，伍被劝淮南*(子)**[王]*谋反诛也。

注 友，亲也。尚书曰：“惟孝友于兄弟。”

注 滋，长；蔓，延也。左氏传：“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”

弼迁尚书，出为平原相。时诏书下举钩党，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，唯弼独无所上。诏书前后切潞州郡，髡笞掾史。从事坐传责曰：“诏书疾恶党人，旨意恳恻。青州六郡，其五有党，近国甘陵，亦考南北部，

平原何理而得独无？”弼曰：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，它郡自有，平原自无，胡可相比？”

若承望上司，诬陷良善，淫刑滥罚，以逞非理，则平原之人，户可为党。相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。”从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职送狱，道举奏弼。会党禁中解，弼以俸赎罪得免，济活者千余人。

注 钩谓相连也。

注 切，急也。溲，退也。

注 续汉志每州皆有从事史及诸曹掾史。传，客舍也，音知恋反。坐传舍召弼而责。

注 济南、乐安、齐国、东莱、平原、北海六郡，青州所管也。青州在齐国临淄，见汉官仪。

注 桓帝为蠡吾侯，受学于甘陵周福，及帝即位，擢福为尚书。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，二家宾客互相讥揣，遂各树朋徒，渐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。见党人篇序也。

注 疆，界也。理，正也。左传曰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而布其利”也。

注 前书曰“凡人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。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恶取舍，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”也。

注 *(奉)**[俸]*音扶用反。

弼为政特挫抑强豪，其小民有罪，多所容贷。迁河东太守，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。弼知多权贵请托，乃豫敕断绝书属。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，并求假盐税，积日不得通。生乃说以它事谒弼，而因达览书。弼大怒曰：“太守忝荷重任，当选士报国，尔何人而伪诈无状！”命左右引出，楚捶数百，府丞、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廷，弼不对。遂付安邑狱，即日考杀

之。侯览大怨，遂诈作飞章下司隶，诬弼诽谤，槛车征。吏人莫敢近者，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闲，大言于道傍曰：“明府摧折虐臣，选德报国，如其获罪，足以垂名竹帛，愿不忧不惧。”弼曰：“‘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’昔人刎颈，九死不恨。”

及下廷尉诏狱，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。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，诈为家僮，瞻护于弼。弼遂受诬，事当弃市。劭与郡人卖郡邸，行赂于侯览，得减死罪一等，论输左校。时人或讥曰：“平原行货以免君，无乃蚩乎！”陶丘洪曰：

“昔文王牖里，闾、散怀金。史弼遭患，义夫献宝。亦何疑焉！”于是议者乃息。刑竟归田里，称病闭门不出。数为公卿所荐，议郎何休又讼弼有干国之器，宜登台相，征拜议郎。侯览等恶之。光和中，出为彭城相，会病卒。裴瑜位至尚书。

注 属音之欲反。

注 诗翰风也。荼，苦菜也。

注 刎，割也。楚词曰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也。

注 郡邸，若今之寺邸也。

注 青州先贤传曰：“洪字子林，平原人也。清达博辩，文冠当代。举孝廉，不行，辟太尉府。年三十卒。”

注 牖里，殷狱名。或作“姜”，亦名姜城，在今相州汤阴县北。帝王纪：“散宜生、南宫括、闾天学乎吕尚。尚知三人贤，结朋友之交。及纣囚文王，乃以黄金千镒与宜生，令求诸物与纣。”史记曰“闾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，骊戎文马，有熊九驷，它奇怪物，因殷孽臣费仲献之于纣，纣大说，乃赦之”也。

注 先贤行状曰“瑜字稚璜。聪明敏达，观物无滞。清论所加，必为成器；

丑议所指，没齿无怨”也。

论曰：夫刚烈表性，鲜能优宽；仁柔用情，多乏贞直。吴季英视人畏伤，发言烝烝，似夫儒者；而怀愤激扬，折让权枉，又何壮也！仁以乡物，义以退身，君子哉！语曰：“活千人者子孙必封。”史弼颉颃严吏，终全平原之党，而其后不大，斯亦未可论也。

注 烝烝犹仍也。

注 法言曰：“君子于仁也柔，于义也刚。”

注 前书王翁孺曰：“闻活千人者有封*[子]*孙。吾所活者千人，*[后]*世其兴乎？”

注 颉颃犹上下也。

注 不大谓子孙衰替也。左传晋卜偃曰：“毕万之后必大。”

卢植字子干，涿郡涿人也。身長八尺二寸，音声如钟。少与郑玄俱事马融，能通古今学，好研精而不守章句。融外戚豪家，多列女倡歌舞于前。植侍讲积年，未尝转眄，融以是敬之。学终辞归，阖门教授。性刚毅有大节，常怀济世志，不好辞赋，能饮酒一石。

注 融，明德皇后之从侄也。

时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，初秉机政，朝议欲加封爵。植虽布衣，以武素有名誉，乃献书以规之曰：“植闻嫫有不恤

纬之事，漆室有倚楹之戚，

忧深思远，君子之情。夫士立争友，义贵切磋。书陈
‘谋及庶人’，

诗咏‘询于刍蕘’。植诵先王之书久矣，敢爱其警言哉！

今足下之于汉朝，犹旦、奭之在周室，建立圣主，四海有系。论者以为吾子之功，于斯为重。天下聚目而视，攒耳而听，谓准之前事，将有景风之祚。寻春秋之义，王后无嗣，择立亲长，年均以德，德均则决之卜筮。今同宗相后，披图案牒，以次建之，何勋之有？岂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！宜辞大赏，以全身名。又比世祚不竟，仍外求嗣，可谓危矣。而四方未宁，盗贼伺隙，恒岳、勃碣，特多奸盗，将有楚人胁比，尹氏立朝之变。宜依古礼，置诸子之官，征王侯爱子，宗室贤才，外崇训道之义，内息贪利之心，简其良能，随用爵之，强干弱枝之道也。”

武并不能用。州郡数命，植皆不就。建宁中，征为博士，乃始起焉。熹平四年，九江蛮反，四府选植才兼文武，拜九江太守，蛮寇宾服。以疾去官。

注 左传曰，范献子曰：“人亦有言，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隕，为将及焉。”

杜预注曰：“嫠，寡妇也。织者常苦纬少，寡妇所宜忧也。”

注 琴操曰：“鲁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啸，蛙人见其心之不乐也，进而问之曰：

‘有淫心欲嫁之念耶，何吟之悲？’漆室女曰：‘嗟乎！嗟乎！子无志，不知人之甚也。昔者楚人得罪于其君，走逃吾东家，马逸，蹈吾园葵，使吾终年不见菜；吾西蛙人失羊不还，请吾兄追之，雾浊水出，使吾兄溺死，终身无兄。政之所致也。

吾忧国伤人，心悲而啸，岂欲嫁哉！’自伤怀结而为人所疑，于是褰裳入山林之中，见女贞之木，喟然叹息，援琴而弦歌以女贞之辞，自经而死。”

注 诗序曰：“忧深思远，俭而用礼，乃有尧之遗风焉。”

注 孝经曰：“士有争友，身不陷于不义。”诗云：“如切如磋。”郑玄注云：

“骨曰切，象曰磋。言友之相规诫，如骨象之见切磋。”

注 尚书洪范曰“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”也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先人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毛萇注云：“刍蕘，采薪者也。”

注 无目即曰瞽。即音直忍反。

注 前书贾山曰“使天下戴目而视，倾耳而听”也。

注 景风，解见和纪。

注 左传王子朝曰：“先王之命，王后无嫡，则择立长。年钧以德，德钧以下，古之制也。”

注 叨，贪也。左传曰“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”也。

注 竞，强也。

注 勃，勃海也。碣，碣石山也。

注 左传曰，楚公子比，恭王之子也。灵王立，子比奔晋。灵王卒，子比自晋归楚，立为君。比弟公子疾欲篡其位，夜乃使人周走呼曰：“王至矣。”

国人大惊，子比乃自杀。王子朝，周景王之庶子。景王卒，子猛立。尹氏，周卿士，立子朝，夺猛位也。

注 以树为喻也。谓京师为干，四方为枝。前书曰：“汉兴，立都长安，徙齐诸田、楚昭、屈、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。盖以强干弱枝，非独为奉山园也。”

作尚书章句、三礼解诂。时始立太学石经，以正五经文字，植乃上书曰：“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，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。臣前以周礼诸经，发起爨谬，敢率愚浅，为之解诂，而家乏，无力供缮*[写]*上。

愿得将书生二人，共诣东观，就官财粮，专心研精，合尚书章句，考礼记失得，庶裁定盛典，刊正碑文。古文科斗，近于为实，而厌抑流俗，降在小学。

中兴以来，通儒达士班固、贾逵、郑兴父子，并敦悦之。今毛诗、左氏、周礼各有传记，其兴春秋共相表里，宜置博士，为立学官，以助后来，以广圣意。”

注 诂，事也。言解其事意。

注 回冗犹纡曲也。

注 爨，粟不成。谕义之乖僻也。

注 缮，善也。言家贫不能善写而上也。

注 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。形似科斗，因以为名。前书谓文字为“小学”也。

注 兴子觿也，自有传。左传曰“蚠穀悦礼乐而敦诗书”也。

注 表里言义相须而成也。前书云：“河图、洛书相为经纬，八卦、九章相为表里。”

会南夷反叛，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，拜为庐江太守。植深达政宜，务存清静，弘大体而已。

岁余，复征拜议郎，与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韩说等并在东观，校中书五经记传，补续汉记。帝以非急务，转为侍中，迁尚书。光和元年，有日食之异，植上封事谏曰：

“臣闻五行传‘日晦而月见谓之朏，王侯其舒’。

此谓君政舒缓，故日食晦也。春秋传曰‘天子避位移时’，言其相掩不过移时。而闲者日食自巳过午，既食之后，云雾晦暖。比年地震，彗孛互见。臣闻汉以火德，化当宽明。近色信谗，忌之甚者，如火畏水故也。案今年之变，皆阳失阴侵，消御灾凶，宜有其道。谨略陈八事：一曰用良，二曰原禁，三曰御疠，四曰备寇，五曰修体，六曰遵尧，七曰御下，八曰散利。用良者，宜使州郡核举贤良，随方委用，责求选举。原禁者，凡诸党锢，多非其罪，可加赦恕，申宥回枉。御疠者，宋后家属，并以无辜委骸横尸，不得收葬，疫疠之来，皆由于此。宜敕收拾，以安游魂。备寇者，侯王之家，赋税减削，愁穷思乱，必致非常，宜使给足，以防未然。修礼者，应征有道之人，若郑玄之徒，陈明洪范，攘服灾咎。遵尧者，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，宜依黜陟，以章能否，纵不九载，可满三岁。御下者，谓谒希爵，一宜禁塞，

迁举之事，责成主者。散利者，天子之体，理无私积，宜弘大务，蠲略细微。”

帝不省。

注 言中书以别于外也。

注 五行传，刘向所着。朏者，月行速在日前，故早见。刘向以为君舒缓则臣*(娇)**[骄]*慢，故日行弼而月行速也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日过分未至三辰有眚，于是乎君不举，避移时。”杜预注曰：

“避正寝，过日食时也。”

注 原其所禁而宥之也。

注 防御疫疠之气。

注 核，实也。

注 回，邪也。

注 后以王甫、程阿所构，忧死，父及兄弟并被诛。灵帝后梦见桓帝怒曰“宋皇后何罪而绝其命？已诉于天，上帝震怒，罪在难救”也。

注 书曰：“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三年考功，三考九年，能否幽明有别，升进其明者，黜退其幽者。”此皆唐尧之法也。

注 希，求也。

注 黜，除也。

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四府举植，拜北中郎将，持节，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，将北军五校士，发天下诸郡兵征之。连战破贼帅张角，斩获万余人。角等走保广宗，植筑围凿燧，造作云梯，垂当拔之。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，或劝植以赂送丰，植不肯。丰还言于帝曰：“广宗贼易破耳。卢中郎固垒息军，以待天诛。”帝怒，遂槛车征植，减死罪一等。

及车骑将军皇甫嵩讨平黄巾，盛称植行师方略，嵩皆资用规谋，济成其功。以其年复为尚书。

帝崩，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，乃召并州牧董卓，以惧太后。植知卓凶悍难制，必生后患，固止之。进不从。及卓至，果陵虐朝廷，乃大会百官于朝堂，议欲废立。髡僚无敢言，植独抗议不同。卓怒罢会，将诛植，语在卓传。植素善蔡邕，邕前徙朔方，植独上书请之。邕时见亲于卓，故往请植事。又议郎彭伯谏卓曰：“卢尚书海内大儒，人之望也。今先害*[之]*，天下震怖。”卓乃止，但免植官而已。

植以老病求归，惧不免祸，乃诡道从轘辕出。卓果使人

追之，到怀，不及。

遂隐于上谷，不交人事。冀州牧袁绍请为军师。初平三年卒。临困，敕其子俭葬于土穴，不用棺槨，附体单帛而已。所着碑、诔、表、记凡六篇。

注 诡，诈也。轘辕道在今洛州缑氏县东南也。

建安中，曹操北讨柳城，过涿郡，告守令曰：“故北中郎将卢植，名著海内，学为儒宗，士之楷模，国之桢干也。昔武王入殷，封商容之间；郑丧子产，仲尼陨涕。孤到此州，嘉其余风。春秋之义，贤者之后，宜有殊礼。亟遣丞掾除其坟墓，存其子孙，并致薄醑，以彰厥德。”子毓，知名。

注 魏志曰，建安十二年，操北征乌桓，涉鲜卑，讨柳城，登白狼山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仲尼闻子产死，出涕曰：‘古之遗爱也。’”注 公羊传曰：“君子之善善也长，恶恶也短。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。贤者子孙，故君子为之讳也。”

注 亟，急也。

注 醑，祭酌也。音张芮反。

注 魏志曰：“毓字子家，十岁而孤，以学行称，仕魏至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时举中书郎，诏曰：‘得其人与不，在卢生耳。选举莫取有名，如画地为饼，不可啖也。’毓对曰：‘名不足以致异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后有名也。’

论曰：风霜以别草木之性，危乱而见贞良之节，则卢

公之心可知矣。

夫蠡蚩起怀，雷霆骇耳，虽贲、育、荆、诸之伦，未有不允豫夺常者也。

当植抽白刃严合之下，追帝河津之闲，排戈刃，赴戕折，岂先计哉？君子之于忠义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

注 孟贲，多力者也；夏育，勇者也；并鞮人。荆，荆轲也。诸，专诸也。

注 允，人行貌也，音淫。言允豫不能自定也。夺谓易其常分者也。

注 事见何进传。杜预注左传曰：“戕者，卒暴之名也。”

注 孔子曰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闲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马融注云：

“造次，急遽也。颠沛，僵仆也。虽急遽僵仆，不违仁也。”

赵岐字邠卿，京兆长陵人也。初名嘉，生于御史台，因字台卿，后避难，故自改名字，示不忘本土也。岐少明经，有才藝，娶扶风马融兄女。融外戚豪家，岐常鄙之，不与融相见。

仕州郡，以廉直疾恶见惮。年三十余，有重疾，卧蓐七年，自虑奄忽，乃为遗令敕兄子曰：“大丈夫生世，遯无箕山之操，仕无伊、吕之勋，天不我与，复何言哉！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，刻之曰：‘汉有逸人，姓赵名嘉。有志无时，命也柰何！’”其后疾瘳。

注 以其祖为御史，故生于台也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岐娶马敦女宗姜为妻。敦兄子融尝至岐家，多从宾与从妹宴饮作乐，日夕乃出。过问赵处士所在。岐亦厉节，不以妹踵之故屈志于融也。与其友书曰：‘马季长虽有名当世，而不持士节，三辅高士未曾以衣裾褻其门也。’岐曾读周官二义不通，一往造之，贱融如此也。”

注 蓐，寝蓐也。声类曰：“蓐，荐也。”

注 易曰：“遯而亨，君子以远小人。”王弼注：“遯之义，避内而之外者也。”

箕山，许由所隐处也。

永兴二年，辟司空掾，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，朝廷从之。其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，为陈损益求贤之策，冀不纳。举理剧，为皮氏长。会河东太守刘佑去郡，而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，岐耻疾宦官，即日西归。京兆尹延笃复以为功曹。

注 皮氏故城在今绛州龙门县西。决录曰“岐为长，抑强讨奸，大兴学校”也。

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，郡人以玹进不由德，皆轻侮之。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，玹深毒恨。延熹元年，玹为京兆尹，岐惧祸及，乃与从子戡逃避之。玹果收岐家属宗亲，陷以重法，尽杀之。岐遂逃难四方，江、淮、海、岱，靡所不历。自匿姓名，卖饼北海市中。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，游市见岐，察非常人，停车呼与共载。岐惧失色，嵩乃下帷，令骑屏行人。密问岐曰：“视子非卖饼者，又相问而色动，不有重怨，即亡命乎？我北海孙宾石，阖门百口，孰能相济。”岐素闻嵩名，即以实告之，遂以俱归。嵩先入白母曰：

“出行，乃得死友。”迎入上堂，飨之极欢。藏岐复壁中数年，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。

注 玆音玄。

注 决录注：“袭字符嗣。先是杜伯度、崔子玉以工草书称于前代，袭与罗暉拙书，见蚩于张伯英。英颇自乡高，与朱赐书云‘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罗、赵有余’”也。

注 决录注曰：“岐长兄盘，州都官从事，早亡。次兄无忌，字世卿，部河东从事，为玆所杀。”戡音翦。

后诸唐死灭，因赦乃出。三府闻之，同时并辟。九年，乃应司徒胡广之命。会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反叛，公卿举岐，擢拜并州刺史。岐欲奏守边之策，未及上，会坐党事免，因撰次以为御寇论。

注 决录注曰：“是时纲维不摄，阉竖专权，岐拟前代连珠之书四十章上之，留中不出。”

灵帝初，复遭党锢十余岁。中平元年，四方兵起，诏选故刺史、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，征岐拜议郎。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，请补长史，别屯安定。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，行至襄武，岐与新除诸郡太守数人俱为贼边章等所执。

贼欲胁以为帅，岐诡辞得免，展转还长安。

注 县名，属陇西郡。

注 决录注曰“岐还至陈仓，复遇乱兵，裸身得免，在草中十二日不食”也。

及献帝西都，复拜议郎，稍迁太仆。及李傕专政，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，以岐为副。日磾行至洛阳，表别遣岐宣扬国命，所到郡县，百姓皆喜曰：“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。”

是时袁绍、曹操与公孙瓒争冀州，绍及操闻岐至，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，岐深陈天子恩德，宜罢兵安人之道，又移书公孙瓒，为言利害。绍等各引兵去，皆与岐期会洛阳，奉迎车驾。岐南到陈留，得笃疾，经涉二年，期者遂不至。

兴平元年，诏书征岐，会帝当还洛阳，先遣驍将军董承修理宫室。岐谓承曰：“今海内分崩，唯有荆州境广地胜，西通巴蜀，南当交址，年谷独登，兵人差全。

岐虽迫大命，犹志报国家，欲自乘牛车，南说刘表，可使其身自将兵来瞻朝廷，与将军并心同力，共錡王室。此安上救人之策也。”承即表遣岐使荆州，督租粮。岐至，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，军资委输，前后不绝。时孙嵩亦寓于表，表不为礼，岐乃称嵩素行笃烈，因共上为青州刺史。岐以老病，遂留荆州。

曹操时为司空，举以自代。光禄勋桓典、少府孔融上书荐之，于是就拜岐为太常。年九十余，建安六年卒。先自为寿藏，图季札、子产、晏婴、叔向四像居宾位，又自画其像居主位，皆为赞颂。敕其子曰：“我死之日，墓中聚沙为默，布簟白衣，散发其上，覆以单被，即日便下，下讫便掩。”岐多所述作，盖孟子章句、三辅决录传于时。

注 寿藏谓冢圻也。称寿者，取其久远之意也。犹如寿宫、寿器之类。顷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。

注 决录序曰：“三辅者，本雍州之地，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货，皆以陪诸陵。五方之俗杂会，非一国之风，不但

系于诗秦、鹵也。其为士好高尚义，贵于名行。其俗失则趣执进权，唯利是视。余以不才，生于西土，耳能听而闻故老之言，目能视*[而]*见衣冠之畴，心能识而观其贤愚。常以玄冬，梦黄发之士，姓玄名明，字子真，与余寤言，言必有中，善否之闲，无所依违，命操笔者书之。近从建武以来，暨于斯今，其人既亡，行乃可书，玉石朱紫，由此定矣，故谓之决录矣。”

赞曰：吴翁温爱，义干刚烈。延、史字人，风和恩结。梁使显刑，诬党潜绝。子干兼姿，逢掖临师。邠卿出疆，专出朝威。

注 谓以义干梁冀争李固也。

注 礼记孔子曰：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”郑玄注曰：“逢犹大也。为大掖之衣，此君子有道蓺者所衣也。”相承本作缝，义亦通。

注 疆，界也。左传曰：“大夫出疆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”

后汉书卷六十五

皇甫张段列传 第五十五

皇甫规字威明，安定朝那人也。祖父棱，度辽将军。父旗，扶风都尉。

永和六年，西羌大寇三辅，围安定，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，不能克。规虽在布衣，见贤不恤军事，审其必败，乃上书言状。寻而贤果为羌所没。郡将知规有兵略，乃命为功曹，使率甲士八百，与羌交战，斩首数级，贼遂退却。

举规上计掾。其后羌觭大合，攻烧陇西，朝廷患之。规乃上疏求乞自嗟，曰：“臣比年以来，数陈便宜。羌戎未动，策其将反，马贤始出，颇知必败。误中之言，在可考校。臣每惟贤等拥觭四年，未有成功，悬师之费且百亿计，出于平人，回入奸吏。故江湖之人，髡为盗贼，青、徐荒饥，襁负流散。夫羌戎溃叛，不由承平，皆由边将失于绥御。乘常守安，则君侵暴，苟竞小利，则致大害，微胜则虚张首级，军败则隐匿不言。军士劳怨，困于猾吏，进不得快战以徼功，退不得温饱以全命，饿死沟渠，暴骨中原。徒见王师之出，不闻振旅之声。

酋豪泣血，惊惧生变。是以安不能久，败则经年。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。愿假臣两营二郡，屯列坐食之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。土地山谷，臣所晓习；

兵执巧便，臣已更之。可不烦方寸之印，尺帛之赐，高可以涤患，下可以纳降。

若谓臣年少官轻，不足用者，凡诸败将，非官爵之不高，年齿之不迈。臣不胜至诚，没死自陈。”时帝不能用。

注 悬犹停也。

注 平人，齐人也。

注 振，整；旅，觶也。谷梁传曰“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”也。

注 两营谓马贤及赵冲等。二郡，安定、陇西也。

注 迈，往也。

冲质之闲，梁太后临朝，规举贤良方正。对策曰：

伏惟孝顺皇帝，初勤王政，纪纲四方，几以获安。后遭奸伪，威分近习，

畜货聚马，戏谑是闻；又因缘嬖幸，受贿卖爵，轻使宾客，交错其闲，天下扰扰，从乱如归，故每有征战，鲜不挫伤，官民并竭，上下穷虚。臣在关西，窃听风声，未闻国家有所先后，而威福之来，咸归权幸。陛下体兼乾坤，聪哲纯茂。摄政之初，拔用忠贞，其余维纲，多所改正。远近翕然，望见太平。

而地震之后，雾气白浊，日月不光，旱魃为虐，大贼从横，流血丹野，庶品不安，谴诫累至，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。

其常侍尤无状者，亟便黜遣，披埽凶党，收入财贿，以塞痛怨，以荅天诫。

注 近习，诸佞幸亲近小人也。礼记曰：“虽有贵戚近习。”

注 左传曰“人患王之无厌也，故从乱如归”也。

注 先后谓进退也。言国家不妄有矚贬进退，而权幸之徒

反为祸福也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旱魃为虐，如惔如焚。”魃，旱神也。

注 无状者，谓无善状。

今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不疑，处周、邵之任，为社稷之镇，加与王室世为姻族，今日立号虽尊可也，实宜增修谦节，辅以儒术，省去游娱不急之务，割减庐第无益之饰。夫君者舟也，人者水也。髡臣乘舟者也，将军兄弟操橈者也。若能平志毕力，以度元元，所谓福也。如其怠弛，将沦波涛。可不慎乎！夫德不称禄，犹凿墉之趾，以益其高。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？凡诸宿猾、酒徒、戏客，皆耳纳邪声，口出谄言，甘心逸游，唱造不义。亦宜贬斥，以惩不轨。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，失人之累。又在位素餐，尚书怠职，有司依违，莫肯纠察，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，不闻户牖之外。臣诚知阿谀有福，深言近祸，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！臣生长边远，希涉紫庭，怖惧失守，言不尽心。

注 梁商女为顺帝后，后女弟又为桓帝后。冀即商子，故曰代姻也。

注 可犹宜也。

注 家语孔子曰：“夫君者舟也，人者水也。水可载舟，亦以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可知也。”

梁冀忿其刺己，以规为下第，拜郎中。托疾免归，州郡承冀旨，几陷死者再三。

遂以诗、易教授，门徒三百余人，积十四年。后梁冀被诛，旬月之闲，礼命五至，皆不就。

时太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，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。公车特征规，拜太山太守。

规到官，广设方略，寇贼悉平。延熹四年秋，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，护羌校尉段颍坐征。后先零诸种陆梁，覆没营坞。规素悉羌事，志自奋嗟，乃上疏曰：“自臣受任，志竭愚钝，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，中郎将宗资之信义，得承节度，幸无咎誉。今猾贼就灭，太山略平，复闻髡羌并皆反逆。

臣生长邠岐，年五十有九，昔为郡吏，再更叛羌，豫筹其事，有误中之言。臣素有固疾，恐犬马齿穷，不报大恩，愿乞冗官，备单车一介之使，劳来三辅，宣国威泽，以所习地形兵势，佐助诸军。臣穷居孤危之中，坐观郡将，已数十年矣。自鸟鼠至于东岱，其病一也。力求猛敌，不如清平；勤明吴、孙，未若奉法。前变未远，臣诚戚之。是以越职，尽其区区。”

注 颍击羌，坐为凉州刺史郭闳留兵不进下狱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坞，小障也。一曰庠城也。”音乌古反。

注 郡将，郡守也。鸟鼠，山名，在今渭州西，即先零羌寇钞处也。东岱谓泰山，叔孙无忌反处也。皆由郡守不加绥抚，致使反叛，其疾同也。

注 吴起，魏将也。孙武，吴将也。言若求猛*(敌)**[将]*，不如抚以青平之政；明习兵书，不如郡守奉法，使之无反也。

注 戚，忧也。前变谓羌反。

至冬，羌遂大合，朝廷为忧。三公举规为中郎将，持节监关西兵，讨零吾等，破之，斩首八百级。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，

相劝降者十余万。明年，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，而道路隔绝，军中大疫，死者十三四。规亲入庵庐，巡视将士，三军感悦。东羌遂遣使乞降，凉州复通。

先是安定太守孙铄受取狼籍，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多杀降羌，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，而皆倚恃权贵，不遵法度。规到州界，悉条奏其罪，或免或诛。羌人闻之，翕然反善。沉氏大豪滇昌、饥恬等十余万口，复诣规降。

规出身数年，持节为将，拥觶立功，还督乡里，既无它私惠，而多所举奏，又恶绝宦官，不与交通，于是中外并怨，遂共诬规货赂鬻羌，令其文降。天子玺书诘让相属。规惧不免，上疏自讼曰：“四年之秋，戎丑蠢戾，爰自西州，侵及泾阳，旧都惧骇，朝廷西顾。明诏不以臣愚弩，急使军就道。幸蒙威灵，遂振国命，羌戎诸种，大小稽首，辄移书营郡，以访诛纳，所省之费，一亿以上。以为忠臣之义，不敢告劳，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嗟。然比方先事，庶免罪悔。”

前践州界，先奏郡守孙铄，次及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；旋师南征，又上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，陈其过恶，执据大辟。凡此五臣，支党半国，其余墨绶，下至小吏，所连及者，复有百余。吏托报将之怨，子思复父之耻，载贖驰车，怀粮步走，交构豪门，竞流谤讟，云臣私报诸羌，谢其钱货。

若臣以私财，则家无担石；如物出于官，则文簿易考。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，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，镇乌孙以公主。

今臣但费千万，以怀叛羌。

则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贵，将有何罪，负义违理乎？自永初以来，将出不少，覆军有五，动资巨亿。有旋车完封，写

之权门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封。

今臣还督本土，恣举诸郡，绝交离亲，戮辱旧故，觊谤阴害，固其宜也。臣虽污秽，廉絜无闻，今见覆没，耻痛实深。传称‘鹿死不择音’，谨冒昧略上。”

注 以文簿虚降，非真心也。

注 蠢，动也。戾，乖也。

注 县名，属安定郡，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县南也。

注 就犹上也。

注 访，问也。规言羌种既服，臣即移书军营及郡，勘问诛杀并纳受多少之数目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。无罪无辜，谗口。”

注 先事谓前辈败将也。

注 谢犹讎也。

注 元帝赐呼韩邪单于待诏掖庭王嬙为阃氏也。

注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妻乌孙王昆莫为夫人也。

注 言覆军之将，旋师之日，多载珍宝，封印完全，便入权门。

注 左传曰“鹿死不择音，挺而走险，急何能择”也。

其年冬，征还拜议郎。论功当封。而中常侍徐璜、左悺欲从求货，数遣宾客就问功状，规终不荅。璜等忿怒，陷以前事，下之于吏。官属欲赋敛请谢，规誓而不听，遂以余寇不绝，坐系廷尉，论输左校。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。会赦，归家。

注 汉官仪曰，左校署属将作大匠也。

征拜度辽将军，至营数月，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。曰：“臣闻人无常俗，而政有治乱；兵无强弱，而将有能否。伏见中郎将张奂，才略兼优，宜正元帅，以从觐望。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，愿乞冗官，以为奂副。”朝廷从之，以奂代为度辽将军，规为使匈奴中郎将。

及奂迁大司农，规复代为度辽将军。

规为人多意见，自以连在大位，欲退身避第，数上病，不见听。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昱丧还，规缟素越界，到下亭迎之。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，言规擅远军营，公违禁宪，当急举奏。芳曰：“威明欲避第仕涂，故激发我耳。吾当为朝廷爱才，何能申此子计邪！”遂无所问。及党事大起，天下名贤多见染逮，规虽为名将，素誉不高。自以西州豪桀，耻不得豫，乃先自上言：“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，是附党也。又臣昔论输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，是为党人所附也。臣宜坐之。”朝廷知而不问，时人以为规贤。

注 言欲归第避仕宦之涂也。

在事数岁，北边威服。永康元年，征为尚书。其夏日食，诏公卿举贤良方正，下问得失。规对曰：“天之于王者，如君之于臣，父之于子也。诚以灾妖，使从福祥。陛下八年之中，三断大狱，一除内嬖，再诛外臣。而灾异犹见，人情未安者，殆贤愚进退，威刑所加，有非其理也。前太尉陈蕃、刘矩，忠谋高世，废在里巷；刘佑、冯緄、赵典、尹勋，正直多怨，流放家门；李膺、王畅、孔翊，絜身守礼，终无宰相之阶。至于钩党之衅，事起无端，虐贤伤善，哀及无辜。今兴改善政，易于覆手，而髡臣杜口，鉴畏前害，互相瞻顾，莫

肯正言。伏愿陛下暂留圣明，容受蹇直，则前责可弭，后福必降。”

对奏，不省。

注 谓诛梁冀，诛邓万、邓会，诛李膺等党事也。

注 无德而垄曰嬖，谓废邓皇后也。

注 杀桂阳太守任胤，杀南阳太守成熒、太原太守刘质等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矩字叔方。”

注 古本反。

注 钩，引也。谓李膺等事也。

迁规弘农太守，封寿成亭侯，邑二百户，让封不受。再转为护羌校尉。熹平三年，以疾召还，未至，卒于谷城，年七十一。所着赋、铭、碑、赞、祷文、吊、章表、教令、书、檄、笺记，凡二十七篇。

论曰：孔子称“其言之不怍，则其为之也难”。察皇甫规之言，其心不怍哉！

夫其审己则干禄，见贤则委位，故干禄不为贪，而委位不求让；称己不疑伐，而让人无惧情。故能功成于戎狄，身全于邦家也。

注 怍，鼻也。

张奂字然明，敦煌*(酒)**[渊]*泉人也。父惇，为汉阳太守。奂少游三辅，师事太尉朱莹，学欧阳尚书。初，牟氏章句浮辞繁多，有四十五万余言，奂减为九万言。后辟大将军

梁冀府，乃上书桓帝，奏其章句，诏下东观。以疾去官，复举贤良，对策第一，擢拜议郎。

注 *(酒)**[渊]*泉，县名，地多泉水，故城在今*(阳)**[瓜]*州晋昌县东北也。

注 时牟卿受书于张堪，为博士，故有牟氏章句。

永寿元年，迁安定属国都尉。初到职，而南匈奴左奠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，东羌复举种应之，而免壁唯有二百许人，闻即勒兵而出。军吏以为力不敌，叩头争止之。免不听，遂进屯长城，收集兵士，遣将王鞠招诱东羌，因据龟兹，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。诸豪遂相率与免和亲，共击奠鞬等，连战破之。伯德惶恐，将其觶降，郡界以宁。

注 龟兹音丘慈，县名，属上郡。前书音义曰“龟兹国人来降之，因以名县”也。

羌豪帅感免恩德，上马二十匹，先零酋长又遗金鑊八枚。免并受之，而召主簿于诸羌前，以酒酹地曰：“使马如羊，不以入豨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怀。”悉以金马还之。羌性贪而贵吏清，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，为所患苦，及免正身絜己，威化大行。

注 郭璞注山海经云：“鑊音渠，金*(食)**[银]*器名。”未详形制也。

注 以酒沃地谓之酹。音力外反。

注 如羊如粟，喻多也。

迁使匈奴中郎将。时休屠各 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，烧度辽将军门， 引屯赤坑，鞭火相望。兵觶大恐，各欲亡去。奂安坐帷中，与弟子讲诵自若，军士稍安。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，遂使斩屠各渠帅，袭破其觶。诸胡悉降。

注 屠音直于反。

注 时度辽将军屯五原。

延熹元年，鲜卑寇边，奂率南单于击之，斩首数百级。

明年，梁冀被诛，奂以故吏免官禁锢。奂与皇甫规友善，奂既被锢，凡诸交旧莫敢为言，唯规荐举前后七上。在家四岁，复拜武威太守。平均徭赋，率厉散败，常为诸郡最，河西由是而全。其俗多妖忌，凡二月、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，悉杀之。奂示以义方，严加赏罚，风俗遂改，百姓生为立祠。举尤异，迁度辽将军。数载闲，幽、并清静。

九年春，征拜大司农。鲜卑闻奂去，其夏，遂招结南匈奴、乌桓数道入塞，或五六千骑，或三四千骑，寇掠缘边九郡，杀略百姓。秋，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，诱引东羌与共盟诅。于是上郡沈氏、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、张掖，缘边大被其毒。朝廷以为忧，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秩督幽、并、凉三州及度辽、乌桓二营，兼察刺史、二千石能否，赏赐甚厚。匈奴、乌桓闻奂至，因相率还降，凡二十万口。奂但诛其首恶，余皆慰纳之。唯鲜卑出塞去。

注 明帝永平八年，初置度辽将军，屯五原郡曼 县，汉官仪曰“乌丸校尉屯上谷郡宁县”，故曰二营。

永康元年春，东羌、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，围葭栩，掠云阳。夏，复攻没两营，杀千余人。冬，羌岸尾、摩螫等 胁同种复钞三辅。 免遣司马尹端、董卓并击，大破之， 斩其酋豪，首虏万余人，三州清定。论功当封，免不事宦官，故赏遂不行，唯赐钱二十万，除家一人为郎。并辞不受，而愿徙属弘农华阴。旧制边人不得内移，唯免因功特听，故始为弘农人焉。

注 螫音必薛反。

建宁元年，振旅而还。时窦太后临朝，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，事泄，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，以免新征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使免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。武自杀，蕃因见害。免迁少府，又拜大司农，以功封侯。免深病为节所卖，上书固让，封还印绶，卒不肯当。

明年夏，青蛇见于御坐轩前，又大风雨雹，霹雳拔树，诏使百僚各言灾应。

免上疏曰：“臣闻风为号令，动物通气。木生于火，相须乃明。蛇能屈申，配龙腾蛰。顺至为休征，逆来为殃咎。阴气专用，则凝精为雹。故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，或志宁社稷，或方直不回，前以谗胜，并伏诛戮，海内默默，人怀震愤。昔周公葬不如礼，天乃动威。今武、蕃忠贞，未被明宥，妖眚之来，皆为此也。宜急为改葬，徙还家属。其从坐禁锢，一切蠲除。又皇太后虽居南居，而恩礼不接，朝臣莫言，远近失望。宜思大义顾复之报。”天子深纳免言，以问诸黄门常侍，左右皆恶之，帝不得自从。

注 轩，殿槛阑板也。

注 翼氏风角曰：“凡风者天之号令，所以谴告人君者也。”

注 易曰“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”慎子曰“腾蛇游雾，飞龙乘云，云罢雾散，与蚯蚓同”也。

注 尚书大传：“周公薨，成王欲葬之于成周，天乃雷雨以风，禾即尽偃，大木斯拔，国人大恐。王葬周公毕，示不敢臣也。”

注 顾，旋视也。复，反复也。小雅曰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”

转免太常，与尚书刘猛、刁韪、鞠良同荐王畅、李膺可参三公之选，而曹节等弥疾其言，遂下诏切责之。免等皆自囚廷尉，数日乃得出，并以三月俸赎罪。

司隶校尉王寓，出于宦官，欲借宠公卿，以求荐举，百僚畏惮，莫不许诺，唯免独拒之。寓怒，因此遂陷以党罪，禁锢归田里。

免前为度辽将军，与段颍争击羌，不相平。及颍为司隶校尉，欲逐免归敦煌，将害之。

免忧惧，奏记谢颍曰：“小人不明，得过州将，千里委命，以情相归。足下仁笃，照其辛苦，使人未反，复获邮书。恩诏分明，前以写白，而州期切促，郡县惶惧，屏营延企，侧待归命。父母朽骨，孤魂相托，若蒙乡怜，壹惠咳唾，则泽流黄泉，施及冥寞，非免生死所能报塞。夫无毛发之劳，而欲求人丘山之用，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。诚知言必见讥，然犹未能无望。何者？朽骨无益于人，而文王葬之；死马无所复用，而燕昭宝之。党同文、昭之德，岂不大哉！凡人之情，冤则呼天，穷则叩心。今呼天不闻，叩心无益，诚自伤痛。俱生圣世，独为匪人。孤微之人，无所告诉。如不哀怜，

便为鱼肉。企心东望，无所复言。”颍虽刚猛，省书哀之，卒不忍也。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，或死或徙。奂闭门不出，养徒千人，着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司隶州部河南雒阳，管三辅、三河、弘农七郡。”所以奂屈于颍，称曰“州将”焉。

注 拍音片百反。髀音步弟反。史记，楚发兵伐齐，齐威王使淳于髡赍百金，车马十驷，之赵求救。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

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傍有穰田者，操一豚缟，酒一盂，而祝曰：‘瓠娄满篝，污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，所求者奢，故笑。”于是王乃益以黄金千镒、白璧十双、车马百驷也。

注 新序曰：“文王作灵台，掘得死人骨，吏以闻。文王曰：‘葬之。’吏曰：

‘此无主矣。’文王曰：‘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也；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也。寡人固其主焉。’令吏以棺葬之。天下闻之，曰：‘文王贤矣，泽及朽骨，又况人乎。’”

注 新序曰：“燕昭王即位，卑身求贤。谓郭隗曰：‘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燕，然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丑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。’隗曰：

‘臣闻古之人君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三年不得，涓人言于君请求之，君遣焉。三月，得千里马，马已死，乃以五百金买其首以报。君大怒曰：‘所求者生马，安市死马而捐五百金乎？’对曰：‘死马且市之，况生马乎？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，马今至矣。’不出偪年，千里马至者二。今王诚欲必致士，从隗始。

隗且见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’于是王为隗筑宫而师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归燕焉。”

注 党音佗朗反。

注 诗小雅曰“哀我征夫，独为匪人”也。

注 言将为人所吞噬也。

免少立志节，尝与士友言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为国家立功边境。”及为将帅，果有勋名。董卓慕之，使其兄遗縑百匹。免恶卓为人，绝而不受。光和四年卒，年七十八。遗命曰：“吾前后仕进，十要银艾，不能和光同尘，为谗邪所忌。

通塞命也，始终常也。但地底冥冥，长无晓期，而复缠以纆撓，牢以钉密，为不喜耳。幸有前窀，朝殒夕下，措尸灵默，幅巾而已。奢非晋文，俭非王孙，推情从意，庶无咎吝。”诸子从之。武威多为立祠，世世不绝。所着铭、颂、书、教、诫述、志、对策、章表二十四篇。

注 银印绿绶也，以艾草染之，故曰艾也。

注 老子曰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也。

注 陆翽邺中记曰：“永嘉末，发齐桓公墓，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，珠襦、玉匣、繒彩不可胜数。”左传曰：“晋文公朝王，请隧。王不许，曰：‘王章也，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’”晋文既臣，请用王礼，是其奢也。

注 武帝时，杨王孙死，诫其子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脱去其囊，以身亲土。

长子芝，字伯英，最知名。芝及弟昶，字文舒，并善草书，至今称传之。

注 王愔文志曰：“芝少持高操，以名臣子勤学，文为儒宗，武为将表。太尉辟，公车有道征，皆不至，号张有道。尤好草书，学崔、杜之法，家之衣帛，必书而后练。临池学书，水为之黑。下笔则为楷则，号箛箛不暇草书，为世所宝，寸纸不遗，韦仲将谓之‘草圣’也。”

初，免为武威太守，其妻怀孕，梦带免印绶登楼而歌。讯之占者，曰：“必将生男，复临兹邦，命终此数。”既而生子猛，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，杀刺史邯鄲商，州兵围之急，猛耻见擒，乃登楼自烧而死，卒如占云。

论曰：自鄴乡之封，中官世盛，暴恣数十年闲，四海之内，莫不切齿愤盈，愿投兵于其族。陈蕃、窦武奋义草谋，征会天下，名士有识所共闻也，而张免见欺竖子，扬戈以断忠烈。虽恨毒在心，辞爵谢咎。诗云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”

注 宦者郑觭封鄴乡侯也。

注 免被曹节等矫制，使率五营士围杀陈蕃、窦武等。

注 诗国风也。啜，泣貌也，音知劣反。

段颍字纪明，武威姑臧人也。其先出郑共叔段，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。

颍少便习弓马，尚游侠，轻财贿，长乃折节好古学。初举孝廉，为宪陵园丞、阳陵令，所在[有]能政。

注 *[会]*宗字子松，天水上邽人，元帝时为西域都护。死，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。

注 宪陵，顺帝陵；阳陵，景帝陵。汉官仪曰“永秩三百

石，令秩六百石”也。

迁辽东属国都尉。时鲜卑犯塞，颍即率所领驰赴之。既而恐贼惊去，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颍，颍于道伪退，潜于还路设伏。虏以为信然，乃入追颍。颍因大纵兵，悉斩获之。坐诈玺书伏重刑，以有功论司寇。刑竟，征拜议郎。

时太山、琅邪贼东郭窦、公孙举等聚觶三万人，破坏郡县，遣兵讨之，连年不克。永寿二年，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，司徒尹*(讼)**[颂]*荐颍，乃拜为中郎将。

击窦、举等，大破斩之，获首万余级，余党降散。封颍为列侯，赐钱五十万，除一子为郎中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*(讼)**[颂]*字公孙，巩人也。”

延熹二年，迁护羌校尉。会烧当、烧何、当煎、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、金城塞，颍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，击破之。追讨南度河，使军吏田晏、夏育募先登，悬索相引，复战于罗亭，大破之，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，获生口万余人，虏皆奔走。

注 姐音紫且反。

明年春，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，攻没钜鹿坞，杀属国吏民，又招同种千余落，并兵晨奔颍军。颍下马大战，至日中，刀折矢尽，虏亦引退。颍追之，且斗且行，昼夜相攻，割肉食雪，四十余日，遂至河首积石山，出塞二千余里，斩烧何大帅，首虏五千余人。又分兵击石城羌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。烧当

种九十余人诣颍降。又杂种羌屯聚白石，颍复进击，首虏三千余人。冬，勒姐、零吾种围允街，杀略吏民，颍排营救之，斩获数百人。

注 白石，山，在今兰州狄道县东。

注 允音鈿。街音阶。

四年冬，上郡沉氏、陇西牢姐、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，颍将湟中义从讨之。

凉州刺史郭闾贪共其功，稽固颍军，使不得进。义从役久，恋乡旧，皆悉反叛。郭闾归罪于颍，颍坐征下狱，输作左校。羌遂陆梁，覆没营坞，转相招结，唐突诸郡，于是吏人守阙讼颍以千数。朝廷知颍为郭闾所诬，诏问其状。

颍但谢罪，不敢言枉，京师称为长者。起于徒中，复拜议郎，迁并州刺史。

注 稽固犹停留也。

时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烧人庐舍。六年，寇势转盛，凉州几亡。冬，复以颍为护羌校尉，乘驿之职。明年春，羌封繆、良多、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颍降。当煎、勒姐种犹自屯结。冬，颍将万余人击破之，斩其酋豪，首虏四千余人。

注 繆音良逐反，又力救反。

八年春，颍复击勒姐种，斩首四百余级，降者二千余人。

夏，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，颍兵败，被围三日，用隐士樊志张策，潜师夜出，鸣鼓还战，大破之，首虏数千人。颍遂穷追，展转山谷闲，自春及秋，无日不战，虏遂饥困败散，北略武威闲。

颍凡破西羌，斩首二万三千级，获生口数万人，马牛羊八百万头，降者万余落。

封颍都乡侯，邑五百户。

永康元年，当煎诸种复反，合四千余人，欲攻武威，颍复追击于鸾鸟，大破之，杀其渠帅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西羌于此弭定。

注 鸾音爵，县名，属武威郡，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。

而东羌先零等，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，朝廷不能讨，遂数寇扰三辅。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、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，既降又叛。桓帝诏问颍曰：“先零东羌造恶反逆，而皇甫规、张奂各拥强觶，不时辑定。欲颍移兵东讨，未识其宜，可参思术略。”颍因上言曰：“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，而降于皇甫规者，已二万许落，善恶既分，余寇无几。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，当虑外离内合，兵往必惊。且自冬践春，屯结不散，人畜疲羸，自亡之执，徒更招降，坐制强敌耳。

臣以为狼子野心，难以恩纳，执穷虽服，兵去复动。唯当长矛挟胁，白刃加颈耳。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，居近塞内，路无险折，非有燕、齐、秦、赵从横之执，而久乱并、凉，累侵三辅，西河、上郡，已各内徙，安定、北地，复至单危，自云中、五原，西至汉阳二千余里，匈奴、种羌，并擅其地，是为汉疽伏疾，留滞胁下，如不加诛，转就滋大。今若以骑五千，

步万人，车三千两，三冬二夏，足以破定，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。如此，则可令髡羌破尽，匈奴长服，内徙郡县，得反本土。伏计永初中，诸羌反叛，十有四年，用二百四十亿；永和之末，复经七年，用八十余亿。费耗若此，犹不诛尽，余孽复起，于兹作害。今不暂疲人，则永宁无期。臣庶竭驽劣，伏待节度。”帝许之，悉听如所上。

注 左传晋叔向母曰“狼子野心”也。

注 无虑，都凡也。

建宁元年春，颍将兵万余人，赍十五日粮，从彭阳直指高平，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。虏兵盛，颍觴恐。颍乃令军中张镞利刃，长矛三重，挟以强弩，列轻骑为左右翼。沮怒兵将曰：“今去家数千里，进则事成，走必尽死，努力共功名！”因大呼，觴皆应腾赴，颍驰骑于傍，突而击之，虏觴大溃，斩首八千余级，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。

注 彭阳，高平，并县名，属安定郡。彭阳县即今原州彭原县也。高平县今原州也。

时窦太后临朝，下诏曰：“先零东羌历载为患，颍前陈状，欲必埽灭。涉履霜雪，兼行晨夜，身当矢石，感厉吏士。曾未浹日，凶丑奔破，连尸积俘，掠获无算。洗雪百年之逋负，以慰忠将之亡魂。功用显著，朕甚嘉之。须东羌尽定，当并录功勤。今且赐颍钱二十万，以家一人为郎中。”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，增助军费。拜颍羌将军。

注 泱，潜也。泱音子牒反。谓潜十二辰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，太后诏云“此以慰种光、马贤等亡魂”也。

夏，颍复追羌出桥门，至走马水上。寻闻虏在奢延泽，乃将轻兵兼行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，晨及贼，击破之。余虏走向落川，复相屯结。颍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，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。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，晏等与战，羌溃走。颍急进，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。颍士卒饥渴，乃勒觶推方夺其水，虏复散走。颍遂与相连缀，且斗且引，及于灵武谷。颍乃被甲先登，士卒无敢后者。羌遂大败，弃兵而走。追之三日三夜，士皆重茧。

既到泾阳，余寇四千落，悉散入汉阳山谷闲。

注 东观记段颍*(曰)*传*[曰]*“出桥门谷”也。

注 即上郡奢延县界也。

注 令鲜，水名，在今甘州张掖县界。一名合黎水，一名羌谷水也。

注 推方谓方头竞进也。

注 灵武，县名，有谷，在今灵州怀远县西北。

注 茧，足下伤起形如茧也。淮南子曰“申包胥曾茧重胠”也。

注 县名，属安定郡。

时张奂上言：“东羌虽破，余种难尽，颍性轻果，虑负败难常。宜且以恩降，可无后悔。”诏书下颍。颍复上言：“臣本知东羌虽觶，而探弱易制，所以比陈愚虑，思为永宁之筭。而中郎将张奂，说虏强难破，宜用招降。圣朝明监，信纳瞽言，

故臣谋得行，免计不用。事势相反，遂怀猜恨。信叛羌之诉，饰润辞意，云臣兵累见折轡，又言羌一气所生，不可诛尽，山谷广大，不可空静，血流污野，伤和致灾。臣伏念周秦之际，戎狄为害，中兴以来，羌寇最盛，诛之不尽，虽降复叛。今先零杂种，累以反复，攻没县邑，剽略人物，发顷露尸，祸及生死，上天震怒，假手行诛。

昔邢为无道，鞬国伐之，师兴而雨。臣动兵涉夏，连获甘澍，岁时丰稔，人无疵疫。上占天心，不为灾伤；下察人事，觴和师克。自桥门以西，落川以东，故*(宫)**[官]*县邑，更相通属，非为深险绝域之地，车骑安行，无应折轡。案免为汉吏，身当武职，驻军二年，不能平寇，虚欲修文戡戈，招降犷敌，诞辞空说，僭而无征。何以言之？昔先零作寇，赵充国徙令居内，煎当乱边，马援迁之三辅，始服终叛，至今为鳃。故远识之士，以为深忧。今傍郡户口单少，数为羌所创毒，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，是犹种枳棘于良田，养虺蛇于室内也。故臣奉大汉之威，建长久之策，欲绝其本根，不使能殖。本规三岁之费，用五十四亿，今适健年，所耗未半，而余寇残烬，将向殄灭。臣每奉诏书，军不内御，愿卒斯言，一以任臣，臣时量宜，不失权便。”

注 伤败曰轡，音女六反。

注 言羌亦稟天之一气所生，诛之不可尽也。

注 假，借也。尚书曰“皇天降灾，假手于我有命”也。

注 左传曰“卫大旱，卜有事于山川，不吉。宁庄子曰：‘昔周饥，克殷而年丰。今邢方无道，天欲卫伐邢乎？’从之，师兴而雨”也。

注 占，候也。

注 克，胜也。左传曰“师克在和不在觴”也。

注 犷，恶蝮也，音谷猛反。

注 宣帝时，充国击西羌，徙之于金城郡也。

注 迁置天水、陇西、扶风，见西羌传也。

注 “鯁”与“梗”同。梗，病也。大雅云：“至今为梗。”

注 殖，生也。左传曰：“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。”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焮，火余木也。”

注 御，制御也。淮南子曰“国不可从外理，军不可从中御”也。

二年，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。颍以春农，百姓布野，羌虽暂降，而县官无廩，必当复为盗贼，不如乘虚放兵，孰必殄灭。夏，颍自进营，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，遣田晏、夏育将五千人据其山上。羌悉觴攻之，厉声问曰：“田晏、夏育在此不？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？今日欲决死生。”军中恐，晏等劝激兵士，殊死大战，遂破之。羌觴溃，东奔，复聚射虎谷，分兵守诸谷上下门。

颍规一举灭之，不欲复令散走，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，广二十步，长四十里，遮之。分遣晏、育等将七千人，衔枚夜上西山，结营穿堑，去虏一里许。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。虏乃觉之，遂攻晏等，分遮汲水道。颍自率步骑进击水上，羌溲走，因与恺等挟东西山，纵兵击破之，羌复败散。颍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，处处破之，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，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，不可胜数。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，分置安定、汉阳、陇西三郡，于是东羌悉平。

注 西县属天水郡，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也。

凡百八十战，斩三万八千六百级，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，费用四十四亿，军士死者四百余人。更封新丰县侯，邑万户。颍行军仁爱，士卒疾病者，亲自瞻省，手为里创。在边十余年，未尝一日蓐寝。与将士同苦，故皆乐为死战。

注 郭璞曰：“蓐，席也。”言身不自安。

三年春，征还京师，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，及汗血千里马，生口万余人。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。军至，拜侍中。转执金吾河南尹。有盗发冯贵人冢，坐左转谏议大夫，再迁司隶校尉。

注 镐，水名，在今长安县西。

颍曲意宦官，故得保其富贵，遂党中常侍王甫，枉诛中常侍郑飒、董腾等，增封四千户，并前万四千户。

明年，伐李成为太尉，其冬病罢，复为司隶校尉。数岁，转颍川太守，征拜太中大夫。

光和二年，复代桥玄为太尉。在位月余，会日食自劾，有司举奏，诏收印绶，诣廷尉。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，并及颍，就狱中诘责之，遂饮鸩死，家属徙边。后中常侍吕强上疏，追讼颍功，灵帝诏颍妻子还本郡。

初，颍与皇甫威明、张然明，并知名显达，京师称为“凉州三明”云。

赞曰：山西多猛，“三明”俪踪。戎骖纠结，尘斥河、潼。规、免审策，亟遏器凶。文会志比，更相为容。段追两狄，束马县锋。纷纭腾突，谷静山空。

注 俪，偶也。前书班固曰：“秦汉以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。”若白起、王翦、李广、辛庆忌之流，皆山西人也。

注 潼，谷名。谷有水，曰潼水，即潼关。

后汉书卷六十六

陈王列传 第五十六

陈蕃字仲举，汝南平舆人也。祖河东太守。蕃年十五，尝闲处一室，而庭宇芜秽。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，谓蕃曰：“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？”蕃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埽除天下，安事一室乎！”勤知其有清世志，甚奇之。

初仕郡，举孝廉，除郎中。遭母忧，弃官行丧。服阕，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，

以谏争不合，投传而去。后公府辟举方正，皆不就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别驾从事，校尉行部奉引，总录觐事。”

注 投，弃也。传谓符也，音丁恋反。

太尉李固表荐，征拜议郎，再迁为乐安太守。时李膺为青州刺史，名有威政，属城闻风，皆自引去，蕃独以清绩留。郡人周璆，高絮之士。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，唯蕃能致焉。字而不名，特为置一榻，去则县之。璆字孟玉，临济人，有美名。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，因居其中，行服二十余年，乡邑称孝，州郡数礼请之。郡内以荐蕃，蕃与相见，问及妻子，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。蕃大怒曰：“圣人制礼，贤者俯就，不肖企及。且祭不欲数，以其易黷故也。况乃寝宿顷藏，而

孕育其中，诳时惑觶，诬污鬼神乎？”遂致其罪。

注 续汉志曰，乐安本名千乘，和帝更名也。

注 璆音仇。

注 埏隧，今人墓道也。杜预注左传云：“掘地通路曰隧。”

注 礼记曰“三年之丧，可复父母之恩也。贤者俯而就之，不肖者企而及之。”

注 黷，媿也。礼记曰：“祭不欲数，数则烦，烦则不敬。”

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，时遣书诣蕃，有所请托，不得通，使者诈求谒，蕃怒，笞杀之，坐左转修武令。稍迁，拜尚书。

时零陵、桂阳山贼为害，公卿议遣讨之，又诏下州郡，一切皆得举孝廉、茂才。

蕃上疏驳之曰：“昔高祖创业，万邦息肩，抚养百姓，同之赤子。今二郡之民，亦陛下赤子也。致令赤子为害，岂非所在贪虐，使其然乎？宜严敕三府，隐核牧守令长，其有在政失和，侵暴百姓者，即便举奏，更选清贤奉公之人，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，可不劳王师，而髡贼弭息矣。又三署郎吏二千余人，三府掾属过限未除，但当择善而授之，简恶而去之。

岂烦一切之诏，以长请属之路乎！”以此忤左右，故出为豫章太守。性方峻，不接宾客，士民亦畏其高。征为尚书令，送者不出郭门。

注 尚书曰：“若保赤子，唯人其康乂。”

注 蕃丧妻，乡人毕至，唯许子将不往，曰：“仲举性峻，峻则少通，故不造也。”

迁大鸿胪。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，桓帝怒，当伏*[重]*诛。蕃上书救云，坐免归田里。

复征拜议郎，数日迁光禄勋。时封赏踰制，内宠猥盛，蕃乃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有事社稷者，社稷是为；有事人君者，容悦是为。今臣蒙恩圣朝，备位九列，见非不谏，则容悦也。夫诸侯上象四七，垂耀在天，下应分土，藩屏上国。

高祖之约，非功臣不侯。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，更爵尚书令黄鉞先人之绝封，近习以非义授邑，左右以无功传赏，授位不料其任，裂土莫纪其功，至乃一门之内，侯者数人，故纬象失度，阴阳谬序，稼用不成，民用不康。

臣知封事已行，言之无及，诚欲陛下从是而止。又比年收敛，十伤五六，万人饥寒，不聊生活，而采女数千，食肉衣绮，脂油粉黛，不可货计。鄙谚言‘盗不过五女门’，以女贫家也。今后宫之女，岂不贫国乎！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，楚女悲而西宫灾。且聚而不御，必生忧悲之感，以致并隔水旱之困。夫狱以禁止奸违，官以称才理物。若法亏于平，官失其人，则王道有缺。而令天下之论，皆谓狱由怨起，爵以贿成。

夫不有臭秽，则苍蝇不飞。陛下宜采求失得，择从忠善。尺一选举，委尚书三公，使矚责诛赏，各有所归，岂不幸甚！”帝颇纳其言，为出宫女五百余人，但赐鉞爵关内侯，而万世南乡侯。

注 上象四七，谓二十八宿各主诸侯之分野，故曰下应分土，言皆以辅王室也。

注 货，量也。

注 帝王纪曰“纣作倾宫，多采美女以充之。武王伐殷，乃归倾宫之女于诸侯”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西宫灾。”何休注云：“时僖公为齐桓所胁，以齐媵为嫡，楚女废居西宫，而不见恤，悲愁怨旷所生。”

注 尺一谓板长尺一，以写诏书也。

延熹六年，车驾幸广*(城)**[成]*校猎。蕃上疏谏曰：“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，唯仲秋西郊，顺时讲武，杀禽助祭，以敦孝敬。如或违此，则为肆纵。故鯀陶戒舜‘无教逸游’，周公戒成王‘无盘于游田’。虞舜、成王犹有此戒，况德不及二主者乎！夫安平之时，尚宜有节，况当今之世，有三空之厄哉！田野空，朝廷空，仓库空，是谓三空。加兵戎未戢，四方离散，是陛下焦心毁颜，坐以待旦之时也。岂宜扬旗曜武，骋心舆马之观乎！又*(前)*秋*[前]*多雨，民始种麦。今失其劝种之时，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，非贤圣恤民之意也。”

齐景公欲观于海，放乎琅邪，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，举首嚬眉之感，景公为之不行。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，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，以止其心。诚恶逸游之害人也。”

书奏不纳。

注 广*(城)**[成]*，苑名，在今汝州梁县西也。

注 尚书咎繇谟曰：“无教逸欲有邦。”

注 尚书无逸篇之言。

注 祭公，祭国公，为周卿士。谋父，名也。祈招，逸诗也。左传曰：“昔周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。其诗曰：‘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，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刑人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’”自蕃为光禄勋，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，不偏权富，而为执家郎所譖诉，坐免归。顷之，征为尚仆射，转

太中大夫。八年，代杨秉为太尉。蕃让曰：“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，’ 臣不如太常胡广。齐七政，训五典，臣不如议郎王畅。聪明亮达，文武兼姿，臣不如弃刑徒李膺。”帝不许。

注 诗大雅也。言成王令德，不过误，不遗失，循用旧典文章，谓周公之礼法也。

中常侍苏康、管霸等复被任用，遂排陷忠良，共相阿媚。大司农刘佑、廷尉冯缉、河南尹李膺，皆以忤旨，为之抵罪。蕃因朝会，固理膺等，请加原宥，升之爵任。言及反复，诚辞恳切。帝不听，因流涕而起。时小黄门赵津、南阳大猾张*(汜)**[泛]*等，奉事中官，乘势犯法，二郡太守刘瓚、成瑨考案其罪，虽经赦令，而并竟考杀之。宦官怨恚，有司承旨，遂奏瓚、瑨罪当弃市。又山阳太守翟超，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，东海相黄浮，诛杀下邳令徐宣，超、浮并坐髡钳，输作左校。蕃与司徒刘矩、司空刘茂共谏请瓚、瑨、超、浮等，帝不悦。有司劾奏之，矩、茂不敢复言。蕃乃独上疏曰：“臣闻齐桓修霸，务为内政；春秋于鲁，小恶必书。宜先自整敕，后以及人。今寇贼在外，四支之疾；内政不理，心腹之患。臣寝不能寐，食不能饱，实忧左右日亲，忠言以疏，内患渐积，外难方深。陛下超从列侯，继承天位。小家畜产百万之资，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，况乃产兼天下，受之先帝，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？诚不爱己，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？前梁氏五族，毒膻海内，天启圣意，收而戮之，天下之议，冀当小平。明鉴未远，覆车如昨，而近习之权，复相扇结。小黄门赵津、大猾张*(汜)**[泛]*等，肆行贪虐，奸媚左右，前太原太守刘瓚、南阳太守成瑨，纠而戮之。虽言赦后不当诛杀，原其诚心，在乎

去恶。至于陛下，有何恟恟？而小人道长，营惑圣听，遂使天威为之发怒。如加刑戮，已为过甚，况乃重罚，令伏欧刀乎！又前山阳太守翟超、东海相黄浮，奉公不桡，疾恶如雠，超没侯览财物，浮诛徐宣之罪，并蒙刑坐，不逢赦恕，览之从横，没财已幸；宣犯衅过，死有余辜。

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，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，而文帝从而请之，光武加以重赏，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。而今左右髡竖，恶伤党类，妄相交构，致此刑谴。闻臣是言，当复啼诉。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，引纳尚书朝省之事，公卿大官，五日壹朝，简练清高，斥黜佞邪。如是天和于上，地洽于下，休祲符瑞，岂远乎哉！陛下虽厌毒臣言，凡人主有自勉强，敢以死陈。”帝得奏愈怒，竟无所纳。朝廷觴庶莫不怨之。宦官由此疾蕃弥甚，选举奏议，辄以中诏谴却，长*(吏)**[史]*已下多至抵罪。犹以蕃名臣，不敢加害。

璿字文理，高唐人。璿字幼平，陕人。并有经术称，处位敢直言，多所搏击，知名当时，皆死于狱中。

注 音古本反。

注 国语曰：“桓帝问管仲曰：‘安国可乎？’对曰：‘未可。君若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大国亦如之。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，则可以隐令，可以寄政。’公曰：

‘隐令寄政若何？’对曰：‘作内政而寄军令焉。’”注 公羊传庄公四年，公及齐人狩于郚，讥其与雠狩也。僖公二十年，新作南门，讥其奢也。故曰“小恶必书”也。

注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。

注 五侯谓胤、让、淑、忠、戟五人，与冀同时诛。事见冀传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惛惛，恚忿。”

注 文帝时，太中大夫邓通爱幸，居上旁有怠嫚礼。丞相申屠嘉入朝，因见之，为檄召通。通至，嘉曰：“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。文帝使使召通，而谢丞相曰“吾弄臣，君释之”也。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匿主家，吏追不得。公主出，宣驻车叩马，以刀画地数主。主言于帝，帝赐宣钱三十万。语见董宣传。

注 宣帝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已下，各敷奏其言。

注 高唐，县名，今博州县也。

九年，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。蕃因上疏极谏曰：“臣闻贤明之君，委心辅佐；

亡国之主，讳闻直辞。故汤武虽圣，而兴于伊吕；桀纣迷惑，亡在失人。

由此言之，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同体相须，共成美恶者也。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、太尉掾范滂等，正身无玷，死心社稷。以忠忤旨，横加考案，或禁锢闭隔，或死徙非所。杜塞天下之口，聋盲一世之人，与秦焚书坑儒，何以为异？昔武王克殷，表闾封墓，今陛下临政，先诛忠贤。遇善何薄？待恶何优？夫谗人似实，巧言如簧，使听之者惑，视之者昏。夫吉凶之嗟，存乎识善；成败之机，在于察言。人君者，摄天地之政，秉四海之维，举动不可以违圣法，进退不可以离道规。谬言出口，则乱及八方，何况髡无罪于狱，杀无辜于市乎！昔禹巡狩苍梧，见市杀人，下车而哭之曰：‘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！’故其兴也勃焉。又青、徐炎旱，五谷损伤，民物流迁，茹菽不足。而宫女积于房掖，国用尽于罗罔，外戚私门，贪财受赂，所谓‘禄去公室，政在大夫’。昔春

秋之末，周德衰微，数十年闲无复灾眚者，天所弃也。天之于汉，怛怛无已，故殷勤示变，以悟陛下。除妖去孽，实在修德。臣位列台司，忧责深重，不敢尸禄惜生，坐观成败。如蒙采录，使身首分裂，异门而出，所不恨也。”帝讳其言切，托以蕃辟召非其人，遂策免之。

注 关龙逢，桀臣。王子比干，纣诸父。二人并谏，悉皆诛死。

注 前书曰“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明其一体相须而成”也。

注 秦始皇时，丞相李斯上言曰：“天下已定，百姓力农。今诸生好古，惑乱黔首，臣请史官非秦记及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烧之。”事见史记。

鞞宏诏定古文官书序曰：“秦既焚书，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，而诸生到者拜为郎，前后七百人。乃密令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，瓜实，诏博士说之，人人不同。

乃令就视，为伏机，诸生贤儒皆至焉，方相难不决，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，皆压之，终乃无声。”今新丰县温汤处号愍儒乡。汤西有马谷，西岸有坑，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。

注 史记武王克殷，命毕公表商容之间，闕天封比干之墓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巧言如簧，颜之厚矣。”簧，笙簧也。言谗人之口以喻笙簧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禹见罪人，下车泣而问之。左右曰：‘夫罪人不顺，故使杀焉，君王何为痛之至此也！’禹曰：‘尧舜之人，皆以尧舜之心为心。今寡人为君也，百姓各自以其心，是以痛之。’”书曰：“百姓有罪，在予一人。”左传曰：

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。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杜预注曰：“勃，盛也。”

注 广雅曰：“茹，食也。”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

注 春秋感精符曰：“鲁哀公政乱，绝无日食，天不谴告也。”

注 怏怏犹眷眷也。

注 谷梁传曰“公会齐侯于颊谷，齐人使扰施舞于鲁之幕下。孔子曰：‘笑君者罪当死。’使司马行法焉，首足异门而出”也。

永康元年，帝崩。窦后临朝，诏曰：“夫民生树君，使司牧之，必须良佐，以固王业。前太尉陈蕃，忠清直亮。其以蕃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”时新遭大丧，国嗣未立，诸尚书畏惧权官，托病不朝。蕃以书责之曰：“古人立节，事亡如存。

今帝祚未立，政事日蹙，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，息偃在默？于义不足，焉得仁乎！”诸尚书惶怖，皆起视事。

注 前书谷永曰“臣闻天生蒸人，不能相持，为立王者以统理之*(故)*”也。

注 言人主虽亡，法度尚存，当行之与不亡时同，故曰“如存”。前书爰盎曰“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”也。

注 诗国风曰：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”周颂曰：“未堪家多难，予又集于蓼。”

灵帝即位，窦太后复优诏蕃曰：“盖矐功以劝善，表义以厉俗，无德不报，大雅所叹。太傅陈蕃，辅弼先帝，出内累

年。忠孝之美，德冠本朝；謇愕之操，华首弥固。今封蕃高阳乡侯，食邑三百户。”蕃上疏让曰：“使者即臣庐，授高阳乡侯印绶，臣诚悼心，不知所裁。臣闻让，身之文，德之昭也，然不敢盗以为名。窃惟割地之封，功德是为。臣孰自思省，前后历职，无它异能，合亦食禄，不合亦食禄。臣虽无素絜之行，窃慕‘君子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居也’。若受爵不让，掩面就之，使皇天震怒，灾流下民，于臣之身，亦何所寄？顾惟陛下哀臣朽老，戒之在得。”窦太后不许，蕃复固让，章前后十上，竟不受封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”

注 内音纳。尚书曰“出纳朕命”也。

注 齐宣王对闾丘濑曰：“夫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。”见新序。

注 既，就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

注 诗小雅曰“受爵不让，至于已斯亡。”注云：“爵禄不以相让，故怨祸及之”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注云：“得，贪也。”

初，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。蕃以田氏卑微，窦族良家，争之甚固。帝不得已，乃立窦后。及后临朝，故委用于蕃。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，同心尽力，征用名贤，共参政事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想望太平。而帝乳母赵娆，旦夕在太后侧，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与共交构，谄事太后。太后信之，数出诏

命，有所封拜，及其支类，多行贪虐。蕃常疾之，志诛中官，会窦武亦有谋。蕃自以既从人望而德于太后，必谓其志可申，乃先上疏曰：“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，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。危言极意，则髡凶侧目，祸不旋踵。钧此二者，臣宁得祸，不敢欺天也。今京师嚣嚣，道路諠哗，言侯览、曹节、公乘昕、王甫、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。附从者升进，忤逆者中伤。方今一朝髡臣，如河中木耳，泛泛东西，耽禄畏害。陛下前始摄位，顺天行诛，苏康、管霸并伏其辜。是时天地清明，人鬼欢喜，柰何数月复纵左右？元恶大奸，莫此之甚。今不急诛，必生变乱，倾危社稷，其祸难量。愿出臣章宣示左右，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。”太后不纳，朝廷闻者莫不震恐。蕃因与窦武谋之，语在武传。

注 娆音乃了反。

注 赵夫人即赵娆也。女尚书，宫内官也。

注 前书刘向上书论王凤曰“称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”也。

及事泄，曹节等矫诏诛武等。蕃时年七十余，闻难作，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，并拔刃突入承明门，攘臂呼曰：“大将军忠以卫国，黄门反逆，何云窦氏不道邪？”

王甫时出，与蕃相连，适闻其言，而让蕃曰：“先帝新弃天下，山陵未成，窦武何功，兄弟父子，一门三侯？又多取掖庭宫人，作乐饮燕，旬月之闲，费财亿计。大臣若此，是为道邪？公为栋梁，枉娆阿党，复焉求贼！”遂令收蕃。

蕃拔剑叱甫，甫兵不敢近，乃益人围之数重，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。黄门从官骆蹋蹴蕃曰：“死老魅！复能损我曹

员数，夺我曹禀假不？”即日害之。

徙其家属于比景，宗族、门生、故吏皆斥免禁锢。

注 连犹遇也。

注 驍，骑士也。

蕃友人陈留朱震，时为铨令，闻而弃官哭之，收葬蕃尸，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。事觉系狱，合门桎梏。震受考掠，誓死不言，故逸得免。后黄巾贼起，大赦党人，乃追还逸，官至鲁相。

注 铨，县，属沛郡。

震字伯厚，初为州从事，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，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。

桓帝收匡下廷尉，以谴超，超诣狱谢。三府谚曰：“车如鸡栖马如狗，疾恶如风朱伯厚。”

论曰：桓、灵之世，若陈蕃之徒，咸能树立风声，抗论悖俗。而驱驰嶮厄之中，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，终取灭亡之祸者，彼非不能絜情志，违埃雾也。

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，而人伦莫相恤也。以遯世为非义，故屡退而不去；以仁心为己任，虽道远而弥厉。及遭际会，协策竦武，自谓万世一遇也。懍懍乎伊、望之业矣！功虽不终，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。汉世乱而不亡，百余年闲，数公之力也。

注 前书班固曰：“相与提衡。”音义云：“衡，平也。”

言二人齐也。”

注 违，避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！”

注 懔懔，有风采之貌也。

王允字子师，太原祁人也。世仕州郡为冠盖。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，曰：“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才也。”遂与定交。

注 祁，今并州县也。

注 史记曰，田光谓燕太子丹曰：“臣闻骥壮盛之时，一日千里；至其老也，弩马先之。”

年十九，为郡吏。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，为一县巨患，允讨捕杀之。而津兄弟谄事宦官，因缘譖诉，桓帝震怒，征太守刘瓚，遂下狱死。允送丧还平原，终毕三年，然后归家。复还仕，郡人有路佛者，少无名行，而太守王球召以补吏，允犯颜固争，球怒，收允欲杀之。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。

允由是知名，而路佛以之废弃。

允少好大节，有志于立功，常习诵经传，朝夕试驰射。三公并辟，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特选拜豫州刺史。辟荀爽、孔融等为从事，上除禁党。讨击黄巾别帅，大破之，与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俊等受降数十万。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，与黄巾交通，允具发其奸，以状闻。灵帝责怒让，让叩头陈谢，竟不能罪之。而让怀协忿怨，

以事中允。 明年，遂传下狱。

注 中，伤也。

注 传，逮也。

会赦，还复刺史。旬日闲，复以它罪被捕。司徒杨赐以允素高，不欲使更楚辱，乃遣客谢之曰：“君以张让之事，故一月再征。凶慝难量，幸为深计。”

又诸从事好气决者，共流涕奉药而进之。允厉声曰：“吾为人臣，获罪于君，当伏大辟以谢天下，岂有乳药求死乎！”投杯而起，出就槛车。既至廷尉，左右皆促其事，朝臣莫不叹息。大将军何进、太尉袁隗、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曰：“夫内视反听，则忠臣竭诚；宽贤矜能，则义士厉节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，

晋悼宥魏绛之罪。允以特选受命，诛逆抚顺，曾未期月，州境澄清。方欲列其庸勋，请加爵赏，而以奉事不当，当肆大戮。责轻罚重，有亏觴望。臣等备位宰相，不敢寝默。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，以昭忠贞之心。”书奏，得以减死论。是冬大赦，而允独不在宥，三公咸复为言。至明年，乃得解释。是时宦者横暴，睚眦触死。允惧不免，乃变易名姓，转侧河内、陈留闲。

注 更，经也。楚，苦痛。

注 深计谓令自死。

注 内视，自视也。反听，自听也。言皆恕己，不责于人也。

注 文帝时，魏尚为云中守，下吏免。冯唐为郎中署长，

奏言曰：“臣闻魏尚为云中守，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。愚以为陛下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”帝即日赦尚复为云中太守。

注 左传曰，晋悼公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，魏绛戮其仆。公怒之。绛曰：“臣闻师觴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。臣惧其死，以及杨干，无所逃罪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有弟不能教训，使干大命，寡人之过也。子无重寡人之过。”与之礼食，使佐新军。

注 周礼朝士职，三槐、九，公卿于下听讼，故曰“三槐之听”。

注 睡音五懈反。鷓音士懈反。前书曰：“原涉好杀，睡鷓于尘中，触死者甚多。”

注 转侧犹去来也。

及帝崩，乃奔丧京师。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，召允与谋事，请为从事中郎，转河南尹。献帝即位，拜太仆，再迁守尚书令。

初平元年，代杨彪为司徒，守尚书令如故。及董卓迁都关中，允悉收敛兰台、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。既至长安，皆分别条上。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，一皆奏之。经籍具存，允有力焉。时董卓尚留洛阳，朝政大小，悉委之于允。

允矫情屈意，每相承附，卓亦推心，不生乖疑，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，臣主内外，莫不倚恃焉。

允见卓祸毒方深，篡逆已兆，密与司隶校尉黄琬、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。乃上护羌校尉杨瓚行左将军事，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，并将兵出武关道，以讨袁术为名，实欲分路征卓，而后拔天子还洛阳。卓疑而留之，允乃引内瑞为仆射，瓚

为尚书。

二年，卓还长安，录入关之功，封允为温侯，食邑五千户。固让不受。士孙瑞说允曰：“夫执谦守约，存乎其时。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，而独崇高节，岂和光之道邪？”允纳其言，乃受二千户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

三年春，连雨六十余日，允与士孙瑞、杨瓚登台请霁，复结前谋。瑞曰：“自岁末以来，太阳不照，霖雨积时，月犯执法，彗孛仍见，昼阴夜阳，雾气交侵，此期应促尽，内发者胜。几不可后，公其图之。”允然其言，乃潜结卓将吕布，使为内应。会卓入贺，吕布因刺杀之。语在卓传。

注 说文曰：“霁，雨止也。”郭璞曰：“南阳人呼雨止曰霁。”

注 执法，星名。史记曰“太微南四星曰执法”也。

注 帝时疾愈，故入贺也。

允初议赦卓部曲，吕布亦数劝之。既而疑曰：“此辈无罪，从其主耳。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，适足使其自疑，非所以安之之道也。”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、将校，允又不从。而素轻布，以剑客遇之。布亦负其功劳，多自夸伐，既失意望，渐不相平。

允性刚棱疾恶，初惧董卓豺狼，故折节图之。卓既歼灭，自谓无复患难，及在际会，每乏温润之色，杖正持重，不循权宜之计，是以髡下不甚附之。

注 棱，威棱也，力登反。

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，允议罢其军。或说允曰：“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。今若一旦解兵*(关东)*，则必人人自危。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，就领其觶，因使留陕以安抚之，而徐与关东通谋，以观其变。”允曰：“不然。关东举义兵者，皆吾徒耳。今若距险屯陕，虽安凉州，而疑关东之心，甚不可也。”时百姓讹言，当悉诛凉州人，遂转相恐动。其在关中者，皆拥兵自守。更相谓曰：“丁彦思、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，并尚从坐。今既不赦我曹，而欲解兵，今日解兵，明日当复为鱼肉矣。”卓部曲将李傕、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，因不自安，遂合谋为乱，攻围长安。城陷，吕布奔走。布驻马青琐门外，招允曰：“公可以去乎？”允曰：“若蒙社稷之灵，上安国家，吾之愿也。如其不获，则奉身以死之。朝廷幼少，恃我而已，临难苟免，吾不忍也。努力谢关东诸公，勤以国家为念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以青画户边镂中，天子制也。”

注 朝廷谓天子也。

初，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，王宏为右扶风。是时三辅民庶炽盛，兵谷富实，李傕等欲即杀允，惧二郡为患，乃先征翼、宏。宏遣使谓翼曰：“郭汜、李傕以我二人在外，故未危王公。今日就征，明日俱族。计将安出？”翼曰：“虽祸福难量，然王命所不得避也。”宏曰：“义兵鼎沸，在于董卓，况其党与乎！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，山东必应之，此转福为福之计也。”翼不从。宏不能独立，遂俱就征，下廷尉。傕乃收允及翼、宏，并杀之。

允时年五十六。长子侍中盖、次子景、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，唯兄子晨、陵得脱归乡里。天子感恻，百姓丧气，莫敢收允尸者，唯故吏平陵令赵戩弃官营丧。

注 戩音翦。

王宏字长文，少有气力，不拘细行。初为弘农太守，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者，虽位至二千石，皆掠考收捕，遂杀数十人，威动邻界。素与司隶校尉胡种有隙，及宏下狱，种遂迫切杀之。宏临命诟曰：“宋翼竖儒，不足议大计。

胡种乐人之祸，祸将及之。”种后眠辄见宏以杖击之，因发病，数日死。

注 诟，骂也，音火豆反。

注 竖者，言贱劣如僮竖。

后迁都于许，帝思允忠节，使改殡葬之，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，赐东园秘器，赠以本官印绶，送还本郡。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，食邑三百户。

士孙瑞字君策，扶风人，颇有才谋。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，故归功不侯，所以获免于难。后为国三老、光禄大夫。每三公缺，杨彪、皇甫嵩皆让位于瑞。

兴平二年，从驾东归，为乱兵所杀。

赵戩字叔茂，长陵人，性质正多谋。初平中，为尚书，典选举。董卓数欲有所私授，戩辄坚拒不听，言色强厉。卓怒，召将杀之，觐人悚栗，而戩辞貌自若。

卓悔，谢释之。长安之乱，容于荆州，刘表厚礼焉。及曹

操平荆州，乃辟之，执馘手曰：“恨相见晚。”卒相国钟繇长史。

注 钟繇字符常，魏太祖时为相国。

论曰：士虽以正立，亦以谋济。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，伺其闲而敝其罪，当此之时，天子悬解矣。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，知者本于忠义之诚也。故推卓不为失正，分权不为苟冒，伺闲不为狙诈。及其谋济意从，则归成于正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斯所谓帝之悬解。”悬解喻安泰也。

赞曰：陈蕃芜室，志清天纲。人谋虽缉，幽运未当。言观殄瘁，曷非云亡？

子师图难，晦心倾节。功全元丑，身残余孽。时有隆夷，事亦工拙。

注 缉，合也。易下系曰：“人谋鬼谋。”言蕃设谋虽合，而冥运未符也。

注 殄，尽也。瘁，病也。言国将殄瘁，岂不由贤人云亡乎？诗大雅曰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”也。

注 谓矫性屈意于董卓。

注 诛卓为工，被杀为拙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七

党锢列传 第五十七

孔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言嗜恶之本同，而迁染之涂异也。夫刻意则行不肆，牵物则其志流。是以圣人导人理性，裁抑宕佚，慎其所与，节其所偏，虽情品万区，质文异数，至于陶物振俗，其道一也。叔末浇讹，王道陵缺，而犹假仁以效己，凭义以济功。举中于理，则强梁简气；片言违正，则暘台解情。盖前哲之遗尘，有足求者。

注 嗜犹好也。恶音乌故反。言人好恶，各有本性，迁染者，由其所习。尚书曰：“唯人生厚，因物有迁。”墨子曰：“墨子见染丝者，泣而叹曰：‘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汤染于伊尹，故王天下；殷纣染于恶来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。’”注 刻意，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。庄子曰：“刻意尚行，离时异俗。”行音下孟反。肆犹族纵也。牵物谓为物所牵制，则其志流宕忘反也。淮南子曰：“非拘紧牵连于物，而不与推移也。”

注 陶谓陶冶以成之。管子曰：“夫法之制人，犹陶之于埴，冶之于金也。”

埴音植。

注 叔末犹季末也。谓当春秋之时。

注 褫犹夺也，音直纸反。暘台，贱人也。齐侯伐楚，楚子使与师言曰：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何故？”管仲对曰：“尔贡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征。”对曰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。”遂使屈完与齐盟于召陵。此强梁褫气也。又晋吕甥、郟芮将焚公宫而杀晋侯，寺人披请见，公使让之，且辞曰：“汝为惠公来求杀余，命汝三宿，汝中宿而至。虽君有命，何其速也？”对曰：“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”

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，蒲人狄人，余何有焉。今君即位，其无蒲、狄乎？“此为暘台解情也。并见左传。

霸德既衰，狙诈萌起。强者以决胜为雄，弱者以诈劣受屈。至有画半策而馆万金，开一说而锡琛瑞。或起徒步而仕执珪，解草衣以升卿相。士之饰巧驰辩，以要能钓利者，不期而景从矣。自是爱尚相夺，与时回变，其风不可留，其敝不能反。

注 霸德衰谓六国时也。狙音七余反。广雅曰：“狙，狝猴也。”以其多诈，故比之也。

注 苏秦说赵王，赐白璧百双，黄金万镒。虞卿一见赵王，赐白璧一双，黄金百镒。见史记及战国策。

注 史记曰，楚惠王言“庄舄，越之鄙细人也，今仕楚执珪，贵富矣”。解草衣谓范睢、蔡泽之类。

注 韩子李斯曰“韩非饰辩诈谋，以钓利于秦”也。贾谊过秦曰“赢粮而景从”也。

及汉祖杖剑，武夫敦兴，宪令宽赊，文礼简阔，绪余四豪之烈，人怀陵上之心，轻死重气，怨惠必讎，令行私庭，权移匹庶，任侠之方，成其俗矣。

自武帝以后，崇尚儒学，怀经协术，所在雾会，至有石渠分争之论，党同伐异之说，守文之徒，盛于时矣。

至王莽专伪，终于篡国，忠义之流，耻见纓缚，遂乃荣华丘壑，甘足枯槁。

虽中兴在运，汉德重开，而保身怀方，弥相慕袭，去就之节，重于时矣。

逮桓灵之闲，主荒政繆，国命委于阉寺，士子羞与为伍，故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，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核公卿，裁量执政，婞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

注 四豪谓信陵君魏公子无忌、平原君赵胜、春申君黄歇、孟尝君田文。前书班固曰：“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相与信为任，同是非为侠，所谓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者也。”

注 武帝诏求贤良，于是公孙弘、董仲舒等出焉。宣帝时，集诸儒于石渠阁，讲论六艺。召五经名儒太子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平公羊、谷梁同异，同己者朋党之，异己者攻伐之。刘歆书曰：“党同门，妒道真。”

注 谓袭胜、薛方、郭钦、蒋诩之类，并隐居不应莽召。

注 谓逢萌、严光、周党、尚长之属。

注 婞，狠也，音邢鼎反。

夫上好则下必甚，矫枉故直必过，其理然矣。若范滂、张俭之徒，清心忌恶，终陷党议，不其然乎？

注 礼记曰：“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令，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者矣。”矫，正也。正枉必过其直，见孟子。

初，桓帝为蠡吾侯，受学于甘陵周福，及即帝位，擢福为尚书。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，乡人为之谣曰：“天下规矩房伯武，因师获印周仲进。”二家宾客，互相讥揣，遂各树朋徒，渐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党人之议，自此始矣。

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，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，二郡又为谣曰：

“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阳宗资主画诺。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成瑨但坐啸。”

因此流言转入太学，诸生三万余人，郭林宗、贾伟节为其冠，并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更相矚重。学中语曰：“天下楷模李元礼，不畏强御陈仲举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”又渤海公族进阶、扶风魏齐卿，并危言深论，不隐豪强。

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贬议，履履到门。

注 初委反。

注 音质。

注 谢承书曰“成瑨少修仁义，笃学，以清名见。举孝廉，拜郎中，迁南阳太守。郡旧多豪强，中官黄门盘*(牙)**[互]*境界。瑨下车，振威严以捡摄之。”

是时桓帝乳母、中官贵人外亲张子禁，怙恃贵势，不畏法网，功曹岑暄劝使捕子禁付宛狱，笞杀之。桓帝征斗，下狱死。宗资字叔都，南阳安酺人也。家代为汉将相名臣。祖父均，自有传。资少在京师，学孟氏易、欧阳尚书。举孝廉，拜议郎，补御史中丞、汝南太守。署范滂为功曹，委任政事，推功于滂，

不伐其美。任善之名，闻于海内”也。

注 冠犹首也。

注 公族，姓也，名进阶。风俗通曰：“晋成公立嫡子为公族大夫。”韩无忌号公族穆子，见左氏传。

注 危言谓不畏危难而直言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”

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，推占当赦，遂教子杀人。李膺为河南尹，督促收捕，既而逢宥获免，膺愈怀愤疾，竟案杀之。初，成以方伎交通宦官，帝亦颇諗其占。

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班下郡国，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遂收执膺等。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，或有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。使者四出，相望于道。明年，尚书霍谡、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，帝意稍解，乃皆赦归田里，禁锢终身。而党人之名，犹书王府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诽，谤也。”苍颉篇曰：“讪，非也。”

自是正直废放，邪枉炽结，海内希风之流，遂共相摽榜，指天下名士，为之称号。上曰“三君”，次曰“八俊”，次曰“八顾”，次曰“八及”，次曰“八厨”，犹古之“八元”、“八凯”也。窦武、刘淑、陈蕃为“三君”。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。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俊为“八俊”。

俊者，言人之英也。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肃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勋、蔡衍、羊陟为“八顾”。顾者，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

张俭、岑暉、刘表、陈翔、孔昱、苑康、檀*敷、翟超为“八及”。及者，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。度尚、张邈、王考、刘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为“八厨”。厨者，言能以财救人者也。

注 希，望也，摽擄犹相称扬也。“擄”与“榜”同，古字通。

注 导，引也。宗谓所宗仰者。

注 蕃，姓也，音皮。

又张俭乡人朱并，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，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。以俭及檀彬、褚凤、张肃、薛兰、冯禧、魏玄、徐干为“八俊”，田林、张隐、刘表、薛郁、王访、刘祗、宣靖、公绪恭为“八顾”，朱楷、田盘、簠耽、薛敦、宋布、唐龙、羸咨、宣曜为“八及”，刻石立墀，共为部党，而俭为之魁。灵帝诏刊章捕俭等。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、太仆杜密、长乐少府李膺、司隶校尉朱俊、颍川太守巴肃、沛相荀翌、河内太守魏朗、山阳太守翟超、任城相刘儒、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，皆死狱中。余或先歿不及，或亡命获免。自此诸为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眦之忿，滥入党中。又州郡承旨，或有未尝交关，亦离祸毒。其死徙废禁者，六七百人。

注 公绪，姓也。

注 墀，除地于中为墀。墀音禅。魁，大帅也。

注 刊，削。不欲宣露并名，故削除之，而直捕俭等。

注 睚音五懈反。广雅曰：“睚，裂也。”眦音才赐反。

前书音义曰：“瞋目蝮也。”史记曰：“睚眦之隙必报。”

熹平五年，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，言甚方切。帝省奏大怒，即诏司隶、益州槛车收鸾，送槐里狱掠杀之。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，其在位者，免官禁锢，爰及五属。

注 谓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也。

光和二年，上禄长和海 上言：“礼，从祖兄弟别居异财，恩义已轻，服属簠末。而今党人锢及五族，既乖典训之文，有谬经常之法。”帝览而悟之，党锢自从祖以下，皆得解释。

注 上禄，县，属武都郡，今成州县也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”

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：“党锢久积，人情多怨。若久不赦宥，轻与张角合谋，为变滋大，悔之无救。”帝惧其言，乃大赦党人，诛徙之家皆归故郡。其后黄巾遂盛，朝野崩离，纲纪文章荡然矣。

注 诗大雅荡篇序曰：“厉王无道，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荡荡，法度废坏之蝮也。”

凡党事始自甘陵、汝南，成于李膺、张俭，海内涂炭，二十余年，诸所蔓衍，皆天下善士。三君、八俊等三十五人，其名结存者，并载乎篇。陈蕃、窦武、王畅、刘表、度尚、郭林

宗别有传。荀翌附祖淑传。张邈附吕布传。胡母班附袁绍传。王考字文祖，东平寿张人，冀州刺史；秦周字平王，陈留平丘人，北海相；蕃向字嘉景，鲁国人，郎中；王璋字伯仪，东莱曲城人，少府卿：位行并不显。翟超，山阳太守，事见陈蕃传，字及郡县未详。朱宇，沛人，与杜密等俱死狱中。唯赵典名见而已。

注 曲城，县，故城在今莱州掖县东北也。

刘淑字仲承，河闲乐成人也。祖父称，司隶校尉。淑少学明五经，遂隐居，立精舍讲授，诸生常数百人。州郡礼请，五府连辟，并不就。永兴二年，司徒种嵩举淑贤良方正，辞以疾。桓帝闻淑高名，切责州郡，使輿病诣京师。淑不得已而赴洛阳，对策为天下第一，拜议郎。又陈时政得失，灾异之占，事皆效验。

再迁尚书，纳忠建议，多所补益。又再迁侍中、虎贲中郎将。上疏以为宜罢宦官，辞甚切直，帝虽不能用，亦不罪焉。以淑宗室之贤，特加敬异，每有疑事，常密谘问之。灵帝既位，宦官譖淑与窦武等通谋，下狱自杀。

李膺字符礼，颍川襄城人也。祖父修，安帝时为太尉。父益，赵国相。膺性简亢，无所交接，唯以同郡荀淑、陈寔为师友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修字伯游。”

注 亢，高也。

初举孝廉，为司徒胡广所辟，举高第，再迁青州刺史。守

令畏威明，多望风弃官。复征，再迁渔阳太守。寻转蜀郡太守，以母老乞不之官。转护乌桓校尉。鲜卑数犯塞，膺常蒙矢石，每破走之，虏甚惮惧。以公事免官，还居纶氏，教授常千人。

南阳樊陵求为门徒，膺谢不受。陵后以阿附宦官，致位太尉，为节*[志]*者所羞。荀爽尝就谒膺，因为其御，既还，喜曰：“今日乃得御李君矣。”其见慕如此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出补蜀郡太守，修庠序，设条教，明法令，威恩并行。蜀之珍玩，不入于门。益州纪其政化，朝廷举能理剧，转乌桓校尉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膺常率步骑临阵交战，身被创夷，拭血进战，遂破寇，斩首二千级。”

注 纶氏，县，属颍川郡，故城今阳城县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樊陵字德云。”

永寿二年，鲜卑寇云中，桓帝闻膺能，乃复征为度辽将军。先是羌虏及疏勒、龟兹，数出攻钞张掖、酒泉、云中诸郡，百姓屡被其害。自膺到边，皆望风惧服，先所掠男女，悉送还塞下。自是之后，声振远域。

延熹二年征，再迁河南尹。时宛陵大姓羊元骝罢北海郡，臧罪狼藉，郡舍溷轩有奇巧，乃载之以归。膺表欲按其罪，元骝行赂宦竖，膺反坐输作左校。

注 溷轩，厕屋。

初，膺与廷尉冯緄、大司农刘佑等共同心志，纠罚奸幸，緄、佑时亦得罪输作。

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曰：“昔秦人观宝于楚，昭奚恤騶以鬻贤；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，齐威王荅以四臣。夫忠贤武将，国之心膂。窃见左校驰刑徒前廷尉冯緄、大司农刘佑、河南尹李膺等，执法不挠，诛举邪臣，肆之以法，觴庶称宜。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，逐出莒仆，于舜之功二十之一。今膺等投身强御，毕力致罪，陛下既不听察，而猥受譖诉，遂令忠臣同愆元恶。

自春迄冬，不蒙降恕，遐迩观听，为之叹息。夫立政之要，记功忘失，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，宣帝征张敞于亡命。緄前讨蛮荆，均吉甫之功。

佑数临督司，有不吐茹之节。膺着威幽、并，遗爱度辽。今三垂蠢动，王旅未振。易称‘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过宥罪’。乞原膺等，以备不虞。”书奏，乃悉免其刑。

注 新序曰：“秦欲伐楚，使*[使]*者往观楚之宝器。楚王闻之，召昭奚恤问焉。对曰：‘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，宝器在于贤臣。’遂使恤应之。乃为东面之座四，为南面之座一，为西面之座一。

秦使者至，恤曰：‘君，客也，请就上位东面，子西南面，太宰子方次之，叶公子高次之，司马子反次之。’恤自居西面之座，称曰：‘客观楚国之宝器。所宝者，贤臣也。理百姓，实仓廩，使人各得其所，子西在此。奉珪璋，使诸侯，解忿悁之难，交两国之欢，使无兵革之忧，太宰子方在此。守封座，谨境界，不侵邻国，邻亦不侵，叶公子高在此。理师旅，正兵戎，以当强敌，提袍鼓以动百万之觴，使皆赴汤火，蹈白刃，出万死不顾，司马子反在此。若怀霸王之余义，猎理乱之遗风，

昭奚恤在此。惟大国所观。’秦使者瞿然无以对，恤遂摄衣而去。使反，言秦君曰：‘楚多贤臣，未可谋也。’”

注 玮犹美也。史记曰，魏惠王问齐威王曰：“王亦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无有。”魏王曰：“寡人之国虽小，尚有径寸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，柰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！”威王曰：“寡人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楚人不敢为寇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堂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臣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于是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以此为宝，将以照千里，岂直十二乘哉？”魏王鼻，不恚而去。

注 肆，陈也。

注 纪太子仆杀纪公，以其宝玉来奔，纳诸宣公，公命与之邑，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。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孝敬忠信为吉德，盗贼藏奸为凶德。夫莒仆，则其孝敬，*[则]*弑君父矣，则其忠信，则窃宝玉矣，其人则盗贼也，是以去之。”

舜举十六相，去四凶，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。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，去一凶矣，于舜之功，二十之一也。”见左传。

注 景帝时，韩安国为梁大夫，坐法抵罪。后梁内史缺，起徒中为二千石，拜为内史。臣贤案：此言武帝，误也。

注 张敞为京兆尹，坐杀人亡命归家。冀州乱，征敞为冀州刺史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显允方叔，征伐玁狁，蛮荆来威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狁，今特往伐蛮荆，皆使来服于宣王之威，美其功之多也。”缙以顺帝时讨长沙武陵蛮夷有功，故以比之。

注 谓佑奏梁冀弟旻，又为司隶校尉，权豪畏之也。诗曰：“唯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，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。”

注 易解卦象词也。卦坎下震上。解，坎为险，为水。水

者，雨之象。震为动，为雷。王弼注云：“屯难盘结，于是乎解也。”

再迁，复拜司隶校尉。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，贪残无道，至乃杀孕妇，闻膺厉威严，惧罪逃还京师，因匿兄让弟舍，藏于合柱中。膺知其状，率将吏卒破柱取朔，付洛阳狱。受辞毕，即杀之。让诉冤于帝，诏膺入殿，御亲临轩，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。膺对曰：“昔晋文公执鞶成公归于京师，春秋是焉。

礼云公族有罪，虽曰宥之，有司执宪不从。昔仲尼为鲁司寇，七日而诛少正卯。今臣到官已积一旬，私惧以稽留为愆，不意获速疾之罪。诚自知衅责，死不旋踵，特乞留五日，克殄元恶，退就鼎镬，始生之愿也。”帝无复言，顾谓让曰：“此汝弟之罪，司隶何愆？”乃遣出之。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，休沐不敢复出宫省。帝怪问其故，并叩头泣曰：“畏李校尉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晋人执鞶侯，归之于京师。归之于者，执之乎天子之侧者也。

罪定不定已可知矣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归之于者，决辞也。”

注 解见张酺传。

是时朝庭日乱，纲纪颓弛，膺独持风裁，以声名自高。士有被其容接者，名为登龙门。及遭党事，当考实膺等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却之。曰：“今所考案，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。此等犹将十世宥也，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？”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。膺等颇引

宦官子弟，宦官多惧，请帝以天时宜赦，于是大赦天下。膺免归乡里，居阳城山中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，而污秽朝廷。

注 裁音才代反。

注 以鱼为喻也。龙门，河水所下之口，在今绛州龙门县。辛氏三秦记曰“河津一名龙门，水险不通，鱼鳖之属莫能上，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，不得上，上则为龙”也。

注 解见耿弇传。

注 平署犹连署也。

注 狱名，解见灵纪也。

注 以朝廷为污秽也。

及陈蕃免太尉，朝野属意于膺，荀爽恐其名高致祸，欲令屈节以全乱世，为书贻曰：“久废过庭，不闻善诱，陟岵瞻望，惟日为岁。知以直道不容于时，悦山乐水，家于阳城。道近路夷，当即聘问，无状婴疾，阙于所仰。顷闻上帝震怒，贬黜鼎臣，人鬼同谋，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，利见大人，不谓夷之初旦，明而未融，虹蜺扬辉，弃和取同。方今天地气闭，大人休否，智者见险，投以远害。虽匱人望，内合私愿。想甚欣然，不为恨也。愿怡神无事，偃息衡门，任其飞沉，与时抑扬。”顷之，帝崩。陈蕃为太傅，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，连谋诛诸宦官，故引用天下名士，乃以膺为长乐少府。及陈、窦之败，膺等复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鲤趋而过庭。子曰：‘学诗乎？’曰‘未也’。”又曰：“孔子恂恂然善诱人。”诗曰：“陟彼岵兮，瞻望父兮。”又曰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爽致敬于膺，

故以父为喻也。

注 上帝谓天子，鼎臣即陈蕃。

注 易下系曰：“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”

注 易曰：“天地之道，贞观也。”干九二、九五并曰“利见大人”也。

注 夷，伤也。融，朗也。明夷卦离下坤上，离为日，坤为地，日之初出，其明未朗。左传曰：“明而未融，其当旦乎？”以膺黜，故喻之也。

注 春秋考异邮曰：“虹蜺出，乱惑弃和。”谓弃君子，同小人也。论语曰：

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也。

注 易文言曰：“天地闭，贤人隐。”否九五曰：“大人休否。”休否谓休废而否塞。

注 见险难，故投身以远害也。易曰：“君子以俭德避难，不可荣以禄。”

注 匱，乏也。

注 毛萇诗注曰：“衡门，横木为门。”

后张俭事起，收捕钩党，乡人谓膺曰：“可去矣。”对曰：“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之？”乃诣诏狱。考死，妻子徙边，门生、故吏及其父兄，并被禁锢。

注 左传曰，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，魏绛戮其仆。晋侯怒，谓羊舌赤曰：

“合诸侯以为荣也。杨干为戮，何辱如之？必杀魏绛，无

失也。”对曰：“绛无贰志，事君不避难，有罪不逃刑，其将来辞，何辱命焉！”

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，而未有录牒，故不及于谴。毅乃慨然曰：“本谓膺贤，遣子师之，岂可以漏夺名籍，苟安而已！”遂自表免归，时人义之。

膺子瓚，位至东平相。初，曹操微时，瓚异其才，将没，谓子宣等曰：“时将乱矣，天下英雄无过曹操。张孟卓与吾善，袁本初汝外亲，虽尔勿依，必归曹氏。”诸子从之，并免于乱世。

注 谢承书“瓚”作“珪”。

杜密字周甫，颍川阳城人也。为人沉质，少有厉俗志。为司徒胡广所辟，稍迁代郡太守。征，三迁太山太守、北海相。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，辄捕案之。行春到高密县，见郑玄为乡佐，知其异器，即召署郡职，遂遣就学。

后密去官还家，每谒守令，多所陈托。同郡刘胜，亦自蜀郡告归乡里，闭门埽轨，无所干及。太守王昱谓密曰：“刘季陵清高士，公卿多举之者。”密知昱激己，对曰：“刘胜位为大夫，见礼上宾，而知善不荐，闻恶无言，隐情惜己，自同寒蝉，此罪人也。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，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，使明府赏刑得中，令问休扬，不亦万分之一乎？”昱鼻服，待之弥厚。

注 轨，车结也。言绝人事。

注 寒蝉谓寂默也。楚词曰：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，蝉寂漠而无声。”

注 力行谓尽力行善也。礼记曰：“好问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。”

后桓帝征拜尚书令，迁河南尹，转太仆。党事既起，免归本郡，与李膺俱坐，而名行相次，故时人亦称“李杜”焉。后太傅陈蕃辅政，复为太仆。明年，坐党事被征，自杀。

注 前有李固、杜乔，故言“亦”也。

刘佑字伯祖，中山安国人也。安国后别属博陵。佑初察孝廉，补尚书侍郎，闲练故事，文札强辨，每有奏议，应对无滞，为僚类所归。

注 安国，县，故城在今定州义丰县东南。谢承书曰：“佑，宗室胤绪，代有名位。少修操行，学严氏春秋、小戴礼、古文尚书，仕郡为主簿。郡将小子尝出钱付之，今市买果实，佑悉以买笔书具与之，因白郡将，言‘郎君年可入小学，而但傲很，远近谓明府无过庭之教，请出授书’。郡将为使子就佑受经，五日一试，不满呈限，白决罚，遂成学业也。”

除任城令，兖州举为尤异，迁扬州刺史。是时会稽太守梁旻，大将军冀之从弟也。佑举奏其罪，旻坐征。复迁佑河东太守。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，百姓患之。佑到，黜其权强，平理冤结，政为三河表。

注 三河谓河东、河内、河南也。表犹标准也。

再迁，延熹四年，拜尚书令，又出为河南尹，转司隶校尉。

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，每至界首，辄改易舆服，隐匿财宝，威行朝廷。

拜宗正，三转大司农。时中常侍苏康、管霸用事于内，遂固天下良田美业，山林湖泽，民庶穷困，州郡累气。佑移书所在，依科品没入之。桓帝大怒，论佑输左校。

注 累气，屏息也。

后得放出，复历三卿，辄以疾辞，乞骸骨归田里。诏拜中散大夫，遂杜门绝筮。

每三公缺，朝廷皆属意于佑，以谮毁不用。延笃贻之书曰：“昔太伯三让，人无德而称焉。延陵高揖，华夏仰风。吾子怀蘧氏之可卷，体宁子之如愚，微妙玄通，冲而不盈，蔑三光之明，未暇以天下为事，何其劭与！”

注 三让，解见和纪。

注 揖，让也。左传，吴王寿梦卒，子诸樊既除丧，将立弟季札，札即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

注 蘧瑗字伯玉，宁子名俞，并鞮大夫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又曰：“宁武子邦无道则愚。”

注 老子曰“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”也。又曰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”。

注 庄子曰：“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，子州支伯曰：‘予适有幽忧之病，方且理之，未暇理天下也。’”灵帝初，陈蕃辅政，以佑为河南尹。及蕃败，佑黜归，卒于家。明年，大诛党人，幸不及祸。

魏朗字少英，会稽上虞人也。少为县吏。兄为乡人所杀，朗白日操刃报讎于县中，遂亡命到陈国。从博士郟仲信学春秋图纬，又诣太学受五经，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。

注 上虞，县，故城在今越州余姚县西。有虞山，在县东。

注 孔子作春秋纬十二篇。

初辟司徒府，再迁彭城令。时中官子弟为国相，多行非法，朗与更相章奏，幸臣忿疾，欲中之。会九真贼起，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。到官，銜厉吏兵，讨破髡贼，斩首二千级。桓帝美其功，征拜议郎。顷之，迁尚书。屡陈便宜，有所补益。出为河内太守，政称三河表。尚书令陈蕃荐朗公忠亮直，宜在机密，复征为尚书。会被党议，免归家。

注 中犹中伤。

朗性矜严，闭门整法度，家人不见憧容。后窦武等诛，朗以党被急征，行至牛渚，自杀。著书数篇，号魏子云。

注 牛渚，山名。突出江中，谓为牛渚圻，在宣州当涂县北也。

夏馥字子治，陈留圉人也。少为书生，言行质直。同县高氏、蔡氏并皆富殖，郡人畏而事之，唯馥比门不与交通，由是为豪姓所仇。桓帝初，举直言，不就。

注 比门犹并门也。

馥虽不交时宦，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，遂与范滂、张俭等俱被诬陷，诏下州郡，捕为党魁。

及俭等亡命，经历之处，皆被收考，辞所连引，布简天下。馥乃顿足而叹曰：“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祸及万家，何以生为！”乃自翦须变形，入林虑山中，隐匿姓名，为冶家佣。亲突烟炭，形貌毁瘁，积二三年，人无知者。后馥弟静，乘车马，载缣帛，追之于涅阳市中。遇馥不识，闻其言声，乃觉而拜之。馥避不与语，静追随至客舍，共宿。夜中密呼静曰：“吾以守道疾恶，故为权宦所陷。且念营苟全，以庇性命，弟柰何载物相求，是以祸见追也。”

明旦，别去。党禁未解而卒。

注 林虑，今相州县。

注 涅阳，县，属南阳郡。

宗慈字孝初，南阳安酺人也。举孝廉，九辟公府，有道征，不就。后为修武令。时太守出自权豪，多取货赂，慈遂弃官去。征拜议郎，未到，道疾卒。南阳髡士皆重其义行。

注 安酺在今南阳县西南，仍有其名，无复基趾也。

巴肃字恭祖，勃海高城人也。初察孝廉，历慎令、贝丘长，皆以郡守非其人，辞病去。辟公府，稍迁拜议郎。与窦武、陈蕃等谋诛阉宦，武等遇害，肃亦坐党禁锢。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，收之。肃自载诣县，县令见肃，入合解印绶与俱去。肃曰：“为人臣者，有谋不敢隐，有罪不逃刑。既不隐其谋矣，又敢逃其刑乎？”遂被害。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。

注 高城，县，故城在今沧州盐山县南。

注 慎，县，属汝南郡。贝丘，县，属清河郡。

范滂字孟博，汝南征羌人也。少厉清节，为州里所服，举孝廉、光禄四行。

时冀州饥荒，盗贼鬲起，乃以滂为清诏使，案察之。滂登车揽辔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及至州境，守令自知臧污，望风解印绶去。其所举奏，莫不厌塞觭议。迁光禄勋主事。时陈蕃为光禄勋，滂执公仪诣蕃，蕃不止之，滂怀恨，投版弃官而去。

郭林宗闻而让蕃曰：“若范孟博者，岂宜以公礼格之？今成其去就之名，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？”蕃乃谢焉。

注 征羌，解见来歙传。谢承书曰：“汝南细阳人也。”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光禄举敦厚、质朴、逊让、节俭。”此为四行也。

注 版，笏也。

注 格，正也。

复为太尉黄琼所辟。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，滂奏刺史、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。尚书责滂所劾猥多，疑有私故。滂对曰：“臣之所举，自非叨秽奸暴，深为民害，岂以污简札哉！闲以会日迫促，故先举所急，其未审者，方更参实。”

臣闻农夫去草，嘉谷必茂；忠臣除奸，王道以清。若臣言有贰，甘受显戮。”

吏不能诘。滂鬻时方艰，知意不行，因投劾去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三公听采长史臧否，人所疾苦，还条奏之，是为举谣言也。”

顷者举谣言，掾属令史都会殿上，主者大言，州郡行状云何，善者同声称之，不善者默尔衔枚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。”

太守宗资先闻其名，请署功曹，委任政事。滂在职，严整疾恶。其有行违孝悌，不轨仁义者，皆埽笞斥逐，不与共朝。显荐异节，抽拔幽陋。滂外甥西平李颂，公族子孙，而为乡曲所弃，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，资用为吏。滂以非其人，寝而不召。资迁怒，捶书佐朱零。零仰曰：“范滂清裁，犹以利刃齿腐朽。今日宁受笞死，而滂不可违。”资乃止。郡中中人以下，莫不归怨，乃指滂之所用以为“范党”。

注 裁音才载反。

后牢修诬言钩党，滂坐系黄门北寺狱。狱吏谓曰：“凡坐系皆祭鯁陶。”滂曰：“鯁陶贤者，古之直臣。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；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！”

觶人由此亦止。狱吏将加掠考，滂以同囚多婴病，乃请先就格，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。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，滂等皆三木囊头，暴于阶下。余人在前，或对或否，滂、忠于后越次而进。王甫诘曰：“君为人臣，不惟忠国，而共造部党，自相矚举，评论朝廷，虚构无端，诸所谋结，并欲何为？皆以情对，不得隐饰。”滂对曰：“臣闻仲尼之言，‘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’。

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恶恶同其污，谓王政之所愿闻，不悟更以为党。”甫曰：“卿更相拔举，迭为唇齿，有不合者，见则

排斥，其意如何？”滂乃慷慨仰天曰：“古之循善，自求多福；今之循善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，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、齐。”

甫愍然为之改容。乃得并解桎梏。

注 钩，引也。

注 帝谓天也。

注 三木，项及手足皆有械，更以物蒙覆其头也。前书司马迁曰“魏其，大将也，衣赭关三木”也。

注 探汤喻去疾也。见论语。

注 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山，见史记。首阳山在洛阳东北。

注 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木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。”

滂后事释，南归。始发京师，汝南、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。同囚乡人殷陶、黄穆，亦免俱归，并辔侍于滂，应对宾客。滂顾谓陶等曰：“今子相随，是重吾祸也。”遂遁还乡里。

注 两，车也。尚书曰：“戎车三百两。”

初，滂等系狱，尚书霍谓理之。及得免，到京师，往候谓而不为谢。或有让滂者。对曰：“昔叔向婴罪，祁奚救之，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，祁老有自伐之色。”竟无所言。

注 左传，晋讨栾盈之党，杀叔向之弟羊舌虎，并囚叔向。于是祁奚闻之，见范宣子曰：“夫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。社稷之固也，犹将十代宥之，今一不免其身，不亦惑

乎？”宣子说而免之。祁奚不见叔向而归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。孔安国注尚书曰“自功曰伐”也。

建宁二年，遂大诛党人，诏下急捕滂等。督邮吴导至县，抱诏书，闭传舍，伏默而泣。滂闻之，曰：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揖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。曰：“天下大矣，子何为在此？”滂曰：“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乎！”其母就与之诀。滂白母曰：“仲博孝敬，足以供养，

滂从龙舒君归黄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。”

母曰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

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。顾谓其子曰：“吾欲使汝为恶，则恶不可为；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。”行路闻之，莫不流涕。时年三十三。

注 传，驿舍也，音知恋反。

注 仲博，滂弟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滂父显，故龙舒侯相也。”

注 李膺、杜密。

论曰：李膺振拔污险之中，蕴义生风，以鼓动流俗，激素行以耻威权，立廉尚以振贵势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惭，波浪而从之，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，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。壮矣哉！子曰：“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！”

注 前书班固曰“振拔污涂，跨腾风云”也。

注 周易曰：“鼓以动之。”

注 论语之文。

尹勋字伯元，河南巩人也。家世衣冠。伯父睦为司徒，兄颂为太尉，宗族多居贵位者，而勋独持清操，不以地埶尚人。州郡连辟，察孝廉，三迁邯郸令，政有异结。后举高第，五迁尚书令。及桓帝诛大将军梁冀，勋参建大谋，封都乡侯。迁汝南太守。上书解释范滂、袁忠等党议禁锢。寻征拜将作大匠，转大司农。坐窦武等事，下狱自杀。

蔡衍字孟喜，汝南项人也。少明经讲授，以礼让化乡里。乡里有争讼者，辄诣衍决之，其所平处，皆曰无怨。

注 项，今陈州项城县也。

举孝廉，稍迁冀州刺史。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，衍不受，乃收贲书者案之。又劾奏河闲相曹鼎臧罪千万。鼎者，中常侍腾之弟也。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，衍不荅，鼎竟坐输作左校。乃征衍拜议郎、符节令。梁冀闻衍贤，请欲相见，衍辞疾不往，冀恨之。时南阳太守成瑨等以收纠宦官考廷尉，衍与议郎刘瑜表救之，言甚切厉，坐免官还家，杜门不出。灵帝即位，*(征)**[复]*拜议郎，会病卒。

羊陟字嗣祖，太山梁父人也。家世冠族。陟少清直有学行，举孝廉，辟太尉李固府，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会固被诛，陟以故吏禁锢历年。复举高第，再迁冀州刺史。奏案贪浊，所在肃然。又再迁虎贲中郎将、城门校尉，三迁尚书令。时太尉张颢、司徒樊陵、大鸿胪郭防、太仆曹陵、大司农冯方并与宦

竖相姻私，公行货赂，并奏罢黜之，不纳。以前太尉刘宠、司隶校尉许冰、幽州刺史杨熙、凉州刺史刘恭、益州刺史庞艾清亮在公，荐举升进。帝嘉之，拜陟河南尹。计日受奉，常食干饭茹菜，禁制豪右，京师惮之。会党事起，免官禁锢，卒于家。

注 梁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县北。

张俭字符节，山阳高平人，赵王张耳之后也。父成，江夏太守。俭初举茂才，以刺史非其人，谢病不起。

注 张耳，大梁人也。高祖立为赵王。

延熹八年，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。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，残暴百姓，所为不轨。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，请诛之。览遏绝章表，并不得通，由是结仇。

乡人朱并，素性佞邪，为俭所弃，并怀怨恚，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，于是刊章讨捕。俭得亡命，困迫遁走，望门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兼容。

后流转东莱，止李笃家。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，笃引钦谓曰：“张俭知名天下，而亡非其罪。纵俭可得，宁忍执之乎？”钦因起抚笃曰：“蘧伯玉耻独为君子，足下如何自专仁义？”笃曰：“笃虽好义，明廷今日载其半矣。”钦叹息而去。笃因缘送俭出塞，以故得免。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以十数，宗亲并皆殄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
注 县名，属山阳郡，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南。

注 明廷犹明府。言不执俭，得义之半也。

中平元年，党事解，乃还乡里。大将军、三公并辟，又举敦朴，公车特征，起家拜少府，皆不就。献帝初，百姓饥荒，而俭资计差温，乃倾竭财产，与邑里共之，赖其存者以百数。

建安初，征为卫尉，不得已而起。俭见曹氏世德已萌，乃阖门悬车，不豫政事。

岁余卒于许下。年八十四。

论曰：昔魏齐违死，虞卿解印；季布逃亡，朱家甘罪。

而张俭见怒时王，颠沛假命，天下闻其风者，莫不怜其壮志，而争为之主。至乃捐城委爵、破族屠身，盖数十百所，岂不贤哉！然俭以区区一掌，而欲独堙江河，终婴疾甚之乱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注 违，避也。史记魏齐，魏之诸公子也。虞卿，赵相也。范雎入秦，为昭王相，昭王乃遗赵王书曰：“魏齐，范雎之仇也，急持其头来。”赵王乃围齐，齐急亡，见虞卿。卿度赵王不可说，乃解其印，与齐往信陵君所。信陵君初闻之疑，后乃出迎。齐闻信陵初疑，遂自刎。赵王持其头遗秦也。

注 季布，楚人。为项羽将，数窘汉王。羽败，汉购求布千金，敢舍匿，罪三族。布匿濮阳周氏，髡钳布，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也。买置田舍。乃往洛阳，见汝阴侯灌婴，说之曰：“季布何罪？臣各为主用，职耳。”汝阴侯言于高帝，帝乃赦之。拜郎中，后为河东守也。

注 堙，塞也。前书班固曰：“何武、王嘉，区区以一篑障江河，用没其身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以甚，乱也。”又曰：“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[乎]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”

岑暄字公孝，南阳棘阳人也。父*(像)**[豫]*，为南郡太守，以贪叨诛死。

暄年少未知名，往候同郡宗慈，慈方以有道见征，宾客满门，以暄非良家子，不肯见。暄留门下数日，晚乃引入。慈与语，大奇之，遂将俱至洛阳，因诣太学受业。

注 棘音力。

注 方言曰：“叨，残也。”

暄有高才，郭林宗、朱公叔等皆为友，李膺、王畅称其有干国器，虽在闾里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。太守弘农成瑨下车，欲振威严，闻暄高名，请为功曹，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。瑨委心暄、牧，矚善纠违，肃清朝府。宛有富贾张泛者，桓帝美人之外亲，善巧雕镂玩好之物，颇以赂遗中官，以此并得显位，恃其伎巧，用势纵横。暄与牧劝瑨收捕泛等，既而遇赦，暄竟诛之，并收其宗族宾客，杀二百余人，后乃奏闻。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泛妻上书讼其冤。帝大震怒，征瑨，下狱死。暄与牧亡匿齐鲁之闲。会赦出。后州郡察举，三府交辟，并不就。及李、杜之诛，因复逃窜，终于江夏山中云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董，督正也。”

陈翔字子麟，汝南邵陵人也。祖父珍，司隶校尉。翔少知名，善交结。察孝廉，太尉周景辟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时正旦朝贺，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，*[翔]*奏冀恃贵不敬，请收案罪，时人奇之。迁定襄太守，征拜议郎，迁扬州刺史。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，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，并征诣廷尉。参，

中常侍璜之弟也。由此威名大振。又征拜议郎，补御史中丞。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，以无验见原，卒于家。

孔昱字符世，鲁国鲁人也。七世祖霸，成帝时历九卿，封矚成侯。自霸至昱，爵位相系，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，列侯七人。昱少习家学，大将军梁冀辟，不应。太尉举方正，对策不合，乃辞病去。后遭党事禁锢。灵帝即位，公车征拜议郎，补洛阳令，以师丧弃官，卒于家。

注 臣贤案：前书孔霸字次*(孺)**[儒]*，即安国孙，世习尚书。宣帝时为太中大夫，授太子经，迁詹事，高密相。元帝即位，霸以师赐爵关内侯，号矚成君。薨，谥曰烈君。今范书及谢承书皆云成帝，又言封侯，盖误也。詹事及相俱二千石，故曰历卿。

注 家学尚书。

苑康字仲真，勃海重合人也。少受业太学，与郭林宗亲善。举孝廉，再迁颍阴令，有能结。

注 重合，县，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。

迁太山太守。郡内豪姓多不法，康至，奋威怒，施严令，莫有干犯者。先所请夺人田宅，皆遽还之。

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，案其宗党宾客，或有进匿太山界者，康既常疾阉官，因此皆穷相收掩，无得遗脱。览大怨之，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，征康诣廷尉狱，减死罪一等，徙日南。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，乃原还本郡，卒于家。

檀敷字文有，山阳瑕丘人也。少为诸生，家贫而志清，不受乡里施惠。举孝廉，连辟公府，皆不就。立精舍教授，远方至者常数百人。桓帝时，博士征，不就。灵帝即位，太尉黄琼举方正，对策合时宜，再迁议郎，补蒙令。以郡守非其人，弃官去。家无产业，子孙同衣而出。年八十，卒于家。

注 瑕丘，今兖州县。

注 蒙，县，属梁国。

注 谢承书曰“敷*[与]*子孙同衣而行，并日而食”也。

刘儒字叔林，东郡阳平人也。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，有珪璋之质。

察孝廉，举高第，三迁侍中。桓帝时，数有齟异，下策博求直言，儒上封事十条，极言得失，辞甚忠切。帝不能纳，出为任城相。顷之，征拜议郎。会窦武事，下狱自杀。

注 阳平故城，今魏州莘县。

注 珪璋，玉也。半珪曰璋。谢承书曰：“林宗叹儒有珪璋之质，终必为令德之士。”诗曰：“如珪如璋，令闻令望。”

贾彪字伟节，颍川定陵人也。少游京师，志节慷慨，与同郡荀爽齐名。

初仕州郡，举孝廉，补新息长。小民困贫，多不养子，彪严为其制，与杀人同罪。城南有盗劫害人者，北有妇人杀子者，彪出案发，而掾吏欲引南。

彪怒曰：“贼寇害人，此则常理，母子相残，逆天违道。”遂驱车北行，案验其罪。城南贼闻之，亦面缚自首。数年闲，

人养子者千数，金曰“贾父所长”，生男名为“贾子”，生女名为“贾女”。

注 新息，今豫州县。

注 就发处案验之。

延熹九年，党事起，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，朝廷寒心，莫敢复言。彪谓同志曰：

“吾不西行，大祸不解。”乃入洛阳，说城门校尉窦武、尚书霍谡，武等讼之，桓帝以此大赦党人。李膺出，曰：“吾得免此，贾生之谋也。”

先是岑晷以党事逃亡，亲友多匿焉，彪独闭门不纳，时人望之。彪曰：“传言‘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’。公孝以要君致衅，自遗其咎，吾以不能奋戈相待，反可容隐之乎？”于是咸服其裁正。

注 望，怨也。

注 相，视也。左传之文也。

以党禁锢，卒于家。初，彪兄弟三人，并有高名，而彪最优，故天下称曰“贾氏三虎，伟节最怒”。

何颙字伯求，南阳襄乡人也。少游学洛阳。颙虽后进，而郭林宗、贾伟节等与之相好，显名太学。友人虞伟高有父雠未报，而笃病将终，颙往候之，伟高泣而诉。颙感其义，为复雠，以头酹其墓。

注 襄乡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东北也。

注 醑，祭酌也，音竹岁反。

及陈蕃、李膺之败，颢以与蕃、膺善，遂为宦官所陷，乃变姓名，亡匿汝南闲。

所至皆亲其豪桀，有声荆豫之域。袁绍慕之，私与往来，结为奔走之友。

是时党事起，天下多离其难，颢常私入洛阳，从绍计议。其穷困闭厄者，为求援救，以济其患。有被掩捕者，则广设权计，使得逃隐，全免者甚觭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予曰有胥附，予曰有先后，予曰有奔走，予曰有御侮。”毛苌注曰：“谕德宣誉曰奔走。”

及党锢解，颢辟司空府。每三府会议，莫不推颢之长。累迁。及董卓秉政，逼颢以为长史，托疾不就，乃与司空荀爽、司徒王允等共谋卓。会爽薨，颢以它事为卓所系，忧愤而卒。初，颢见曹操，叹曰：“汉家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也。”

操以是嘉之。尝称“颍川荀彧，王佐之器”。及彧为尚书令，遣人西迎叔父爽，并致颢尸，而葬之爽之顷傍。

赞曰：渭以泾浊，玉以砾贞。物性既区，嗜恶从形。兰蕕无并，销长相倾。

徒恨芳膏，煎灼灯明。

注 砾音历。说文曰：“砾，小石也。”言渭以泾浊，乃显其清，玉居砾石，乃见其贞。区犹别也。嗜，爱也。从形谓形有善恶也。以谕彼李膺等与宦竖不同，故相憎疾。

注 蕕，臭草也。左传曰：“一熏一蕕，十年尚犹有华。”

“易否卦曰：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销。”泰卦曰：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销。”老子曰“高下相倾”也。

注 前书龚胜死，有一老父入哭甚哀，曰：“熏以香自烧，膏以明自销。”